

王实甫-西厢记

kevinluo

Contents

1	内容简介	2
2	编辑推荐	2
3	前言	4
4	【西厢记-小说版正文】	5
4.1	第一章：扶柩寄寺	5
4.2	第二章：游殿惊艳	8
4.3	第三章：巧借西厢	13
4.4	第四章：隔墙唱和	21
4.5	第五章：道场闹斋	28
4.6	第六章：君瑞退贼	38
4.7	第七章：夫人赖婚	52
4.8	第八章：琴声传情	66
4.9	第九章：红娘送信	78
4.10	第十章：暗约假期	83
4.11	第十一章：莺莺赖柬	93
4.12	第十二章：得病寄方	102
4.13	第十三章：西厢艳情	113
4.14	第十四章：拷问红娘	122
4.15	第十五章：长亭送别	134
4.16	第十六章：惊梦寄书	145
4.17	第十七章：夫妻团圆	152
5	【元杂剧-西厢记-剧本原版】	163
5.1	元杂剧-西厢记-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	163
5.1.1	楔子	163
5.1.2	第一折	163
5.1.3	第二折	164
5.1.4	第三折	166
5.1.5	第四折	168
5.2	元杂剧-西厢记-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	169
5.2.1	第一折	169
5.2.2	第二折	170
5.2.3	第三折	172
5.2.4	第四折	173
5.2.5	第五折	175
5.3	元杂剧-西厢记-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	176
5.3.1	楔子	176
5.3.2	第一折	176
5.3.3	第二折	177
5.3.4	第三折	179
5.3.5	第四折	181
5.4	元杂剧-西厢记-第四本：张君瑞梦莺莺	182
5.4.1	楔子	182
5.4.2	第一折	182
5.4.3	第二折	184
5.4.4	第三折	185
5.4.5	第四折	186
5.5	元杂剧-西厢记-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	188
5.5.1	楔子	188

5.5.2	第一折	188
5.5.3	第二折	189
5.5.4	第三折	190
5.5.5	第四折	192

contents

《西厢记》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也是一部优美动人的言情传奇小说。作为剧本，它与《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一起被誉为“四大名剧”，它们体现了我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最高成就。唐德宗时，洛阳才子张君瑞在普救寺偶遇故相国崔珏之女崔莺莺，两人一见钟情，在丫鬟红娘相助下，冲破封建礼教的代言人——老夫人设下的重重障碍，历尽悲欢离合，最终结为夫妻。本故事内容生动，情节曲折，缠绵悱恻，跌宕起伏，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如同身临其境。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1 内容简介

秀才张君瑞上京应试，路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普救寺，偶遇寄居于寺中的前相国小姐崔莺莺，二人一见钟情，于是冲破礼教的束缚，月夜吟诗，弹琴达意。不料正在此时，贼将孙飞虎率兵包围普救寺，要抢掠崔莺莺做压寨夫人。相国夫人被逼无奈，只好当众许诺：谁能退却贼兵，就将莺莺嫁给谁。张君瑞向好友白马将军杜确求救，围兵被解。可是事件平定之后，相国夫人却悔婚，让崔、张二人以兄妹称呼。崔、张又陷入无限痛苦之中。莺莺的丫鬟红娘出于义愤，帮他二人传递书信，崔、张终于冲破种种樊篱，私自结合。在事实面前，相国夫人被迫允婚，可又以“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君瑞上京赴试。张君瑞不负众望，状元得第，衣锦归来，与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

由于《西厢记》突出的艺术成就，几百年来盛演不衰，杂剧、传奇、地方戏竞相演出。解放后，戏剧家田汉、马少波等先后将它改编为京剧、昆曲，它还被译成日、英、法等国文字，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而王实甫则凭借他的《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戏剧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2 编辑推荐

如果以单部作品而论，《西厢记》可以说是元杂剧中影响最大的。它以五本的宏大规模来敷演一对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不仅题材引人喜爱，而且人物能刻画得更丰满细致，情节能够表现得更曲折动人，再配以与浪漫的内容相称的秀丽优雅而又活泼的语言，自然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

标签：爱情元朝崔莺莺缠绵封建

《西厢记》的剧情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

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唱——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通场被评价为“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么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流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弹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望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从剧情来说，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入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接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这个人物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在后代民间传说中唐伯虎一类人物形象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崔莺莺在《元鹁鸪莺莺传》中已具备一定的性格特点，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她的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描写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如一开始她已经和张生以诗唱和，间接表达了彼此爱慕之心，但当张生进一步以情诗

相赠时，却在心中骂他“淫滥如猪狗”，这虽然也可以解释，但至少在分寸上是掌握得不准确的。到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这一形象较之在诸宫调中，显得更加可信和可爱了。而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使得这个剧本更有生气和光彩。

红娘在《西厢记》中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又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最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

3 前言

中国的古典戏曲，写得非常优美，故事情节动人心弦，引人入胜；文笔流畅，辞藻华丽，可惜典雅深奥，不大好懂。对白接近口语，问题不大，唱词则麻烦了，一般人阅读起来，即使能看“懂”，也是一知半解，身在“朦胧”之中。因之，影响了古典戏曲阅读的普及性。有些名剧如《西厢记》等等，托庇了戏剧演员经常演出的恩荫而流传不衰，但很大一部分剧目，几至于湮灭。

前人有鉴于此，一直在为推广、普及古典戏曲而努力，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改编。实际上大多是根据原作在相近似的艺术门类中加以移植，如越剧的《琵琶记》，黄梅戏的《桃花扇》，再有欧阳予倩改编的《桃花扇》电影等等，仍然属于表演艺术的范畴。近年来又有白话《西厢记》，但也很难断定改编与今译的成兮哪个更大一些。然而无论如何，这些都无疑为推广普及古典戏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惜就这么两三部，数量少得可怜，大有“渺沧海之一粟”之感。一是翻译，这种方式不多见。笔者见识不广，只读过梦花馆主江荫香著的《桃花扇演义》，这部著作，是根据孔尚任《桃花扇》原著翻译过来的，它基本上保持了孔著原作的面貌，首先是不打乱原著的布局，回数照旧，连每回的回目名都未变更；其次是把绝大部分的曲子词都保留下来。实质上是用文言文翻译了原作的韵文，在译者当时来说，这种形式显然要比曲调唱词通俗易懂。但对今天的广大读者，尤其是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来说，文言文代替古戏曲唱词，不仅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距，甚至可以说是九十步与一百步的不同罢了，它也同样令人看不懂或一知半解。

江荫香先生用文言文翻译《桃花扇》，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现在，时代变了，文言文已经过时了，就应该用现代汉语来改编翻译之，才能符合时代要求。

我们的这套丛书，都是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改编翻译过来的。由于小说和戏曲终究不同，表演艺术和文学艺术在客观上存在差距，所以，为了某些情节的发展需要，对原作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增删。回目也没有完全依照原样。

这种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和适度的改编，我们也还是在尝试中，如果能荣幸地被广大读者所认可、接纳，那末，我们将接着去翻译改写其他古代戏曲名著。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现在认为元曲不易懂，文言文《桃花扇》不通俗，而用现代汉语来翻译改编，若干年后的“今人”，很可能看了这套丛书，而一样觉得不适用，那么，只好有劳其时的人

再来改编翻译一过。瓜瓞绵延，代代相传，这也原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4 【西厢记-小说版正文】

4.1 第一章：扶柩寄寺

话说在山西河中府（今永济县西南的蒲州镇）的东边，有一座寺庙，叫做普救寺，乃大唐则天娘娘所建的香火院，后来荒废倾圮了，由崔相国重新修建。武座庙宇，规模宏大，非同小可。高大的山门，庄严肃穆，楼阁殿堂，各占地势，错落有致。山门前一大片空场，可以容纳上万人，那是老相国当年修造时，特地开辟出来准备用来给百姓赶庙会用的。此寺自从重建以来，香火还算兴旺。凡是到蒲州的过往客商，都要到这里来游览随喜。

那普救寺的方丈法本长老，年纪已七十有余。未出家前是个饱学之士，满腹经纶，文章盖世。按说取举人中进士不在话下，无奈命运多舛，考了七八十来次，总是名落孙山，弄得心灰意懒，看破红尘。得当年崔相国引荐，剃度在这普救寺出家。如今主持本寺，一心礼佛，成了有道高僧。

话说这一天，法本长老正在方丈内打坐静修，却见法聪小和尚从外走进来，向前合十禀报，说：“启禀师父。”

法本长老微开慈目，问道：“何事？”

法聪道：“崔老相国府上管家崔安在外求见。”

长老听得是老施主的家人前来，忙答道：“有请。”

法聪转身出门，不多时，领了一位年过半百、须发略呈花白的老人进来。那老家人趋前一步，低头道：“崔安奉夫人之命，叩见长老。”

长老忙起身回礼，道，“管家少礼，请坐。”

崔安原是个家人身分，崔相国府上家规极严，所以不敢放肆无礼，恭立不坐。

长老问道：“管家到此，有何见教？”

崔安道：“我家相爷不幸去世，老夫人扶了灵柩打算回博陵老家安葬，因为眼前兵荒马乱，路上极不太平，到此河中府，再也不能前行。老夫人特打发小的前来，意思是想在主刹暂且寄住，等路上稍微平静些再走，请老方丈给予方便。”说罢，呈上名刺，上写：“未亡人崔门郑氏敛衽”。

长老接过名刺，说道：“阿弥陀佛！管家哪里话来。想此寺本是老相爷当年修造的，寺内一切，均是老相爷所赐，但住无妨。请转禀老夫人，容贫僧出迎。”

崔安闻言，急忙转身前行，赶紧去回禀主人。法本长老带了知客诸僧，亲自到山门迎接。

那崔老夫人娘家姓郑，嫁入崔家，丈夫是本朝的相国，着实煊赫一时，享过一番荣华富贵。年纪其实也并不老，才五十开外，保养得又好，真可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只因是相国夫人，身分尊贵，又加上当了寡妇，因此虽在中年，大家却都称她为“老夫人”。

崔老夫人有一子一女，儿子叫欢郎，今年只有七岁，并非亲生。因为老夫人自生了女儿以后，再也没有生育过，觉得膝下无儿，未免遗憾，女儿最后总是要嫁出去的，那么老相公就没有继承人了。因此，就在同族中领养了一个小男孩，取名为“欢”，劝承欢膝下”的意思。为了称呼方便，也是表示喜爱，故又加上一个“郎”字，一家人都叫他欢郎。女儿叫莺莺，年方一十九岁，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兼且性格温柔，为人贤惠，而且天生聪明，多才多艺，无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针黹女红，秋千蹴球，样样都会，号称才女。她父亲在世之时，已经为她定下了亲，是许配给她的表兄郑恒——礼部尚书的长子为妻。这一门亲事其实并不能算数，因为既没有问名纳彩，也没有六礼三端，只凭了当年老相爷一句话，就算定局了。其所以联姻，一来是现任相国对现任尚书，符合门当户对的条件；二来女婿是内侄，中表联姻，亲上加亲，也可以说是老夫人一千促成的。可是女儿莺莺小姐一直不满意这门亲事。主要是因为郑恒不但人物长得猥琐，而且肚里一包草，斗大的字不识得一箩筐，看到四书五经，脑袋就发胀。终日里只知和一班

闲人斗鸡走狗，眠花宿柳，十足一个纨绔子弟。由于是中表亲，郑恒的这些劣迹也传到崔府，大家都认为小姐如果嫁给郑家少爷，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白白糟蹋了一位绝世佳人。对于这些，莺莺小姐也知道得很清楚，却不敢违抗。所以一直自怨命薄，每每暗自掉泪，只好听天由命。因为父亲去世，孝服未除，所以尚未完婚。小姐有一个贴身丫环，名叫红娘，年方一十五岁，是小姐奶娘的女儿，从小就侍候小姐。那红娘生得五官端正，讨人喜爱，又是千伶百俐，铁嘴钢牙，善于鉴貌辨色，而心地却十分善良，颇有丈夫气。莺莺小姐和红娘从小一块儿长大，感情深厚，如同姐妹一般，所以小姐十分信赖她。

再说老夫人，只因相爷去世以后，一来官场势利，人在人情在，往日那些常来常往、奔走门下的所谓知交，现在一个个都如同陌路人一般，不来欺侮孤儿寡母就算是厚道的了；二来“长安居，大不易”，京师的花费太大，实在也呆不下去了；三来相爷的灵柩也得运回故乡博陵，叶落归根，入土为安，所以举家搬迁。

老夫人坐在青泥油壁车里，感慨万千。回想当年相爷在世之日，童仆如云，一呼百诺，门生故吏，夤缘奔走，门庭若市，好不威风。如今返乡，冷冷清清的只有五六个人，今非昔比，好不凄凉！老夫人思前想后，忍不住长叹一声，滴下两行清泪来。

这时，崔安前来自禀道：“禀老夫人，老方丈亲自出迎”

老夫人从伤感中醒过来，忙用汗巾擦了擦泪水，由贴身丫环春香搀扶着，下得车来，入眼便看见普救寺山门前的一百零八级台阶，石级尽头处，只见法本长老头戴毗卢帽，身披绣金线大红百衲袈裟，率领僧众在山门列队相迎。老夫人一手搭在春香的肩头上，缓步踏上台阶，走走停停，直到山门，倒也不见气喘。

长老见老夫人上来，踏进一步，双手合十顶礼，说道：“阿弥陀佛！老夫人驾临山寺，不胜荣幸之至！老衲迎接来迟，还请老夫人恕罪”

老夫人连忙答礼，说道：“罪过罪过！惊动法驾，有劳出迎，愧不敢当，折煞老身了”

长老说道：“老夫人一路辛苦了，请进寺用茶”欢郎是和奶娘同车的，他瞧见母亲下车，早就跟着下来了。小孩子到了一个陌生地方，样样都觉得新鲜，东看看，西望望，一跳一蹦。转眼一溜烟爬上一百零八级台阶，站在老夫人身边。

老夫人回头看见欢郎在旁，说道：“欢郎！去告诉姐姐，让她和红娘下车，进寺安歇。”

欢郎应声道：“是”走下台阶，来到一辆翠幄青绸车旁，高声叫道：“姊姊，娘叫你们下车来，到寺里去休息。”

其时，小姐见马车停了下来，就知晓已经到了普救寺，只是因为未听到母亲召唤，不敢随便下车，也不敢向车外张望，所以仍然安坐车中，显得十分稳重。

红娘这小丫头就不那么安生了，终究只有十四五岁，一派天真的小孩子气，虽然因为小姐不曾下车，自己也不敢下车去，却耐不住好奇心的驱使，早在那里偷偷掀开帘子，借着那条一寸来宽的缝隙，不住地向外张望了。此刻听得欢郎叫唤，连忙回身对小姐说道：“小姐，小姐，老夫人命我们下车去呢，快快下车吧。”

莺莺瞪了红娘一眼，曼声斥道：“急什么？傻丫头”说着，微微弯腰，轻挽湘裙，缓缓移向车门。说实在的，坐了那么久的车，早闷得发慌，小姐也想立即下车去了。

其时，红娘早已利落地下了车，放下踏步，在车门外等候。小姐到得车门边，先放下面网，而后微微提起长裙，由红娘扶着下了车。

但见她一身素服，分外精神。头上青丝绾就了堕马髻，上插展翅彩凤衔珠银步摇，银丝八宝攒珠髻髻，两弯柳眉，一双凤目，悬胆鼻，樱桃口，长就一副瓜子脸，面不敷粉而白，唇不涂朱而红。身上披一件月白色洒金一口钟，内着白云绢对襟袄儿，下系一条白云绸百褶宫缎裙，三寸金莲上则套着一双出门穿的高底鹿皮小蛮靴。真是说不尽的风流娇态，描不完的旖旎丰姿。小姐一手搭在红娘肩上，轻移莲步，款摆纤腰，袅袅婷婷地走近老夫人。这时，众僧人只觉眼前一亮，不由的疑心是否庙里的白衣观世音菩萨走下了莲台，到此救苦救难，普渡众生。虽然看不到小姐的庐山真面目，单凭了这副装束、这段身材，也逗引得小和尚们凡心大动，尘念顿生，心里后悔当初剃了光头，口内不住地默念“阿弥陀佛”。

老夫人见女儿到了，说道：“儿啊，见过长老。”

小姐禀遵母命，向法本长老恭恭敬敬地道了万福。

法本长老双手合十道：“不敢当，小姐免礼。”

红娘在一边看那法本长老银须白发，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不禁动了顽皮之心，插嘴道：“老和尚，小红娘给你叩头啦。恭祝老和尚再活一百零一岁。”说罢，叩了两个头。

红娘的调皮，在崔府是有名的，连老夫人有时也拿她没办法。但现在初来乍到，对了陌生人还要顽皮，未免太不成话。如果传到外人耳朵里，还不知怎样笑话崔府的家教。于是老夫人把脸一沉，喝道，“红娘，休得无礼”法本长老却是无所谓，倒觉得这女娃娃天真可爱，见老夫人沉下脸来，忙在一旁为红娘解围，笑道：“呵，呵！无妨，无妨，姑娘免礼。”回身向老夫人道：“请进内献茶。”

于是老夫人一行人等随着知客和尚前行，法本长老前面带路，一直来到方丈，彼此谦让落座。

老夫人等小和尚呈上茶来，一阵乱定，徐徐开口问道：“长老一向可好？”长老欠身合十，答道：“贫僧托老夫人之福，还算康泰，老夫人谅必清剑”

老夫人说道：“老身家门不幸，先夫弃世，孤儿寡母，无依无靠。。”

说着不觉掉下泪来。

长老忙劝慰道：“老相爷仙逝，令人痛悼，还望老夫人节哀顺变，保重身体要紧。”

老夫人取出汗巾，擦一擦眼泪，说道：“老身此次的来意，已命崔安转达，未知长老应允否？”

长老忙道：“老夫人说哪里话来！想小寺全靠老相爷生前所赐，断无不允之理，老夫人只管安心住下便是。”

老夫人道：“如此多谢了。惊扰清静，于心不安，且容日后补报。老身思量着在贵寺稍停数日，着人到京师去把侄儿郑恒唤来一起回博陵去。”长老道：“既来之，则安之。但请宽心住下，待路途平靖些再作打算不迟。”

老夫人问道：“不知寺内可有安静处所否？”

长老道：“本寺西厢之旁有座院子，房屋颇宽敞，地势又幽静，和小寺有围墙相隔，可称独门独户，绝无闲人打扰，现在全都空在那里，正好安置。只须着小沙弥打扫一下即可。”

老夫人道：“有劳长老费心了。”

长老道：“老夫人不必客套，理当如此。”

这时，老夫人和长老在方大清谈，小姐、丫环等在一侧奉陪。其他人就忙开了：小沙弥们自去打扫院落，老家人则指挥车夫们抬箱笼，扛灵柩，忙个不亦乐乎。他们忙他们的，放下不提。

且说那座长老用来安置老夫人的院子。院子坐落在藏经阁之后，寺院的西厢之东，坐北朝南，四面有一丈多高的青砖墙围着。踏进围墙大门，入目是一座四合大院，院后一座三开间三层小楼，小楼四周，也有砖墙围绕，整个院子又处在一座大花园之中，四周佳木葱笼。花草繁茂，奇石假山，曲径通幽，足可供怡心养性。看来这是当年崔相国修建此寺时，精心安排的。本欲告老还乡时在此处修身养性，礼佛参禅，颐养天年，享一番清福。可惜天不假年，还没来得及享用，就撒手西归，这也是崔相国始料不及的。

进得四合院来，迎面是大厅堂屋，左右是厢房，又都带着耳房。天井里有一条碎石小径，路面都是彩石铺就的■字花纹。大厅前面有两株龙槐，苍虬挺拔，生机盎然。室内窗明几净，陈设典雅。迎面是落地大屏门，屏门正中悬一幅张僧繇画的白衣观音像。两旁挂一副虞世南写的对联，上联是“西天既许分东土”，下联是“南海当移住北方”。前面有一张红木天然几，上面安放一只博山金香炉，两边一对白铜蜡台，左手里一个三彩大花瓶，中插白玉柄拂尘，右手一架大理石天然山水紫檀木底座大插屏，佛像前一方红毡毯，上面放一个蒲团，大概是为住客礼佛准备的。大屏门之后开有一门，通向小楼。崔老夫人把一切看在眼里，不由得微微点头，表示满意。

其实，这院子是法本长老经常派专人打扫收拾的，所以尽管无人居住，不但不曾荒废，还添了几分雅静。

崔家住进来后，东正房的里屋是老夫人和春香，另外一个小丫头秋菊住外房；西正房是欢郎和他的奶娘；西厢房由崔安和他的老伴丁氏占了，丁氏是厨娘，掌管一家的伙食；西耳房作厨房；崔相国的灵柩就暂时停放在东耳房内，倒也十分妥当。莺莺小姐和红娘住在后面的小楼上，楼上的一些陈设布局，自有红娘去安排，不必细说。

这偌大的一座院子，大门一关，十分清静，更没有闲杂人等前来喧扰，仿佛是世外桃源，烦虑可消。

原来这时节正值暮春天气，花园内桃红柳绿，百花盛开，好鸟枝头，啁啾宛转，大好春光，却将到尾声，岂可随便辜负了？况且初来乍到，正该趁机踏勘一番。那小红娘又是个闲不住好生事的。于是在这天早上，便竭力怂恿小姐，对莺莺道：“小姐，小姐，你看这屋外春景可美着呢！我们何不出去走走，看看景，散散心，太好玩了！小姐，我们去吧”

莺莺的心情却不像红娘那么无忧无虑，不烦不恼，她的内心深处，正隐藏着一种无人可诉的幽怨——父母给她订下的那段极不般配的亲事。随时都在希冀着挣脱这看不见的束缚，冲决这摸不着的牢笼，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的生活。可是，这幸福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她自己也不清楚，更不敢果断地违反从小接受的那种严格家教。身处在官宦贵族的家规管束下，她短暂的少女时代就要消磨殆尽，可却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利。所以，来在这门掩重关的萧寺之中，面对清雅的住室和一点一点流逝的大好韶光，她只觉得压抑和苦闷，似乎对一切都不大感兴趣。现在红娘要她到花园里去走走，也提不起兴趣来，就说道：“不去”

红娘一团高兴，却被小姐一瓢冷水，心里着实不舒服，但是，她非常了解小姐的脾气，嘴里说“不”，心里已经动摇了，只要跟她软磨，她就会被说服的，于是说道：“小姐，坐了那么多天的车子，闷得发慌，也该散散心，小姐，去吧”

小姐给红娘一说，心就活动了，说道：“既然如此，待我去禀告母亲一声。”

红娘一听就觉得不耐烦，抢白道：“小姐，你又来无事生非了。若去禀明老夫人，又是这个不可以呀，那个不方便啦，岂不是自找麻烦！反正是自家的院子，又不是到大门外边去抛头露面，用得着去禀明吗？”

莺莺道：“这是礼数，圣人说过：‘父母在游必有方。’怎可随便出游？”红娘“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道：“小姐，你又来了。真像个穷酸秀才。圣人说得是‘游’，我们是去散步，这是两码事儿。”

二人正在辩论之际，忽听门外春香叫道：“红娘，老夫人命你陪了小姐，到佛殿去随喜。”

红娘一听，打从心底下高兴出来，连忙回答说：“春香姊，谢谢你。我和小姐就去。”说罢，对莺莺道：“小姐，怎么样？这下可放心了吧。”莺莺笑着骂道：“傻丫头，就你乱起劲。”说着准备出门。

只见莺莺今天是家常打扮，头上青丝挽了个螺髻，翡翠玉簪拴定，髻前插一根珠凤双股步摇钗，薄施脂粉，淡扫蛾眉，穿一件淡湖绿杭纺对襟大褂，月白云绸百褶湘裙，凤头弓鞋，更显得清秀雅致，人淡如菊。

莺莺和红娘相扶相携，出了房门，沿着碎石小径，曲曲弯弯，经过花园到佛殿去。但见春意阑珊，落英缤纷，片片桃花，飘坠小溪。真是“花流水流红，春去太匆匆”。东风啊，你如何只管催春去，不肯将春留？莺莺本来是想借观景散心解闷，不承想平添了万种闲愁。说不得也只好带着淡淡的伤感，随着红娘，往佛殿而去。

4.2 第二章：游殿惊艳

今年是大唐德宗皇帝贞元十七年（801）月，在北方还不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一早一晚仍然春寒料峭，可是在通往长安的各条官道上，已有不少举子，骑着马儿，不紧不慢地向京师而来。原来明年又是大比之年，朝廷开科取士，试期就在二月里。尽管还有一年时间，可大家还是提前赶去，到京里作一些准备，一方面温习四书五经，另一方面——也是最为紧要的——是去走门路，就是把自己的得意文章诗作送到名家大老的府上，请他们赏鉴推荐，这叫做“温卷”。

却说在河中府一条宽广的官道上，行人往来，其中有一主一仆，颇为引人注目。主人是一位青年公子，白面书生，他头戴一顶淡蓝色软翅儒巾，面如银盆，两道剑眉，一双俊目，高鼻梁。四方口，天庭饱满，地角丰圆，身穿一件淡蓝色海青，风流潇洒，一表人材，骑在一匹高头大白马上，更显得分外精神。这位公子，姓张名珙，表字君瑞，中州洛阳人氏。原是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其父官拜礼部尚书，不幸在五十岁刚过的时候，得病而亡，一年之后，慈母也相继去世，从此家道中落。所幸祖上尚有一点薄产，尚不致饥馁。张生从小接受父亲的教诲，立下了安邦定国的大志，抱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抱负，又经过名师宿儒的教诲，凡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拆白道字，顶针续麻，件件俱能，样样精通，早在七八岁总角之年，就能吟诗答对，崭露头角，有神童之名。成年以后，不仅生得面如宋玉，貌若潘安，风流卓绝，倜傥不群，而且满腹锦绣，文章盖世，获得了洛阳才子的美誉。张生自从母亲去世以后，又未娶妻成家，一身无牵无挂，故经常出外游学。游学是唐代读书人的一种风气，投师访友，可以增进学问；游历名山大川，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张生自然也不例外，他像无根的蓬草那样，到处游学；又像蠹鱼那样，钻在诗书经传之中。为了考取功名，要把铁涛的砚台磨穿；为了飞黄腾达的锦绣前程，要忍受雪窗萤火，寒暑不停的二十年苦读。唉！才高总是要被俗人妒忌的，也难以迎合世人的心意，加上时运不好，经常碰壁，白白的去研究文字，苦读经籍！所以他骑在马上自思自叹，想想自己萤窗苦读，学得满腹文章，至今却仍是湖海飘零，一事无成，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实现自己宏伟的理想？这真是：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眼见得又是大比之年，张生也收拾上路，到长安去赶考，特地绕道河中府，是来看望一个知己朋友。此人姓杜名确，表字君实，原和张生是同乡，又是同学，两人志同道合，就订下了八拜之交，虽然是结拜弟兄，其感情却胜过亲弟兄。杜确后来弃文就武，练就了一身本领，一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三韬六略，太公阴符，孙子兵法，无不通晓，先得中了武举人，接着又中了武状元，官拜征西大元帅，统领了十万大军，镇守蒲关。

张生骑在马上，一路浏览沿途的风光景色，不觉已经到了蒲津。这蒲津渡原是个交通要道，与关中的夏阳津相对，中间隔着九曲黄河，成为秦晋的分界，蒲津亦成幽燕的要塞。河面上架着一座竹缆铁索浮桥，左有两根大铁索，各由两岸一对几万斤重的大铁牛和铁人牵系着，浮桥就好像一条苍龙横卧在水面上。黄河之水流到此处，奔腾咆哮，卷起白花花的巨浪，拍击着长空。而水势的湍急，在别处也是少见的。你看那上水船的纤夫们，一步千钧，一寸一寸地往前移；而下水船则又如离弦的弩箭，稍一回头就不见了船的影子，真有一日千里之势。黄河之水浩浩荡荡，直奔大海，它也曾淹没过九州，更多的则是造福人类。君不见：洛阳的千种名花，不是由它滋润的吗？梁园的万顷良田，不是由它灌溉的吗？它也曾把木筏子一直送到日月边。

张生对着这滔滔的黄河，胸怀顿时开阔起来，收起了伤感，在马上随口吟出一首小词，词曰：马蹄香衬燕花尘，二月东风信，绿映红遮锦成阵。正芳春，经游暂住蒲东郡。望长安去稳，向南宫寺俊，打点跳龙门。

张生一路行来，与小厮琴童于今日到了河东城里。

河东县（今山西省永济县）乃古代虞舜的国都，到了战国时代，韩、赵、魏三国分晋，归属于魏国，名叫蒲阪，原是一座古城，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沧桑之变，依旧保存着它的古朴风貌。城市虽然不大，但由于是秦晋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所以城里也很繁荣。街道两旁，商号林立，茶坊酒肆，秦楼楚馆，旅舍客栈，俱都齐备。虽然没有通都大邑那种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繁华，却不乏繁盛商城人烟辐辏、熙熙攘攘的景象。

张生主仆一路行来，不住地左顾右盼，想要找一家比较像样的旅店，准备歇宿，以消解旅途的劳顿，顺便也领略一下河东的风土人情。主仆二人到了一家客店门前，见这一家客店的门面很是气派，门前打扫得十分干净，擦得闪亮的金字招牌上写着“状元坊客寓”五个大字，张生一看，第一印象就不错，而且这“状元”二字也正是切合自己赴考应举的好口彩，就决定住下。于是甩镫下马，对琴童说道，“琴童，把马牵着，俺们就在此间住下。”琴童应声道：“是”就接过马缰。

主仆二人尚未发话，早有店小二迎出来，对着张生一抱拳，说道：“公子爷！住店吗？请里边来，俺这里有干净客房”

张生道：“小二哥，先把马儿牵去遛一遛，上好草料喂一喂。”

小二答应道：“是啦！公子爷请放心，小店有专人侍候马匹。”说罢，向里边喊道：“来客人啦！宝马撒和”

话音未落，里边已走出一个打杂的，在琴童手里接过马缰，把马牵往后槽。

张生对小二问道：“小二哥，有头等房间么？”

小二答道：“小店是河东城里数一数二的客栈。房间宽敞，被褥干净，美酒佳肴，海味山珍，风味小吃，应有尽有，公子爷您住下了，包您满意，好像在家里一般。”

张生笑笑说道：“看不出小二哥真会做买卖！前头带路。”

小二走在前头带路，安排了一套两间的上等客房。张生一看，非常满意，房间确是宽敞！布置也不俗，窗明几净，粉墙洁白，墙上挂了一幅韩干画的《玉花骢图》，虽然是赝品，倒也神骏飘逸，替这送往迎来、十方混杂的客房增添了几分雅气，张生不觉点点头。

这时，小二送来了龙井香茗，替张生斟上一杯，说道：“公子爷请用茶”张生接过茶杯，品了一品，觉得清香润喉。在北地能够喝上这种上等茶叶，又是在这小地方，也是很不错了。张生放下茶杯，说道：“小二哥，这里可有什么游览之处？不拘什么名山古刹，名园胜境，名宅福地，名花宝坊，只要能够赏景散心，都可以。”

小二说道，“公子爷要想游玩散心，俺这里就算普救寺最有名了。这所寺庙，乃则天娘娘的香火院，盖造得不同寻常，琉璃大殿，高耸云汉，舍利佛塔，直矗青霄，气势宏伟，法相庄严。南来北往的三教九流，士农工商，达官贵人，凡是经过这里的，没有一个不去瞻仰，保让公子玩个痛快。”张生听到有这等好去处，心里很高兴，一刻都不想迟缓，就吩咐琴童道：“琴童，准备好中午的酒饭，我要到普救寺去走走，中午就回来。”

琴童应声道：“是，相公！安排好午饭，喂好了马，等相公回来。”

张生当下更换衣服，头戴一顶葱绿解元巾，软翅摇摇，身穿一件葱绿色杭绸海青，脚登粉底皂靴，仪容俊雅，一表堂堂，不愧为洛阳风流才子！他从容潇洒地直往普救寺来，一路上看不尽的北国风光。虽说河东府地处北方。由于靠近黄河，水土滋润，故其春景不减江南。一样的板桥流水，波翻细浪，桃红柳绿，春光骀荡。四野里的农夫们都在辛勤耕作，空气中掺和着泥土的清香，一派热闹气象。小牧童横骑在牛背上，没腔没调地信口吹着短笛，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更增添了田园淡泊的情调。一向住在城里的张生，对此田园美景，不觉心旷神怡，大有宠辱皆忘之慨。不知不觉，前面已经到了普救寺。但见寺外翠柏森森青掩日，苍松郁郁绿遮天。红墙碧瓦，楼殿重叠，好一座清幽宏伟的古刹！张生站立在一百零八级台阶下抬头观看，雄伟的山门正中檐下，高挂一块蓝地金边的匾额，上写“敕建普救禅寺”六个斗大的金字，上手里一行小字，写着“大唐天授二年建立”，下手里也是一行小字，写着“尚书右仆射臣褚遂良奉敕谨书”。张生不免对山门外的美景多领略一会，并未立即进寺。

这时，寺里的小和尚法聪，恰巧也到山门口来。这法聪乃是法本长老座下的一个弟子，为人聪明能干，又十分乖巧，反应快，口才好，能把死的说成活的，在普救寺内三百来个和尚、沙弥中，算得上是个“知名人士”，深得长老的信赖。

今天，师父法本长老出去赴斋，临走时，嘱咐法聪道：“法聪，你在寺里照看，但有来访的，就问清楚姓名、来意，记在心里，待我回来，告知明白。”

法聪答道：“师父你老人家放心去赴斋好了，徒儿明白，不会误事的。”长老走了以后，这个方丈就是法聪的了。他一会儿在蒲团上打坐，一会儿在禅床上躺躺，一会儿翻翻经卷，半点也不肯安定。一个人呆了一会，忽觉百无聊赖，心想，不若到山门外去看看，有没有香客来随喜，于是掩上房门，直往山门而来。

其时张生已在山门口，法聪见寺前一位白面书生，风流倜傥，人物俊雅，连忙上前，两手合十，问道：“施主从哪里来？”

张生道：“小生自洛阳到此，听说宝刹高雅清爽，风景优美，方丈佛法宏深，学贯古今。一来瞻仰佛像，二来拜访长老，请问长老在吗？”

法聪道：“俺师父不在寺中，赴斋去了。”

张生听了，不无遗憾地说道：“真是不巧！请教小师父上下法讳？”

法聪道：“小僧法聪，请先生方丈拜茶。”

张生道：“既然长老不在，就不必吃茶了，敢烦法聪师父引路，我在寺内瞻仰一番，也就满足了。”

法聪道：“请先生随小僧来。”说着，就引张生进了山门。

张生踏进山门，迎面是一尊大肚弥勒佛，肥头大耳，张着大口，笑嘻嘻地对着香客游人。佛龕两旁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下联是“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再往里走，法聪道：“先生，这里是天王殿。”

张生抬头观看，只见四大天王，怒目横眉，狰狞可怕。殿柱上挂一副对联，上联是“风调雨顺”，下联是“国泰民安”。

游过天王殿，往里一个大庭院，院子里苍松翠柏，古木参天。正中一条水磨方砖砌就的甬道，笔直笔直地通向大雄宝殿。左手是罗汉堂，右手是千佛殿。

法聪道：“先生，俺们先来看看罗汉堂。”

张生道：“多谢了，请带路。”

于是法聪领着张生由左边走廊到罗汉堂来。在罗汉堂门口两边，也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五百罗汉，数仔细，是凶是吉？”下联是“三千世界，看清楚，如幻如真”。进门一看，见五百罗汉排列得整整齐齐，有的凶恶，有的慈祥，表情姿态，各各不同。

二人看罢罗汉，法聪道：“对面是千佛殿，俺们到那里看看。”

张生道：“很好，千佛殿谅必有趣。”

千佛殿门对罗汉堂，两人穿过庭院，来到殿前，门口两旁也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山色溪声涵静照”，下联是“喜园乐树绕灵台”，进了殿门，只见小小的佛龕上下左右，排列得密密麻麻，诸佛菩萨，一个挨一个，蔚为壮观。张生对此很感兴趣，尽情浏览，法聪也从旁解释指点。

游毕千佛殿，来到大雄宝殿。这大雄宝殿建造得气象非凡，白玉台阶，琉璃碧瓦，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十分庄严肃穆。两旁对联颇多，可看的却不多，只有正门两副很有意思。靠近门的一副，上联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已了如来真实义。”下联是“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是非般若密多心。”外面一副，上联是“有意焚香，何须远寻竺国。”下联是“诚心礼佛，此处即是西天。”正中一块蓝地金边的匾额，上面写着“大雄宝殿”四个栲栳大的金字。张生随了法聪进入大殿，只见殿内高大宽敞，合抱粗的朱漆大柱，青石为基础，斗拱藻井，画栋雕梁，梁上悬挂着层层佛幡，三世如来佛前彩幢密密，香几上陈设着木鱼铜磬，各色供果，冲天炉内香烟燎绕，馥郁氤氲。藻井正中处垂下一根黄铜链子，悬挂一盏琉璃长明灯，火焰终年不熄。在正上方雕梁上，挂一块泥金匾额，上书“咫尺灵山”。东西大殿柱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三世驾慈航，普渡众生超苦海”，下联是“大千悬慧日，遍施法雨洒诸天”。

张生对这雄伟的建筑，着实赞叹了一番。正在妙语如珠，忽然间觉得眼前一亮，有一位千娇百媚的小姐突然走进了他的视野，不禁令他几乎闭过气去。

原来今天红娘和莺莺小姐奉了老夫人之命，也到大殿随喜来了。老夫人本以为今天没有人烧香，所以准许她们出来，哪里料到偏偏就有一个游人，而且是五百年前的风流冤孽，从此铸成了一段好姻缘。

这时，张生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莺莺小姐身上。心中不禁在想，我张珙也见过了无数的漂亮女子，像这样的可喜娇娘却从来没有见过，真教人眼花缭乱，没办法去用语言来形容。啊！我的魂灵儿已经飞到半天云霄去了。你瞧，你瞧，她竟然让我死死地盯着瞧，一点儿也不生气，垂下香肩只管微笑着把鲜花捻弄。于是不免想入非非，一厢情愿起来。他想，是了，一定是小姐对我有意思了，这里是有情人成双成对的兜率天宫啊，但愿不会成为让人痛苦的离恨天。你看她那张粉脸儿，五官安排得没有一件不恰到好处，细细的眉儿，弯弯的好像新月，斜斜的一直到飞鬓云边，娇脸上擦了粉则太白，施了胭脂则太红，最好是贴上翠花钿。我看她那吹弹得破的娇脸，生气时好看，微笑时更美，春风满面，让人越看越爱，恨不得拿过来捧住了轻轻地咬她两口才舒心快意哩。

不提张生想入非非，却说莺莺小姐，也早就看见了张生，在她跟红娘踏进大殿时眼角就瞟到了。不过，她不会像张生那样露骨。现在张生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莺莺小姐，莺莺小姐则是用眼角一瞥一瞥，脉脉含情。

这时的红娘，到了大殿，好比小鸟飞出了笼子，感觉到浑身自由，东看看，西摸摸，根本没有注意到在大殿里还有游人。

莺莺小姐这时想提醒一下这个天真的小丫头，说道：“红娘，你看，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说罢，便轻移莲步，走近红娘。

小姐这几句话，听得张生如醉如痴，魂灵儿从泥丸宫溜了出来，像风筝一般在半空荡悠悠的，心里直在叫唤道：“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本来张生一直注视着小姐的一举一动，观察到小姐在讲话之前脸上先起了一点红晕，露出腼腆的样子，然后微开樱桃小口，露出洁白如贝的瓠齿，又停顿了一会儿才说话，那语音好像花丛中的黄莺儿啾啾鸣叫，悦耳动听。那行走的这几步路实在美妙极了，细腰肢又娇又软，千般袅娜，万种旖旎，好比垂杨柳飘舞在晚风前。张生完全被陶醉了。

红娘听得小姐说话，回头一看，发现了张生，见是位一表人才的白面书生，长得很讨女孩子们的欢心，就是眼光贼忒忒的，盯住了小姐不放。红娘觉得很好笑，心想这书生有点不老实，你要看小姐，我就偏不让你看，就对小姐说道：“小姐，那边有人，咱们回去吧。”说着，就去搀扶小姐。

莺莺小姐听得红娘叫她回去，倒有点舍不得就走。心想撺掇我出来的是你，叫我回去的也是你，真不知趣。但又不能不走，而芳心却已系在张生身上，所以在起步时微微回头深情地看了张生一眼，把张生看得酥麻了半边。这些微妙的感情交流，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的，法聪和尚并未察觉，还一个劲地为张生讲解哩，而张生则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直到看不见莺莺小姐的影子后，才有点清醒过来，说道：“小师父，刚才怎么观世音菩萨现身了？”

法聪已看到小姐和红娘到来，因为彼此常见，所以并不在意。现在听到张生在问，就说道：“别胡说八道！那是崔相国的小姐，什么观音不观音的。”张生道：“世界上竟然有这般女子，岂不是长安国色乎？别说那模样儿，只是那一对小脚儿，也是价值千金”

法聪道：“真邪门儿！离得那么远，她在那边，你在这边，她又是系着长裙儿，你怎么就知道她的脚儿小？胡扯”

张生说道：“法聪师父，你不相信？好吧，你跟我来，我有证据，可以说明我不是在瞎说。你仔细看看，如果不是这落花满地柔软芳径，怎么能显得出这步香尘浅浅的鞋樱且不提她的眼角留情处，就说这脚印儿已经把小姐的心事传递出来了。”

法聪道，“俺怎么没有看出来。”

张生道：“你能看得出来，就不当和尚了。”

法聪可不高兴了，说道：“别吹，不信俺就看不出来。”说着，就在芳径上仔细勘察，又趴在地下，像捉蛐蛐似的，找了老半天，就是没见小姐踩下的弓鞋脚印，只好站起身来，叹了一口气道：“唉，看起来，俺只能一辈子当和尚了。”

张生继续说道：“再说，刚才她走到栊门儿前面，刚挪了一步远，刚刚的打了个照面，而临去的秋波那一转。就让我变风着魔。”

法聪道：“先生，别胡思乱想，小姐早走远了。”

张生叹了一口气说道：“唉！像神仙一般回归洞府去了，只留下了杨柳轻烟，鸟雀喧鸣。梨花深院，门掩重重，白粉墙儿，高似青山。老天爷！你怎么不近人情啊！怎么不给我一个方便呢？倒叫我既不能游览，也不能留连。小姐啊！就被你勾引得意马心猿，心神不定。”

法聪道：“算了算了，别惹事了，人家是相府千金。”

张生依旧如醉如痴地说道：“环佩声听不到了，兰麝的香味儿还弥漫在这里的空间。我的心情，好似在东风里摇曳的垂杨枝条，难以安定，是春天晴空里的游丝，牵惹了片片桃花。小姐啊！你回去以后，桃花面紧贴在珍珠帘，是在盼望吗？人家说你们是河中开府相国家，我说是南海水月观音院。”张生说到这里，话音渐渐低下来了，只顾自言自语道：“也罢。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蝉娟解误人”。小生不到京师去应举就是了，她的临去秋波那一转，小生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哪在乎区区状元！可惜玉人不能相见，这座梵王宫，我真怀疑它是个武陵源。”

后人遂有一首〔蝶恋花〕，专写张生初见莺莺的情景，词曰：丽质仙娥生月殿，谪向人间，未免凡情乱。宋玉墙东流美盼，乱花深处曾相见。密意浓欢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轻分散。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

4.3 第三章：巧借西厢

话说张生在大雄宝殿巧遇莺莺小姐，惊为天人，一时间神魂颠倒，也不知道是如何向法聪告辞的，一路上失魂落魄地返回城里，已经是万家灯火了。张生迷迷糊糊地只顾往前走，竟然走过了状元坊客寓。这时恰巧店小二立在店门口招呼客人，一眼看到张生低着头走过，认出是今天上午来往店的客人，出去游玩，奇怪他如何不回客店，连忙上前招呼。

小二喊道：“喂！公子爷”

张生正在出神之际，听得背后有人招呼，就立定回头一看，原来是店小二，心想，你叫我干吗？

小二说道：“公子爷，您走过头了，请里边坐吧。”

张生这才有点清醒，原来走过头了。他机械地跟着店小二进店，小二把他送上了楼。

这时，琴童正在着急，公子出去游玩，原来说好回来吃午饭，现在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见回来，真让人担心。忽然听得楼梯声响，赶忙开门一看，见主人精神不振，有气无力地回来，一进房门，就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小姐的情影一直浮现在他的眼前，叫他如何安定得下来？

琴童说道：“相公，吃晚饭吧。”

张生呆呆地坐在一张椅子上，愁眉苦脸，一言不发，看着桌子上的菜肴，视而不见。

琴童想，坏了，相公早上出去还是神清气爽，现在回来却成了一个呆子，莫非在外面撞到了什么邪祟，着了什么魔？让我再叫叫看，就喊道：“相公，相公！吃晚饭吧”

张生还是不开口，现在他所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和小姐接近。直接去求婚吗？非亲非故，素无交往，吃了闭门羹，那多难堪。不行。鱼雁往还，红叶传书吗？有谁能把情书送到小姐的手中呢？也行不通。这个办法不好，那个办法不妙，左思右想，弄得满腹经纶的解元相公一筹莫展，不觉自言自语道：“小姐啊小姐，这叫我怎么办呢？”

琴童一听，吓了一跳，什么“小姐啊小姐”，看来一定是撞到女妖怪了，忙喊道：“相公！相公！你醒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张生还是呆呆地坐着不回答，只是翻来覆去他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琴童想，相公今天大概碰上了棘手的事，能让他说出来，也好替他出出主意，帮他一把，就说道：“相公，你有什么难办的心事，说给小的听听，也好让小的替你想想办法。”

张生听了，一想倒也不错，琴童鬼点子多，说不定“旁观者清”，他会有个把馊主意的。张生也是病急乱投医，就对琴童说道：“呀，琴童，你哪里知晓，今天我闲游普救寺，在大殿上无意遇见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小姐，可称是绝世无双，天下第一。”

琴童道：“有那么美？擦点眼药，看看罢了，她也许没把你放在眼里呢。”张生摇摇头说道：“不，你错了！小姐在临去时对我秋波那一转，传给我无限情愫，这分明是有情于我，我的艳福不浅，我怎么能辜负小姐的一片心意呢？我是一定要娶小姐为妻的。”语气非常坚决。

琴童道：“相公，你且慢一厢情愿。你别光顾了面貌长得美，她是什么出身，你知道吗？”

张生道：“她是已故相国崔钰之女，相国千金，出身高贵，我去娶她，也有点高攀了。”

琴童疑惑道：“相国千金怎么会住在和尚庙里？”

张生道：“她确是相国千金。她是随母扶柩回故乡，避乱暂时寄住在那儿的。琴童，你有什么良策成就你家相公这件好事？”琴童道：“别想得太美了，小姐看上了你，她家老夫人不见得也看得中你。”

张生道：“这倒奇了，我娶的是小姐，又不是老夫人。她看得中看不中与我何干？”

琴童道：“岂不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况且，如果老夫人中意了，那‘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张生道：“我心急如焚，也顾不得许多了，只要小姐有情就行。还是拿良策出来吧。”

琴童道：“依我看，还是明天到蒲关去吧。”

张生道：“我蒲关不去了。”

琴童道：“你不去见杜相公了？”

张生道：“去是要去的，等我和崔家小姐成婚以后，我们夫妻双双去拜访义兄，那有多风光”

琴童摸透了主人的脾气，他所决定的事，九牛拉不转，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和主人“同舟共济”，一心一意地帮他完成这一件一厢情愿的婚事了，就说道：“相公，你要达到这个愿望，像这样饭也不吃，胡思乱想是没有用的。”

张生道：“那可怎么办呢？”

琴童道：“现在先给你出一个好主意，就是先吃晚饭。”张生道：“我实在吃不下去。”

琴童道：“相公不吃，琴童也不能吃，我饿着肚子是想不出妙计的，只要一吃饱饭，我的计策就在肚肠旮旯里给挤出来了。”琴童是关心主人的身体，想法子让张生吃点饭，其实哪里有什么良策。

张生道：“那你先吃好了。”

琴童道：“相公不吃，我也不吃，计策也想不出。”

张生没办法，谁叫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吧，斟酒来。”

琴童一听主人要喝酒，说道：“相公，喝酒的时间长，万一你喝醉了听不清我的计策，岂不要误事吗？就吃饭吧。”

张生觉得也对，就食不知味地三扒两扒吃了一碗饭。连忙说道：“琴童，快把你的良策说出来。”

琴童正在往嘴巴里扒饭，听得张生在问，赶紧囫圇吞下，长长舒了一口气。说道：“啊哟，差一点把我噎死了！相公，你倒让我把饭吃完了也不晚嘛，现在把我的良策给咽下去了。”张生有点光火了，说道：“咄！狗才！就数你拖拉。还不快吃”琴童见主人光火了，没办法，只好也三下五除二地把饭扒完，把饭碗一扔，说道：“相公，你看怎么办呢？”

张生道：“笑话！我饭也吃了，你饭也吃了，你的良策应该挤出来了，怎么问起我‘怎么办’来了？快些把良策拿出来”琴童装作思考的样子，磨蹭了一会，说道：“相公，计策倒被你逼出了一个，但是良不良可不保险。”张生道：“先别管良不良，说出来让我鉴定鉴定。”

琴童道：“相公，你要成其好事，一定要设法住到庙里去，这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接着说道：“如果能借一间半间僧房，只要有耐心，总会成功的，真所谓‘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也。”

张生一听，不觉大喜，摇头晃脑地说道：“妙啊！好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呵！果然是良策。琴童，你从前糊涂，现在变得聪明起来了。”

琴童道：“我本来就聪明，从未糊涂过。”

张生道：“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琴童道：“谢相公”嘴里说谢，心里却在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哩，这份重赏太玄乎了。

主仆二人商议已定，且等明日到普救寺去借僧房。琴童是没有心事的，倒在床上就打鼾。张生却辗转反侧，尽在担心：长老在不在，僧房肯不肯借，如何措辞，能不能再和小姐见上一面，将来。。胡思乱想，翻来覆去睡不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合了一会眼。待到鸡叫头遍，立刻起身，叫起琴童，匆匆梳洗了一下，就要出门。

琴童道：“天还没亮，这么早跑去，和尚还没起身哩，去也没用。”

张生道：“你那里知晓，去晚了，长老又出去赴斋，岂不误了大事？还是早去的好。你在家收拾好行李，等我的好消息吧。”说罢，大步流星地走了。

琴童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自去收拾行李去了。

却说法本长老，昨天出去赴斋，很晚才回来。所以早上起来，就唤法聪道：“法聪，法聪”

法聪听得长老呼唤，赶忙从屋外进来，问道：“师父，有什么吩咐？”

长老道：“昨天有人到此吗？”

法聪道：“有一位读书相公来拜访师父。”

长老道：“是何方人氏？可曾留下姓名？”

法聪道：“他说是洛阳人，姓张，名叫君瑞。”

法本长老原是一个饱学之士，对于当时一些有名的读书人，也相当熟悉，一听徒儿说是洛阳张君瑞，就知道是当年的神童，现在的洛阳才子张珙张君瑞。长老早就想结识这位才子了，现在居然前来拜访，心里很是高兴，可是来而不遇，未免有点遗憾，不知道今天还来不来？就对法聪说道：“张君瑞乃当世才子，请都请不到，没有见到面，很是可惜。你到山门外去看看，今天也许他还会来，就赶快来报知，我要亲自出迎。”

法聪答应道：“是”心里却想，什么也许不也许的，菩萨都不用问，今天肯定到，那位活观音早把他牵系住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法聪刚到门口，张生已经举起手要敲门了。恰巧法聪开门，险些敲在法聪的秃头上，倒把法聪吓了一跳。张生缩手得快，见是法聪，忙打招呼道：“小师父早”

法聪见是张生，说道：“张先生早。”

张生问道：“长老在吗？”

法聪道：“小僧奉了师父之命，特来迎接先生的。”张生道：“不敢当。”法聪道，“师父还命小僧见了先生，回去禀报，师父要亲自出迎哩。”

张生道：“小生何德何能，敢劳动长老法驾”

法聪道：“先生稍候，待小僧进去禀报。”说着，就要往里走。

张生把法聪叫住了说道：“小师父且住，小生和你商量一事，未知可行否？”

法聪道：“先生有什么吩咐？”

张生道：“小生想在宝刹借一间僧房，未知可能应允否？”

法聪抓了抓光头，露出为难的神色，说道：“这可不大好办呢！本寺从来没有出租僧房的先例。”

张生道：“好个法聪小和尚，一点都不肯周方”

法聪道：“什么叫周方？”

张生道：“周全方便嘛。”

法聪道：“啊哟先生，这可冤枉了。俺不过是个小和尚，作不得半分主张，借不借僧房，要师父说了才算。”

张生一想，也有道理，就说道：“不过，小师父从旁美言相助，还是能办得到的。”

法聪道：“先生放心，小僧一定尽力促成其事。”

张生向法聪一拱手，说道：“如此多谢了！烦请小师父引小生去拜见长老。”

法聪道：“师父之命，不敢有违，还是让小僧进去禀报吧”说罢，转身进了。

不多时，长老从里边出来，见了张生，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

不知先生驾到，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张生看那老和尚，慈眉善目，鹤发童颜，身披百袖锦斓袈裟，活像僧伽大师，就向长老一拱到地，还了一礼，说道：“小生才疏学浅，蒙长老不弃，不胜荣幸。今又惊动法驾，愧何如之！祈请长老恕罪。”

长老道：“先生哪里话来，久仰先生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识荆，真是三生有幸”

两人客套一番以后，又互相谦让着进入方丈。分宾主坐下，法聪送上香茗，就侍立在长老身后。

张生先开口道：“长老，小生久闻宝刹幽雅，景色优美；久仰长老学识渊博，精研佛理。今日得能瞻仰清辉，不胜荣幸之至”

长老道：“小寺荒僻简陋，蒙先生不弃，玉趾光降，实乃老僧与小寺之幸也！先生名满洛阳，来此河中，不知有何贵干？”

张生道：“小生早失严亲，只留下四海一空囊，琴剑飘零，游学四方。

今逢大比之年，正拟赴京应试，以取青紫。如能博得一官半职，亦足可聊慰先灵。”

长老道：“先生孝心，令人钦敬”

张生道：“长老过奖了。小生今日特地前来拜谒长老，客路奔驰，来得匆忙，没有什么礼物相赠，穷秀才人情只有纸半张，哪里拿得出七青八黄。”说着，从袖子里摸出一锭银子来，说道：“小生有白银一两，奉与长老公用，略表寸心，万望笑纳。”

长老推辞道：“先生不必如此，想先生在客中，必多花费，老僧断不能受”

张生道：“区区之数，难买柴薪，不够斋粮，不成敬意，只能充当一杯茶水之费罢了。”

长老道：“老僧决不敢受”

张生见长老再三不受，发愁起来，心想，这老和尚不贪钱财，借房子的事就难以开口了，这可怎么办呢？法聪这小秃驴，在山门口说得好好的，现在倒袖手旁观起来，真不够朋友！忍不住向法聪望望，口中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一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厚礼，算不了什么的。”一边说一边向法聪眨眼，意思说你如果有好主张，得赶快拿出来，帮小生一把，将来好事成功了，小生我生生死死不忘你和尚的大恩大德。

法聪对张生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心想，师父不收银子，还是个小僵局，犯不着浪费这份人情，等到不肯借房子的时候再出场，方显得好钢用在刀口上，所以，他对于张生的暗示，装作不见。

张生见法聪不理不睬，心里骂开了：“这小秃驴真可恶，隔岸观火，一点都不肯帮忙，如果破坏了我的美事，我跟他没完！现在我没词了，怎么办呢？”

法本长老也不是笨鸟，活了七十来岁，并未老悖，世事的阅历颇深，今见张生一定要赠送银两，一定怀有什么目的，他不肯直说，大概读书人拉不下脸面，不好意思开口，那就让老僧问吧。于是道：“先生，是否有什么事相托？”

张生道：“实不相瞒，的确有事相商。”

长老道：“请教了。”

张生道：“小生客居他乡，并无亲友投奔，目前暂借招商客寓居住，无奈客店乃四方杂处之所，嘈杂烦嚣，使小生无法温习经史，耽误了文章。所以想找一个幽静之处，租借一间半间斗室，避开尘嚣，俾可专心致志地攻读。”长老听了，点点头说道：“是啊，读书需要安静的环境，不知先生找到否？”

张生一听，好！有门！这么一问，就可以接下文了，说道：“唉，难哪！连日东奔西走，一事无成。”

长老同情地道：“看来这房子是不好找。”

张生道：“多谢长老！说来也巧，今天被小生找到了。”

长老问道：“这处所好不好？”

张生道：“千载难遇，十分满意。”

长老问道：“座落何处？离小寺近否？”

张生道：“近得不能再近了！就是宝刹，岂不是第一等幽雅清闲的好地方”

长老一听，原来看中了普救寺。说实在的，本寺的确是读书的好地方，可是张生是富家子弟，饮食断不得鱼肉荤腥；寺庙则是素净场所，岂不有污秽佛门之虑，以往所以一直不外借，这是最大的原因。今日如果借给张生，恐怕不大妥当，还是不借为妙。长老想定了，说道：“先生，小寺固然清幽，然而此乃佛门清净之地，先生乃官宦子弟，享受荣华富贵，不戒口福，恐怕过不惯山寺的清苦生活，老僧以为，先生还是另择佳地为妙。”

张生听了，心想，怎么，这老和尚不肯借，简直是在破坏婚姻！我是借定了的，看谁的决心大？他心里不大痛快，脸上还是笑眯眯的，说道：“长老，小生虽然出身官宦，利禄功名却非我所愿，身列孔门，却虔诚佛法，至于口福之欲，何足道哉！小生早就想茹素吃斋，以清肠胃。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小生吃苦是不怕的，请长老不必为小生担忧。”

长老听了张生的一番议论，心想，你哪里知道我当家的难处呵！说道：“小寺自从崔相国重建以来，从未出租过，不大好开例。此例一开，大家都来租借，这普救寺岂不成了普救客寓了吗？还请先生宽容一二。”

张生道：“长老，例是人定的，可以开，也可以灭。万望长老玉成则个，只此一遭，下不为例。”

法聪在旁边暗暗好笑，一个要借，一个不肯借，看来这个书呆子要弄僵了，让我来帮他一把吧！就笑嘻嘻地对长老说道：“师父，这房子嘛，依徒儿看，是一定要借给张先生的。”

长老一听，什么！不仅“借”，而且还“一定要借”。法聪啊，你不怕“吃里扒外”的罪名吗？长老有点光火了，问道：“为什么？”

法聪说道：“师父，把房子借给张先生，一举五得。”

张生听了，心中大喜，这小和尚真有两下子，人家“一举两得”已经满不错了，他倒有“五得”，哪来那么多“得”？别“得”多了帮倒忙。

长老可被弄糊涂了，出借房子有那么多好处，倒要听一听，就说道：“如此多的好处，快些与为师讲来”

法聪道：“遵命。师父，你老雅爱文章，精通佛学，张相公是才高八斗的大名士，又有心参禅学佛。张相公来了以后，你们二位朝夕相处，研究文章，谈论佛学，志同道合，彼此高兴。这是一得。张相公得到了安静的读书地方，这是二得。收了房金，俺们寺里多了一笔收入，这是三得。师父经常说我佛经学得不错，文章不行，要替我请一位饱学先生来，张相公是个现成的不用付学费的先生，这是四得。那第五得嘛，第五得。。”法聪说不下去了。他本来想说崔家莺莺小姐就要得到一个如意郎君了，可这么一说，一锤子全砸了，自己挨师父的臭骂且不去说，书呆子的房子肯定也砸了，破坏婚姻是要伤阴德的，还得被书呆子咬牙切齿地咒骂一辈子，所以愣在那里“五得”不出来了。

长老听了法聪的“五得”高论，觉得也有点道理，听完四得以后，怎么没有了？就问道：“还有一得呢？”

张生听了法聪的高论，打从心底下佩服和感激，这“四得”已经足够说动老和尚了，还有“一得”一定更加精彩有力，所以也在注意地倾听。

那法聪的随机应变能力特别强，歪理十八条都能派用场，说道：“师父，徒儿算错了，那第一得里您老人家和张相公各人一得，加起来不是五得吗？”长老看看法聪，有这么说话的！谁知道你话里还带算术。长老想，法聪的话也对，就答应了吧，于是说道：“既然如此，敝寺房屋颇有几间，但大都简陋不堪，有屈先生，于心不安。不如和老僧同住一室，彼此风雨联床，抵掌论心，亦一乐也。先生以为如何？”

法聪听了，在旁边暗暗好笑，这老人家有点老悖了，冷的时候冷水都泼不进，热的时候烫死人，看你这书呆子受得了受不了。

张生一听，着实吓了一跳。什么？跟你老和尚同住，岂不把我憋死！

叫我跟小姐同住，那还差不多。这热情我受不了，还是辞掉了吧。于是道：“长老一片盛情，小生不胜感激。和长老同住，得以朝夕相处，固属美事，无奈小生有夜读的嗜好，恐怕有扰清梦，影响长老休息，于心不安，还是另住的好。”

长老一想也对，说道：“也好，那就任凭先生拣选吧。”

张生很高兴，说道：“不要香积厨，也不要枯木堂，抛开南轩，远离东墙，就是那塔院里的西厢，最最称我的心肠。”

长老道：“那里果然僻静，确是读书胜地，老僧就命人扫榻恭迎。请问先生，可有多少行李？”

张生道：“一肩行李，一个伴读童儿。”

长老道：“不知先生何日屈驾小寺？”

张生想，打铁要趁热，迟则恐怕有变，就说道：“就在今日吧。”说罢，就打算起身告辞。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张生将起身未起身时，从外面进来一个人，张生只觉得眼前一亮，把已经提起来的屁股又重新在椅子上放稳了。只见那进来的人儿，头上梳个双丫髻，左鬓边插一朵五彩宫绢花，两道弯弯细眉，一双巧目，非同寻常，一看就是机灵慧黠的人儿。樱桃小口，薄薄嘴唇，一看就是伶牙俐齿之相。桃花娇脸上一双酒涡，显出天真无邪之态。身穿白绫对襟袄，外罩月白半臂，白碾光绢挑线湘裙，一身缟素，好比观世音旁边的龙女。你道来者是谁？乃是莺莺小姐的丫环红娘也。张生一眼便认出女子便是昨天在大殿见到的小姐身边的丫环，当时只顾看小姐，倒忽略了她。你看她眼角尽在瞟着我，小丫环就如此多情，若共她多情的小姐同鸳帐，我怎么能舍得叫她叠被铺床？我一定会替她央求小姐，央求夫人，如果她们不答应给这小丫头自由，我就亲自写给她从良状。

红娘踏进方丈，一眼就望见了张生，就这么一眼，已经把张生从头到脚看了个仔细。只见他长相英俊，面如冠玉，唇若涂朱，两道剑眉，目如朗星，方脸大耳，仪表堂堂，和蔼可亲。红娘想，此人我认得的，不就是昨天在大殿上眼光贼忒忒盯住了小姐不放的那个书呆子吗？昨天我恼他对小姐没有礼貌，不把他放在心上，并未细看，今天看看，着实不错。不过他来这里干吗？昨天游了今天还要游，游兴倒不浅。不对，很可能是冲着小姐来的，那以后得留点儿神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小红娘的脑子转得飞快，已想得那么多。她不能尽在猜想，还有正经事要办哩。这时她已经走到了长老面前，行了一个礼，说道：“长老万福”

长老问道：“红娘姐姐到此，不知有何贵干？”

红娘答道：“奉了老夫人之命，特地前来请问长老几时与老相公做佛事。如果选定了日期，就给个回音。”

长老道：“二月十五日，就可以替老相公做佛事了。”

红娘道：“小婢和长老同去佛殿看了，再回夫人的话。”

长老道：“好。”回头对张生道：“张先生，请稍坐片刻，老僧陪同小娘子到佛殿去看一看便来，失陪了”说罢，转身就走。

张生心里着实不高兴，你老和尚陪了小娇娘一走了之，把我干摆在这里，没那么容易！我也要去，就说道：“长老，为何推却小生？一同走一趟，如何？”

长老听了，知道张生已产生了误会，便说道：“先生休得见怪，老僧想此事与先生无关，故不敢有劳清神。”

张生一听，什么！此事与我无关！老秃驴太不体谅人了。此事与我张生大大的有关，红娘是小姐的贴身丫环，我要和小姐亲近，岂能少得了她？可是长老已经拒绝，如何是好？好！用一下激将法，不怕他不让我去。于是就在长老将要跨出房门时，说道：“长老，小心谨慎哪”

长老听得张生言语突然，觉得话中有话，便站住了，问道：“先生，此话怎讲？”

张生答道：“偌大一个宅堂，怎么没有一个男儿郎，却使唤梅香来说勾当？岂不闻‘瓜田不纳履，李下不弹冠’”

长老说道：“先生，此言差矣！想老僧是出家人，年纪活了七十余，做她的爷爷还嫌大一些，哪里会有什么事？先生你还不知道，老夫人治家极严，家里只有老家人一个男子——前些日子已派往长安去了——如今内外并无一个男子出入，不叫红娘出来，难道要老夫人和小姐自己来说？”

张生道：“人言可畏哪”

长老道：“这是什么话！幸亏那小娘子没听见，否则，是什么意思！岂不要惹出些口舌来”转念又一想，就让姓张的一同去算了，于是说道，“既然如此，就麻烦先生一同去走走如何？”张生想，这就对了，当下道：“小生理当奉陪。”长老想，什么理不理，还不是你用话给激出来的，却还得客气一声，说道：“多谢了！先生请”

张生说道：“让小娘子先行一步，小生靠后一些。”

长老点点头说道：“好一个至诚的君子”

唉！长老如果知道张生这次来访的真正意图，不骂他一个“包藏祸心，居心叵测”才怪，哪里会有这样的谬赞！

长老和张生一前一后出了方丈，跟着红娘，一起来到佛殿上。

长老对红娘说道：“这斋供道场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十六日开启，十八日圆满功德，请老夫人和小姐来拈香。”

红娘还没来得及回答，张生问道：“敢问长老，为何做道场拈香？”

长老答道：“这是崔家相国小姐的一片孝心！一来为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二来又是老相爷三周年孝满除服，所以要做一坛道场好事。”

张生听了，方明白做道场的原因，又听到小姐也来拈香，那不是个接近小姐的好机会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须赶快想一个妙计。略一思考，有了，说道：“惭愧啊惭愧”说着，就哭起来了，亏得他像刘备那样有一副急泪。

长老觉得奇怪，好端端怎么哭起来了？问道：“先生，何事伤心？”

张生哭着说道：“想我张珙自幼父母早亡，别说从未延请一僧一道设坛追荐超度，就连一陌纸钱也未焚化过。‘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深恩，昊天罔极’。想小姐乃一女子，尚有报答父母之心，小生枉为七尺男儿，几年来湖海飘零，至今未尽一丝孝道，岂不愧煞人也！是以伤心，叫长老见笑了。”

长老听了，不觉肃然起敬，这秀才也是一位孝子，应该同情，就说道：“先生不必悲伤。”

张生道：“恳请长老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设法与小生附斋一份，追荐双亲。”

长老道：“先生如此孝心，老僧理当方便。先生只要破费五千文钱，附斋一份足够了。”

张生道：“多谢长老！不过，长老虽然答应，不知老夫人和小姐同意否？如若不允，也是枉然。”

长老道：“先生放心！在老夫人和小姐处，自有老僧为先生说情。想老夫人和小姐都通情达理，谅无不允，请放心，包在老僧身上。”

张生道：“长老的恩情，小生没齿难忘”

长老对旁边的法聪说道，“法聪，替先生带一份斋。”

法聪答道：“遵命”

长老道：“正事已毕，两位请到方丈去用茶。”

一行人陆续走出大殿，红娘走在头里，长老第二，张生第三，他故意落后几步，心想，做佛事那天，如果小姐不出来，岂不白花了五千大钱么！这一定要了解清楚。去问谁呢？也只有去问法聪了。现在看到法聪落在后边，正是个好机会，所以把脚步放慢。法聪被张生一堵，就站定下来。张生回头悄悄地问法聪道：“小师父，崔家做道场那天，老夫人、公子都要出来拈香吗？”

法聪随口答道：“全家上上下下，老老小小，阖第光临。”

张生道：“那小姐也要来的了。”

法聪道：“废话！这是她报答父母的事，怎么能不来呢？”

张生听了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暗暗说道：“这五千大钱花在刀口上，值得”

张生得了确信，心里很高兴，又想，红娘到了方丈，大概快出来了，不妨等一会儿，等她出来和她说几句活，这样就走得更加慢了。法聪不愿奉陪，径往方丈去了。

红娘到了方丈，对长老说道：“多谢长老，小婢不吃茶了，迟回了恐怕老夫人怪罪，要赶紧回话去。”说罢告辞。

红娘出了方丈，低着头一径往回走，迎面碰着了张生。张生也不问情由，就向红娘一揖，说道：“小娘子拜揖”

红娘正低着头走路，倒被他吓了一跳，抬头见是张生，只好还礼，说道：“先生万福”

张生道：“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身边的红娘姐姐么？”

红娘有点不大高兴，没什么好声气地说道：“我便是，不劳先生动问”张生道：“果然是红娘姐姐，小生这厢有礼了”说罢，又深深地一揖到地。

红娘道：“哎！算了罢！油多菜也要坏，礼多人也要怪。免了罢”

张生道：“实不相瞒，小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红娘问道：“你等我干吗？”

张生道：“小生有一言，相烦姐姐转告你家小姐。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中州洛阳人氏，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先父曾官拜礼部尚书，一生清廉，故此小生家境清寒，尚未娶妻。。”

红娘听了，又气又好笑，自报履历，长长的一大篇，真是个书呆子。就把俏脸一板，说道：“谁问你这些了？凭什么要替你转告？真是书呆子”最后一句把心里的活也顺便带了出来。

张生连忙说道：“姐姐你误会了！小生并非书呆子，只因昨天小姐对小生临去秋波那一转，使得小生感激万分。敢问姐姐，小姐经常出来么？”红娘发怒道：“先生枉为读书君子，难道忘了孟老夫子说过的话？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古人云：君子‘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孔圣人也说过，他道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老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哪怕是十二三岁的孩童，未奉传唤，也不敢随便进入中堂。前些日子，俺小姐未经禀告，出了闺房，被老夫人看到，把她叫到院子里，训斥道：‘你是个女子，没有禀告就走出闺门，万一碰到小和尚或是游客，岂不是自找羞辱／小姐当时就认错，说道：‘从今以后，一定改过自新，不敢再犯。’老夫人对亲生女儿尚且如此，何况对我们下人？小姐受了老夫人的严训，怎么会对你‘临去秋波那一转’呢？先生学习先王之道，应当遵守周公之礼，不关自己的事，不要去多用心思。今天你走运，碰到了我，还可以原谅。如果给老夫人知道了这件事，绝对不跟你罢休。今后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胡说八道”说罢，转身就走。

别看红娘她聪明伶俐，却是两服墨黑，一个字也不认识，是个大文盲。

那么她对张生这一套孔孟之道哪来的呢？原来她是从老夫人那里学来的，老夫人经常教训莺莺小姐，像和尚念经似的，她在旁边听得滚瓜烂熟了，故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把一个满腹经纶的张生训得发昏章第十一。

张生听了以后，心里十分痛苦，把一天的忧愁全都撮到了眉尖上。说什么“老夫人有冰霜之操，不召唤谁敢进入中堂？”小姐啊！你既然惧怕老母的威严，就不应该临去秋波那一转。要想丢开手，可教人怎么丢得下呢？小姐啊，你的情已经黏住了小生的肺腑，你的意已经惹动了小生的肝肠！我张生今生如果得不到你这有情人，大概是前世烧了断头香；如果得到了你贤小姐，我要把你擎在手里，爱在心里，看在眼里。当初的巫山神女，隔离得像天一般远，听说罢巫山就在那边。我的身躯虽然立在走廊里，魂灵儿已经飞到了她的身边。本来我要把心事传过去，却恐怕泄漏春光被她母亲知道。老夫人恐怕女儿怀春，却责怪黄莺儿相对鸣，埋怨蝴蝶儿成双飞。小姐啊！我知你年纪还小，性子刚强，你的张郎倘若能够和你相亲相爱，你不会讨厌我，只要能够获得温存的娇夫婿，怕什么管教得紧的老亲娘。唉！老夫人也太过虑了！依我看，小生和小姐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不是小生自己夸口，小姐有德、容、言、工，我张生也有温、良、恭、俭。不要错过

了机会，别等到眉毛淡了才想到要张敞来描画，青春将逝的时候回忆起阮肇入天台，到那时已经来不及了。想起了她那浅描的眉儿，淡妆的脸儿，粉香腻玉的颈脖儿，绣鸳鸯翠裙下露出的三寸小金莲儿，绣鸾袄的红袖口伸出玉笋般的手指尖儿。。教人不想也得想。小姐啊！你抛撇下半天的风韵，我却拾到了万种相思。

张生在走廊里胡思乱想了一大通，才想起应该向长老告辞了，赶忙走进方丈，长老已经等候了一会，见张生进来，问道：“先生，哪里去了？”张生不能说被红娘教训了一通，只好又撒个谎，说道：“小生更衣去来。敢问长老，房子怎么样了？”

长老道：“就依照先生的意思，在塔院侧边西厢有一间房，十分安静，正适合先生住下，现在已经收拾好了，先生随时可以搬来。”

张生道：“多谢长老！小生即刻便回店中搬行李去。告辞了”说罢起身，向长老一揖到地。

长老也起身还礼相送，说道：“先生，慢走。”

张生道：“长老请留步。”

长老叫法聪道：“法聪，代为师相送张先生。”

法聪领命，引着张生送出山门，法聪道：“张相公，恭喜你，称心如意”张生道：“多谢小师父鼎力相助。”说罢，对着法聪一揖，一径回城搬取行李去了。

4.4 第四章：隔墙唱和

话说张生辞别了长老，离开了普救寺，一路上长吁短叹，胡思乱想。如果住在客店里，虽然人喧马闹，尘嚣嘈杂，还可以消遣解闷，搬到寺里，禅堂清静，僧房寂寞，茹素戒酒，终朝枯坐，这种凄凉的日子，让人怎么能忍受得了呵！在那里，院宇深深、枕簟冰凉，一盏灯，一个影，只在书房帷幕上摇晃，即使是达到了今生的愿望，也难以消磨这般长夜！睡不着翻来覆去倒像翻手掌，少说一些也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捣枕捶床！小姐啊！你娇羞好比花解语，温柔赛过玉生香。我和她突然相见，转瞬分别，已经记不清楚她的娇模样，平常的记忆力那么强，读书千万行，个字也不会忘记，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却那么健忘！我恨我自己太窝囊，眼前只有手托着下巴颏慢慢去想了。

张生一路上神不守舍地一味胡思乱想，不知不觉进了城，回到客店，对琴童道：“普救寺的房子已经借好。”

琴童道：“事不宜迟，小的早已把行李收拾齐整，立刻搬家。”

张生到帐房结了房饭金，琴童一肩行李，主仆二人，直奔普救寺而来。

暂且放下不提。

却说莺莺小姐自从昨天在佛殿上见到张生以后，觉得有点神思恍惚、神不守舍起来。张生的俊雅仪容，潇洒举止，风流人品。出众才华，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一闭上眼，好像张生就站在自己的身边，对着她轻怜蜜爱地说道：“小姐，小生来了！与你画眉。”莺莺羞答答地微微仰起了娇脸，哪知就这么一仰，却把小姐给仰醒了。原来她正靠在妆台边红木圈椅里似睡非睡地想出了神。不觉难为情起来，顿时双脸飞红。她想到自己是相国千金，大家闺秀，自幼就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训，《女诫》、《女箴》背得滚瓜烂熟，怎么会如此心猿意马？幸亏红娘不在，否则又被这小贱人取笑了。唉！不去想他了。可怎么也不行，心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一会儿又想他是否婚配？转而又想到自己，已由父亲作主，许配给表兄郑恒。此人形态猥琐，不学无术，只知吃喝玩乐，十足的纨绔子弟，嫁了这种人，实在是天大的不幸！如果郑恒也像秀才那样，那该多美满！咳！怎么又想这些了？不！让我想吧，母亲把我拘管得如此严格，毫无自由，我又何必再自己束缚自己呢？她老人家管得了我的身，管不了我的心。红娘又不在身边。我可以大胆地去想。唉！这书生看起来十分聪明，但不知我的临去秋波那一转，传过去的情愫，他觉察否？他接受否？什么时候有情人能得成眷属？那时间，才子佳人，双宿双飞，卿卿我我，举案齐眉，该多么幸福，多么称心如意，人生可以无恨了！怎知道人生本是有缺憾的人生，月宫仙子啊！求

你用五色石来补我的离恨天！她自怨自艾，忽悲忽喜，心儿却如奔马飞鸟，了无羁绊，觉得十分舒畅而陶醉于其中。

就在此时，小红娘上楼来了。见小姐独自呆呆地坐着，大概是在等待回音吧。于是喊道：“小姐”一声“小姐”，把莺莺从幻想王国里叫了回来，见是红娘，说道：“啊！是红娘！你回来了。”

红娘道：“我回来了。”

小姐问道：“我命你去问娘亲，几时做好事，问过了没有？回来得怎么这般慢？”

红娘答道：“问过了，因为老和尚还没有回复老夫人，老夫人又命红娘到前边庙里去问老和尚，故此迟回了。”

小姐又问道：“日期定下了没有？”

红娘答道：“现在已经确定了。二月十六日开启，十八日圆满功德，请老夫人和小姐去拈香。”说罢，却吃吃地笑个不停。

小姐见红娘这样的痴笑，心里一虚，该不会被她看出我在想那个书生吧？不会，红娘这个鬼精灵还不至于鬼到这种程度，心里于是坦然了。她白了红娘一眼，说道：“疯丫头，有什么好笑”

红娘笑着道：“小姐，你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一件好笑的事：咱们昨天在寺里见到的那个秀才，今天也在方丈。”

小姐一听红娘说起那秀才，心里非常高兴，她正想了解那秀才的情况哩，却装作事不关己的样子，淡淡他说道：“在又怎么样？有什么好笑的。”红娘还是笑着道：“小姐你别先急着下断语，好笑的在后头呢，听我说下去。老和尚带领小婢去看斋堂，那秀才也跟着去看，在回方丈时，那秀才却在门外等着，看到我出来时，对着我深深唱了个喏，说道：‘小娘子莫非是莺莺小姐身边的红娘姐姐么？’我说：‘是便怎样？’他说道：‘果然是红娘姐姐，小生这厢有礼了／’说着就学张生打恭作揖的样子，自己又笑了起来。

莺莺小姐也微微一笑，道：“后来呢？”

红娘道：“他又说：‘小生在此等候多时了／我说：‘你等我干什么？’他说：‘小生有一言敬烦姐姐转告你家小姐：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中州洛阳人氏，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先父曾官拜礼部尚书，一生清廉，故此小生家境清寒，尚未娶妻。’小姐，谁问他来着？你说好笑不好笑”

小姐听了，芳心暗喜，不仅知道了他的姓名籍贯，连生辰八字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而且也是官宦子弟，最最重要的一句是“尚未娶妻”，真是字字值千金！这下可放心了。小姐光放心了张生，却忘记了自身已经受聘，真是银灯红蜡，不照自己，只照别人。

小姐还没有回答，红娘继续说道：“这真是一个书呆子，要我给小姐传言，谁替他传去！小姐，你说可笑不可笑？”

小姐几乎笑出声来，这傻丫头，说不替他传话，却全传过来了。小姐想，在平时你经常打趣我，这一下子我可要打趣你了。就说道：“啊！红娘！果真可笑之极！想那书生的话是传不得的，像那‘娶妻’之类话语，更不能让夫人知道”

红娘终究不是傻子，说出口就觉察到说漏了嘴，全都竹筒倒豆子似地说了，还说不传哩。听小姐这么说，知道小姐在挖苦她，自己也笑了起来，撒娇道：“小姐，我不来了！人家就说错这一回，你就揪住了不放，下回你也得留点儿神”既然已经把主要话语全传达了，还有些零零碎碎的都倒光算了，于是道：“小姐，我说他是书呆子，那书生连忙说道：‘姐姐误会了，小生并非书呆子，只因昨天小姐对小生临去秋波那一转，使得小生感激万分！敢问姐姐，小姐经常出来吗？’小姐，你说像话不像话？被红娘好一顿抢白。小姐，我真不知道他想于甚么哩，世界上竟然有这等的傻角！我恨不得马上去禀告老夫人”

小姐听了不觉由衷地笑了起来，心里美滋滋的，这真是一位多情郎君，我的眼光没有看错，此事万万不能让母亲知道。于是说道：“红娘！禀不得！此事只能你知我知，不可让夫人知道”说罢，向楼窗外望了望，道：“红娘，今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晚间的月色定必佳妙，早些准备香案，咱们到花园烧香拜月去。”

却说张生虽然受到红娘的一番奚落，但是并未灰心丧气，要娶莺莺小姐为妻的“雄心壮志”还在。不过，他也不是没有顾虑的，他想，小姐是相国千金，自己虽然是尚书之子，总归是已经败落了，恐怕门第不相配，说不准会白费心机。好在小姐对我有情，希望还是有的。所以仍旧带了琴童，搬到普救寺来。

这时法聪已在山门迎接，见到张生，迎上前去，道：“张先生来了”

张生见是法聪，道：“法聪小师父，有劳了”

法聪道：“僧房早就收拾好了，请跟我来”说罢，走在前头引路。

过佛殿，绕花墙，曲曲折折，来到西厢，把行李搬进一间僧房，房间并不大，也不过一丈方圆。

琴童首先叫了起来，说道：“相公，房间太小了”张生想，你还嫌小！我费尽心机，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手，于是道：“你懂得什么！刘禹锡老先生说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这间僧房，室不在大，安身则行，往后如果有小姐来陪伴，那就唯我德馨了也”

琴童噘着嘴道：“相公，你是德馨了，我琴童可德不了馨，叫我睡到哪里去？总不能把我挂在墙上。小和尚，你们也太小气了”

法聪急了，说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真正冤枉也”

张生忙说道：“琴童，休得胡言！这间房子是本相公选定了的，与和尚何干”张生想，你懂个屁，这里离莺莺小姐近，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前边的大房子我也不要哩！

法聪却不依不饶，对琴童道：“琴童，你的眼睛瞎啦！你来看看房门口挂的那块匾，明明白白写着四个大字‘容膝山房’。什么叫做‘容膝’，你懂吗？告诉你，让你长点学问，‘容膝’就是只安放得下膝盖，这里连牛都可以放两三头，还说小！你说没有睡的地方，那边隔壁还有一个小间，够你去挺尸的了”

琴童这才没话说，自个儿打开行李，整理床铺。

张生也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间“容膝山房”，屋子虽然小了一些，可布置的格局却很有雅趣，室内窗明几净，水磨方砖铺地，一尘不染。绿纱窗下放一张紫檀木书案，案上文房四宝，一应俱全。旁边紫檀小茶几上放着一盆清供，小巧玲珑的清虚石上长满了绿苔，还长着一棵小小的苍虬古朴的五针松。小佛龕里供一尊白玉鱼篮观世音，法相庄严，佛龕两旁有一副对联，上面写着“紫竹林中观自在，白莲坛上现如来”。佛前小巧的馏金香炉内青烟袅袅，香气氤氲。白粉墙上挂一张立轴，乃是当代大画家吴道子画的达摩禅师《一苇渡江图》，两旁配一副颜真卿写的对联，上联是“室雅何须大”，下联是“花香不在多”。很切合此室的实情。推开绿纱窗，小栏于外是个小庭院，院内青草铺满地面，有两三棵倒垂柳，四五棵小桃树，真是一株杨柳间碧桃。近墙角有一堆太湖石叠就的假山，叠得玲珑剔透，巧夺天工。环境十分幽雅，到处都令人感到舒畅满意。张生看了，心里非常高兴，不过觉得似乎还缺少了些什么。不是吗？就少一个莺莺小姐来“红袖添香夜读书”了。张生知道，这样的一番布置，是法聪小师父的一番心意，心里很是感激，就向法聪致谢道：“法聪小师父，有劳你费神费力，陈设幽雅，布置得宜，不是大手笔是作下出的！小生这厢有礼了”

法聪听了张生的称赞，觉得耳内和顺，心里舒泰，忙答礼道：“张先生少礼，小僧无能，先生谬赞了”

法聪对于张生本来就有好感，张生对莺莺小姐有情，他也清楚。尽管和尚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但也总归是有血有肉的人，一样有感情，所以，他对张生和莺莺小姐很同情，所以一直在帮助张生，一心想促成其事。真有点“狗逮耗子——多管闲事”。现在给张生表扬了几句，好感又增加了几分，心想再送一个机会给你，看你的造化吧。就对张生悄悄地说道：“张先生，告诉你一件好事。”

张生见法聪那么神秘，又听到“好事”两字，就料到一定和莺莺小姐有关，连忙凑上前去，问道：“有何好事？请教了”

法聪更加神秘地说道：“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事成之后，你拿什么来谢我？”

张生说道，“请你喝谢媒酒。”

法聪连忙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罪过啊罪过！出家人如何能近酒肉？你把我当成酒肉和尚了”

张生说道：“啊！小师父，得罪了！这样吧，秀才人情纸半张，小生自问书法还可以看得，改日待我写一副对联相送，留个纪念，小师父以为如何？请快将好事说与小生吧”

法聪说道：“先生的墨宝嘛，当然是求之不得，不过还在其次。想小僧佛经倒背会了不少，一般可以应付得过去，其他就肚内空空的了。昨天在借房子的‘五得’里就有这一得，小僧要拜先生为师，如蒙同意，那是最重的谢礼了。”

张生想，这小师父很有上进心，即使不为我出力帮助，我也应该帮助他，就说道：“小师父的向上之心，小生十分钦佩，理应支持，无奈才疏学浅，不堪为人师表，恐怕辜负了小师父的厚望。不过，你我既然已经成为朋友，今后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你向我学点文章，我向你讨教点佛学，不必拘泥于师生名分的俗人之见。小师父你说好吗？”

法聪听了张生的这番话，很是感动。心想，张先生为人谦虚厚道，对莺莺小姐一见钟情，乃是缘分注定，不是轻保说道：“先生，今后还请多多指教。”法聪把学习的事敲定以后，于是道：“先生，告诉你，莺莺小姐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花园里来烧香拜月。特别是月半、十六，碰上了好月亮，那是一定到花园里来烧香的。今天是十五，天气又这么好，晚上的月亮一定不会差，小姐是必到无疑！这里和花园只有一墙之隔，先生今晚上要不要去碰碰运气，如何？”

张生听了，心中大喜，说道：“多谢指点”

法聪道：“先生，把握时机，好自力之。千万不能莽撞，惹出是非来，那可不是玩的”

张生道：“承教了”

法聪告辞，回到师父那里去了，放下不提。

再说张生，听了法聪的建议，真有点心猿意马，巴不得立时立刻就见到小姐。可现在还刚到申未西初，太阳在西山头就是不肯落下去，往日的太阳，一到西山头，只要一眨眼，就滚下去了，而今天却像给谁撑住似的，月亮却又像被人拖住似的，就是不肯爬上来，真是要急死人的！弄得张生坐立不安。这时，琴童叫道：“相公，香积厨的小和尚已经把晚饭送来了，吃晚饭吧”

张生道：“好吧，赶快拿晚饭来吃”

只见他食不甘味地三扒两扒，把晚饭吃罢，又好不容易挨到了月上东山，就准备往院子里去。

琴童来伺候主人洗漱，说道，“相公，洗脸洗脚，准备睡觉。”

张生道：“今晚月色颇佳，我要玩月一番，不忙睡觉。”

琴童道：“月亮有什么好玩的！看得到，摸不着，圆圆的又不能当烧饼吃。那月里嫦娥是骗骗傻瓜的，谁见过她来？折腾了一天，累得很，还是早点睡吧”琴童罗里罗嗦的一大通，不满意张生玩月熬夜，主要是他年纪还小，早就困了想睡觉。

张生听得有点不耐烦了，心想你这小孩子，懂得些什么？今晚难道能错过好机会吗？跟你说了，你也跟着去，岂不讨厌！支使他去睡觉得了。便道，“罗嗦些什么！你累，你自去睡，我就在院子里，不用你侍候。”

琴童道：“好吧，那小的去睡了，相公你自己当心，多穿一件衣服，别着了凉”说罢，就回他的房间里睡觉去了。

这时初更已起，月上东墙，两廊的和尚们都睡着了。张生想，我还是先到假山上等着，顺便察看一下那边花园里的形势，等小姐出来，我好饱看一番。于是踱出房门，走到院子里，深深吸了口新鲜空气，就觉得神清气爽。抬头仰望，只见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真是一派好天气也！张生觉得有点凉丝丝的，夜凉了，啊！小姐！你自己要小心身体呵！现在已夜深人静了，张生是侧着耳朵儿听，踮着脚步儿走，悄悄的，暗暗的，偷偷的，等啊等，要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的小姐莺莺。但等那一更之后，万籁无声，在那回廊下不提防见到俺那“冤

家”，一下子把她紧紧地搂定，我只要问她，为什么总是相会少，别离多？为什么只见你影儿，不见你的身形？

话说唐代民间原来就有拜月的风俗，拜月的大多是妇女，其目的在于乞巧、乞美、乞求万事如意。拜月的方式也各各不同，有拜十五十六圆月的，有拜中秋月的，有拜新月的。当时诗人咏其事曰：开帘见新月，便即下阶拜。

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

而张夫人的《拜新月》词，描写得更为具体，词曰：

拜新月，拜月出堂前。暗魄初笼桂，虚弓未应弦。

拜新月，拜月妆楼上。鸾镜始安台，蛾眉已相向。

拜新月，拜月不胜情。庭花风露清。月临人自老，人望月长明。

东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声断绝。

昔年拜月逞容辉，如今拜月双泪垂。

回看众女拜新月，却忆红闺年少时！

莺莺小姐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拜月的习惯，以求保佑双亲健康长寿，自己万事如意，所以只要是月明之夜，一定要到花园里焚香拜月。今天是二月十五，月明如昼，清光皎洁，正是拜月的好时辰，因而命红娘赶早安排香案，要到花园来拜月。

红娘道：“小姐，你去拜月，可卸了妆再去。”

小姐道：“既然要到花园去拜月，不用卸妆了。”

红娘却道：“拜月回来，你又乏又累，爬到床上都来不及，还是卸了妆去罢。”

小姐一想也好，省得回来时再麻烦。就让红娘帮着把晓妆卸了，换上了晚妆。头上的青丝，随手挽了一个堕马髻，身穿淡湖绿对襟罗衫儿，系一条淡湖绿百摺湘裙，素缎白绫弓鞋，缓缓款款，移步下楼。红娘手提着八角绿纱灯，在前边引路，走下楼梯就是一个小小的庭院，一道围墙把庭院和花园隔开，围墙左边有一道角门，可以通往花园，平常却是紧关着的。

红娘和小姐走近角门，红娘拨开门闩，拉动门扇，那门儿“吱呀”一声开了。这一声“吱呀”，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显得格外的响，也传得特别远。别人听了，那是单调的开门声，不足为奇，可是现在传到了正蹲在墙那边假山上的张生耳朵里，感受就大不相同了。

张生正爬在假山上，坐在一块石墩上，一抬头，刚好探出围墙，把隔壁花园里的景象，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直眼睛都不敢眨一眨，注视着花园内的一切变化，时间似乎过去了几个朝代，始终不见有任何动静。他想：小姐此时还下来，大概不会出来了。据法聪的消息，今晚的月色特别好，不可能不出来；是她母亲不放她出来吗？也不会，烧香拜月是件正经事，老夫人不至于把女儿拘管得那么紧；是小姐的玉体违和，忽然生起小毛病来？也不会，昨天不还是好好的。张生左思右想，始终猜测不出小姐不来的因由，眼见月移花影上阑干，屁股坐痛脚发麻，依然没有一个人影。

张生正等得灰心丧气，意懒神倦，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就听得“吱呀”一声，这声音是那么清脆悦耳，如箫似笙，万分动听。这一缕声波，从张生的耳朵进去直叩心扉，又好比吃了一棵千年老山人参似的，立刻精神抖擞，信心百倍。他把目光盯住角门，虽见到朱漆木门缓缓打开，刚好一阵轻风吹过，送来了一丝淡淡的幽香，直沁张生的心脾，不禁深深地陶醉了！哪敢怠慢，干脆站起来，踮着脚尖儿定睛仔细了望。香风过后，只见门开处一盏绿纱灯先从出来，紧接着是红娘——这小丫头是熟人了，随后便是莺莺小姐。张生一见，顿时觉得眼目清亮，啊！比我那初见时更加美了！有人说灯下看美人，越看越俊，我说月下看美人，有万种风韵，越看越爱！啊！她终于出来了！我想她一定是讨厌老母亲的拘管，飞出了她的广寒宫。看她那张吹弹得破的娇脸，经受不了轻轻的一捻。敞襟的便服，露出了半抹酥胸。耷拉着香袖不开口，低垂着罗裙不发声。好像湘陵妃子娥皇和女英，斜靠在虞舜庙宇的朱门，又好像月殿的嫦娥，微微地露出了皎洁的素影，小姐实在太美了！你看她遮遮掩掩，行行停停地穿过芳径，料想她一定是小脚儿行步艰难。这娇娘的脸蛋儿不笑也是百媚生，哪能不勾去人的魂灵儿？

却说莺莺小姐踏出角门，看到花园里月光如水，便说道：“红娘，月色如此明亮，不用掌灯了。将灯留在院子里，把香桌儿搬到太湖石旁边放好了。”红娘听了小姐的吩咐，一想也对，月下点灯，真是多此一举！就把纱灯留在院内，然后把香桌儿在太湖石旁边安排好了，说道：“小姐，来烧香吧”小姐缓步走到香桌边，说道：“红娘，拿香来”

张生听见那银铃般的声音，差一点软瘫了！啊，多么美妙的声音呵！比昨天在大殿上听到的更加悦耳动听，我的魂灵儿已经飞到她的身边了，且听小姐祝告些什么。

小姐接过红娘递过来的檀香，双膝跪在拜垫上，先叩了三个头，对着明月陈告道：“此第一炷香，祝愿化去的先人，早生天界”说罢，叩一个头，把香插在香炉里。

张生在墙头上听得清清楚楚，这第一炷香是为死去的老父亲，愿他早点到玉皇大帝那里去报到。这小姐真是个好孝女，能娶到她实在是前世修来的福！有了第一炷，就得有第二炷，且听她第二炷香祷告些什么。

小姐接着说道：“这第二炷香，祝愿高堂老母身安气平，健康长寿”

墙头上的张生也听到了。这第二炷香有主顾了，是孝敬老母亲的，一片孝心，实在难得！只不知这第三炷香献给谁了？

小姐又叩了一个头，把第二炷香插在香炉里，再拿起第三炷香，祝告道：“这第三炷香嘛。。”说到这里却顿住了，是没有祝愿内容了吗？不！内容太多了，只是说不出口而已。

原来小姐近年来有一肚子的幽怨，她根本不愿中表联姻，表哥郑恒又笨、又蠢、又俗，令人讨厌，她自己无法反对，她能对母亲说：“女儿不愿嫁给表哥，请母亲与女儿另外许配一个如意郎君吧！最好是女儿自己看中的，就像昨天在大殿上看到的那个白面书生那样。”且不说女孩子家的羞耻心，千金小姐的身分还在其次，违抗父母之命，大逆不道却是罪该万死，吃不了兜着走的。这不如意婚姻的痛苦，近年来一直折磨着小姐，更为痛苦的是还不能跟别人商量，哪怕是红娘也不行。因而借了拜月的机会，把自己的心事向月亮吐露，说不出口就在心里说，所以当说到“这第三炷香”只是心里在说，樱桃小口在动，不过不出声而已。

张生在墙头上可着急了。小姐说到第三炷香时就不说下去，肯定有不能告人的心事，是什么样的心事呢？“欲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你不说，叫我怎么知道呢？

这时，红娘见小姐不言语，就知道小姐在想心事，小丫头对小姐不满意中表联姻的心事了解得很清楚，心想，小姐你不好意思说出来，让我红娘替你说了吧。就说道：“小姐，你不愿明说，让我来替你祝告：祝愿我家小姐早日找到一个风流倜傥、性情温柔、满腹经纶、月中折桂的状元郎作夫婿，也拉红娘一把”

小姐听了脸上一红，骂道：“啐！红娘，休得胡言”其实，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说：“知我者红娘也！可是你红娘虽然聪明，却只猜对了一半，你还不知道我已经看中一位如意郎君了。平常只是泛泛的祝告，模糊的幻想，现在已经有了目标，可以具体地去想了。”想罢，又拜了两拜，说道：“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说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夜深人静，月光如水，天地间一片清雅，而小姐那两三声的长吁短叹，却又为这景色添加了一些凄凉的情调。

张生在墙上，对小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听的明明白白。小姐的第三炷香果然是为了终身大事，她的叹息，在这圆如镜的明月之下，既不是轻云薄雾，也不是香烟微风，几样都氤氲得看不分明，小姐已经动情了也！张生想，我虽然不及司马相如，但小姐却很有卓文君的风雅。司马相如用瑶琴来打动文君的心，这里没有瑶琴，姑且做一首诗，高声朗诵一番，看她有什么反应？于是张生沉思起来，他抬头看见皓月当空，低头见花阴满地，触动了灵感，诗情喷涌，立刻口占五绝一首，高声朗吟，诗曰：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

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

夜深人静，张生的声音又不低，小姐和红娘都听得非常清楚，两人同时叫了一声“呀”

小姐道：“有人在外边墙角吟诗啊”

红娘道：“小婢听出来了，这声音就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傻角”

小姐听了，芳心大喜，她想，我正在思念这书生，不知到何处去了？却想不到就在隔壁，真是近在咫尺之间。刚才的吟诗声，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掷地有金玉声。那诗章的含意表达得又是多么好！前两句写景，却浸透了浓烈的深情。后两句写入写情，更有深意！面对着皎洁的月儿，却看不见月中的人儿，这“月中人”明明是在说我，那么他是对我有情的！聪明的秀才呵！不能当面倾诉，就借诗篇来传递情愫，这般多才多情的人儿，叫奴家怎么不爱呢？

红娘见小姐低着头不说话，就问道：“小姐，你在想什么？”

小姐听得红娘在问，心想，能说我在想那隔墙的秀才吗？那岂不被你笑死！就说道：“我在想那首诗啊！真是好诗”

红娘道：“小姐，好诗坏诗我不懂，我想那张秀才二十三岁还没有娶到妻子，大概人品不大好。”

张生在墙外听到了，一时气得发昏，真想跳过墙去，一把揪住红娘，问她一个背后中伤之罪，只凭了晚婚这一点就能断定我的人品不好，在小姐面前拆我的台，太缺德了！且看小姐的态度如何？

小姐听了红娘的话，心里可不太高兴了。什么？这丫头如此大胆，竟然说起我心上人的坏话来了！说别人不关我的事，批评张秀才那可不行，我要替他辩护。于是道：“红娘，小孩子家口没遮拦，怎可信口说人家呢？你听他吟的诗，才思敏捷，锦心绣口，做得出这样清新的好诗来，人品是错不了的。古人说‘文如其人’，一点也不假。他二十三岁未曾娶妻，那是他的眼界高，看不上普通的女子，才子是要佳人配的啊”

张生在墙外，听了这一番话，心花怒放，在假山上对着小姐深深一揖，恐怕惊了小姐，口中不敢出声，只在心里默念：多情多义的贤小姐，多谢你替小生辩解，小生感恩戴德，没齿难忘！我是才子，你是佳人，你我相配，才是天生一对哩！

只听红娘说道：“小姐你说好就好，反正我不懂。不过他也太欺侮人了！小婢原是个睁眼瞎，就让他欺侮好了。小姐你读了不少书，也是个才女，你也做上一首诗给他瞧瞧，让他知道知道咱们不是好欺侮的”

莺莺小姐差一点笑出声来。她早就想和诗一首了，可是不好意思，倒不怕张生见笑，却怕红娘取笑，现在红娘主动提出要我做一首，这真是瞌睡的时候送枕头来，称我的心，如我的意，小丫头怎么变得如此知情知趣起来了，就说道：“好啊！我就用他的原韵，和他一首。红娘！你听了”曼声吟道：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

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小姐的这声“红娘，你听了”，表面上是对红娘说的，实则是在通知隔墙的张生，“喂！秀才，听好了”张生自是心领神会。红娘主仆的对话，张生全都听在耳中，红娘自己说是个睁眼瞎，听不懂诗，小姐叫红娘听了，不是白费劲么，这无疑是冲着张生说的。

张生聚精会神，侧耳细听，对小姐所吟的诗句，一个字都不敢放过，听罢诗句，张生惊叹道：“真才女也”他起初以为莺莺小姐只是身材儿窈窕脸蛋儿美，哪料到她还绝顶聪明！你看她佳妙诗句应声儿出，一字字，一声声，都倾诉着衷情，那么动听！诗句清新，音律轻盈，吟唱得珠圆玉润，尖团分明。一只黄莺儿的鸣声美，两只黄莺儿的鸣声加倍的美，她的小名儿叫做莺莺也不算冤枉了！小姐，你的诗句小生完全领会，你孤单单的独自一人久住在深闺，怎么不寂寞呢？大好青春都在空虚岁月中浪费掉了！多么可惜啊！应该有个人来陪伴你，朝朝暮暮，卿卿我我，才不辜负这似水年华！这“行吟者”嘛当然是小生了，这“长叹人”嘛自然就是你贤小姐了，自古惺惺惜惺惺！不用多想了，干脆！我爬过墙去，看她说些什么？张生从假山上站起来，就准备跨过墙去。他这一探身，半个身子都露在墙头上了。

莺莺小姐虽然在吟诗，但她知道张生就在墙那边，但突然见到张生从墙头上探身而起，还是吓了一跳，由于事先有些思想准备，一看果然是意中人，不觉笑脸相迎。

小红娘本是个鬼精灵，她知道那个二十三岁还没有讨老婆的傻角就在隔墙，所以十分警惕，一直监视着墙头，恐怕这傻角傻里傻气地不顾一切傻过墙来，如果给老夫人知道，那事情就闹大了。现在墙头上突然长出了半个人来，也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果然是那个傻角，急忙说道：“啊哟！小姐，墙上有人”

小姐本来芳心已经安定，给红娘一叫喊，反倒吓了一大跳，惊慌地叫了一声“啊”

红娘连忙安慰道：“小姐别怕！我已经看清楚了，那人就是二十三岁尚未娶妻的傻角！咱们快回去吧，迟了怕老夫人恼火。”

小姐想，还用你说，我早就看到了。可心知无法再逗留，只好说道：“我们回去吧”说罢，一手搭在红娘的肩头，转身过去，就在转身的一刹那，又回过头去，深情注视，可惜是在晚上，虽然月光明亮，张生只看见小姐微微回头，却没有看清楚，这个“临去秋波那一转”浪费了，惜哉！

红娘急忙扶着小姐，进入内园，转身把角门关好，自去安置不提。

却说张生见红娘扶着小姐去了，心中的后悔，难以用言语来表达，不觉捶胸顿足他说道：“呀，小姐，你去了，你被小生吓跑了！我竟然那么莽撞，吓坏了你。啊，小姐！你竟然去了！你把小生丢下了，叫小生怎么办呢？”张生不住地长吁短叹，他抬起了一双失神的眼睛，看看周围，只剩得碧澄澄的苍苔露冷，明皎皎的花筛月影。在白天凄凄凉凉闷出了病，今晚上看来又得把相思整理到天明了！想小姐现在是珠帘已经放下，房门也关得紧紧；刚才我还悄悄地问你这“月中人”，承蒙你在那里低低地应答我这“行吟者”。现在是风清月朗，刚到二更时分，你我一样在受煎熬。小姐你没有缘份，小生我生来命薄！唉，今晚没希望了，还是回去吧！张生从假山上下下来，一步一停，来到了院子里，庭院里空荡荡的。他呆呆地站在那里，风吹动着竹梢，东摇西摆，宛如他现在的心神不定；北斗星已经移动，在那斗柄处笼上了一层薄薄的云翳，正像他心头蒙上的阴影。呀！斗柄笼云，只剩得四颗星，分明是今夜的凄凉有十分！唉！她不理睬我了！那又将怎么样呢？不过你已是眼角儿传情，咱们两个尽管口中不说，可大家的心里分明。张生懒懒地回到书房，对着那盏碧荧荧的矮油灯，斜靠在那扇冷清清的旧帷屏，灯儿暗淡，散射出伤感的光芒。窗外渐零零的春风，从稀疏的窗棂里透进来，把纸条儿吹得特楞楞地响。睡吧！枕头上孤零零，被窝里冷清清，做梦也做不成，这般的凄凉也，你就是铁石人也会痛苦，你就是铁石人也会同情！

唉！怨也不能，恨也不成，坐也不稳，睡也不宁，痛苦的心情有谁来问讯？有朝一日，当那柳遮花映的良辰，夜阑人静的时分，我与小姐在那云屏雾帐里，海誓山盟。那时候，卿卿我我，雨意云情，风流嘉庆，美满恩情，这一片如锦似绣的好前程，咱两个幸福的生活画堂春生！

好啦！天大的好事从现在开始就算定局了，那首诗分明就是最完美的证据。再也不必到幻想的梦里去寻找，我要到那碧桃树下去苦苦等。

4.5 第五章：道场闹斋

话说老夫人和莺莺小姐要在这普救寺里请法本长老做服满除孝、超度亡魂的功德道常原定二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三天道场，长老顾忌到二月十九日乃观世音菩萨生日，普救寺每年都有庙会，善男信女前来烧香拜佛的，小商小贩前来设摊作买卖的，四方游客前来赶庙会看热闹的，届时人山人海，喧闹异常，莺莺小姐出来拈香不便。所以提前一天，定于今天二月十六日开启。道场设在功德堂，昨天已经准备就绪。正中央是一座荐亡台，台上供着崔相国的神位，上写“大唐故相国崔公珣之神位”。神位前摆着酒盅箸匕，各色供果，香炉烛台，样样齐备。下手也有一座荐亡台，比起来要小一些，乃是张生花了五千文大钱的附斋，神位上写着“大唐故礼部尚书张公悦之神位”，下手并排又设一神位，上写“先妣张门李氏太夫人之神位”。其他法物法器，安排妥当，只等和尚们来做法事了。

长老年事已高，一般法事，不再亲自参与，都委托大弟子法智当班首，主持一切。这次因为是追荐剃度他的老施主崔老相国，所以长老破例，在十八日功德圆满时出来主持。

今天，法智和尚带领了一帮小和尚，来到功德堂，敲动法器，开始做功德，放下不提。

再说张生，自从晚上隔墙唱和以后，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回到书房里的。先是呆呆地坐着，继而是斜靠在屏帷前，后来就躺到床上，长吁短叹，翻来覆去，捶着枕头，拍着床沿，几乎一夜未眠。他把自己狠狠地骂了一通：“张瑞呀张瑞，你这个成不了大事的人！谁教你如此性急，一起身就把小姐给吓走了？眼前一个人受孤凄还在其次，何年何月再能看见小姐呢？现在只有一个机会了，那就是从明天开始的三天道场，但不知小姐何日何时去拈香？碧桃树下且慢去，要赶快到功德堂里去等，等三天三晚也不放松。”

正在此时，法聪小和尚来了。他是来找张生的，他是好心与好奇加在一起，一来是问张生去不去拈香，二来是想了解张生在昨晚的收获如何。他兴冲冲地来到西厢容膝山房，一手推开房门，见张生睡在床铺上，衣服却是穿得好好的，原来张生昨晚是和衣而睡的。法聪轻手轻脚走到床铺前，压低了喉咙叫道：“张先生，张先生”

张生正在似睡非睡的朦胧之中，脑子里塞满了昨晚月下唱和的情景，嘴里呜呜咽咽地说道：“小姐，小姐，你那里怎生发付小生”

法聪倒吓了一跳，忙提高了喉咙叫道：“张先生，张先生！你醒醒”

张生听得有人呼唤，睁开眼睛一看，见是法聪，问道：“小师父，何事？”法聪看见张生的眼睛红红的，就问道：“张先生，你病了？”

张生道：“没有啊，我不是好好的吗”

法聪明白了，笑着说道：“先生，你昨晚熬夜了。小姐出来拜月了么？”张生没精打彩地说道：“来了”

法聪问道：“有没有收获？”

张生伤感地说道：“有。。也没有”

法聪道：“什么有也没有，有这么说的吗？究竟有还是没有？”

张生叹了一口气说道：“唉！小姐被小生吓跑了”

法聪弄糊涂了，心里有一点担忧，莫非这书呆子昨晚对小姐有什么非礼的举动，才把小姐给吓跑了。如果给老夫人知道了，那乱子可惹大啦！待我问问清楚看，就问道：“先生，你是怎样把小姐吓跑的？”

张生已经把法聪当作知己了，所以对自己和莺莺小姐的事，并不隐瞒。

于是就把昨晚如何趴在假山上，小姐如何烧香拜月，自己如何吟诗，小姐又如何答诗，自己又如何从假山上探身出墙头，被红娘和小姐发现，就被吓跑了之事说了一遍。

法聪一听，原来如此，一颗心放下来了，说道：“先生，不必伤感，见面的机会就在眼前”

张生听了，不觉精神一振，忙说道：“小师父，请快讲”法聪道：“崔府不是做功德吗？你也花了五千大钱附了斋，在道场上不是可以见到小姐吗？”

张生道：“我也想在道场上能见到小姐，可是三天佛事，小姐总不会天天来拈香，你知道她哪天来？我只有天天去等候在那里了。”

法聪神秘地说道：“张先生，你附耳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张生把耳朵凑过去，说道：“小生洗耳恭听”

法聪低声说道：“十八日功德圆满，这天，小姐辰时准时出来拈香，先生不要耽误了”

如此确切的消息，张生反而有点怀疑起来，说道：“消息可靠吗？万一小姐换一天来拈香呢，万一小姐她不出来呢？万一。。”

法聪道：“先生，你哪儿来那么多的万一！消息绝对可靠，你也不想想，小姐是替她父亲做功德，能不出来吗？”

张生听了大喜，朝着法聪一揖到地，说道：“是是是，小师父大慈大悲，恩同再造，等小生与小姐之事成就之后，定当重谢”

法聪笑着说道：“好啦好啦，小僧不吃荤，不喝酒，要钱也没有用。先生的重谢，就算小僧的贺礼吧，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张生道：“如此多谢了”

法聪向张生告辞，不提。

却说张生听了法聪的话，心里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不久又可以见到小姐了；难受的是这十六、十七漫长的两天时间没法消磨过去。今天又碰上天公不作美，下起小雨来了，否则，十六的月亮比十五更圆更美，小姐还有出来拜月的可能，也就还有看到小姐的一线希望，现在一下雨，什么都完了，真想把玉皇大帝、雨师风伯痛骂一顿，不会做天枉做天！

琴童见主人这两天茶不思、饭不想，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团团转。尽管他很了解主人的脾气，但像这样的失魂落魄，还从来没有见过。恐怕主人会惹出病来，就劝解道：“相公，心慌吃不得热粥，还是定下心来。。”

琴童还没有说完，张生就打断他道：“唉，教我如何定得下心来呵”

琴童说道：“相公，你定下心来，只要过二十四个时辰，就可以见到小姐了”

张生焦躁地说道：“这可怎么办呢？琴童，替你家相公想一个妙方出来，如何捱过这可恨的二十四个时辰？”

琴童十分得意，说道：“相公，小的已经想出了几种捱过时辰的好方法，看相公选用哪一种？”

张生性急地说道：“狗头，罗嗦什么！还不与我快快讲来”

琴童道：“是！第一种，到前边去跟老和尚下十七八盘棋。”

张生连忙道：“不行不行！我哪有这份闲心思去下棋。再说，长老正忙着张罗法事，也没有闲功夫来陪我下棋。”

琴童道：“那就练练剑术，练好身体，精神焕发，小姐见了更加喜欢你。”张生不满意地说道，“这是什么馊主意！外边院子里在下雨，屋子里地方又狭窄，能练剑术吗？”

琴童又说道：“有了，这一种包你相公满意！相公是个弹琴高手，就弹十七八支古曲，把琴声传送到小姐的耳朵里，让她知道你在想她，她也就还过来想你。这个主意虽然比下上张子房，也能赶得上诸葛亮”

张生想了一想，说道：“这主意还不错！如此就拿瑶琴来。”

琴童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这一下子总算成了。连忙去把墙上挂着的那张焦尾瑶琴拿了下来，放到琴桌上，转身就去焚香。

忽听得张生惊叫一声，说道：“哎呀！琴童慢来”

琴童一惊，只听得张生说道：“我倒忘怀了！想那小姐的妆楼，离此间相隔数间房屋，路途遥远，小姐又没有长一副顺风耳朵，我在这里鼓琴，她怎么能听得见呢？这个主意，不妙啊不妙，该打屁股”

琴童想，这回可完了，白费了一番心思。说道：“相公，不会听不到吧？你把琴弹到最响不就得了。”

张生道：“休得胡说！弹到最响，岂不是要断弦的么？你懂不懂，断弦是大大的不吉利。”

琴童道：“断弦有什么不吉利？接一下，或者换上一根，还不是照样弹。”张生道：“琴童，你那里知晓，这断弦就是死了妻子。我与小姐还未成婚，你就咒她死，岂不可恶之极”张生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骂道：“你这个狗头，胆敢诅咒我家小姐！我要重重责打”

琴童一听，什么，你要打我，可太冤屈了！我是为你好啊！真是岂有此理！不过，琴童早把主人的脾气摸透了，雷声大雨点小，嘴里喊责打，手是不会动的。就嘻皮笑脸地说道：“相公，小的不懂嘛，不知者不罪，朝廷的律条也是标明白的。再不，小的诚心地向未来的主母莺莺小姐请罪。”说罢，就朝门外双膝跪下，说道：“小的罪该万死，望未来的主母开恩，饶了小的吧”说罢，又叩了一个头。张生看他一番做作，道：“起来吧，看在你悔过心诚，就饶了你这一次。你快给我再想一个上好的主意，将功赎罪”琴童心想，碰上像你这样的主人，倒了八辈子的霉，真也是前世修来的，一边想一边站起来，说道：“谢相公和未来的主母不罪之恩。”他站是站起来了，可在心里直嘀咕，想什么鬼主意才不会吃力不讨好，又能将功赎罪。世界上，古今中外一切计谋、策略、主意等等，全部都是被逼出来的。琴童现在是赶鸭子上架，没有主意也得有主意，倒被他想出一个点子来，说道：“相公，你对崔家小姐喜欢不喜欢？”

张生道：“废话，那还用说！爱之入骨”

琴童问道：“相公你见过小姐几次了？”

张生道：“这个嘛，让我算一算——，一共一次半。”琴童道：“要么就是一次、要么就是两次，哪儿来的半次？”张生道：“这是实实在在的！你听着，前天在大殿上，我见到了小姐，小姐也见到了我，并且她在临去时给我秋波那一转，这是完整的一次，对不对？”

琴童点点头说道：“不错，这是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一次。那还有半次呢？”

张生道：“昨天夜晚，我在假山上偷窥小姐拜月，我见到了她，可惜月色虽佳，总归没有在大白天看得清楚，况且还不知小姐看到了我有多少，我算它半次还是占了一点便宜的哩”

琴童几乎笑出声来，好不容易忍住了笑，说道：“相公的算法越来越精了！那么看了一次半，小姐的面貌、模样都记住了没有？”

张生道：“刻骨铭心！如果把小姐的形象忘记了，怎么能对得起小姐？”琴童道：“相公对小姐一片诚心，小的被感动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来了。”张生道：“速速讲来”

琴童道：“相公画的画，可以比得上吴道子，何不把莺莺小姐的容貌体态画下来，一来相公可以和小姐天天见面，朝夕共处，减少一些相思之苦；二来听法聪小和尚说，小姐也是个画画的行家，往后相公和小姐在一起时，拿出画来给小姐看，小姐一定会更加喜欢你这位多才多艺的夫婿；三来嘛，也让小的鉴定鉴定，看看是小姐配得上相公呢，还是相公配得上小姐。”张生听了，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把小姐的真容细细地描绘出来，朝夕相对，既然不能和小姐真人共处，也足可以“画饼充饥”了。对！这样也完全可以消磨这难熬的两天时间。于是，吩咐琴童道：“琴童，拿画箱来，纸墨伺候！本相公要作画了。”

琴童恐怕主人又变主意，不妨敲钉转脚一番，于是问道：“相公真的要作画？”

张生道：“咄！狗头！什么真的假的，本相公何时说过是假？快去准备，还要焚一炉上等好香”

琴童弄糊涂了，说道：“相公弹琴时才焚香的，作画从来就没焚有过香。”张生道：“你懂得什么！这番作画，非同寻常，岂可褻渎！还不快去准备”

琴童应声道：“是，遵相公吩咐。”说罢，就忙开了。在琴桌上撤掉瑶琴，拿出画箱，铺好宣纸，焚起一炉好香，一切就绪，就在旁边伺候。

张生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仔细构思，准备作画，以消磨这可恨的二十四个时辰。张生的画艺受过名师传授，很有功底，不论花卉翎毛，人物山水，写生写意，工笔泼墨，都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在各种画技之中，最最擅长的要算工笔仕女了，画得维妙维肖，神态逼真。张生思索了一番，腹稿就打成了。原来设想也要画上红娘，他的创作意图是“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扶持”。经红娘一陪衬，小姐的形象就更加突出了。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构思，却被张生给否定了，其原因可是他“恩怨分明”的思想在作怪。他想，红娘这小丫头，虽然可爱，却老是跟我过不去。在大殿上，当她一发现我，就把小姐给领走了。在方丈门外，小丫头又把我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通。最可气的是在十五那晚，我与小姐好端端地在月下吟诗唱和，又是她一发现了我，就把小姐给拉走了，实在可恶！也太无情了！无情的丫头是不能放在多情小姐的身边的，否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多情小姐也要被她同化，变得无情起来，那岂不糟了！把红娘跟小姐画在一起，实在不妥啊不妥！就这样，把初稿推翻了，重新起草，再经过一番构思，稿定下来了。画的是一幅工笔仕女图，画面上只有小姐一人，画的就是莺莺小姐在大殿上笑捻花枝那个姿态，发式衣着，都保持原样，不过在脸部描绘时则把小姐的“临去秋波那一转”也画了出来。画得秋水盈盈，含情脉脉，千般娇态，万种风流，形象生动，十分传神。这也是君瑞的精诚所至，把一往情深的相思流注在笔端，才能画出如此生动的佳作来。张生对自己的创作十分满意，特别是对自己能够把小姐的“临去秋波那一转”画出来，非常得意，认为是神来之笔，是自己的毕生杰作。他在调朱弄粉，点染丹青，挥笔作画之中，不知不觉地打发掉了那难受的二十四个时辰。由于对小姐的爱，对小姐的一念志诚，在作画的时候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落笔的进度不慢，只两天的时间，在第二天掌灯的时候就大功告成了。刚刚脱稿，来不及装裱，就把这半成品悬在粉墙上，对着真容，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心情很是愉快。他想让琴童来看看，分享一点快乐，便唤道：“琴童快来”

琴童此时正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和衣大睡。琴童特别能睡，似乎永远睡不够睡不醒，他的睡觉本领也锻炼得十分高超，躺在床铺上睡，不在话下。并且坐着能睡，站着也能睡，最显功夫的是一边

走路一边睡，还不作兴磕磕碰碰，失脚摔跤，妨害行路。他的宗旨是“万般皆下品，唯有睡觉高”。所以，他只要有哪怕是一杯茶的空闲，也决不会浪费掉。这两天张生忙着作画，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平日讲究喝茶的主人，连茶也很少喝，所以琴童一有空就就躺在床铺上。现在听得主人在叫唤，心想，两天来没有叫我了，也许有什么事。连忙起身，拖着鞋，边揉眼睛边走，到得张生跟前，说道：“相公，唤小的有什么事吗？”

张生仍然注目在图画上，说道：“琴童，你来看，我家小姐的真容已经画好了，画得多么生动逼真啊”

琴童抬头一看，只见墙上悬着一幅画，那画上的女子实在美极了！美得比天仙还要胜三分。据相公说是“我家小姐”，琴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过小姐，所以有点不大相信，小姐果真长得跟画上一般美吗？也可能是相公胡思乱想，胡编乱造出来的。就问道：“相公，这画的是‘我家小姐’吗？”张生听了，生起气来，说道：“咄！狗头，休得无礼！这‘我家小姐’是你叫的吗？”

琴童想，怎么又犯错误了？说道：“相公，小的不会称呼，相公教教小的，应该叫什么？”

张生道：“狗才，你忘记得那么快！应该叫‘我家主母’，记住了”

琴童一肚皮的不服气，哼！八字还没有一撇哩，就一厢情愿“主母主母”的，你不害臊我还怕难为情哩！可是心里尽管这么想，嘴里却不敢这么说，仆人总归是仆人，口是心非原是家场便饭，就说道：“是！相公！小的记住了，是‘我家主母’。”

张生这才高兴，点点头说道：“孺子可教也”

琴童见主人高兴，干脆拍足了马屁拉倒。说道：“相公，刚才小的开罪了我家主母，小的罪在不赦，小的要向我家主母请罪，请我家主母看在小的忠心耿耿侍候我家相公的份上，小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原谅了小的吧”说罢，就对着画像趴下去叩了一个头。

琴童的这一番表演，奴性十足，可又正是作奴才的美德。如果不具备奴性，就不能当奴才。所以，张生见了，点头赞许。现在，只要谁对小姐尊敬，谁就是他的知己。

张生十分满意地说道：“琴童，你能对小姐有尊敬之心，本相公有赏”琴童一听有赏，精神就来啦，顺便又叩了一个头，说道：“谢我家相公赏赐”

张生道：“慢来！且慢谢赏，本相公又要指出你的错误来了”

琴童一听，吓了一跳，怎么又犯错误了？问道：“小的犯了什么错误？”

请相公明示。”

张生道：“好，你听好了！你在我家小姐面前，是不能叫‘我家相公’的。”

琴童不服道：“为什么？”

张生道：“因为我是我家小姐的，你在小姐面前说‘我家相公’，岂不是我相公不是我家小姐的了么？你只能称‘相公’，不可用‘我家’二字，在别人面前就可以了。”

琴童想，我真是白日见鬼了，只好请罪道：“琴童无知，请相公恕罪”张生道：“幸亏小姐没有听到，恕你无罪，也就将赏折了罪吧”

琴童想，相公你要赖掉赏钱，也不必横加罪名。他站起身说道：“谢相公将赏折罪之恩”

张生道：“琴童，你看我家小姐长得美不美？”

琴童道：“相公画得是很美，不过，不知真人有没有这么美，恐怕是你相公想出来的吧？”

琴童的怀疑，却使得张生很高兴，画上的美，还不到小姐的一半，琴童已经不大相信了，可见小姐确是生得美。于是道：“啊，琴童，这不用怀疑，你相公画得千真万确，小姐比画上还要美三分哩！琴童，你看小姐和相公相配否？”

琴童道：“相公，恕小的直言，相公和歇——”琴童吃一堑长一智，学乖了，连忙缩嘴改口，“——和主母真是才子佳人，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地长一双，可谓门当户对”

张生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说道：“哈哈！好一个天生一对，地长一双，门当户对啊！哈哈”

琴童道：“相公，且慢高兴！你和主母是门当户对，可是老夫人，不，是你的丈母娘不和你门当户对哩”

张生问道：“此话怎讲？”

琴童道：“崔家是相府门第。”

张生道：“我家也是礼部人家。”

琴童道：“话虽不错，可是相公你尽管中了解元，可还没有做官，还是一个白衣，岂不还是门不当户不对吗？”

张生听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这个嘛，这个嘛”了好久，才说道：“这个也无妨，一来，只要小姐喜欢我就行，又不是老夫人嫁给我；二来，我相公即将去应试，中状元，做高官就在眼前，我何惧之有”

琴童道：“但愿如此！相公，明天要去拈香见主母，还是早一点睡觉吧”张生道：“言之有理，养精蓄锐，去见娇娘”

主仆二人各自安寝，一宿无话。

话说今天是二月十八日，张生起得很早，他一方面有早读的习惯，另一方面是心中有事，所以起得又格外早些。琴童此时却还在抱头大睡，梦中正在和红娘谈情说爱，美得不想醒来。其实琴童也想早一点起床，一来，想看看“我家小姐”究竟是不是真像相公画得那样美；其次，听相公再三提起红娘怎么可爱，怎么聪明伶俐，他也有点想入非非。小姐嫁相公，红娘配琴童，顺理成章，岂不美哉！故也想看看红娘，亲近亲近，无奈就是眼皮不听使唤，没法主动醒来。

张生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琴童的动静，有点不耐烦了，就高声叫道：“琴童，琴童！还不与我醒来！快来侍候本相公梳洗”

琴童连忙爬起来，口中应道：“相公，来了，来了”

张生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胆敢睡懒觉！真是岂有此理！还不赶快侍候我梳洗”

琴童好像做了天大的错事似的，低声应道：“是”说罢，就去打洗脸水，取出今天要更换的衣服来。

张生今天一身素服，头戴白绫解元巾，身穿葱白缎子海青，足登粉底皂靴，更显得格外风流潇洒。

这时，法聪小和尚来了，他是来看看张生是否已经起身。他和张生，也是三生石上订下缘分，所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张生和莺莺小姐的这份姻缘。今天是关键的一天，似乎张生不急他法聪倒急起来了，因之一大清早就来找张生，提醒他要早一点到道场去。法聪走到容膝山房，推开房门，见张生已经衣冠楚楚地坐在那里，上前问候道：“先生好早”

张生见是法聪，说道：“小师父早”

法聪道：“先生，今天是正日子，你要早去才是”

张生道：“多谢小师父指点。”

法聪道：“先生，请跟小僧走吧。”

两人一前一后往功德堂而去，琴童紧跟在后面。

话说功德堂里，十分热闹，香烟缭绕，结成云盖，直飘户外，笼罩了碧琉璃瓦。和尚们念咒诵经的梵呗声，好像大海里的波涛，一浪高似一浪。堂内幡影摇摇，幢形飘飘，法鼓咚咚，金铙当当，如同二月的春雷在殿角轰响；钟声和佛号，赛过半天的风雨，飘洒在松树梢。

法智带领着一班小师弟们，虔诚地礼佛做功德。依照法本长老的安排，第一天念《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二天念《妙法莲华经》，第三天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今天是第三天了，施主们都要来拈香，而且由法本长老亲自主持，所以和尚们个个都不敢懈怠，早早来到功德堂，敲动法器，宣佛号，诵真经，十分用心。

再说张生跟着法聪小和尚来到功德堂，一路上，张生不停地打如意算盘：小姐现在一定还没有到，小姐的闺门绝对不能让和尚们去敲，他们也没有资格去敲，自有红娘在纱窗外通报。我害相

思害得把眼睛害成馋痼病，等小姐出来时，我一定要狠狠地看她一个饱。张生一边想一边踏进了功德堂。

法本长老见张生到了，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先生早”

张生拱手还礼，道：“长老早”

长老道：“先生，请先拈香。”

张生道：“小生遵命。”说罢，在案桌上拿起三支香，点燃以后，执在手中，在父母神位前双膝跪下，默默告陈：“一炷香，祝愿在世的亲人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二炷香，祝愿亡化的先人早升仙界，皈依三宝。三炷香，只愿小红娘不要顽皮恶劣，老夫人不要左右挑剔，小狗儿不要乱叫乱咬！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啊！保佑小生和莺莺小姐早早成就了幽期密约，比翼双飞。”

祝告已毕，又叩了三个头才起身。

长老见张生拈香完毕，说道：“先生，等一会儿老夫人出来，恐怕要问的，你就说是老衲的亲戚好了。”

张生道：“多谢长老成全，小生记住了”

却说崔府，今天也都忙开了。相爷三周年道场是一件大事，脱孝换服以后，也许小姐和郑姑爷就要办喜事了，所以合家上下一切人等，都十分重视。老夫人今日绝早起身，由丫环春香、秋菊侍候着梳洗完毕，穿上孝服，一切都收拾停当，准备到寺院去拈香。等了好一会儿，见女儿还没有来，向左右看看，见红娘侍立在一侧，就对红娘说道：“红娘，速到后楼去请小姐下楼，同去寺院拈香。”

红娘应声“是”就匆匆地往后楼而去。

却说莺莺小姐此刻尚在高卧，因为昨晚迟睡。她心事重重，思绪万千，明天的道场功德圆满，就要除去孝服，对她来说并非是好事儿。现在家中人手不够，特别是缺少大男人来支撑门户，所以，孝服一除，母亲一定会很快要她和表兄完婚。在旁人看来，也许是一件大喜事，可对于莺莺来说，乃是莫大的不幸。陪伴着打从心底里讨厌的男人过一辈子，简直比死还要难过，想想往后可怕的日子，忍不住心惊肉跳，但又有什么法子呢？不由长长地叹了口气，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这时，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张生的形象，这个可爱的人儿，真让人永世难忘，心里暗暗地说道：“郎君，奴家和你真是郎才女貌，天生佳偶，为何造物无情，不肯成全，偏偏让我去匹配怨偶呢？我好恨啊”

小姐在绿纱灯下自怨自艾到深夜，没精打彩地勉强解衣上床，可是翻来覆去如何能睡得着。她在床上恍恍惚惚，迷迷糊糊，忽见张生从门外走进来，站在她的床边，撩开罗帐，对着她笑容满面。小姐心里又喜又羞，心头突突如小鹿乱撞。张生解衣和小姐共枕，小姐半推半就，就在快要入港之时，忽听得有人在叫“小姐，小姐”小姐大吃一惊，心想糟了！此事被人发觉，叫我有何面目见人？心里一急，就急醒了，睁眼一看，天已大亮，自己好端端睡在绣床上，身边什么人也没有，才知道做了一个好梦。回味一番，心中不觉又苦又甜，轻叹一声，侧过头去，见到是红娘呼唤，想起梦中之景，娇脸上不觉一红。

红娘见小姐醒来，见了她却脸上一红，红娘这鬼精灵，就已知小姐是在想心事，做好梦，一定是梦见了那位二十三岁尚未娶妻的书呆子了。今天要办正事，红娘不想去取笑，放着以后再说。对小姐笑着说道：“小姐，时光不早了，小婢奉了老夫人之命，请小姐下楼，同去寺院拈香。”

小姐觉得很难为情，平常一向起得早，偏偏今天睡懒觉，连忙起身，梳妆打扮。今天是去道场在亡父灵前叩头，用不着浓妆艳抹，首饰也不戴，只在螺髻上插一根翡翠玉簪，用一对白玉钗绾住鬓发，耳上戴一副明月珠环；身穿雪白杭绸对襟袄，系一条雪白杭绸百褶湘裙，三寸金莲上一双小巧玲珑的白绫凤头鞋，浑身缟素，宛如白衣观音下凡尘。红娘帮小姐打扮就绪，主仆二人下了妆楼，来到中堂，小姐见过娘亲，全家一起拥出院门。

在院门外已经停下了两乘大轿，一乘小轿。老夫人和小姐分别乘坐两乘大轿，奶娘抱着欢郎坐一乘小轿，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了后寺门，绕道直奔山门而来。到得山门的滴水檐下，轿子停下，轿夫回避，春香扶着老夫人，红娘扶着小姐出轿，早有法本长老在山门迎接。

长老见崔老夫人驾到，合十施礼，说道：“夫人驾到，老衲未及远迎，还请夫人恕罪”

老夫人道：“长老少礼，有劳出迎，实不敢当！相烦引路。”

一行人等随着长老一径到功德堂来。

功德堂在大殿后面的东北角，设计精巧，不用屋梁，所以叫做无梁殿，也叫无量殿，本来是劝功德无量”的意思。殿门正上方悬挂一块蓝地金边金字匾额，上面“功德堂”三个大字是当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门口两旁挂一副对联，上联是“功德堂功德无量”，下联是“普救寺普救众生”。也是出自欧阳老先生的手笔。

崔老夫人一踏进功德堂，心中便激起了无限悲痛，颤巍巍地走到老相爷的荐亡台前，点燃香烛，在神位前双膝跪下，一阵哀伤，泪水不住地流淌，心里有无数的苦水要向死去的夫主倾吐。想当年，你老相公在世之日，那是何等的煊赫，门庭若市，奔走满座；如今是人走茶凉，门可罗雀。剩下了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寄寓寺院，难返故乡；女婿郑恒，凡番寄书，至今杳无音信，耽误了女儿的终身，本想女婿半子有靠，现在则希望渺茫。想到这里，更加伤心，不觉放声痛哭起来。哭了一会，丫环春香和奶娘一起把老夫人劝祝老夫人从拜垫上起身，奶娘把欢郎抱过来，也在神位前跪拜，然后是红娘搀扶着莺莺小姐过来跪拜。

小姐到得荐亡台前，眼泪已经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扑簌簌地往下掉，亲手点好三炷香，插在香炉内，转身扑倒在拜垫上，放声痛哭，只喊了一声“爹爹啊”就泣不成声了，可是心里在边哭边诉：爹爹，你老人家生前最喜欢女儿，你教我读书写文章，诗词歌赋样样教，琴棋书画件件学，我学得满腹经纶不输男子汉。女儿虽然是一个女孩子，也一样承欢膝下，替您老人家消愁解闷。哪料到你老人家一病不起，撒手西归，丢下了苦命的女儿，叫我去倚靠谁？小姐想到“倚靠谁”，心里更加悲切了。爹爹你疼我爱我十六春，却没有为女儿的终身幸福设想过，你的临终一句话，把女儿许配给表兄。爹爹啊，你是聪明人做了糊涂事，你只知道门当户对、中表联姻、亲上加亲的好，却不了解表兄郑恒是何许人？他乃是个不思上进、没有出息的无赖子！爹爹你不仅葬送了女儿一辈子，也损害了我们崔家的好声誉！小姐越想越痛苦，本来是哭父亲的，现在是哭自己了。她又想，如果父亲还在世的话，他老人家知道女儿不同意这门亲事，一定会依从女儿的心愿，决不会像母亲那样硬咬定中表联姻，门当户对。母亲啊！你枉做了娘！怎么不懂得女儿的心愿呢？你就那么忍心让女儿去跳火坑吗。。越想越悲伤，真是痛断肝肠，几乎哭晕在台前。

再说张生，自崔家一行人来到以后，便对一切视而不见，只盯牢其中一个人，而且连每一根头发丝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就是莺莺小姐。当小姐一跨进功德堂，张生的眼睛就直了，连忙对站在旁边的法聪低声说道：“小师父，多亏你的虔诚，引来了神仙下凡”

法聪也压低声音说道：“张先生，也是你的精神感召啊！这是第二遭了，看得仔细点，看个够。”

张生没有心思去听法聪的回答，眼睛紧盯着小姐自言自语道：“我只认为是玉天仙离开了广寒宫，却原来是可喜可爱的多情种子到道场拈香。小生是个多愁多病的身躯，怎么能经受得了她那倾国倾城的容貌啊！她小小的嘴巴像樱桃，白白的鼻子赛过宝玉琼瑶；梨花似的娇脸，杨柳般的柔腰。那么窈窕，满面儿都堆着俊俏；那么苗条，浑身儿全是春娇”

且不说张生在那儿如痴如醉，就是法本长老虽然年纪老大，高居法座诵经，也不禁被莺莺俏丽的容貌所折服，直勾勾地把双眼紧盯着小姐。原班首法悟击磬，法聪正站在一侧，法悟双眼无暇旁顾紧盯着小姐，不知不觉，把法聪的光头当作金磬敲起来。法明正在宣诵佛号，念着“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却念成了“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莺莺小姐菩萨，黑头发，皮肤白”；法智念的更是不知所云，他念的是“金刚经，金苍蝇，麻头苍蝇，红头苍蝇，莺莺小姐，小姐莺莺”；添香的头陀忘记了添香，剪烛的行者把蜡烛的芯子全都剪掉。法鼓饶钹，金磬木鱼一齐敲，好像正月十五闹元宵。不管老的、小的、村的、俏的，全都弄得神魂颠倒。法聪光头上被敲了几个大包，正在暴跳，见了这种场面，觉得有点不大妙，师兄弟们今天似乎都撞着了魔道，念的经丈，莫名其妙；敲的法乐，没谱没调。反正今天全乱了套，给师父察觉了，看你们一个个挨骂，谁也别想逃！

再说张生，对一切都是熟视无睹，只对小姐的一举一动“无微不至”，连脸部表情的变化，一丝一毫都没有放过。现在他看到莺莺小姐如此恸哭，心想，她这样痛哭，是要哭坏身体的，我不妨帮她一起哭，也可以减少小姐一半的悲伤，最好我也去和小姐跪在一个拜垫上，一起去哭，更加见效。可是她的老娘亲就在旁边，此事不可莽撞。啊，有啦！我到自己的荐亡台去哭娘老子，谁也管不着，人家还会说我是孝子哩！只要菩萨知道就行了。于是趁着大家都在劝慰小姐的时候，他悄悄走到荐亡台前，趴在拜垫上，起先是抽抽咽咽，后来想到自己父母双亡，湖海飘零，既未立

业，又未成家，更为伤心的是近在眼前的心上人，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成为眷属，前途渺茫，后路空虚，真有点意灰心懒。不觉悲从中来，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他的哭声，虽然不是惊天动地，至少也是声震屋瓦。

最先听到的是红娘，她一听，这声音好耳熟，这不是那个二十三岁尚未娶妻的书呆子吗？他怎么又在这里？喔，我明白了！他出了五千大钱附斋，花了钱的，自然天经地义在这里了。可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男儿有泪不轻弹，也用不到如此揪肠搅肚的哭埃小红娘脑子一转，懂了！这个书呆子一定看见我家小姐哭的这般伤心，是陪哭来了，真叫人好笑！

和红娘同时听到哭声的是莺莺小姐，她循着哭声微微一侧头，从眼角上看过去，见张生趴在一侧的荐亡台前哭拜，小姐想起来了，听红娘说过，他是附斋荐亡来的，想不到他也是一个孝子哩！可见他的感情和我是一样的，真是我的心上人啊！小姐想到这里，哭声不觉低下来了。

红娘见小姐的哭声减弱了，忙及时劝慰道：“小姐，不要哭坏了身子”说着，就去把小姐扶了起来。小姐也趁势起身。

崔老夫人也听到了张生的哭声，她想，好奇怪，我家在做功德道场，怎么会跑出一个大男人来号啕大哭？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太放肆了！她也循着哭声看过去，只见在下侧也设有一座荐亡台，她明白了，原来在功德堂里还有一家同时在做道常老夫人可不高兴了，要做道场也可以另选日子，何必挤在一起呢？就对长老看看，说道：“长老”

长老此时正好在夫人旁边，听得夫人叫他，应声道：“夫人！有何吩咐？”夫人道：“请问长老，那边是甚么人家？为何两家挤在一处做功德，恐怕不大妥当吧”

长老一听，心想，啊哟，真是老糊涂了，原来在答应张生附斋之时，是打算先来禀明老夫人的，后来事务繁多，一下子给忘记了，难怪老夫人要责问。现在只有把张生和自己的关系说得亲密一些，或许可以得到夫人的原谅。就连忙说道：“老夫人，请宽恕老衲专擅之罪！这一家乃是老衲的一房亲戚，是一个饱学秀才。父母双亡以后，无可报恩，听得小姐追荐老相爷，触动了思亲之心，故恳求老衲替他附斋一份。老衲念他一片孝心，又因亲情难却，故而答应了他，来不及禀明夫人，万望夫人恕罪”

老夫人道：“原来如此，长老何罪之有。这人知书达礼，孝心可嘉，既然是长老的亲戚，便是老身的亲戚。何不请来一见？”

长老道：“遵命”心想，张生仪表不俗，人才出众，不会丢人现眼的，尽见无妨，就向张生那边走来。

此时的张生，已经听到小姐不哭了，他自然也停下哭声，从拜垫上起来，站在那里。只见长老走近，说道：“先生，崔家老夫人敬慕先生高才，特命老衲前来请先生相见。”

张生听到老夫人相请，心里非常高兴，这位未来的丈母娘是应该要见见的，以我的才貌，肯定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就对长老道，“既蒙崔家老夫人见爱，小生理当拜谒，还请长老引见。”说着，就跟着长老兴冲冲地来了。

老夫人坐在荐亡台旁边的一张大师椅上，看到老和尚领着一位年轻的书生走过来，这书生相貌堂堂，仪表非凡，斯斯文文，目不斜视，看上去是一个谦谦君子。崔老夫人心中不免顿生好感。

长老带了张生走到老夫人跟前，将身一让，手一招，说道：“相公请过来，这位就是崔府相国夫人，上前见过了。”

张生在走过来的短短时间内，心中想道，本来读书人初见长者，大多是一躬到地，可今天情况特殊，一来，对方是相国夫人，身分尊贵；二来，搭伙荐亡，占了便宜，应该道谢；三来，也是最主要的，她是未来的丈母娘；四来，我的礼数周到，小姐在旁边看到我彬彬有礼，对她的母亲如此尊敬，也就是尊敬小姐，小姐就会更加喜欢我。如此说来，这个大礼是一定要行的，所以张生听老和尚一介绍，立即上前一步，双膝跪地说道：“老夫人在上，晚生给老夫人叩头了”

崔老夫人没有提防到张生会行大礼，连忙立起身来，说道：“啊哟，先生行此大礼，老身万万不敢当，快快请起”

张生叩了头，道：“多谢老夫人”说罢，站起身来。

此时，小姐站在母亲身后，今天是个机会，用不到“临去秋波那一转”了，但是也不能堂而皇之地圆瞪着两眼狠瞧——那是有失身分的。可她又舍不得不着，在这种场合，小姐也是很会做作的，只见她把粉颈微微一低，眼皮略略下垂，俩眼似看非看，一个劲地打量着张秀才。她见那秀才的外表风流潇洒，倜傥不群，青春年少，雄姿英发；从他的礼仪上看，心思十分机敏，才学当今第一，举止洒脱，令人爱慕。不禁暗暗赞叹道：“好一个张秀才也！奴家如果有这般的夫婿，终身无憾”小姐此时不但不再悲伤，而且很高兴，她长了这么大，从未这样仔细地看过一个男人，现在不仅看了，而且看的是心上人，心中觉得很满足。

莺莺小姐暗自思量的时候，也就是老夫人和张生寒暄的时候。

老夫人道：“先生请坐。”

张生道：“老夫人在上，晚生安敢妄坐”

老夫人道：“先生不必客气，但坐无妨。”

张生道：“是，恭敬不如从命。那么还请老夫人先坐，晚生才敢放肆。”老夫人道：“既然如此，老身告罪了。”说罢，在椅子上坐稳，道：“先生请坐。”

张生见老夫人已经坐下，说道：“晚生大胆，告坐了。”说罢，后退两步，在旁座上恭恭敬敬地把半个屁股放到椅子上。

老夫人看了，很是满意，这秀才很有教养，一定是位大家子弟，倒要问问他的身世，于是道：“请问先生大名？”张生答道：“晚生单名一个‘珙’字。”

老夫人道：“不知怎生写法？”

张生道：“乃是斜玉之旁一个‘患难与共’的‘共’字。”

老夫人道：“佳名，佳名！请教台甫？”

张生道：“草字君瑞。”

老夫人道：“想必是君子的君，祥瑞之瑞！府上何处？还有什么人否？”张生道：“老夫人容禀：晚生家住中州洛阳城，先严官拜礼部尚书，为国操劳，只因卢杞奸贼弄权作恶，先严忧愤而卒，不幸慈母相继去世，从此家道中落，剩得晚生孤身一人，湖海遨游，琴剑飘零，虚度二十三春，既未立业，更未成家，实在愧对先人”

老夫人道：“听了先生的身世，老身深表同情。先生年轻有为，文章盖世，掇巍科，取青紫，如同拾芥，荣宗耀祖，光大门楣，就在眼前。希望先生好自为之”

张生道：“多谢老夫人教诲，金玉良言，自当刻骨铭心”

红娘在旁边听得差一点笑出声来，这书呆子又来了，还是“二十三岁尚未娶妻”那一套，不过今天药没有换，汤倒是换了，并没有说“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尚未娶妻”，肯定是怕老夫人见怪，不敢如此放肆，总算还老实。我看他今天如此殷勤，大概昨天晚上忙了一夜，不过书呆子晚上又要睡不着觉了，千声吁，万声叹，直到大天光，唉！这相思病他是害定了！

琴童始终跟主人在一起，张生凝视小姐，他就盯着红娘，很可惜，他想红娘，红娘不想他，红娘一眼都没有看他，好像他不存在似的。这使得他很丧气，所以当张生趴在拜垫上号陶的时候，他也趴在地上陪哭，借题发挥，吐吐他的委屈。他倒不是为了情啊爱的，而是觉得红娘太瞧不起他了。张生和老夫人寒暄，他就站在主人身后，也偷偷地瞧一眼莺莺小姐，他觉得相公说的一点不假，确是比相公画的还要美，有这样的主母，不仅是相公的福气，我琴童也有光彩。他的得意劲，几乎超过了他的主人。当他听到相公在说“更未成家”时，一心以为崔老夫人会说：“先生不必忧虑，老身有一小女，容貌不俗，可配君子，不知先生意下如何？”这不是很好吗？可是老夫人却不这么说，只是说了一通大道理，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有才有貌的女婿，打了灯笼都难找，这老太婆瞎了眼，大概老糊涂了。

就在老夫人和张生寒暄的时候，法本长老带领徒弟们念诵最后一卷经，就要功德圆满了。小和尚们早已看饱了小姐，而且有长老师父在场，所以大家都正经八百地做佛事，不一会，道场就结束了。长老走到老夫人面前道：“启禀老夫人，荐亡功德已经圆满，天色不早了，请老夫人和小姐

回宅吧。”老夫人道：“长老辛苦了，小师父们辛苦了！老身告辞。”说罢，带领着一众人等回归宅院。

张生听得长老在请老夫人等起驾回府，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又难受，又恼火，这老秃驴真不知趣，为什么不把佛事多做一会儿呢？看你怎么样来打发我！你看那小姐一直在看着我，眉梢上含情脉脉，我的心绪你知道；心儿里万种忧愁，你的情思我猜得到。唉！真是有心的哪能及得上无心的好，多情的反而被无情的恼。劳累了整整一个通宵，月亮落了，钟声响了，公鸡啼了，真个是玉人回去得快，好事收场得早。道场已经完毕，大家都散了，莫名其妙的各自回家，糊里糊涂的闹到天亮。只因为你有着闭月羞花的容貌，少不得险些被剪除了一家大校

4.6 第六章：君瑞退贼

话说在河中府的雷首山里盘踞着一股官兵草寇，什么叫做官兵草寇呢？

就是本来是朝廷的正规军队，现在则成了强盗土匪。这一股草寇人马也不算少，有五千来号人马。草寇头子叫孙飞虎，原为河中节度使丁文雅的部将。主将丁文雅，既飞扬跋扈，又懦弱无能，他残暴无道，失去了民心，统率无方，失去了军心。部下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孙飞虎本来奉命镇守河桥，但一来没有油水可捞，二来朝廷经常欠晌，更加维持不了，三来要受管辖，不能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很不自由，所以干脆把队伍拉出来，占山为王。在河中府一带烧杀抢掠，奸淫妇女，骚扰百姓，人民恨之入骨。崔家运枢返里，寄寓普救寺，就是被孙飞虎所阻，白马将军镇守蒲关，也就是要剿除孙飞虎。孙飞虎在朝廷当过官，所以知道崔相国其人，也听说过崔相国的千金小姐是天姿国色，绝代佳人，生得眉黛含情，莲脸主春，有倾国倾城之貌，西施杨妃之容，一直垂涎三尺，想癞蛤蟆吃天鹅肉。现在听说莺莺小姐借居在普救寺，真是个天赐的良机，去把莺莺小姐抢了来，作为压寨夫人，岂不妙哉！一天，对喽罗们传令道：“大小三军听我号令：饱餐一顿，喂饱战马，人皆衔枚，马尽勒口，连夜进兵河中府，围困普救寺，把莺莺小姐给本大王抢过来，重重有赏”

众喽罗轰雷也似地应道：“得令”

当时有人对孙飞虎的弃官为匪作歌一首，歌曰：河桥上将亡官军，虎旗长戟交垒门。

凤凰诏书犹未到，满城戈甲如运屯。

家家玉帛弃泥土，少女娇妻愁被掳。

出门走马皆健儿，红粉潜藏欲何处？

呜呜阿母啼向天，窗中抱女投金钏。

铅华不顾欲藏艳，玉颜转莹如神仙！

从雷首山到普救寺也有不少路程，五千贼兵多半乃是乌台之众，沿途免不了打家劫舍，掳掠抢夺，闹得个鸡犬不宁。百姓们纷纷逃难，一齐拥向府城而来。开初还只有少数难民，到后来越来越多，惊动了知县，这位大老爷一听到孙飞虎的人马杀来，吓得魂不附体，赶忙下令关闭城门。表面上说是确保城池，实则是要保住他的身家性命。城门一闭，后面来的难民进不了城，只好拥向普救寺。和尚终究是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并没有像那个父母官知县大人那样，把山门一关了之，而是来者不拒。一时间，寺内人头攒动，丁口兴旺，差一点要把普救寺给挤满了，把个知客法悟忙得不亦乐乎。法聪原是个无事忙，也帮着师兄忙前忙后，一同安排难民，处理得井井有条，各得其所。

难民们进了普救寺，以为到了安全地带，都放下心来，但也有人担忧，就议论开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不无忧虑地说道：“听说孙飞虎这次要到普救寺来。”

一个中年人道：“我看不会，寺院乃是佛门之地，他来干吗？”

老大爷道：“孙飞虎这个狗强盗，目无王法，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看见我们一大群人躲在这里，他能放过吗？”

法聪听到了，说道：“老大爷，你尽管放心，自古以来，还没有听说过强盗抢和尚的。孙飞虎虽然穷凶极恶，也不至于丧尽天良，到佛地来造孽，可能他是过境的，不用害怕。”

哪知说曹操，曹操就到。孙飞虎的人马已经到了普救寺前。孙飞虎的军马一到，就在寺前的广场上扎下营盘。孙飞虎把人马列成阵势，设立旗门，压住阵脚，就命一个嗓门大的小喽罗到山门前来叫阵。用孙飞虎的后来说，因为是抢压寨夫人，也要有一点礼数，叫做“先礼后兵”。

五千人马，声势也不算小，早惊动了寺内的人们。法聪刚好在山门前，发现山门外人喊马叫，一看，不得了，孙飞虎果然来了！连忙把山门关得紧紧的，自己将脸紧贴着山门，从门缝里往外瞧。

小喽罗走到台阶下，对着山门吼道：“呔！寺里的和尚们听着！快快把崔莺莺献出来，万事皆休，若有半个不字，我们大王说，就要放火烧掉寺院了”后边还有不少喽罗一齐喊道：“不把莺莺献出，我们冲进来，就要放火烧寺了”

法聪听了，大吃一惊，心想，不好了，赶快去禀告师父，就脚不点地的直奔到方丈来。他气喘嘘嘘地踏进方丈，只见长老正在蒲团上打坐，闭目入定，忙提高了喉咙喊道：“师父，大事不好啦”

长老睁开眼睛，说道：“法聪，你就是大惊小怪的，何事惊慌？”

法聪喘息着说道：“师父，祸事到了，山门外来了雷首山的强盗孙飞虎，带了五千人马，把寺院团团围住，口口声声说快把莺莺小姐献出，如若不然，就要放火焚烧寺院，不分僧俗老小，全要化为灰烬！师父，快想想办法吧”长老听了吃惊不小，说道：“此话当真？”

法聪道：“师父，这是什么时候了，徒儿还会瞎说吗？不信，你听声音好了。”

长老凝神细听，果然外面传来喊杀之声。长老年纪高，经验足，十分镇静，知道碰上了这种事，着急也没有用，只有冷静对付才可能脱险，说道：“法聪，你快到外面去告诉僧俗人等，叫他们不必惊慌，为师自有退兵之策。”法聪一听师父有办法退兵，非常高兴，连忙出去安定人心。法本长老真的有什么妙计良策吗？非也。他实际上一点办法都没有，只不过让法聪去暂时稳定人心而已。其实，他是一寺之主，心里比任何人都要着急。他静下心来，全面思考了一下，觉得孙飞虎是冲着莺莺小姐来的，此事一定要报知老夫人，商量一个解围之法。于是长老急急忙忙直奔西厢而来。

崔家的老总管崔安刚从长安回来，他在长安并未找到姑爷郑恒，不敢在外多耽搁，急急忙忙赶回，和孙飞虎的队伍前后脚到了普救寺，寺外发生的事他也清楚，便急急奔进来禀告。老夫人在内堂也听到外面人声鼎沸，不知出了什么事，正要命人出去查看，却见两位老人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进来，看样子一定有什么急事，否则不会如此模样。

长老道：“老衲参见夫人。”

总管道：“夫人在上，老奴叩见夫人”

夫人道：“长老少礼，老人家罢了。你们此等模样，到此何事？”总管气喘着说道：“禀报夫人，祸事到了！外面草寇孙飞虎兵围寺院。”

夫人听了，吃惊不小，强盗上门，确是祸事，说道：“强盗抢劫，这便如何是好？”

长老此时喘息略定，说道：“抢劫还在其次，还有更大的祸事哩”

夫人问道：“什么祸事？”

长老道：“贼寇是为了莺莺小姐而来的”

夫人道：“怎么说是为了我的女儿呢？”

长老道：“贼人孙飞虎听得小姐貌美，所以包围寺院，高声叫喊立即把小姐献出，否则就要放火焚烧寺院了！请夫人拿个主意，以免玉石俱焚”夫人听了，好像五雷轰顶，几乎晕了过去，已经急得六神无主，还能想得出什么良策，只有痛哭流涕，哀哀哭道：“啊哟！我的老相公啊！你为什么去得那么早呵！想你在世之日，何等的显赫，小小的河中府，也踏不上我家相府的台阶，更别说河东县了！现在你去世了，人一走，茶就凉，这些当官的近在咫尺，竟坐视不救，不肯发一兵一卒前来解围。老相公啊，你丢下了我们这些孤儿寡母，叫我怎么办呢？”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不住啼哭。老夫人一哭，法本长老也被哭昏了，一个劲地念叨：“阿弥陀佛，这便如何是好？”

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保佑阖寺平安，贼人速退，阿弥陀佛”真是“急来抱佛脚”。

还是老总管镇静些，对老夫人说道：“夫人暂勿啼哭，依老奴之见，何不请小姐出来商量商量？小姐是才女，或许能够想出退兵之策。”

老夫人一想不错，女儿聪明，这事又与她有关，也应该让她知道，就对身边一个小丫环说道：“荷花，快到楼上去请小姐立即出来”

荷花是老夫人到了普救寺以后买的小丫头，模样长得还看得过去，就是嘴巴快一点，听得老夫人吩咐，应声道：“是”转身就要走。

老夫人道：“慢着！千万不可说强盗之事，当心急坏了小姐”

荷花道：“小婢知道了”连忙走出内堂，往小姐的闺楼而来。

将近闺楼，刚巧红娘从楼梯上下来，见是荷花，问道：“荷花，急匆匆到此有什么事？”

荷花见了红娘，急忙说道：“红娘姐，不得了啦，出了大祸事了！老夫人命我来请小姐下楼，又叮嘱我不能说给小姐听，小姐听了要急坏的。”红娘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不能告诉小姐，我红娘不是小姐，说给我红娘听没有关系。”

荷花道：“我不能说的，就是强盗孙飞虎带了五千喽罗兵围困了寺院，老夫人再三嘱咐我不能说，那狗强盗要来强抢小姐，我不说了，那强盗说如果不把小姐献出去，就要放火烧寺院，大家一起烧死。红娘姐，你说像这样的大事，我能说出来吗？”

红娘一听，大吃一惊，心想，你一口一个不说，我可全知道了。像你这样的快嘴，见了小姐，还不是竹筒倒豆子？小姐突然得到这消息，不急死也得急出病来，还是让我去。就说道：“荷花，你先去复命，我和小姐随后就到。”

荷花道：“好吧，我先走了，可你要小心一些，千万别露出口风。赶快来，老夫人等着哩。”

红娘见荷花已走，心里直如压了一块大石头，急得喘不过气来，连忙上楼，踏一步，想一想，想起和小姐从小在一起长大，名为主仆，情同姊妹，一步也没有离开过，现在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强盗是没有什么理好讲的，眼看小姐就要被抢去了。干脆，强盗抢小姐时，连我红娘也一起抢了去，要死就和小姐死在一起，倒也一了百了。好不容易爬完了这几步楼梯，到得房门口，先把眼泪擦干了，免得小姐起疑。把门帘一掀，推开房门，只见小姐站在窗口，向外眺望，似乎也觉察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再说莺莺小姐，自从在功德堂见了张生以后，回到闺房，神魂荡漾，情思不定，一直在思念张生，弄得茶饭不思，懒洋洋的有气无力。况且又是在这暮春天气，更让人伤神劳心，身上的罗衣，忽然宽大了许多，一个黄昏已经忍受不了，怎么能挨得了几个黄昏！

想起了隔墙吟诗唱和，是何等的融洽！现在则是帘儿垂得低低的，门儿关得紧紧的，你的身影已经像袅袅篆烟被风吹得见不到了。我只有暗暗哭泣，好比雨打梨花，这正是“好句有情怜夜月，落花无语怨东风”。默默地斜靠在阑干上，凝望着天尽处那飘流不定的白云。唉！院子里花儿都谢了，花瓣儿纷纷飘落，激起了无限的伤感。春天已经悄悄地走了，蝴蝶的粉翅，轻轻地沾上了白雪似的柳絮；燕子衔的巢泥，染上了落花尘土的香气。长长的柳丝太短，系不住春心，那心上人只隔个花阴那么近，却和天涯海角一般远！憔悴了花容，清减了精神。牙床上翠缎的被子，绣锦的褥子，越睡越冷，也别拿兰麝香木来薰，就是把兰麝香木薰光了也不见得会热，只好自己温存自己了。昨夜晚隔墙的诗句分明是在打动我，今天在道场上心上人又不得亲近，害得我坐又不安，睡又不稳，要想登临又提不起劲，要想散步又闷得发慌，整天的情思恹恹，昏昏欲睡。也不知怎么的，往常只要看见了外人，早就生气了，看见了客人，也讨厌得不行。自从见了那个人，顿时觉得格外亲密。想起了昨夜的诗篇，我依照他的前韵，酬和得那么清新；他的诗做的意境高远，念得腔圆字正，那首咏月新诗，的确要比织锦回文强得多！不知谁肯来穿针引线，替我向东邻去说一声。想起了这个读书人，实在爱煞人！他的脸儿清秀，身儿英俊，性儿温文，心儿多情，不由得叫人口儿里念叨，心儿里刻樱

小姐正在独自胡思乱想，仿佛听到外面有喧闹之声，所以走到窗前去观望。

红娘此时已经进了房门，说道：“小姐，夫人叫你立刻下楼，快些走吧”小姐感到今天的红娘有点不大对头，怎么这样惊慌失措的，可能这小丫头做错了什么事，有点作贼心虚。这丫头，你尽管当面直说好了，难道我能把你吃了不成？于是问道：“红娘，究竟为了什么事？”

红娘道：“小姐，不必问了，见了老夫人就会明白的。快走吧，快走，快走”

小姐见红娘如此着急，心里老大不忍，想着别把她急坏了，道：“红娘，些些小事，不必惊慌”

红娘差一点眼泪又要掉下来了，强忍在眼眶里，心想，如此大事，还说“些些小事”。强盗的贼手快要抓到你身上来了，还说“不必惊慌”。好像吃了定心丸似的。又一想，也别怪小姐像个没事人，她还不知实情哩。想到这里不由地说道：“小姐，这不是小事，有天大的事，快会见老夫人吧！我求求你了，快走，快走”一边说一边拉住了小姐的衣袖，拖了就走。

小姐平常日子里走路是斯斯文文，袅袅婷婷，脚尖都不可以露出裙幅之外。现在给红娘拖着下楼，急行快步，那三寸金莲如何受得了？连连说道：“红娘慢些，红娘慢些”

小姐被红娘连拉带拖，到得内堂门口，只听得里面一片哭声，就知道确是出了大事，便把裙裾一提，跨进屋里，两腿不由自主地簌簌发抖，踉踉跄跄到得老夫人身边，扑在老夫人的膝盖上，叫声“母亲”眼泪就滚滚流下来了。

老夫人正在悲悲切切、痛哭流涕地诉说：“唉！完了，一切都完了！我们崔家从未作过孽，老相爷在世时，为国为民，赤胆忠心，谁料到会有此等飞来横祸？老天爷啊，你太不公平了”一见女儿来到，哭得更加伤心了，一把抱住了莺莺不放，好像这一抱强盗就抢不去了，哭着说道：“儿啊！你知道吗？狗强盗孙飞虎带领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

小姐问道：“是否抢我家的财物而来？”

老夫人道：“如若来抢我家的财物，倒也罢了，那狗强盗是看上了你啊！说你眉黛青颦，莲脸生春，好像是捧心的西子，倾国倾城的杨太真，要抢你去做压寨夫人！儿啊，这可怎么办呢？”

小姐听罢，吓的魂灵儿顿时离了身躯，晕死过去。红娘连忙扶住，并用手不住地在小姐的胸口轻轻揉搓，叫道：“小姐醒醒，小姐醒醒”

老夫人放声大哭，叫喊道：“儿啊，我的苦命儿啊”

小姐经过红娘的一阵揉搓，悠悠地苏醒过来。低声叫了一声“娘啊”

眼泪就像泉水一般涌出来，用衣袖也抹不完。想想母亲经常说我长得好看，将来一定有福气，哪里知道现在却是个祸根！我是进退无门，叫我到哪儿去找一个能够保护我的亲人？最关键的是偏偏亡过了老父亲这个有福之人，丢下了孤儿寡母无处投奔！耳边听得寺外锣鼓震天响，料想是战云弥漫，尘土飞扬，可怕煞人！那家伙不知从哪儿听到的，胡说什么奴家生得“眉黛青颦，莲脸生春，好像捧心的西子，倾国倾城的杨太真”，如果我真的是倾国倾城，岂不要把这三百个和尚送了命，连那外面的五千贼兵，一眨眼就可以斩草除根，杀个干净，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对国对家没有忠信，肆无忌惮地掳掠人民，现在还要来焚烧这盖造得像天宫般的普救寺，真是无法无天了！你们又不是诸葛孔明，这里也不是博望坡，用不着来烧屯！

小姐悲伤过度，一时站立不起来，就靠在红娘身上，席地而坐，一面在思考如何应付这个严峻的局面。

老夫人见女儿已经醒过来了，哭着说道：“老身已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就是死了也不算寿夭，就是苦了孩儿，年纪轻轻的还没有出嫁，老身和先相爷未了向日之愿。死不瞑目，却如之亲何？”

小姐听到母亲说“寿夭”两字，就想到了死，想我堂堂相国千金，如何肯从贼？被强盗抢去也是一个死，倒不如自己死还可以保住一个清白之躯，今天只有一死才可以了之。就说道：“母亲，不必悲伤，孩儿有一计，可退贼兵，或许可以保全一家人的性命。”

大家一听小姐说有计可退贼兵，悬着的心都放下来了，无不钦佩小姐终究是才女，临危不乱，一下子就想出了妙计，所以大家都侧着耳朵静听。老夫人听得女儿已有妙计，很是高兴，说道：“儿啊，快把妙计说说”小姐道：“母亲，让孩儿死了吧！强盗要抢的是孩儿活人，死人是不会要的。待孩儿死后，只要把孩儿的尸体交给强盗，他们一定会退兵的。”众人一听全都泄了气，这是什么妙计，比馊主意还要馊，不死而能退贼兵，才是妙计！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谁愿意

眼睁睁看着聪明善良、如花似玉的小姐去死呢？一时大家都默不作声了。老夫人哭着说道：“儿啊，为娘怎么能舍得你去死呢？”

小姐道：“死了孩儿一人，可以保全一家，保全寺庙，这是万全之策。

娘亲你不必爱惜女儿，就让孩子死了吧！母亲你白白养育了女儿十九年，就譬如当初没有生这个女儿，娘亲的养育之恩，孩儿只有来生再报答了”说罢，哀哀痛哭，泣不成声。

老夫人听了，心如刀绞，说道：“女儿你如一死，为娘也不想活了。”

小姐想，我要死，娘舍不得，看来在家里是死不成的了。小姐此时已经横下了一条心，在家里死不成，就死到外面去，一到贼营，自尽不迟，母亲也可以眼不见为净了。意志已决，说道：“母亲，孩儿还有一计，可退贼兵。”老夫人道：“计将安出？”

小姐道：“只要把女儿献给那贼首，他达到了目的，就不会再为难无辜的人了。”

大家听了，比得知孙飞虎来到还要吃惊。什么？小姐自己出主意要把她献给强盗，这怎么成呢？小姐甘愿自我牺牲，感动了大家，那是万万不能的！但是他们都作不得主，且看老夫人的意见吧。

老夫人听了忙道：“儿啊，这是万万不能的！想我们崔家，没有犯法之男，更没有再婚之女，怎么能把你献给贼寇为妻，岂不辱没了崔家的门第，败坏了崔家的声誉！这是万万不行的”

小姐想，事情已经到了生死关头，还念念不忘“门第”、“声誉”，老娘亲啊，你也太糊涂了！于是说道：“母亲，何须考虑得那么远，如果把女儿献出去，其利有五。”

老夫人道：“怎么说其利有五，你且讲来。”

小姐道：“第一条，可以免得摧残老母亲。”

老夫人听了，心里像灌了蜜糖似的，女儿第一条就想到了母亲，一片孝心，可见我没有白养了她，问道：“那第二条呢？”

小姐道：“免得寺院殿堂化为灰烬。”

长老听了，很觉安慰，说道：“阿弥陀佛，多谢小姐”

老夫人道：“第三呢？”

小姐道：“父亲的灵柩可以保全。”

老夫人很是感动，说道：“好女儿，你在紧要关头，不仅顾到了在世的娘，还不忘去世的爹，有孝心的好女儿！那第四呢？”

小姐道：“可以免得寺内僧俗人等白送性命。”

老夫人道：“第五条呢？”

小姐道：“欢郎弟弟还没有成人。。”

欢郎插嘴道：“姐姐，我没有关系，我不怕”

小姐继续说道：“他是崔家的继承人。我莺莺如果爱惜自己的声誉，不肯从贼，那么许多僧俗都要被屠杀，寺院要被烧毁，父亲的灵柩也要化为灰尘，爱弟之情，慈母之恩，全部玉石俱焚，我们崔家大大小小不留一个，这又何苦来呢？都是做女儿的不孝”

老夫人道：“把你送给强盗，为娘是坚决不愿的”

小姐哭着说道：“娘啊！你这也舍不得，那也不愿，又没有别的妙计，还是让女儿死了的好”

正在此时，法聪小和尚奔得上气不接下气，从外面直闯进来，喘着大气说道：“禀报师父，不好了！强盗说，再不把小姐献出，马上就要放火烧寺院了！师父，快些想办法吧”

长老听报，更加着急，现在火已经快烧到眉毛上了，再不想办法，将要不可收拾。于是转向老夫人道：“老夫人，快想妙计，救救寺院吧”

老夫人道：“长老，老身乃女流之辈，已经没有主意了。”

长老道：“夫人，我们何不一起到大雄宝殿去，传示两廊僧俗人等，古人说过：‘十步之间，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老衲认为一定有能人出来出谋划策。另外，老夫人可以立下重赏，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说不定会有人出来退贼解围，不知老夫人意下如何？”

老夫人道：“长老言之有理，我们一起到外边商议商议吧”又回头对女儿道：“孩儿，你先回去，听候消息，一切有为娘作主。”

小姐含着眼泪，由红娘扶着，到了绣楼上，小姐往绣床上一躺，默不作声，只是流泪。

红娘可唠叨开了，她对张生有一肚皮的意见，自言自语地说道：“唉！

人心难测呵！在太平的时候，一个劲来套近乎，什么‘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尚未娶妻’啦，什么爬在墙上吟诗啦，什么在道场上痛哭啦，多么亲近！现在到了紧要关头，倒好，连个人影儿都见不到，不知躲到哪个旮旯里去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小姐躺在床上，红娘的话句句听见，想道：红娘责怪张生，毫无道理，我要替他辩护。于是说道：“红娘，你怎么可以随便埋怨人家呢？你不想想，那秀才能随意到我家的内堂来吗？也许他现在正在思考妙计良策哩”红娘道：“小姐，你又在帮那个秀才了！小婢实在替小姐着急，恨不得他能来替我们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小姐，你且躺一会儿，我到前边去看看，有什么好消息，即刻回报。”

小姐道：“你去吧。”

于是红娘又到前边来了。夫人带了一些丫环仆妇，跟着长老来到大雄宝殿。大殿两廊下挤满了人，大哭大喊，十分嘈杂，又传来了寺外强盗们的喊杀之声，真令人心惊肉跳。

老夫人颤抖着说道，“长老，有劳你向廊下传言：倘若有人能退贼解围，必有重谢”

长老想，到了此刻辰光还许空头愿，“重谢”，究竟多少重？那是要落实的。于是说道：“如何重谢，请老夫人明示。”

老夫人虽则是女流，却跟着丈夫学了一套官场圆滑经，也有点老奸巨猾。她所说的所谓“重谢”，是有伸缩性的，到时候可重可轻，支配权攥在自己手心里。今见老和尚要问个水落石出，心里不免责怪老和尚多口，但是，又不能不落实，可又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来，我总不能倾家荡产地去重谢吧！好吧，就这样，便说道：“我愿拿出崔家的一半财产来酬谢，但等强盗退去，一定兑现，决不反悔。如若有人信不过，就请法本长老作个证人。”长老想这还不错，金钱人人喜爱，虽说这个“一半家财”还是个囫圇数，崔家的财产总不至于只有十两八两银子。外边传说崔家富可敌国，这个“一半”，足可以打动人心，一定有能人出来退贼。长老到得大雄宝殿门口，外边人声喧哗，议论纷纷，长老由法聪扶着，对着两廊的僧俗人等高声说道：“大家肃静”两廊僧俗立刻停止议论，鸦雀无声，瞪着眼，侧着耳，都在用心听老和尚要说些什么。长老依旧提高了嗓门说道：“大家听了！相国夫人特地命老僧传话，谁人有能耐退得强盗，夫人说，不论僧俗，情愿把崔府的家财对半均分，作为酬金！有人应者，请往前来。”

长老宣说完毕，下面一片寂静，毫无反应。长老恐怕众人没有听清，就再说一遍，一连说了三遍，还是不见有动静。只听得有一个声音说道：“我们如果有退贼的本领，也不会逃到普救寺来了。”

又有一位道：“我们也是被强盗围困的，能够退贼，也不会要钱。”

又有一个人说道：“一半财产倒是不少，可惜我们没有退贼的本领”

正在此时，外面又是一阵喊杀叫骂之声。只见在山门的门缝里了望的法空奔进来说道：“禀报师父，那强盗说，再不把小姐献出，就要攻打山门，杀进来了”

长老听了，更加着急，说起来钱可通神，现在连人也通不了啦！赶紧进殿，回复老夫人。

老夫人正在大殿上等候回音，见长老进来，神色有点不大好，预感到有些不妙，就问道：“长老，可有人退贼么？”

长老道：“没有人退贼。”老夫人道：“那你是否说清楚了家财是对半分的？”

长老道：“说了，没有用！谁都没有这个能力退贼，现在强盗又在叫嚷着再不献出小姐，就要杀进寺来了！请老夫人定夺。”

老夫人一听，完了！总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哪料到如此重赏，还没有勇夫，可叹呀可悲！我已经是智穷力竭，无计可施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普救寺的诸佛菩萨也保佑不了我们崔家了，还是自己救自己吧。强盗的目的是来抢女儿的，我也顾不得中表联姻，亲上加亲了，把女儿送给一个普通人，总比弄一个强盗女婿要光彩一些，为了一家，就把女儿作筹码吧。把心一横，对长老说道：“长老，再麻烦你去传话，如果有哪位英雄，不拘僧俗，只要能退强盗，我愿将女儿莺莺许配与他，倒赔妆奁，待等太平无事，立即完婚。我言出如山，决不反悔”

长老道：“是是是，老衲马上去传言。”

其时红娘在旁，一切都看在眼里，见用金钱也打动不了人心，心里也很着急。又见老夫人想出个下策，用小姐作为赏格，心想，小姐嫁给平民老百姓，尽管门不当，户不对，总比去当强盗的压寨夫人要强得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过，老夫人不应该说“不拘僧俗”。银钱可以不拘僧俗，和尚一样要钱用的，女儿可不行，能嫁个和尚吗？世界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那位退贼的英雄是个和尚，堂堂相府，招一个和尚女婿，到那时，看你老夫人有何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老相爷！老夫人大概急昏了头，病急乱投医。但愿那个二十三岁尚未娶妻的书呆子能当一下退贼的英雄就好了。你内堂不能去，这大殿上你还不肯露面吗？下回再跟我罗嗦，非要给他一个难堪不可！却说长老领了老夫人之命，又来到大殿上，高声说道：“大家安静”

众人一听，都在想不知又有什么新的解围办法了。

长老道：“老僧奉了老夫人之命传言，老夫人说，不拘僧俗，谁能够退去贼兵，老夫人愿意倒赔妆奁，把莺莺小姐许配给英雄。”

话音方落，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僧俗人等的极大兴趣，一时议论纷纷。

俗人们说，莺莺小姐生得美如天仙，人见人爱，可惜本事不济，别老婆没有捞到，先搭上一条小命，还是让有能耐的人去享受吧！

和尚们说，怎么，我们和尚也有份？这是强盗孙飞虎作成我们的。机会倒是不错，就是没有本事打跑强盗，最好去跟强盗商量商量，叫他们自己退了吧。唉！强盗是不讲理的，我只好不还俗了。

其中有一个和尚对这一份赏格发生了兴趣，那就是小和尚法聪。他倒不是自己想当英雄，捞这份赏格，而是为张生着想，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怎么看不见读书人的影儿？是不是个胆小鬼，吓得在书房里不敢出来了？

却说张生，自从在功德堂道场上见了小姐，见小姐对他含情脉脉，着实有点飘飘然。但是听到法聪告说小姐已经中表联姻，名花有主了，他又犹如跌进了冰窖，浑身冰凉，万念俱灰。回到书房里，就往床铺上一躺，不住地长吁短叹，正在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却被外面的金鼓喊杀声给惊醒了，想让琴童出去看看，就叫道：“琴童，琴童”

琴童早就被外面的金鼓喊杀声吵醒了，来问主人，却见张生睡得正香，就不想叫醒他，一个人悄悄地到外边来打探情况。一到大殿上，正当长老在宣布崔家愿用一半财产募人退贼的时候，他立即返回书房，来向主人禀报。刚踏进书房门，听得张生在叫唤，就说道：“相公，不得了啦！大祸事到了”张生问道：“何事惊慌？”

琴童道：“寺外强盗孙飞虎带领了五千喽罗把寺院团团围住，“强抢莺莺小姐做压寨夫人哩”

张生道：“果有此事？啊哟！我家小姐呀”说罢，眼泪就掉了下来。

琴童道：“相公且慢啼哭，校。主母还没有被抢去，不过，强盗说，如若不把主母献出，就要放火烧寺院了”张生惊叫道：“啊哟，这便如何是好？看来要玉石俱焚了”琴童道：“现在崔老夫人出了赏格，说不管是谁，只要能够退贼，崔府的财产与他对平均分。”

张生道：“这就好了！可曾有人出来领赏否？”

琴童道：“我紧跑回来禀报相公，后边的情况还不知道。”正在此时，法聪小和尚来了。一进门，见张生半倚半躺在床上，说道：“张先生，你好悠闲！外边的事你知道吗？”张生道：“小生已经知道了。”

法聪道：“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就该想个妙计良策来解围。”

张生道：“小生无计可施”

法聪道：“张先生，你太不仗义了！你难道不肯为普救寺想想，不肯为小僧我法聪想想，难道也不为自己想想？”

张生道：“小生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有什么可想的？”

法聪道：“先生，你学富五车，满腹经纶，难道一个计策都想不出来？”张生道：“小生实在无计可施。”

法聪道：“你难道能眼看着小姐献给强盗吗？”

张生道：“我家小姐是万万不能献出的”

法聪道：“那么，你就忍心让小姐被烧死吗？”

张生道：“我家小姐是万万不能烧死的”

法聪道：“小姐不能献出，也不能烧死，那是要救她的了。”

张生道：“那是自然！小生可以不救自己，我家小姐是万万要救的”

法聪道：“那好，赶快拿出退贼的妙计来”

张生道：“我心已乱，有计也想不出了。”

法聪道：“张先生，不必心乱，刚才老夫人叫我师父向大家传言，说道：‘如有那位英雄，不拘僧俗，只要能退强盗，我愿将女儿许配与他，倒赔妆奁，待等太平无事，立即完婚，言出如山，决不反悔。’老夫人当殿许婚，还怕什么中表联姻，这是一个千载难遇的机会，千万不可放过，一解了围，小姐就是你的了。”

张生道：“此话当真？”

法聪道：“出家人不打诳语，再说我法聪对你张先生一直是赤胆忠心的，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张生道：“既然如此”，说到此，他忽然惊叫起来，说道：“啊哟不好！不拘僧俗”

法聪倒被他吓了一跳，问道：“先生何事惊慌？”

张生道：“我家小姐万万不能被强盗抢去，也不能被俗人得去，更万万不能给你们和尚得去！我家小姐万万是小生的”

法聪道：“为了小姐，还不赶快用心想计。”

张生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就说道：“哈哈，小生有计了”

法聪有点不大相信，那么快就有计，此计大概不妙，道：“先生，你的妙计来得那么神速，恐怕不是鸡（计），是鸭吧？”

张生道：“休得胡言！这叫做急中生计。”

法聪道：“既然有了妙计，救兵如救火，快去见老夫人吧。”

张生道：“小师父不必性急，且慢去见老夫人，稍等片刻，待小生写一封书信来。”

法聪道：“先生，大火已经烧到屁股上了，怎么还有闲功夫写信呢？算了吧”

张生道：“小师父你哪里知晓，退兵妙计尽在其中。琴童，速速备纸磨墨”

琴童马上铺好八行薛涛笺，打开墨盒，端砚中的宿墨尚未洗去，稍微注上一点水，不一会，已把墨磨浓了。

张生从笔筒里抽出一支象牙管长锋小楷羊毫，蘸得笔饱，文不加点，一挥而就。信上是这样写的：珙顿首再拜大元帅将军契兄纛下：伏自洛中，拜违犀表，寒暄屡隔，积有岁月，仰德之私，铭刻如也。忆昔联床风雨，叹今彼各天涯。客况复生于肺腑，离愁无慰于羁怀。念贫处十年藜藿，走困他乡；羡威统百万貔貅，坐安边境。故知虎体食天禄，瞻天表，大德胜常；使贱子慕台颜，仰台翰，寸心为慰。辄稟：小弟辞家，欲诣帐下，以叙数载间阔之情；奈至河中府普救寺，忽值采薪之忧。不期有贼寇孙飞虎，领兵半万，围困山寺，欲劫故臣崔相国之女，小弟之命，亦危在旦

夕。兄长倘不弃旧交之情，提一旅之师，以推天子之恩，以解苍生之危，使故相国虽在九泉，亦不泯将军之德矣！鹄候来旄，造次干渎，不胜惭愧！伏乞台照不宣！张珙再拜。二月十八日书。张生把信写好，从头细看了一遍，并无差错，就放进信封内，带在身边，说道：“法聪师父，请吧”于是两人来到大殿，琴童跟在后面，一路上，法聪嚷道：“诸位，请闪过一旁，退贼的英雄来了”众人一听，纷纷闪过一边，让出一条道来。

张生一边向前挤去，耳朵里听到长老还在传命：“老僧奉了老夫人之命，廊下传话，不拘偕俗，谁能退得强盗，愿将小姐许配与他，倒赔妆奁”果然如此，法聪没有撒谎，不仅有希望，而且我家小姐已是稳稳地到手了。张生不觉心花怒放，哈哈大笑，鼓掌说道：“妙啊！妙极了”

法本长老正在为已悬重赏却仍无回音而发愁时，忽然听得有人在哈哈大笑，在这种生死存亡关头，居然还有人笑得出，是否该人的神经出了毛病？听听这笑声很耳熟，往笑声处一看，原来是“老衲的一房亲戚”来了。这时，张生已经到了长老跟前，长老问道：“相公何故发笑？”

张生道：“长老，小生见你这般高声叫喊，觉得有些好笑。”

长老道：“相公难道还不晓得强盗孙飞虎兵围山寺的祸事么？”

张生道：“小生已经知道了。”

长老又道：“你可知晓，强盗扬言，要献出莺莺小姐。不献出莺莺小姐，强盗就要放火烧寺了”

张生道：“小生也知道了。”

长老道：“既然你都知道，事情已经大火烧到眉毛上了，还有么可笑的呢？”

张生道：“长老，我且问你，崔老夫人是怎样说的？”

长老道：“老夫人言道，有人退贼，愿将小姐许配给他。”

张生道：“果真是这么说的？”

长老道：“还有一句‘倒赔妆奁’。”

张生道：“小生有一事不明，请教长老。”

长老道：“相公请讲。”

张生道：“据小生所知，莺莺小姐早已中表联姻，怎么现在又要佛殿许婚了？”

长老有点迟疑了，说道：“这个嘛，这个嘛，也许，大概，可能，可能是为了救命要紧，顾不得中表联姻，也是合乎情理的。”

张生道：“既然如此，就烦请长老通报老夫人，说张珙求见。”

长老说道：“相公果真能退强盗？”

张生胸有成竹地说道：“长老不必多虑，不用骑战马，不必拿刀枪，也不要对阵打仗，看一看管叫那半万贼兵化为一滩肉酱和鲜血。小生自有锦囊妙计，事不宜迟，速去通报就是了。”

长老道：“老衲知道了，请相公稍候。”说罢，兴冲冲地回到大雄宝殿。老夫人正在大殿上急得脑子发胀，恐怕佛殿许婚这一招不灵，只好大家同归于荆现在看见老和尚走进来，脸上春风得意，一副考上了进士的样子，觉得似乎心宽了一些，问道：“啊，长老，事情怎样了？”

长老道：“老夫人，不用担心了，已经有人挺身而出，能退贼兵，真是吉人天相啊”

老夫人大喜，双手合十，对空膜拜，说道：“佛天保佑！菩萨保佑！长老，不知这位恩公高姓大名？”

长老道：“此人与老夫人有一面之识，乃老衲的亲戚，昨日附斋追荐的秀才，姓张名珙，双字君瑞的张相公。”

老夫人听了，说道：“原来就是此人！想不到一介书生，有此谋略，我无忧矣”

长老道：“张相公在外面，等候拜见老夫人。”

老夫人连忙道：“长老，赶快出去，说老身有请”

长老道：“遵命”说罢，就到大殿外，见了张生，说道：“相公，老夫人有请”

张生说声“来了”便潇洒自如地踏进了大殿，整理了一下衣冠，趋步上前，说道：“老夫人在上，晚生有礼了”

老夫人这次不同于在功德堂，还有点摆相国夫人的架子，这次是有求于人，所以当张生进来的时候，已经站起来迎接。见张生风度翩翩、神采飞扬地走进来，向自己行礼，连忙用手虚扶一扶，说道：“不敢，不敢，老身还礼了。先生请坐。”

张生道：“请老夫人先坐。”

老夫人坐下了，见张生坐在那里，神色自若，好像没事人一般，真有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看样子我们一家子的性命要寄托在他身上了。心里一阵宽慰，但仍然流着泪说道：“先生，家门不幸，祸从天降，孙飞虎贼人兵围寺院，要抢小女莺莺，可怜我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古人云，惻隐之心，人皆有之。万望先生施展子房、卧龙之才智，伸手救援，则老身一家，感恩戴德，没齿不忘”

张生听了老夫人的一席话，心想，这些全是空洞的客套，为何不提许婚之事？从古以来，婚姻都是父母之命，老和尚的传话终究有点靠不住，必须由老夫人亲口说出，方为稳妥。但是自己却不好意思去问，只好坐在那里不吭声，装作洗耳恭听的样子。

老夫人见张生不搭腔，明白大概他没有听到我的传话，于是说道：“先生，刚才老身曾托长老传话。”

张生连忙接口道：“不知如何传的？”

老夫人道：“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女莺莺许与为妻，再倒赔妆奁，以报大恩。”

张生道：“夫人果真是这样传话的么？”

老夫人道：“是老身亲口许下的，先生若能退贼，老身决不食言，待得太平，便立即完婚，更有法本长老为媒作证。”

长老一听，连忙摇着双手说道：“夫人，想老衲乃出家之人，作媒恐怕不妥吧？”

老夫人想，现在到了什么时候，有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谈什么妥不妥！就说道：“长老此言差矣！想《诗经》上有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老身在佛殿许婚，长老作伐为媒，乃是顺理成章之事，不必推辞了”

长老道：“如此说来，老衲遵命就是。”

老夫人道：“先生，今日危在旦夕，所以佛殿许婚。先生若能退却强盗，老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张生听了，心中大喜，当即起身，抢上一步，倒身下拜道：“承蒙老夫人抬爱，晚生张珙敢不从命，请受晚生一拜”

老夫人忙道：“先生请起，请起”

这时，红娘一直在旁边，一切场面都看得一清二楚，心里说不出的高兴，难得这秀才一片好心，与我们崔家非亲非故，却能够挺身而出，来管这份闲事。但愿他能有诸葛亮之才，横扫了这五千贼兵。那时，不但贼兵可退，而且小姐也可了却一桩心愿，我红娘也可以得到一个好姑爷。刚才我在小姐面前错怪了他，真不好意思，现在得赶快向小姐报喜去。走了几步，又站下了，心想且慢，这傻角有没有退贼的本领，不要说嘴郎中无好药，看看再说。于是又返回原地。

长老道：“相公请起，请起”

老夫人道：“先生请坐，请教退贼之计。”张生起身坐定，说道：“老夫人但请放心，不用害怕，不是晚生夸口，只要略施小计，管教扫除贼兵，保存寺院，免去众僧俗的灾祸，老夫人一家大小不叫伤害一个”

老夫人听了，心想这都是空话，退不了贼兵，仍是枉然，于是道：“有先生筹划，老身极为放心，请教良谋。”

张生道：“晚生有一故人，同乡同学，又有八拜之交。此人姓杜名确，双字君实，也是官宦子弟，乃太宗皇帝驾前宰相杜如晦的重孙。他壮志凌云，不袭门荫，考中了贤良科举，能开六石之弓，熟习八阵之法，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内怀信义之心，外有威严之色。初任郡城，地方盗贼绝迹；后守边疆，胡骑不敢来犯。武备德修，将士归心。临阵使一柄大刀，冠绝古今，爱骑一匹雪白龙驹宝马，人称‘白马将军’。目前在蒲关镇守，威名远震，敌不敢犯。晚生已修书一封，只要送往蒲关，兄长定会前来救助。”

老夫人道：“多谢先生仗义相助。杜将军确是当世名将，令人敬佩，有他出兵，何愁贼人不灭。不过，此法虽好，无奈贼人威逼得紧，蒲关离此尚远，只怕远水救不了近火，蒲关大军未到，强盗已经放火杀进来了，又将如何？”

张生道：“请老夫人不必担忧，晚生还有一条缓兵之计。”

老夫人听了，心想，这秀才足智多谋，我把女儿送给他也值得。说道：“如此，请教先生那缓兵之计？”

张生道：“老夫人，这一条缓兵之计嘛，要用着长老了。”说着就向法本长老拱拱手。

长老一听，吓了一跳，忙摇手说道：“相公，你弄错了！想老衲年事已高，手无缚鸡之力，哪里会冲锋陷阵？还是另请高明吧！阿弥陀佛”说着，向张生合十顶礼。

张生道：“长老不必惊慌，并非要你出去和强盗厮杀，是要借重你鬓发如霜的法相，一寺之主的身份，请你去和强盗说几句话。”

长老道：“阿弥陀佛！老衲只会诵经念佛，没有苏秦、张仪的口，陆贾、酈生的舌，怎么能做得了说客？”

张生道：“长老，岂不闻‘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你在讲经说法时，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一定会成功。”

长老道：“这些强盗比石头都不如，点不了头，老衲难以胜任。”

张生道：“长老不必惧怕，又不要你去和强盗面对面说。请问长老，在寺内有没有可以登高了望的地方，能够和寺外的强盗对话？”

长老道：“有呵，就是在头山门内的钟楼。”

张生道：“长老，你只须登上钟楼，对强盗如此如此说，强盗绝对不会伤害你，而且还会暂时退出一箭之地。长老，可以吗？”

长老道：“计策是不错，要老衲一人前往，尚无此胆量。”

张生道：“无妨，小生陪同你前往就是了。”

长老道：“如此甚好！有相公在旁助威壮胆，老衲遵命就是。”

于是两人告辞了老夫人，直奔钟楼，撩衣拾级而上。已经听得人声喧哗，马匹嘶叫，开窗一望，只见寺外旗幡招展，刀枪生光，军容不整，阵法零乱，好一群乌合之众。喽罗们个个横眉竖目，恶狠狠的好似凶神恶煞一般，正在摇旗呐喊，虚张声势。长老见了，两腿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

张生见状，安慰长老道：“长老休怕，你在楼上，他们伤不了你，赶紧和他们对话”

再说寺外的强盗们，见寺内一直没有动静，不由得焦躁起来，正想叫阵，忽见寺里钟楼上的窗子打开了，从窗口探出一个光头来。靠近山门的值哨喽罗见了，以为寺内有人偷看军情来了，就大声喝道：“呔！钟楼上的人听着：速把窗门关闭，否则要开弓放箭啦”

张生连忙道：“长老，赶快答话”

长者慌忙答道：“好汉们且莫放箭，老僧有话，请大王前来答话。”

喽罗们听了，就把弓箭放下，到大帐禀报孙飞虎道：“禀报大王”

孙飞虎正在帐篷里发怒，按他的性子，就要立刻杀进寺内，把莺莺小姐抢了就走，岂不痛快。无奈要抢的是相国千金，不得不客气一些，真是强盗学斯文！见小喽罗来报，问道：“何事报来？”

小喽罗道：“普救寺里有一个老和尚，在钟楼上请大王爷到寺前答话。”孙飞虎听了，说道：“闪开了！带马”他踏蹬上马，一抖丝缰，直往寺前，对着钟楼大叫道：“呔！和尚听着：速把莺莺小姐献出，万事皆休，若有半个不字，本大王要放火烧寺，把僧俗人等杀一个鸡犬不留”

长老往下一看，见孙飞虎生的那般模样，吓得胆战心惊。只见那孙飞虎腆着一个似妇女十月怀胎样的大肚子，三角眼，大鼻子，粗嘴唇，阔脑门，竖眉毛，宽下颏，海下一部刺猬毛般的红胡子，简直是人怕鬼摇头。头戴一顶红彪彪的纱巾，身披一领云雁金缕蓝战袍，护心镜耀日生光，套一双抹绿狼皮战靴；腰间右边挂一张铁胎弓，左边挂一壶狼牙箭，手拿一柄簸箕来大的开山斧，胯下一匹青鬃战马，装作威风凛凛，实则猥琐非凡。长老倒吸了一口凉气，道：“好怕人也！吓死老僧了也”

张生见了孙飞虎，也微微吃了一惊，心想这狗强盗长得如此丑陋，妄图强抢我家小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我张珙在，狗强盗休想得逞！听得长老叫怕，心想这不是害怕的时刻，忙道：“长老休得害怕，速速答话”长老定了一定神，壮着胆子说道：“大王，请暂息雷霆之怒，且听老僧说来：相国夫人听得大王虎驾前来，本待早把小姐献与大王，无奈她们母女情深，小姐嫁给大王以后，不知何年何月再能见面，一时难舍难分。大王你若是鸣锣击鼓，大叫大嚷，把小姐给吓死了，岂不可惜！老夫人言道：“大王若要做女婿，请按兵束甲，退出一箭之地，让她们母女叙别一番，然后再献与大王。”

孙飞虎道：“本大王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要马上成亲，时间不能太久”长老又说道：“再说莺莺小姐现有父丧在身，目前正在做除服道场，等三日功德圆满，脱了孝服，换上大红吉服，倒赔妆奁，一定献与大王。”孙飞虎大叫道：“不行！三天不行”

长老道：“大王息怒，若是今天就把小姐送出，小姐穿了一身孝服来到军中和大王成亲，恐怕对大王不利。大王请三思”

孙飞虎听了，觉得很有道理，最近军情确是很不顺利，别再惹些晦气来，弄成一个光杆大王，那就糟了！想到此处，道：“既然如此，限你三日。老秃驴听着，是连今天三日，三日之后若不送来，我要你们人人皆死，个个不存！你对夫人说去，像这样好性儿的女婿，打了灯笼也找不到，教她就招了俺这个好女婿吧。”说罢，转身发号令道：“儿郎们，后退一箭之地”就领了喽罗们回大帐去了。

长老抹了一把汗，对旁边的张生说道：“相公，强盗已经骗走了，你也听到，三日后不送出去，大家便都是没命的了！相公，这三日时光易逝，还望相公速速退贼。”

张生道：“这倒不妨。我这里有一封给杜确将军的书信，此地离蒲关只有四十五里。请问大师，寺院内可有人敢到蒲关去送书信？”

长老道：“若是白马将军肯出兵，怕什么孙飞虎！若说是送书信的人，寺里倒有一个。老衲有一个徒弟，法名惠明，平日不念经文，就喜欢喝酒打架，老衲也拿他没办法。这个徒儿，生性戆直，你如果求他去，那是杀了他也不去的，一定要用言语去激他，不让他去，他就是死也一定要去的。相公，你会激将法吗？”

张生道：“有这个人选就好，一切就看小生的手段吧”说罢，和长老一起下了钟楼，来到大雄宝殿，对着满殿的僧俗人等说道：“强盗孙飞虎围困了寺院，我等岂能坐以待毙？小生有一故友，人称白马将军，现在镇守蒲关，我已修书一封，要寄给杜将军，请他带兵前来解救，这是生死存亡的大事，你们僧俗人等有谁敢突围前去蒲关投书？有谁敢去？”

众人听了，你看看我，我望望你，都不吭声。他们也都知道，这位书生忙进忙出，是为了大家的身家性命，无奈自己没有这份能耐去突围送信，只有闷声大发财了。

张生见大家默不作声，也并不怪罪大家，他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胜任。一旦用非其人，书信落到了孙飞虎手里，其后果不堪设想。何况他已经有了人选了，那就是莽和尚惠明。现在这和和尚不知躲到哪里去睡大觉去了？要设法把他给激出来，于是又说道：“小生曾听说本寺之内有一位师父，武功盖世，是个爱打抱不平的仗义之人，今天为何一言不发？是否没有到场？还是没有胆量前往？”

再说那惠明和尚，原是胡族后裔，自幼喜欢舞枪弄棒，走马打猎，又长得魁梧剷悍，力大无穷。后来父母双亡，他觉得世道险恶，就看破红尘，到这普救寺出家来了，他人是出了家，可心没有

出家，他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王忏，不清不净，只有一个泼天大的胆。又爱打抱不平，动不动就要拔拳相向，所以全寺的和尚都怕他三分，对他敬而远之。虽说是佛门弟子，却从不遵守三皈五戒，最喜欢偷吃酒肉，常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喝醉了酒就撒酒疯，长老也拿他没办法，就派他在香积厨烧火。今天他喝了三大碗老白干，微微有点醉意，正躺在灶前柴草堆里睡大觉，现在刚给外边的吵嚷之声惊醒，一问在厨下值日的小沙弥，知道强盗孙飞虎围困了寺院，要洗劫佛地，残害百姓。他听了以后，真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杀人心逗起了英雄胆。他丢掉了僧伽帽，脱下了黑僧衣，拿起了一直闲置多年诛龙斩虎的戒刀，挂在腰间，两手提起了经年不曾打磨的乌龙铁棍，撒腿就往大殿而来。刚到大殿，就听到了张生的话语，这不是分明对我惠明叫阵吗？气得他哇哇直叫，人未到，声先至，“哇呀呀，阿弥陀佛，气死我也”这一声吼叫如同焦雷一般，震得众人耳朵嗡嗡直响，只见他两手一分，排开众人，直冲到张生面前，伸出蒲扇般的大手，说道：“相公，拿来”

张生听得一声吼，就知道惠明被激出来了。等到惠明来到跟前，一看，唷！好一个莽和尚！豹头环眼，八尺身躯，好似出了家的子路，削了发的金刚，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长老说的一点不错，这送信的任务一定是非他莫属了。不过，长老说的，此人是吃激不吃请的，有必要再激他一激，于是说道：“小师父，拿什么来啊？”

惠明道：“拿书信来，让洒家投送到蒲关去”

张生道：“此事非同小可，小师父，你有这个能耐送去吗？敢不敢去啊？”惠明道：“相公，不是我贪，不是我敢，大踏步杀出那虎窟龙潭；也不是我抢夺，也不是我包揽，实在这几天吃菜馒头，嘴巴里淡出鸟来，举戒刀今日开斋，那五千人也不下需要煎炒烹炸，腔子里的热血可以解渴，胸膛内的心肺可以解馋。再备好一万来斤黑面，和合些酸黄齏、烂豆腐，我把这五千人做一顿馒头馅，包剩下来的馀肉就把青盐蘸着吞。”

张生道：“小师父勇武可嘉，你能挺身而出，一定能够冲出重围。不过，贼寇厉害，孙飞虎骁勇，你要留神才是”

长老也说道：“张相公命你去蒲关寄信，你真的敢去？”

惠明道：“师父，相公，你们问我敢不敢，我要问你们用我还是不用我？你们怕孙飞虎的本事大，我说他能淫欲，会贪婪，身体淘空，已经不堪一击了！老实说，别的人都是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只会撑饱了肚皮躺在僧房里装聋卖傻，哪管他焚烧了寺院，杀尽了生灵。小僧是为了你这仗义的张相公和那善文能武的杜将军，凭着这济困扶危的一封信，用我的本领，一定要闯他一个人仰马翻”

张生道：“如果贼寇不放你过去。则将如何？”

惠明道：“相公，你放心，他怎敢不放？如若不放啊，哼！远的就破开步用铁棍扫，近的就顺着手拿戒刀砍；有小的提起来把脚尖踢，有大的扳下来将他的骷髅头铲。我瞅一瞅古都都翻江倒海，晃一晃厮琅琅震山动岩；脚踏得赤力力地轴摇，手扳得忽刺刺天关撼。我从来是暴烈莽撞，不懂得心虚恐慌，磨练就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壮。我欺硬，最怕软，能吃苦，不爱甜，拚着命提刀仗剑，那怕他阻挡不放”

张生道：“小师父勇力过人，侠肝义胆，愿往蒲关冒险投书，小生代表全寺人等拜谢小师父的救命之恩”说着，一躬到地，就把书信拿了出来，交给惠明。

惠明道：“张相公言重了，救人亦是救己。”说罢，接过书信，在怀里藏妥，提了铁棍，背了戒刀，拜别了师父，再到香积厨去饱餐了一顿。此时已经天黑，惠明开了后山门，悄悄地没入夜色中去了。

却说惠明出了后山门，趁着天黑，一溜风地往外冲去。贼军的主力大都在前山门的广场上，分派在后山门的不多。巡哨喽兵见从寺内冲出一个和尚，便放了一阵乱箭，并未射中，仍被惠明逃脱了。小喽罗连忙去禀报孙飞虎，孙飞虎认为逃脱个把小和尚，无关大局，所以并不介意。哪知道就是这个无关大局的小和尚，偏偏断送了孙飞虎的黄粱美梦。

惠明逃过强盗的封锁线，不敢怠慢，撒开大步，直奔蒲关而去。刚刚天亮，已到蒲关，恰巧杜元帅操兵点卯。惠明到得辕门，对守军说道：“普救寺僧人惠明，有天大急事求见元帅。”

守军入内禀报，道：“启禀元帅，辕门外有一僧人求见。”

元帅道：“命他进来。”

不一会儿，守军领了惠明进入大帐。

惠明上前打个问讯，道：“河中府普救寺僧人惠明稽首。”

元帅问道：“小师父到此何事？”

惠明答道：“启禀元帅，今有贼寇孙飞虎作乱，带了五千贼兵，围困寺院，欲抢劫故臣崔相国之女为压寨夫人。有游客张君瑞，奉书令小僧拜投麾下，欲求将军以解倒悬之危。”

元帅道：“把书信拿来。”

惠明从怀里掏出书信，双手呈上。

元帅接过书信，观看以后，说道：“既然如此，小师父你可先走一步，本帅点齐兵将，随后就到。”

惠明道：“时间紧迫，请元帅务必火速发兵。”

元帅道：“那是自然。我虽然没有圣旨发兵，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小三军，应我号令：速点五千人马，人尽衔枚，马皆勒口，星夜出发，直至河中府，剿灭孙飞虎，解救众百姓”

五千人马在杜元帅的率领下，疾如流星，不到半日，已经到了普救寺。

元帅一声令下，把孙飞虎和他的喽罗们团团围住，众将士高声叫道：“贼兵速速弃械投降，免尔等一死”

孙飞虎本来稳坐在大帐内做美梦，专等莺莺小姐来成亲。忽听得帐外金鼓齐鸣，喊杀连天，立刻从迷梦中醒来，披挂提刀上马。出帐一看，只见对面一彪军马，旌旗招展，甲仗鲜明，一杆认军帅旗上，写着斗大一个“杜”字。他大吃一惊，暗暗叫苦道：“啊哟不好！白马将军到了！这便如何是好？”说来也叫人不相信，孙飞虎强狠霸道，天王老子都不怕，就怕白马将军，这也所谓一物降一物。那些喽罗们，见了白马将军的军队，也都吓得魂胆俱丧，因为他们都是白马将军手下的败军之将。来军好似爷爷，贼兵如同孙子；来军势如龙，贼兵好像虫。贼兵一个个都把弓箭解，刀斧撇，旌旗鞍马都不顾，回头来看着白马将军，听候发落。有的则弃刀丢甲，趁乱逃走。孙飞虎原是杜元帅的手下败将，如今仓皇应战，战不几个回合，被元帅轻舒猿臂，从马上生擒活捉过来，丢于地下，命小军绑上了。

杜元帅高声说道：“尔等原来都是浑瑊太师的部下，自从浑太师去世以后，无人统制，丁文雅又只知酒色，放松训练，未加管束，想来你们只不过是为了抢掠一些财物，并无反叛朝廷之心。你们的父母妻子都在旧营，你们一旦忘记了国恩，势必全部要被杀戮。我现在亲自带领了大军前来征剿，杀你们这些无主乱军，容易得好比割草。但恐怕在你们中间大多不是叛逆，只是胁从，不忍心把你们不分好坏，一概诛杀。现在你们听着：你们不是反叛的，可放下兵仗，靠东边坐地；要反叛的，到西边去列队，准备决一死战。”杜元帅话音刚落，贼兵们都放下兵仗，跑到东边坐在地上。杜元帅命令把孙飞虎推出斩首，其他喽罗们全都宽大处理。

话说普救寺内，自从惠明连夜突围以后，寺内的人都在提心吊胆，不论僧俗，都在口宣佛号，求菩萨保佑。其中最为忧虑的就是张生，他担心惠明的安危，如果惠明有什么差错，后果不堪设想；倘若已经冲了出去，计算路程，救兵也得明日中午才能赶到。思前思后，也只好听天由命了。这晚，张生并来回书房，他哪能睡得着，只在大殿上踱来踱去。天亮以后，老夫人和法本长老都到大殿上来了。

老夫人道：“书信已经送去好久了，怎么还没有一点动静，真是急死人”长老道：“阿弥陀佛！真是令人担忧，但愿菩萨保佑。”

张生见老夫人和长老一起来到，上前施了一礼，说道：“二位老人家不必担忧，那白马将军与晚生情同骨肉，一定会来相救的。计算惠明小师父投书的时间，想来用不了多久，即可有好消息了。”

正在议论之际，忽听得寺外金鼓大震，喊杀连天。张生喜出望外，不禁大笑道：“哈哈，我家大哥来也！长老，你我速去钟楼眺望。”说罢，拉了法本长老急忙爬上钟楼，登高远望，只见烟尘滚滚，旌旗蔽天，军中一杆认军帅旗上显出斗大的一个“杜”字，果然是白马将军到了。再看贼营中人仰马翻，乱作一团。少时，又见贼兵们一个个缴械投降，孙飞虎被处斩，五千贼兵。不到半个时辰，全部解决。合寺僧俗人等，无不兴高采烈，额手称庆。众难民纷纷离寺回家，不一一细表。

张生和长老在钟楼上见社元帅已经得胜，连忙走下钟楼，到山门外迎接虎驾，把杜确邀进寺里。兄弟见面，格外亲切。

张生道：“自别兄长台颜，一向有失听教；今日一见，如拨云见日，快何如之！更蒙救援，恩同再造”

元帅道：“贤弟见外了！敢问贤弟，为何不到为兄营中来？”

张生道：“请大哥恕罪，小弟本来是要前来拜谒的，无奈偶得小病，行动不便，所以失礼了。”

崔老夫人得知贼兵溃灭，已经解围，激动得眼泪直流，真是佛天保佑，也是崔门积德，方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就吩咐摆筵，为白马将军庆功。元帅见了老夫人，行了一个军礼，说道：“杜确甲冑在身，不可以大礼拜见，请老夫人鉴谅。”

老夫人道：“将军，如此多礼，折煞老身了”回头对张生说道：“今日聊备小酌，为将军庆功。张先生，请陪令兄入席。”

张生道：“晚生遵命”于是陪同元帅入席。分宾主坐定。席间，元帅道：“杜确有关防御，以致让老夫人受惊，切勿见罪是幸”

老夫人道：“将军言重了！想老身母子的性命，都是将军所赐，真不知怎么来补报哩”

元帅道：“不敢不敢，这是小将的职责所在，何用言报”

张生道：“这次请兄长来，因见老夫人受困，言道：谁能退得贼兵的，即以小姐许亲。故此斗胆作书。”

元帅道：“贤弟，既然有此姻缘，可喜可贺”就对老夫人说道：“贤弟建退贼的计策，夫人佛殿许婚，如果说了作数，那是淑女配君子，美满的一对儿”

老夫人道：“只恐怕小女配不上君子。”

张生道：“兄长现在有功于国，有义于友，有恩于蒲州的老百姓，朝廷一定会即刻封赏。到那时，一定前来拜贺。”

元帅道：“你我弟兄，何用客套、他日大喜，当来庆贺。”说罢，起身离坐，说道：“愚兄军务在身，不能久离蒲关，况且贼人尚有馀党未除，未便在此久留。告辞了，请老夫人和贤弟勿罪”

张生道：“大哥军务繁忙，小弟也不敢久留，有劳台候了”

老夫人道：“将军救命之情，老身一家感恩戴德，没齿难忘！小女于归之日，请将军不弃，来舍间喝杯喜酒。”

元帅道：“多谢老夫人盛情！后会有期。”

元帅离席，张生和老夫人也起身相送，行至滴水檐下，元帅说道：“请老夫人留步”

老夫人道：“恕老身不远送了。”

张生则把元帅直送至山门外台阶下，大家各道珍重，挥泪而别。

4.7 第七章：夫人赖婚

话说莺莺小姐，自从孙飞虎兵围寺院，由内堂回到妆楼以后，忧心忡忡，眼泪不曾干过。尽管有两个小丫环在旁边劝解，仍然一夜没有合眼，一直在自思自叹。自古红颜多薄命，自己想想却不能算是红颜，为什么如此命薄？自己一个人死了，倒也并不可惜，将来要我去嫁给一个无赖子，倒不如死了的干净。但是要连累一家大小，要连累寺院和寺院中的许多僧俗人等，他们都是我害的，我成了罪魁祸首！难道女人真的是祸水吗？年迈的老母亲将为我而死，年幼的小弟将为我而死，胜如姊妹的红娘将为我而死，最对不起的是那英俊多情的张秀才，我知道他是为了我才留在普救寺的，现在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和我一起遭难，多么痛心啊！不过这也好，我和他生不能同罗帐，也许死后可以做夫妻，倒也是一件美事。小姐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一直到大天亮，

忽听得外边金鼓喧天，杀声震地，吓得小姐几乎晕了过去。她想，一定是强盗放火烧寺，杀进来了，昨晚拖过去了，今日一定难逃此劫，大概我莺莺命中注定要横死！

正当小姐悲痛的时候，红娘却满面春风地上楼报喜来了。昨天红娘离开了小姐，到外边看看情况，主要看看这个傻角究竟仗义不仗义。她一直在老夫人身边，跟着到大雄宝殿，听着老夫人两次让老和尚传话，看着张生挺身而出，老夫人当面亲口许婚，惠明送信，白马将军领兵破贼，一天乌云，全都吹散，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更为开心的却是替小姐高兴，老夫人在佛殿亲口许婚，小姐从此再也不必为中表联姻而愁闷了。小姐如果知道了，还不知有多高兴哩！那张相公我错怪了他，他不是傻角，想不到他不仅多情，还是胸怀奇才的义士，如果没有他那封书信，我们崔府一家，合寺僧俗，全都变作刀头之鬼！红娘眉飞色舞，喜气洋洋地踏进内房，却见小姐泪流满面，闷坐在床沿上，心想，小姐啊小姐，你现在哭哭啼啼，我要马上让你笑出声来，于是说道：“啊，小姐”

小姐正在悲痛欲绝的时候，听得有人在叫，抬头一看，见是红娘，虽然只有一夜未见，却觉得比一年还长。现在红娘回来，感到格外亲切，连忙拉住红娘的手，说道：“红娘，我害苦你们了”说着，又痛哭起来。

红娘道：“小姐休要悲伤，你怎么会害苦我们呢？”

小姐道：“强盗是为我而来，马上就要放火烧寺，那时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岂不是我害苦你们了？”

红娘道：“小姐，别哭了，大家不是好好的吗？红娘来，是来向小姐报喜的。”

小姐一听，什么！报喜！红娘是不是被吓昏了，在胡言乱语，说道：“想我死在眼前，喜从何来？”

红娘笑嘻嘻地说道：“小姐，你在楼上光顾了悲伤啼哭，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外边的情况大变了，小姐，要听吗？”

小姐连忙道：“红娘，快些讲来”

红娘道：“红娘和小小姐分手以后，一直跟着老夫人，到了大雄宝殿，老夫人先命法本长老传言：不论僧俗，谁人能退强盗，赏给我们崔家的一半财产。”

小姐问道：“可曾有能人否？”

红娘道：“大殿两廊人山人海，竟无一个能人”

小姐忧愁地说道：“这便如何是好”

红娘道：“老夫人没法，第二次让长老传言：谁人能退得强盗，愿把小姐许配给他，叫做恩上联姻，还倒赔妆奁哩”

小姐一听，不禁呆住了，心想娘啊，怎么可以把女儿当作赏格呢？大概被强盗给吓昏了，不然，不会出此下策的。再一想，这也好，总比被孙飞虎抢去当强盗婆要强得多。就问道：“可有能人否？”

红娘道：“有的”

小姐听了，半喜半忧，喜的是总算有人出来退贼了。忧的是不知是何等样人，别离了虎口，又入狼窝，那才糟呢！不无担心地问道：“但不知是何等样人？”

红娘道：“是法聪小和尚。。”

红娘的话还没有说完，小姐突然哭着说道：“啊哟，我好命苦呵”她想我免嫁了强盗，却嫁给和尚，我还能见人吗？我们崔家的颜面何存！

红娘笑着说道：“小姐你别急嘛，红娘的话还没有说完哩！是法聪小和尚的朋友啊”

小姐白了红娘一眼，说道：“死丫头，说话不吞不吐的，看我不捶你”红娘道：“小姐，别生气，这个人红娘包你称心如意”

小姐听了，不禁心中痒痒的，说道：“究竟如何。快说！快说”

红娘说道：“此人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秀才，长得风流多情，一表人才。

他胸怀锦绣，足智多谋，先用缓兵之计，骗得强盗退去一箭之地，延期三日。然后写了一封书信，命惠明和尚闯出重围，连夜到蒲关请了白马将军到来，剿灭了贼兵，杀了孙飞虎。现在太平无事了。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红娘恭喜小姐，贺喜小姐了”

小姐听了，不觉笑逐颜开，说道：“红娘，这是真的吗？”

红娘一本正经地说道：“这等大事，岂可胡说”

小姐问道：“红娘，那位大恩人姓甚名谁？”小姐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了，自己一直不满意中表联姻，这恩上联姻听红娘的口气，那个人似乎蛮不错，这有关我的终身大事，所以要问问清楚。

红娘露出一丝狡黠而又神秘的笑容说道：“嗯，这个嘛，这个嘛。。小姐，此人的姓名，不知道也罢。”

小姐一听，好啊，小丫头卖关子了，我非问出来不可！说道：“红娘，这般的大恩人，他的姓名，怎么可以‘不知道也罢’呢？”

红娘道：“此人嘛，小姐你不久就可以知道了。”

小姐道：“哎，红娘，早些知道比晚知道好。你再说，我要生气了。”红娘见小姐急了，说道：“小姐，此人其实你也认得的。”

小姐觉得有点奇怪，说道：“我一直在妆楼，怎么会认得他呢？”

红娘道：“小姐，你不仅认得，而且见过三次面，一次比一次亲。”

小姐道：“红娘，你又胡说了！我怎么一点也记不得。”

红娘道：“小姐，让红娘来提醒你吧。第一次是在大雄宝殿上无心相遇，第二次是月夜隔墙吟诗，小姐你不是还和他一首诗吗？他在墙头上露出了半个身子，你不是也看到的吗？第三次是道场附斋，陪着小姐你一起痛哭的，他就是那个大恩人。”

小姐听了不禁心花怒放，说道：“噢，原来是他”

红娘笑着说道：“小姐，这回可心满意足了吧”

小姐羞得满面通红，低头不语，但心中却如倒海翻江，她想，佛殿许婚是一件无奈的事，所幸有情人能成眷属。不过她很了解母亲的为人，她是一心一意要中表联姻的，佛殿许婚也许是一个权宜之计，口说无凭，不要危难一过，就要变卦，倒也拿她没办法。想到这里，原来的喜气洋洋不由得变成了忧心忡忡。小姐的这种担心，倒不是杞人忧天，换句话说，也许就是“知母莫若女”吧！

却说崔老夫人，自从解围以后，心头压着的一块大石落地，不知有多轻松！但轻松过后。心事又来了。现在一女许了两家，这可怎么办呢？一家是老相爷的遗言，也是她一力促成的，女婿又是自己的侄儿，老相爷的遗言不能违背，她本人的主意不能放弃，又是中表联姻，亲上加亲，门当户对，所以这一门亲事是万万不能退的。现在这家是大恩人，受恩必报，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自己亲口所许，长老为证，再看看张生的人品、学问、智谋样样都胜过自己的宝贝侄儿，为了女儿的终身幸福着想，实在也难以反悔。但她心中却认为侄儿终究是自己人，门第又高。张生是个什么东西？好煞也是外头人，尽管也是尚书门第，却是败落了的，门不当，户不对，将有损崔家的声誉！她权衡轻重，横下心来，决心赖婚。但是用什么方法去赖呢？老夫人终究不愧为相国夫人，也算得上一只老奸巨猾的老狐狸，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已经胸有成竹了。第一步，她决定先让张生搬到院内来住，以此制造“亲近”的气氛，让大家和张生不提防有赖婚这一着狠棋。

话说张生送走兄长白马将军杜确以后，因为尚未向崔老夫人告辞，故仍旧回到崔家大院。

老夫人对张生道：“先生的大恩，永世难忘，从今以后，你不要住在寺里了，就搬来家里西厢书院安歇。老身立即命人去收拾，请即日就搬过来”张生听了，心里非常高兴，终究是自己人了，应该住在一起。从此和我家小姐见面的机会更多了，越想越美，几乎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但哪敢在未来的丈母娘面前放肆，所以在表面上不露一点声色，很坦然地说道：“晚生遵命。多谢老夫人厚爱，晚生告辞了。”说罢，一揖到地，很潇洒地走了。

老夫人望着张生的背影，脸上闪过了一丝冷笑。

张生飘飘然地从崔府出来，心里美滋滋的。未来的岳母大人已经把他当作自己人，要他搬进去同住，这事儿得和长老说一声，于是往方丈而来。长老正在蒲团上打坐，紧张了几天的神经也得放松放松，见张生进来，长老忙从蒲团上站起来，说道：“相公，请坐，辛苦了！闾寺生灵，全仗相公得救，老衲谨此致谢了”说罢，双手合十顶礼。

张生一边还礼，一边说道：“长老不必客气，救人自救而已，不足挂齿。”长老道：“相公过谦了”

张生道：“长老，小生的亲事，你看如何？”

长老道：“莺莺小姐，不用怀疑，肯定是相公的娇妻了”

张生道：“刚才老夫人要小生搬到她家西厢书院去住，看来这门亲事确是不用怀疑的了。”

长老道：“这是好事的先兆。相公，老衲恭喜你了”

张生说道：“托长老的福！小生去收拾行李，告辞了”

西厢书院的环境十分幽静。原是当年老相爷在正屋西边另外建造的一座小院落，作为读书养性的地方。它和正房有围墙分隔，崔府处在普救寺内，是寺中院，而西厢书院则处在崔府大院之内，是院中院。现在张生搬了来，一看这个地方，非常满意，确实比容膝山房强得多。那小院的月门上方嵌一块小横匾，上写“退思”二字。进入书房，陈设更为高雅，粉墙上挂一幅中堂，是玄宗朝大诗人王维画的山水，画意取梁朝诗人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意。中堂两边配了一副对联，上联是“闭门即是深山”，下联是“读书随处净土”。周围放着不少书柜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诸子百家，四书五经，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那珍宝架上，陈列着夏鼎商彝，秦砖汉瓦，各种古玩，全是稀世之珍。张生看了这些陈设，心里非常感激老夫人，她确实是把自己当作女婿看待了。张生此时感到一切都称心如意，心想，从此以后，近水楼台先得月，虽不能和小姐朝夕相处，至少见面的机会是不会少的，更何况不久的将来就要结为连理，白头偕老，我张珙也不虚此生了！

第二天，老夫人带了欢郎一起来到西厢。她来的目的是让欢郎拜张生为师，表面上是要造就儿子，实则只要你张生一接受下章：个学生，那么，婚事已经差不多赖掉了。因为在古代，伦常观念特别重要，在社会上，最受尊重的是“天地君亲师”。如果张生收了这个学生，就是老师，在辈分上就上升一级，和老夫人平辈欢郎和莺莺小姐是姊弟。张生于是不知不觉成了小姐的长辈了。按照“五伦”中“长幼有序”的原则，长辈是绝对不能娶小辈的。这样，张生如果是个知书达礼的人，就会自动取消这门亲事。老夫人的这一招棋十分恶毒。且看张生是否上当。

老夫人到了西厢，张生接进书房，分宾主坐定。

老夫人道：“先生，来此习惯否？照看不周，还请鉴谅”

张生道：“多谢老夫人关怀，晚生不胜感激”

老夫人道：“先生，老身有一事相求，不知先生答应否？”

张生道：“老夫人，但请吩咐，只要晚生能办到的，当尽绵保”

老夫人道：“小儿欢郎，今年七岁，天资尚佳，因家道变故，久失师教。先生才高八斗，欲命他从先生为师，幸勿推辞为盼”

张生听了，不觉沉吟起来。按理说，以张生的才学，教个把小学生是绰绰有馀，简直是屈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何况欢郎又是未来的小舅子。更应该出把力教寻教导。还可以在丈母娘面前讨好。但是一旦当了欢郎的老师。自己就成了莺莺小姐的长辈。哪还能成亲？这老师是万万当不得的。一定要推辞掉。于是道：“老夫人，晚生才疏学浅，不足以为人师表，请老夫人原谅”

老夫人道：“先生过谦了！欢郎，过来！拜见师尊”

欢郎的奶娘立刻把带来的红毡毯铺在张生的面前，欢郎像傀儡一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红毡毯上趴下叩起头来。

张生一看，怎么，要霸王硬上弓？这是不能接受的！我跟欢郎是平辈，即使要我教，我也只能当一个不挂名的老师。所以他连忙侧身让开，说道：“老夫人，晚生万万不能受此大礼！至于欢郎的学业，晚生一定尽力辅导就是，当先生则万万不敢”

老夫人见张生不上钩，也没有办法，如果再要逼得急了。恐怕露了赖婚的馅，将会前功尽弃，这书生确实不能小看他！现在要赶快补救这一疏忽。说道：“既然如此，欢郎，就拜见哥哥。”

欢郎刚才跪在红毡毯上还没有站起来，也就趋势向张生拜了一拜，张生也回了个半礼，双手把欢郎扶了起来。

老夫人说道：“先生，你安心在此，不必见外，和在家里一样，欢郎的学业就拜托了！至于和小女的亲事，本该早日成婚，但有一事，也许先生已经知道，先相爷在世之时，小女已中表联姻，现在必须去退亲。老身已命总管前往办理，等到有了回音，即可和小女成亲。”其实这老婆子根本没有去退亲，总管是到博陵去的。她之所以这么说，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

时光过得飞快，一眨眼已经到了八月。这些日子里，张生除了教欢郎读书以外，老夫人从未请他去过内堂，小姐也无法见面，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也无计可施。

老夫人的心里也没有踏实过，一直在周密策划赖婚之事，心想此事不可再拖了，现在所要考虑的是如何赖才能赖得体面一些。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可以开始实施她的计划了。通知张生的差事则要派给红娘，因为红娘是小姐身边的人，可以起迷惑、麻痹作用，让张生想不到有赖婚的阴谋。为了赖婚老夫人真可谓煞费苦心了。只听她吩咐身边的秋菊，说道：“秋菊，去妆楼上把红娘叫来”

秋菊领命而去，不一会儿，红娘到了，道：“红娘参见老夫人”

老夫人道：“罢了！红娘，命你去书院，对张先生说，我在明日特备小酌，有要事商议，请张先生一定要来赏光”

红娘道：“是，红娘就去”说罢，转身就走。不一会儿，红娘来到书院，这里地处偏僻，少有人到，青苔上点点的露水还没有干。到得书房门口，红娘咳嗽一声，说道：“先生在家吗？”

张生听得有人，说道：“在家，你是谁啊？”

红娘答道：“是我，红娘。”

张生一听是红娘，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她是小姐的贴身丫环，她来了，就能打听得到小姐的情况了。还要对她尊敬一些，对红娘的尊敬，也就是对小姐的尊敬。故连忙起身，亲自开门，见了红娘，就一揖到地，说道：“不知红娘姐姐驾到。有失远迎，敬请恕罪”

红娘也还了一个万福，说道：“先生，红娘还礼了”

张生道：“不知红娘姐姐到此有何贵干？请坐！看茶”

红娘道：“多谢先生，不用啦！我家老夫人命红娘来说，明日特备小酌，有要事商量，请先生一定要赏光”

张生听了，十分高兴，忙说道：“是是是！请姐姐上复你家老夫人，小生谨遵台命！敢问姐姐，明日小酌，有小姐否？”

红娘道：“这个嘛，红娘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老夫人特地派红娘来知照先生，很可能小姐也要来。”

张生道：“如此嘛，小生就放心了。”

红娘道：“红娘还有别的事，不便久留，告辞了”

张生道：“恕不远送”

到了次日，老夫人精心安排好了一席酒筵，一切都准备就绪，叫秋菊道：“秋菊，去把红娘叫来”秋菊应命而去，不一会儿，红娘到了，道：“参见老大人”

老夫人道：“罢了！命你去书院，把张先生请来，说我特备小酌，有要事商议，请他一定要来”

红娘想，昨天要我去了，今天还要我去。昨天说了一遍，今天还要说上一遍，这老太太倒不怕罗嗦！心里在腹诽，嘴里应命，说道：“是！红娘就去”说罢，转身就要走。

老夫人却又叫住她，说道：“慢来！你一定要把张先生请到，不得推辞”红娘听了，心想，老夫人真是多余，张相公不请还想来，听说请，还不是八只脚都跑不及，能不来吗？就说道：“老夫人放心，包在红娘身上，一定请到”红娘做梦也没有想到老夫人要赖婚，就兴高采烈地去请张生了。一路行来，一路在想，这次如果没有那张相公，我们崔家一家子的性命难保。现在，那半万贼兵，一眨眼就灰飞烟灭。今天高高兴兴地备办了山珍海味的酒席款待他，那也是应该的。想当初小姐和张生都觉得绝望了，谁能想得到就这么一封书信倒成就了姻缘。今天在东阁吃着丰盛的酒筵，比在西厢照着月亮苦等要强得多！早先你一个人睡冻得个半死，今晚上你那薄被子、单枕头就有人替你暖了。你可以受用足新房里的宝鼎香浓，绣帘垂下没有一点儿风，闺房里静悄悄的只有你们俩情意正浓！她为朝夕与共的小姐高兴，也为多情多义的张生高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西厢。

再说张生，昨晚兴奋得几乎一夜未曾合眼，今天一早就起床，叫醒了琴童，侍候梳洗。特意拿出了青铜镜，仔细擦洗，皂角用掉了两个，水也换了两盆，把脸儿擦得白里泛红，光莹剔透。那顶软脚乌纱小帽也揩刷的闪光发亮，浆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襦衫，黄澄澄的角带，粉底皂靴，平添了许多风韵。他装扮好了在书房里等，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在镜子里照照，人影儿还在，心已经到了莺莺小姐身边。昨天老夫人派了红娘来，明明说特备小酌，请我前往，怎么到现在还不见有人来请？真急死人也！

说曹操，曹操就到，红娘已经在窗外了。她隔着窗子照旧咳嗽了一声，伸手敲门，说道：“相公，开门”

张生问道：“是谁啊？”

红娘想，不妨跟这个秀才开开玩笑，于是道：“是你娘”

张生一听是红娘，连忙开门，对着红娘一揖，说道：“红娘姐姐，小生有礼了！啊哟哟，小小年纪，居然要做起我的娘来了，羞也不羞”

红娘不觉脸一红，是有点难为情，只好强辩着说道：“先生，你的耳朵老背，听错了！我说的是‘是红娘。’”

张生道：“如此说来，倒是小生的不是了！小生赔礼了”说着，又对着红娘深深一揖。

红娘一看，今天的张生，似乎和前几天不同，衣冠整洁，脸庞儿格外英俊，这般相貌才气，莫怪会引动小姐。我从来是心肠硬的，今天一见了也不免心动。正想着，见张生施礼，连忙还礼，说道：“相公，红娘万福”张生问道：“红娘姐姐，到此有何贵干？”

红娘道：“红娘奉了老夫人严命，特来请相公前去小酌几杯，希望相公不要推辞”

张生连忙说道：“去，去！就去，就去！敢问一句，在酒席上有莺莺姐姐吗？”

红娘想，今天是怎么啦，老太太重复罗嗦，小书生也罗嗦重复，又见张生这副猴急模样，很是好笑。你看，一个“请”字还没有出声，他那“去”字连忙答应，对莺莺小姐也叫开“姐姐”了。他听到一个“请”字，好像听到了皇帝的圣旨一样，看来他肚皮里的五脏神也老早执鞭随镫，摩拳擦掌了。张生见红娘微笑着没有回答，又问道：“红娘，今日老夫人究竟为了什么要摆酒筵？莺莺姐姐究竟去还是不去？你快些说呀”

红娘道：“第一来为了压惊，第二来为了感谢。不请街坊邻居，不邀亲戚朋友，也不受人情，避开了和尚们，单单的相请你相公，去和莺莺小姐成亲。”

张生听了，心花怒放，不禁高声大笑道：“哈哈，哈哈！乐坏小生也！”

红娘，麻烦你替小生看言，这一副模样如何？”

红娘和他开玩笑，说道：“你这副模样嘛，实足的文魔秀才，风欠酸叮你的高脑门上倒费了不少功夫，擦得闪亮，光油油的耀花了人的眼睛，酸溜溜的整得人牙齿疼”

张生笑笑道：“红娘姐姐，取笑了！老夫人准备了些什么请我？”

红娘道：“茶饭已经安排好了，煮了几升老陈米，炒了七八盆萝卜青。”张生沉思了一会，说道：“小生想，自从在大殿上一见了小姐之后，日思夜想，无法亲近。想不到今日能够结成夫妇，岂非姻缘本是前生注定吗？”红娘听了，心想，这话有道理，老夫人一心要中表联姻，也不问问女儿愿意不愿意，哪知神差鬼使跑出一个孙飞虎来，成就了恩上联姻。于是说道：“相公说得很对，姻缘本是老天爷早就配定了的，不是人力所能改变。”说到这里，又想：有些人，一事精，百事精；一无成，百无成。我家的老夫人好像就是这种人。你看，世界上的草木本来是没有情感的，可是古人说‘地生连理木，水出并头莲’。小姐和张生就是很好的一对儿。别看这秀才年纪轻，却学着害相思。你看他天生的聪明英俊，衣着也朴素干净，无奈夜夜一个人孤零零，如果这会才子佳人配不了对，岂不要耽误了人家的性命！噢，想起来了，还要叮嘱这秀才一句要紧的话，就说道：“相公，你听着：今晚上你和小姐成婚，告诉你，小姐娇嫩得很，从来没有经受过。你一定要温柔些，轻一些，慢一些，不能粗暴，好像有了今天没有明天似的，不肯放过”张生道：“红娘姐姐，你尽管放心。请问你们那里准备了些什么？”

红娘道：“我们那里准备着鸳鸯夜月销金帐，孔雀春风软玉屏，还有笙管丝弦，演奏的是《合欢令》。那里是落红满地胭脂冷，相公，你不要辜负了这良辰美景”

张生道：“小生书剑飘零；孤身一人，没有彩礼，怎么办呢？”

红娘道：“不要你什么彩礼，凭着保举将军的能力，灭除贼寇的功劳，这两件就可以作为红定聘礼了。俺小姐心里已看上了你，都只为你相公才华盖世，胸中藏有百万兵，不要你半根红线，就得到了一世姻缘！到晚上，我红娘要坐看牵牛织女星了！老夫人命我不要耽搁，相公也不要推托，就此和红娘一起走吧。”

张生道：“红娘姐姐，请先走一步，琴童喂马去了，小生收拾好书房，随后就来。”

红娘道：“相公，你要快一点，老夫人专门等候你哩，别让我红娘再来请。”说罢，就回内堂去了。

张生见红娘已走，就又关上房门，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设想见了老夫人以后的情景：我到了老夫人那里，老夫人说道：“张先生，你来了，喝了几杯酒，到妆楼上和莺莺做亲去”我到得妆楼，和小姐解开人带，脱去衣服，颠鸾倒凤，我和她脸贴着脸，胸贴着胸，她的头发也乱了，眼睛眯缝着似开似闭，眼角上挂了两滴泪水，紧紧抱着我，娇喘嘘嘘，香汗淋漓，世界上没有比此刻更为美妙甜蜜的了！张生陶醉在一厢情愿的幻想之中，简直不想苏醒过来。

却说老夫人，把酒筵摆在客厅上，命红娘去请张生，其实时间并不久，可老夫人却觉得那么长，倒神经开始紧张起来，担心那秀才识破她精心设计的赖婚阴谋，不觉自言自语道：“红娘去请张生，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小丫头别误了事”

正在老夫人念叨的时候，红娘回来了，禀告说：“老夫人，先生叫红娘先走一步，他随后就到。”

老夫人一听，放下心来，说道：“红娘，在厅外等候先生”

红娘说道：“是”

不一会儿，张生到了，红娘把他让进厅内。张生见了老夫人，上前施礼，说道：“老夫人在上，晚生张洪拜见”

张生进门，老夫人一看，不觉呆了，觉得张生比在佛堂相见之时更是不同，大概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缘故。只见他相貌堂堂，温文儒雅，潇洒风流，举止端庄，倜傥不群，确是一位人才出众、品貌非凡的好人材，自己的侄儿能有他的一半也不错了，跟女儿相配确是一对璧人。但非常可惜，门户不相当，只好割爱了。今见张生对她施礼，说道：“先生少礼！前日如果没有先生，哪有今天？我们崔家的命，都是先生救活的。今日特备小酌，请先生来喝上一杯酒，算不上是报答，请勿嫌简慢。”

张生道：“老夫人太客气了。《尚书》上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一个人有福气，大家都能沾光。强盗孙飞虎的败亡，都是你老夫人的福气啊！万一杜将军不来，我们大家都不免一死。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必挂齿。”

老夫人道：“先生请坐。”

张生道：“晚生侍立在座下，尚且觉得有失礼节，哪敢和老夫人对坐？”老夫人道：“先生不必客气，常言道‘恭敬不如从命’，但坐无妨”。张生道：“既然如此，晚生谢座了”

老夫人道：“红娘，把酒拿来，先生，请满饮此杯”

张生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说道：“多谢老夫人抬爱，晚生拜领了。晚生虽不善饮酒，不过《礼记》有言：‘长者赐，幼者贱者不敢辞。’老夫人是晚生的长辈，晚生不敢推辞，勉力从命。”说罢，端起白玉酒杯，一饮而尽，喝于酒后，心里有点纳闷，怎么今天成亲，红娘说筵席上有小姐的，怎么我来了好一会儿，还不见她的倩影呢？是不是“另有要事商议”，这个要事不是成亲，是另外的要事？但看看内堂上的布置，跟红娘说的差不多，也张了几盏灯，结了一些彩，尽管不大像相府办喜事的排场，至少也有一点办喜事的气氛。是不是要商议成亲前的一些礼节，要问名纳彩、六礼三端，可是我在客中，哪里有那么多的银钱呢？红娘说过不要我的彩礼。噢，明白了，男女成婚之日，新娘是后出场的，也许小姐正在闺房内梳妆打扮哩。张生心里是一个劲地往好处想，哪知好事即将泡汤。

老夫人这时也在盘算，你既然不会喝酒，就让我再灌你一杯，让你喝得糊里糊涂，就好办事了。于是道：“先生，小儿欢郎，承蒙先生教诲，费神费力，老身十分感激。请先生再饮一杯，略表谢忱。”说罢，对红娘说道：“红娘替先生斟酒”

红娘奉命，又替张生斟满一杯。

张生道：“多谢老夫人抬爱，晚生拜领了”说罢，又端起酒杯，一饮而荆其实张生颇能饮酒，其所以说“不善饮酒”，一来是今天要和小姐成亲，如果喝得醉醺醺的，和小姐同床共枕，小姐必定不快。二来是要给丈母娘留下一个好印象，不要把女婿看成个酒鬼。张生两杯酒下肚，老夫人心想，酒已劝了两杯，估计张生的脑袋，大概已经在天旋地转了。老夫人说道：“红娘，去把小姐叫出来，和先生行礼”老夫人用“行礼”这两个字眼，是经过斟酌的。如果要她说“行婚礼”，她是死也不肯出口的，而只有“行礼”最妥切，你说行常礼也行，说行大礼也可，说行婚礼也合适。

小红娘是个千伶百俐的人，这次也被骗过了。听到老夫人命她叫小姐出来行礼。心里高兴万分，哪里还有余暇去品味“行礼”这两个字的奥妙，一心以为“行礼”还不就是举行婚礼的意思，所以立即答应道：“是！红娘就去”说罢，先是文文雅雅地走出内堂，一到老夫人看不见的地方，便飞也似地往妆楼上奔去。

再说莺莺小姐，今天尚不知道母亲宴请张生，要“另有要事商量”。因昨天红娘奉了老夫人之命去请张生今大小酌之事，回来并未告知小姐。红娘想，给小姐说了，又要兴奋得一夜睡不着，今天做新娘子精神不振不好看。另外让她今天知道也可以使得她高兴得措手不及。所以小姐如问木偶，一概不知。依旧一身家常打扮，在楼上做些女红，写几个字消遣。

红娘小跑着上楼，走得有点气喘嘘嘘，就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定一定心，然后走进里屋，说道：“小姐，小姐”

小姐一看是红娘，见她有点脸红气喘，似乎是急急忙忙来的，心想，难道又出了什么事？忙问道：“红娘，如此慌张，发生了什么事？”

红娘想，万幸我在旁门外站了一会哩，否则，又要把小姐吓坏了。说道：“没发生什么事，老夫人在内堂请客，命我请小姐出去行礼。”

小姐听了，心想，母亲请客，为什么一定要我出去呢？如果碰上长安郑家来的，岂不更是尴尬？遂道：“红娘，母亲请的是何等样的客人？我的身体有点不舒服，不去也罢”

红娘笑着说道：“小姐，你知道请谁吗？”

小姐道：“这两天我又没往前边去，知道请的是谁？管他是谁，反正我不去。”

红娘道：“小姐，请别人可以不去，请这个人你是一定要去、非去不可的。”

小姐问道：“死丫头，还不快说，究竟是谁？”

红娘更乐了，说道：“小姐，你附耳过来”

小姐想这丫头今天着了什么邪，鬼鬼祟祟的，告诉请什么人还要“附耳过来”，只好稍微凑近了一些，说道：“快讲”

红娘道：“请得是张相公”

小姐一听，不由芳心大喜。心想，若不是张解元交游广，朋友多，换了别人怎么能退去贼兵！是他的一封书信，免除了崔家的灾祸，救了咱们全家人的性命，他的大恩必须报答，正应该摆着筵席，张灯结彩，诚诚恳恳地敬重他、款待他，我怎么能不去呢？更何况几个月的相思，今天都可以还掉了。母亲命我出去，肯定是要兑现佛殿许婚的诺言，这样，从此可以不必再苦苦相思了。请心上人，我怎么能不去呢？这话本是心里话，却下意识地脱口而出，说道：“啊！请的是他，那我就是生病也一定要去”

红娘听了，哈哈大笑，用食指刮着自己的脸说道：“小姐，羞不羞，羞不羞”

小姐立刻满脸通红，连头也抬不起来，怎么连心里话也露了出来，又送了这刁蛮丫头一个取笑的把柄。于是俏脸一板道：“死丫头，看我不捶你”说罢，举起手来，作势要打，可心里实在高兴极了。又问道：“红娘，老夫人请张生，是今天临时决定的？”

红娘道：“不是，是昨天，老夫人还命我去请张生来。”

小姐道：“昨天秋菊来叫你，就是为此事？”

红娘道：“是的。”

小姐道：“那你在昨天就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说着，狠狠地白了红娘一眼。

红娘道：“小姐，你别生气，我怕提前告诉了你，会像张相公那样，高兴得一夜睡不着，今天做新娘没有精神。”

小姐听了，脸又一红，说道：“啊！啐”

红娘道：“小姐，你今天知道了，不是更高兴吗？”

小姐道：“你看我穿的这个模样，像什么呢”

红娘笑着说道：“是不像新娘的样子吗？小姐，你放心好了，红娘给你打扮起来就是了。”说着，命小丫环把洗脸水送上来。红娘让小姐坐到梳妆台前面去，随手揭掉镜袱，小姐自己对着镜子里看看，也觉自己今天长得似乎比往日更美，真有点顾影自怜。红娘轻轻地给小姐打开乌黑的头发，一边梳，一边吩咐在旁侍候的小丫头道：“冬梅，去禀报一下老夫人，小姐正在梳妆，过一会儿就来。”红娘是恐怕张生等得心焦，所以叫小丫头先去通报一声。

冬梅答应了一声，往前边禀报去了。

红娘很熟练地替小姐梳了个倭堕髻，两支翡翠玉钗拴住了乌云，前边插一支八宝百珠穿就的双珠风钗，耳朵上挂一副明月珠环，首饰不多，已显得珠光宝气，雍容华贵。小姐喜欢淡妆，她自己动手，在脸上薄施朱粉，轻染胭脂，淡淡春山，盈盈秋水，显得格外妩媚。

小姐问红娘道：“红娘，你看我画的眉毛，深浅如何？”

红娘笑着说道：“小姐，我说了没有用，最好去问他。”

小姐一时没听懂，问道：“去问谁呀？”

红娘道：“去问那堂前的张郎。”

小姐臊得粉脸飞红，说道：“啐！休得胡言”说罢，又在眉心间轻轻贴上一个金黄色的梅花形额黄，对着镜子轻颦浅笑了一下，自己很是满意。红娘道：“小姐，你这个脸蛋儿嫩得吹弹得破，张相公不知是几世修来”小姐道：“小丫头，你也真会夸张，我的脸能吹弹得破么？”

接着是更换衣服，今天的衣着令莺莺很费踌躇。按道理，行结婚大礼，应该穿戴凤冠霞帔，可是老娘又没有明讲，总不能自说自话穿了大红婚礼吉服，一本正经自封为新娘，出去拜堂，万一不是成亲，岂不羞死。按说平常，即使没有父丧，小姐一直是爱穿素服的，但今天是吉日，何况孝服早已除去，总不能一身素净，扮了个白衣观音出去，有点不大吉利，也不像大喜之日。小姐和红娘参谋了一会，觉得还是穿一身淡红的衣着好，于是上身穿一件淡粉红百花对襟通袖衫，系一条淡粉红百蝶戏牡丹百褶拖泥湘裙，一双淡粉红凤头小弓鞋，走一步，花枝招展，袅袅婷婷，回眸一笑，百媚俱生。红娘在旁边看了，拍着手说道：“小姐，你今天格外的美，真是个标准的新娘子，又是个天生的夫人模样，张相公赶明儿考上了状元郎，小姐就做状元夫人了”

小姐说道：“你也真罗嗦！总是信口开河，我又不是贪了做状元夫人才嫁给他的。不过像我这般模样当一个夫人也不是不可以。”

红娘道：“小姐，你们两个，在往常都害足相思病，今天可好啦，大家如愿以偿了”

小姐道：“是啊！往日里，我相思为了他，他相思为了我，从今以后，我和他两下里的相思病都痊愈了。这也是我娘亲疼爱女儿，好心成全。”红娘道：“小姐今天和张相公成亲，老夫人为什么不大排筵席，请亲戚，邀邻居，会朋友，一点不像咱们相府办喜事的排场，老夫人也太小器了”小姐道：“红娘，你错了！这里乃普救寺，又不是在博陵，亲戚总不会为了喝喜酒，千里迢迢赶来这里。邻居也只有普救寺的大小和尚，他们又不吃荤，做喜事摆素斋。你听说过没有？我们现在是寡母孤女，又在异乡客地，哪来朋友。没有排场也不能怪娘亲。”

红娘道：“话是不错，总不能只安排小酌了事。”

小姐道：“红娘，你不了解老夫人的心思，她怕我是个赔钱货，就两个当一个地贱价送走。她也不想想，他一举手就把强盗退了，给他一半家财也不算多，马马虎虎成了亲，兔的去花费什么。算了，我娘亲只想省事，怕麻烦，不想去张罗。”

红娘道：“小姐，差不多了，我们下楼去吧！也许张相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小姐和红娘下了妆楼，来到内堂，红娘一掀软帘，说道：“小姐来了”红娘一手打起软帘，见小姐却迟迟不前，就用手招招，意思说别怕难为情了，迟早总是要进去的，张相公在等你去拜堂哩，小姐在门外迟疑了一下，就往前走了几步，进得门来。

丫环仆妇们一看，今天的小姐，确实不比往常，好像九天仙女下凡，都在心里说张相公好福气。再看看张生，风流英俊，也是天上滴仙，郎才女貌，天造地设。

张生这时，觉得眼前光芒四射，被小姐的艳丽仪态给镇住了！心想：张珙啊张珙，尔有何德何能，享受此天生丽质，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我好幸运也！又见小姐低垂粉颈，面带愁容，觉得奇怪，拜堂成亲，洞房花烛乃人生快事，为何紧蹙双眉，是不是不愿嫁给我这穷秀才？不可能，她临去秋波那一转，隔墙唱和，明明是对我有情；是否对这婚礼的场面不热闹而不高兴，只要有情人得成眷属，已是称心如意了，那些繁文俗礼不必去计较。你嫁给我以后，只要我对你好，疼你爱你就是了。

莺莺小姐在红娘的搀扶下，缓步走近席前，别说正眼看张生，连眼角也不敢瞥一下，芳心突突跳，几乎迈不开步，看得张生神魂飘荡。

小姐走到老夫人面前，头还是不敢抬起来。轻声说道：“母亲在上，孩儿参见”

老夫人道：“女儿罢了。儿啊，到那边席上拜见你那救命的哥哥”

一声“哥哥”出口，惊呆了内堂里所有的人，同声喊了声“啊哟”。

张生喊了一声“啊哟”以后，就一声不吭。他被老夫人这句“哥哥”一闷棍差点给打昏了，气得手足冰冷，周身发抖，心里直想喊：你这不守信义的老婆子，当初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要抢你女儿时，如果不是我挺身而出，有谁能来救你的女儿，谁能来救你全家？退贼成亲，佛殿许婚也是你亲口说的，又不是我乘人之危要挟。今天你却厚着脸皮赖婚，言而无信，反复小人！气得张生说不出后来，呆坐在那里，两眼直直地看着老夫人，似乎要仔细观察一下那张老脸上羞不羞。

莺莺小姐喊了一声“啊哟”之后也没有吭声，两行眼泪直泻下来。她不是没有话说，而是在母亲面前不敢说。她先对张生看看，希望他能够提出抗议，据理力争，则尚有一线希望。一看张生那副模样，突然的打击，惊得他坐着一动也不动，呆呆地一点儿反应也没有，软瘫在那里快要坐不住了。莺莺觉得一切都完了，谁能想得到我的老娘亲会如此的花言巧语，绵里藏针，命我莺莺做妹妹，要去拜见哥哥。唉！白茫茫的大水，淹死了蓝桥上的尾生高，陈氏子得了蜀公主玉环，怨气成火，烧掉了祆庙 碧澄澄的清波，活生生的把比目鱼分割。小姐把双眉紧蹙，珠泪涟涟，这“哥哥”两个字绝对不能叫，小姐也呆呆地站在那里，来一个无言的抗议。

红娘叫了一声“啊哟”以后，对老夫人看看，心想，老夫人啊，堂堂相国夫人，竟然会干出这种忘恩负义、言而无信的丑事来！从前你在我红娘的心目中是多么神圣，原来都是假惺惺，你已自毁相国夫人的尊严，变得一钱不值了。

丫环仆妇们的“啊哟”，是在惋惜这么一对玉人，被老夫人硬生生拆散，包含着对老夫人的不光彩行为的不满。

老夫人此时，神色自若，正在欣赏自己的杰作，陶醉在赖婚计谋圆满成功的胜利喜悦之中。但是见女儿居然不听她的指挥，没有前去拜见哥哥，心里很是恼火。我赖婚已经赖了，你胆敢违抗母命，要知道你不去叫哥哥，我的赖婚就只能算是半生不熟。这孩子一点也不理解老娘的苦心，我是为了你的幸福啊！老夫人心里是十分冒火，恨不得揍莺莺一巴掌，但是终究身份攸关，不能摆在面孔上。女儿你装听不见，我就说得响一点，于是用温和慈祥的语气高声说道：“红娘快去热酒。儿啊，快快过去，给你救命的哥哥敬酒”小姐一听，好啊，我不去叫，你就叫我去敬酒，柔和的言语逼我去做忘恩负义的事，我死也不干！就把身子一偏，小嘴一噘，表示这杯酒我也不敬，这是赖婚酒，不是孟光的举案齐眉酒，我不能去敬。虽然说父母之命不得有违，但是母亲啊，你也太不讲理了，做女儿的今天也要不孝一次了。想到这里，低了头，看也不看老夫人一眼。

老夫人气极了，心想女心向外，一点不假。一向百依百顺的孝女，为了张生，竟然胆敢违抗为娘的命令了。你这杯酒是非敬不可的，但又不能去生拉硬拖。好吧，暂时放一下，让你安一安神。于是说道：“红娘，代我去敬张先生一杯酒。”

红娘此时，一股不平之气在肚皮里东窜西跳，不住地在暗骂老糊涂。现在听得老夫人命她去敬酒，心想，哼，女儿使唤不动，却叫我红娘去，今天你老夫人太不讲理了，凭了什么叫赖婚？我可不能像往常那样，一呼百应。也让你这老糊涂知道知道这赖婚不得人心。于是站在那里装作没有听到。老夫人一看，好啊！女儿不听话，连你的贴身丫环小奴才红娘也使唤不动了，这还了得！你装作没听见，我就提高些声音，你不能再装聋作哑了吧！就喊道：“红娘”

红娘知道再也不能装糊涂了，我是奴才，主命不能违。老夫人提高喉咙叫她，她也拔直了喉咙回答：“小婢在”红娘一贯是自称“红娘”的，在这场合突然换了“小婢”，一是对老夫人表明：你是主子，我是奴婢，不能不从；二是嚷给张生听：张相公，我是身不由己，奉命差遣，你要原谅。老夫人听得红娘一声叱喝，倒也被她一吓，看出红娘也对赖婚不满。但老夫人此刻已鬼迷心窍，你一个小奴才，满不满无关大局，不过你要破坏我的赖婚大计，就得小心家法。现在只要你执行我的命令，不跟你多说，以后再收拾你。于是道：“红娘，代我给张先生敬酒”

红娘想，我去敬酒也好，可以让小姐喘上一口气，也给你老夫人一个台阶下。另外也要去向张生提醒提醒，我要让他说话。红娘走到张生面前，看了看他那副斗败公鸡的样子，心里十分同情，就拿起白银酒壶，替张生满斟了一杯，说道：“相公，小婢奉了老夫人之命，特来敬酒，请相公满饮”一边说一边向张生摇手，意思说这杯赖婚酒有毒，喝不得的，快些据理力争。张生虽然呆在那里，神智还是清楚的，红娘的暗示，他也领会。心想堂堂一品相国夫人，反不如一个小小丫环！他很感激红娘，对她苦笑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

红娘见张生已经领会了，也就退到原处。

老夫人见红娘已经把酒斟好，就说道：“张先生，这淡酒一杯，请先生满饮，以表老身心意。”

张生道：“晚生不敢！老夫人乃一品相国夫人，晚生乃一介寒儒，如此恩宠，何以克当！且无功受禄，愧不敢饮。”

老夫人知道张生在讽刺她，但婚都可以赖，何在乎小小的嘲讽。今天老夫人是拿定了主意，只要赖得掉婚，一切都可以忍受。说道：“先生，你太谦虚了，常言道：‘恭敬不如从命。’请先生饮此一杯。”

张生想，又是恭敬不如从命，我不上当了。说道：“老夫人一定要晚生饮此一杯，请问不知此酒何名，表何心意？请老夫人明示，方可使晚生受之无愧”

老夫人听了，心想张生此问实在厉害，我怎么能直说这是赖婚酒，如果再骗他说是喜酒，一来张生是不会相信的，二来婚也赖不掉了。还是先骗他喝了再说。说道：“先生先饮此杯，老身自当详告。”

张生道：“请老夫人说明以后，再饮酒不迟。”张生想，吃一堑，长一智，我再也不上当了。

老夫人见张生不肯上钩，没办法，只好摊牌了。说道：“既然如此，老身就直言了吧。先生，都是为了你啊”

张生一听，什么？都是为了我，岂不怪哉！难道她良心发现，不赖婚了？看来亲事还有希望。说道：“此话从何说起？”

老夫人道：“此事为难煞老身了：先生有活命之恩，佛殿许婚是我亲口所说，无奈先相国在日，已将小女许配给老身的侄儿郑恒了。前次老身也曾和你说明过。解围以后，老身曾派总管去长安，提出要和郑家退亲，昨天总管回来，得了回音，郑家不同意退亲。老身只有一女，许不得两家，只好有屈先生了。先生读书明理，宽宏大量，老身一定厚赠金帛，请先生另择名门淑女，贵族佳人。寒门的事，请多关照。这杯淡酒，就是这份心意，还望先生谅解。”

张生听了老夫人的一套赖婚歪理，又被气得噎住了。心想，明明你要赖婚，却把责任推到死了的相国身上。我接受你赖婚，就是读书明理，宽宏大量；我如果不接受，那就是不明理，器量校真是岂有此理！可是光顾了生气，话却说不出。

莺莺小姐听了母亲的这番赖婚大道理，更气得浑身打颤。心想，娘啊，你怎么这样不讲理，这样不要脸！这些话全是假的。父亲临终把我许配给表兄郑恒，也仅仅是一句空话，并没有六礼三端，明媒公证。你又何曾派老总管去长安退亲？老总管明明是去博陵的，回来也好久了，哪里是昨天？娘啊，你真不知羞耻！想着想着，本来是暗中流泪，变成了出声痛哭。

老夫人听得女儿在旁哭出声来，心里十分恼火，怎么今天女儿老是和自己唱对台戏，命你叫哥哥你不肯叫，要你去敬酒你也不动，我刚说了赖婚理由，你竟然哭出声来，这分明是通知张生：娘的话全是假的！我不同意赖婚！这还得了，让你如此任性放肆，我今后还好做娘吗？今天非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但她还是要保持自己的尊严，故仍然和颜悦色地说道：“儿啊，快快过去，给你家救命的哥哥敬酒吧”

小姐依然哭着不动。

老夫人的脸色不变，语气却变得十分严厉。说道：“儿啊，快快过去给你家救命的哥哥敬酒！怎么，为娘的话你也不听了么？”

小姐听到后面一句话，知道母亲发怒了。今天的母亲，已经换了铁石心肠，冷酷无情了。说了这句话，我是再也无法抗拒了。只好十分委屈地说了声“是”。她想，也好，过去和张生悄悄说上两句话，表表我的心意。

老夫人见女儿肯去了，就对红娘说道：“红娘，好生扶着小姐过去，给哥哥敬酒”

红娘答应道：“是”心中却想道：红娘好恨啊！刚才我已经代你去敬酒了，张相公没有喝，现在又要逼小姐去，这岂不是硬要人家死吗！

小姐和红娘一起来到张生面前，三个人都呆呆的像泥塑木雕一般。

张生见小姐来敬酒，心想，你怎么也来敬酒了，你难道不明白这酒一敬，你我夫妻就要敬掉了么？终究母女还是母女，你敬好了，反正我不喝，哪怕你玉天仙手捧来玉液琼浆，我也不会喝的。想到此处，把头低下，一眼也不看小姐。

小姐到了张生跟前，心里在说，娘啊，你即使把我逼到了这里，我也不会敬这赖婚酒的。我与其站在你身边受冷酷，还不如站到张生这里，和心上人在一起温暖些。今见张生头也不抬，一眼也不看自己，知道张生误会自己了，不觉轻轻地叹了口气，“唉”心想：“张郎张郎，你怎么能埋怨我呢？我来敬酒是被母亲硬逼的，你难道看不见、听不见吗？你我是一般受苦的同命人啊”话虽没说出来，眼泪却扑簌簌流下，痛哭抽泣。

红娘也不动，心里却骂开了，这种积世婆婆真狠心，真造孽，你只叫我扶着小姐，我就扶着，其他我管不着。

老夫人见了这种场面，心想：好啊，我要拆散你们，你们反而亲近起来了。不行，再烧一把火。说道：“儿啊！快快给你那救命哥哥敬酒，红娘快斟酒，好让小姐把盏”

红娘想，老夫人又使出霸王硬上弓这一招了，再不执壶斟酒，一定要被当场训斥，好汉不吃眼前亏。就默默地拿起酒壶，斟上一杯，递给小姐。小姐见红娘把酒杯递过来，心想，红娘啊红娘，你何必递过来呢？你递过来，我也不会去敬的，他也不会喝这杯酒的。看看这形势，让我对他说几句心里话提醒提醒他吧。她移动了两步，走到张生身边，用轻得只有张生才能听到的声音，娇

声说道：“张郎，张郎”她是反抗到底，娘要我叫哥哥，我偏不叫。要我叫哥哥，等我们成亲后到床上去叫，现在就是不叫。一叫了这两个字，就等于宣告夫妻情缘的结束。

张生正在低头落泪，忽听得像蚊虫的低声叫“张郎”，如听了丝竹纶音，精神为之一振，慢慢抬起了头，两人目光相对，真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张生见小姐哭得如雨打梨花，楚楚可怜，眼泪更加落得快了。小姐见张生抬起了头，看张生也哭得泪眼模糊。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来到伤心处。是的，今天他被老母亲伤透了心，哪能不落泪呢？老夫人不在乎，小姐反倒内疚起来，觉得我们崔家太对不起他了！就再移近一些，差不多贴着张生的耳朵，吹气如兰地轻轻说道：“张郎，你恨我吗？都是我娘不守信，变了卦。还拿甜言蜜语来欺骗你和我，弄得我们如此痛苦。佳人自古以来是薄命的多，可你秀才也不能那么懦弱啊！张郎！若不是你一封书信破了半万贼兵，那我们崔家将会一个都不存！到如今，老娘她不思报恩，不想成就婚姻，她究竟在想些什么？实在捉摸不透她的鼠肚鸡肠。我母亲谎撒得像天一般大，当日作成好事的也是这个母亲，到今朝拆开鸳鸯的还是这个母亲，真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母亲出尔反尔，莫怪你开初高兴得笑呵呵，现在则成了江州司马白居易，泪湿青衫多。奴家从今以后，一定会憔悴了梨花玉容，褪掉了胭脂樱唇，这份相思不知何年何月能痊可？唉！这相思啊，昏邓邓像黑海那般深，白茫茫像陆地那般厚，碧悠悠像蓝天那般阔；仰望像太行山那么高，思渴像东洋海那么深！唉！我的老娘啊！你好忍心呵！把那颤巍巍的并头花蕊揉碎，把那香馥馥的同心缕带割断，把那长搀搀的连理琼枝挫折。我那白头老娘不负责任，将耽误了女儿的青春，把我们那美满幸福的锦绣前程一脚踢掉。又害得我空担了个虚名！张郎，你应该了解奴家的一片心啊”

小姐一番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倾谈，说得张生如醍醐灌顶，又好似服了一剂清凉散，获得许多安慰，解除了不少痛苦，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对，如此多情多义的贤小姐，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被夺去呢？我太懦弱了！好，我一定要据理力争。你老夫人别以为你是一品相国夫人，我不敢和你论理，在这生死关头，我张珙拚了小命也要和你争一争。他对着小姐微微点头，表示理解。

张生的变化，小姐已都看在眼里，灵犀一点，息息相通，但想到自己的美满婚姻从此一笔勾销，母亲只咬定了中表联姻不放，还说是父亲作的主。父亲啊，你在黄泉路上可曾想到女儿啊！想到这里，格外伤心，忍不住放声大哭，叫声“爹爹啊”转身急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掩面痛哭。在转身时，把红娘手里的酒也撞翻了。

红娘见小姐哭得如此伤心，又急匆匆走回座上，恐怕有什么闪失，连忙放下空杯子，赶去扶住小姐，一面劝小姐，一面自己也哭起来了。

老夫人见状非常尴尬，弄得骑虎难下。听得女儿在哭爷，就领会了。她明是哭爷，暗是恨娘，恨我赖婚。对女儿的背叛，她生气极了，气得也哭起来。女儿哭爷，我也可以哭老相公，于是拉腔拖调地哭道：“啊哟，我的老相爷啊”

就在这一片哭声中，只有一个人不哭了，那就是张生。他本来已像斗败了的公鸡，经过小姐的一番诉说，给他增添了勇气，所以一抹眼泪，站起身来，重新整了整衣冠，对着老夫人一拱手，说道：“老夫人”声音是那么宏亮，压过一片哭声。

红娘最先反应过来，忙一拉小姐衣袖。小姐也听到了，立即停住哭声，盯着张生，看他说些什么。

老夫人本来在起劲地哭老相爷，被张生响亮的叫声一震，停住了哭声，答道：“张先生。”

张生道：“刚才老夫人的一席言谈，晚生都听到了。然而，有些事情还想请教老夫人，不知可以不可以？”

老夫人道：“请教不敢，先生有话请讲。”她想，在我一品相国夫人面前，我才不怕你小小的一个解元翻得了天！

张生道：“请问老夫人，在贼寇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要抢劫小姐时，老夫人是怎样说的？”

老夫人无奈之下，只好答道：“我曾说过，谁能退去贼人，不论僧俗，就把莺莺许配给他。”

张生道：“后来是何人杀灭了强盗？”

老夫人想，你这么问是想突出你的功劳，我偏不如你的愿，便说道：“那是白马将军杜确元帅。”

张生听了，好啊，你抹掉我的功劳，没那么容易。说道：“请问那白马将军是如何来的？”

老夫人只好说道：“那是先生写了书信请他来的。”

张生冷笑了一声说道：“哼哼，原来老夫人也知道是晚生写了书信去请来的，那么退去贼寇的还是晚生了。”

老夫人道：“先生退贼之功，活我全家之恩，老身铭刻在心。”

张生道：“既然未忘诺言，未忘晚生的一点微末功劳，为什么今日反悔，言而无信？”

老夫人道：“并非老身言而无信，实因小女婚姻乃先相爷亲口所许，不便更改。”

张生道：“难道佛殿许婚不是你老夫人亲口所许吗？”

老夫人道：“是老身亲口所许。”

张生道：“既然也是老夫人亲口所许，为何今日就能反悔？”

老夫人道：“先生你是个明理之人，凡事总有个先后。中表联姻在前，佛殿许婚在后，何况天字出头夫作主，老身实是万分为难。”

张生道：“既然中表联姻在前，如何可以又在佛殿许婚，一家女儿受两家茶，岂不荒唐！再说既然是天字出头夫作主，老夫人为什么又要作起主来了呢？”

老夫人道：“事出仓促，迫不得已，想先相爷在九泉之下也会原谅老身的。此事为难煞老身，如若侄儿郑恒前来迎娶，叫老身如何处置？”

张生道：“兵围普救寺之时，令侄郑恒躲在何处？若非晚生挺身而出，小姐早被强人抢去了。请问令侄如来迎娶，不知老夫人叫谁去和他拜堂成亲？真是岂有此理！再问一句，你在佛殿许婚之时，可曾想到中表联姻之事？”老夫人道：“那时候也考虑到了。”

张生道：“既然考虑到了中表联姻，为什么又要佛殿许婚？岂不是把女儿的婚姻大事当作儿戏了么？可见你在佛殿许婚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今日要赖婚了。”

老夫人道：“这都是老身在危难之时，急糊涂了”

张生道：“这哪里是急糊涂，分明是信义全无，存心赖婚！晚生现在终于明白了，老夫人从佛殿许婚到如今，全是精心设置的一个大骗局，你骗了所有的人，包括你老夫人自己在内”老夫人想，我设置了一个骗局，这话没有错，可怎么会自己骗自己呢，倒要听听他的高论。说道：“先生言重了，老身以信义为重，何能设置骗局，倒要乞道其详。”

张生想，你也配谈信义，信义太不值钱了。说道：“老夫人休谈信义！

你当初佛殿许婚，是骗我张珙挺身而出替你解围。在白马将军解围以后，承蒙夫人邀请，晚生作陪，在筵席间你亲口邀我兄长在我与小姐完婚之日来喝喜酒。请问白马将军如果前来喝喜酒，你老夫人有什么样的喜酒给他喝？你又欺骗了白马将军。你在佛殿请法本长老为媒，长老以出家人不便为媒而推辞，是你老夫人一定要他作伐，你现在要反悔，是欺骗了出家人。你让我搬进西厢书院，并非关心我，乃是缓兵之计。你硬要欢郎从我为师，是想确立了师生名份可以名正言顺地赖婚。一直到今天，还让红娘来相请，说有要事相商，原来这要事就是赖婚，你也欺骗了红娘。你既然决心要赖婚，又何必耍兄妹相称，也是欺骗了你家女儿，我家小姐！既然你老夫人要赖婚，何必在今天还点灯挂彩，装出办喜事的样子，也欺骗了你家的仆妇丫环们。你老夫人自以为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可以完全按照你的心愿，很方便地把婚约赖掉！老夫人啊，你虽然是一品相国夫人，皇封官诰在身，有财有势，可以为所欲为，却不道一手难以遮天，纵然你今天赖婚得逞，也得防一防人言可畏吧！你的一切行为，实在是欺人自欺”

张生侃侃而谈，小姐听得如醉如痴，心里更加喜爱他的张郎了。红娘心里也着实舒服，张相公理直气壮，是一个男子汉，下回一定要尽全力帮他的忙。

老夫人听了这一席话，哑口无言，确实觉得自己理亏，无词可答。心想，歪理纵然有十八条，总抵不上正理一条，驳理是驳不过了。你有理，我有钱，刚才跟他提到过，多给他一点钱，让他另外去找淑女佳人好了。刚要说话，只听张生又开口了。

张生道：“老夫人，今天我不是专程吃你的酒席来的，如果你一定要赖婚，晚生就立即告退”

老夫人忙说道：“先生休要动怒，先生有活我之恩，老身岂能不报？这里有礼单一份，些些薄礼，万望笑纳。请先生不妨另选佳人。”

张生见了，又气又好笑，你用官势压不倒我，想用钱来收买我，太小看我张珙了，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心中怒极，不由得仰天大笑，说道：“老夫人，你好有财有势呵！可是你又看错人了，既然你不肯实践诺言，把小姐许配给我，我难道还贪图你钱财吗？没听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吗？告辞了”说罢，一甩衣袖，也不道别，转身就走。

小姐一见张生不辞而别，她想一切希望都完了，心灰意懒，也不向母亲告辞，一边哭，一边独自回身而去，立即有个小丫头跟着侍候。

老夫人见张生长叹一声，傲然而去，心想，你走了也好，希望走得越远越好，这是你自己要走，我可没有赶你。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说道：“先生喝醉了，老身不会和你计较的。红娘，代我送先生回西厢安歇。”

红娘道：“遵命”连忙跟了张生出去。红娘想，老夫人啊，就是你不叫我送，我也要送的。你要赖婚，我偏让你赖不掉，我要留住张生，再作打算。

4.8 第八章：琴声传情

却说张生痛斥了老夫人的背信弃义以后，拂袖而起，傲然而退。一边走出内堂，一边在思忖，与莺莺小姐本来是名正言顺的婚约被赖掉，再留在崔府也没有什么希望，不如就此告辞，以免在此触景伤情。所以决定回到西厢以后，立即搬出，先回容膝山房，再作打算。他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步履艰难地回到书院。正是：有分只熬萧寺夜，无缘难遇洞房春。

再说红娘奉了老夫人之命，来送张生回书房。她比张生晚走了一步，所以一出内堂，就急匆匆地追赶。她是担心张相公受不了这次沉重的打击，别一时想不开而去寻短见。出门往前一看，还好，张相公走得并不太远，但见他脚步踉跄，好像喝醉了酒一般。张相公今天受的刺激太大，精神上支持不了，身体摇摇欲倒，得赶快上去扶他一把。红娘于是紧走了几步，到了张生身后，轻轻咳嗽一声，说道：“张相公。”

张生正在失魂落魄的时候，听得身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红娘，他好像见到了亲人似的，眼泪又淌下来了，有气无力地答道：“红娘姐姐，痛煞小生了也”说着，一把拉住了红娘。他已把红娘认做知己了，他要向红娘倾吐一下心中的屈辱，就含着眼泪说道：“红娘姐姐，今日之事，是从何处说起！小生自从春天在大殿上遇见了你家小姐以后，害得我朝思暮想，食不知味，寝不安枕，魂牵梦断，为了小姐，我放弃了温课赴考，搬来寺内寄住，总算得到隔墙唱和的机会。后来强徒孙飞虎兵围寺院，要抢小姐，当时，你家老夫人亲口说的，谁能退得强盗，不论僧俗，就把小姐许配与他。是小生挺身而出，运用计谋退了强人。当场佛殿联姻，老夫人还请法本长老为媒。此事神人共见。后来你家老夫人招我住进西厢，我一直以为是老夫人对子婿的关怀，也可以多亲近小姐。哪知几个月来，除了教欢郎读书之外，连隔墙唱和的机会也没有了。今天刚刚以为可以成就婚姻，哪知一到内堂，老夫人背信弃义，赖我婚姻。老夫人倚仗了相府官势，肆意欺侮小生，叫小生如何不痛心呢！请红娘姐姐慈悲，把我的一片痴情，转达给你家小姐，让她了解小生的心，小生也死而无怨了”说罢，就欲用头触那假山石而死，口中凄惨地叫道：“小姐，你我来生再。。”

红娘一看，十分着急，这秀才真是迂腐固执，我不能眼看着他碰死。慌忙一把揪住张生，叫道：“呀！张相公，使不得”

张生道：“红娘姐姐，还是让我死了吧，我活着也没有意思，倒是死了的干净，一了百了。唉！可怜刺股悬梁志，今作离乡背井魂”

红娘发怒道：“呸！真没出息！街上的柴火倒便宜，不烧死你这傻角！

你是读书明理之人，岂可英雄气短！你不想想，你自寻短见，正合老夫人的心意，她巴不得你死呢”

张生一听，此话说得很对，是不能死，死了不仅表示我的懦弱，更会遂了这可恶的老妇的心愿，我不能让她如意。可是活着又将怎么样呢？不觉沮丧地说道：“红娘姐姐此言有理，可是小姐也得不到了，小生活着也太乏味了”

红娘道：“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你难道忘了么？”

张生道：“这个。。我空有痴心，也无计可施啊”

红娘道：“相公，你不用急，此事还是有希望的。倘若你要自寻短见，连红娘也要瞧不起你这个懦夫了。”

张生道：“是，是，谢谢红娘姐姐教训。”

红娘道：“红娘奉了老夫人之命送相公回西厢，我们先回西厢再作商议。走吧”

张生道：“红娘姐姐请”走了几步，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却填满了耻辱，这口气咽不下去，不死又将如何呢？又说道：“红娘姐姐，想小生蒙受奇耻大辱，有何颜面活于人世！况且即使活着，也是前途渺茫。”

红娘道：“相公，你不必灰心丧气，这件事，有我红娘在”

张生见红娘说“此事有我在”，心想，小丫头到底年纪小，不知天高地厚。老夫人的身份如此尊贵，还会无耻赖婚，你一个小小的丫头，有什么能耐，还不是回天乏术，这不过是安慰安慰我而已。他虽如此想，但心里十分感激红娘。死是不想死了，别说对不起父母养育之恩，也对不起这位好心肠的红娘。不过，惹不起，躲得起，还是离开这里的好。

红娘之所以敢于一力承担，并不是小孩子天真，不知轻重高低的“假大空”。她对老夫人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忘恩负义的行径十分不满，对张生的遭遇非常同情，所以一心想要帮助他。另外，也是最主要的，张生情重，小姐恩深，两人已建立了深厚的爱情基矗如是单相思，拨火棍一头热，她也不敢如此承诺。再说她是个丫环，行动要比小姐自由得多，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优势替他们从中搭桥牵线，所以即使现在还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她仍然很有信心。

两人不一刻就到了西厢，红娘站住了说道：“相公，西厢已到，红娘不送了。”

张生道：“多谢姐姐，请受小生最后一拜。”

红娘听了，大吃一惊，怎么，还是想要寻短见呀。说道：“你这是干什么？”

张生道：“老夫人仗势欺人，赖掉婚约，我已灰心了，留在此间，无甚意思，所以要离开这里，远走他乡，因为不便到里边告辞，故先向姐姐辞行，并请转达老夫人，说张珙去也。”

红娘着急道：“相公，你走不得，走不得啊”

张生道：“我留在这伤心之地，实在无法忍受啊”

红娘道：“相公，你也不要如此伤感，暂且忍受一下。再给你说一遍，一切都在红娘身上”

张生道：“纵然红娘姐姐好意相留，无奈老夫人已翻脸无情，留下来也没甚趣味。还是走的好。”

红娘一想，这也是事实，不过你和小姐彼此都有情意，虽然被活活拆散，但只要留下来，还是有一点希望。如果你现在一走了之，从此天涯海角，叫小姐到哪儿去找你？你也不想想，你一走，小姐是要伤心死的。一定要把他留下来。就说道：“相公，你实在要走，红娘也留不祝不过红娘想请你暂时留下一下，等我到内堂向老夫人复命之后，再来书房相送。那时相公要走，红娘决不敢挽留，你看如何？”

张生一想，红娘是一片好心，不能辜负，说道：“停留片刻无妨，请姐姐快去快来”

红娘道：“相公，不必心急，红娘不会耽误你的行程。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再走，小姐也许有话哩”

张生一听小姐也许有话，心里悲喜交加，说道：“红娘姐姐，小生等你就是。你可要快些来埃”

红娘说道：“放心好了，不会耽误的。”说着急急忙忙地走了。她一来是去复命，二来想老夫人无情无义，不要张生还未整理好行装，她就下逐客令，老夫人心狠手辣，做得出这种绝情事。要想个什么法子，让老夫人不但不赶张生走，还要非把张生留下来不可。她一边走，一边思索着，回忆了张生痛斥老夫人的一大段话语，觉得有一句“人言可畏”很有用，崔家不是一直要保住脸面吗？今天在家庭的小圈子里，老夫人说了算，可以不顾脸面赖婚，如果把它传到外面去，看你老

夫人还狠不狠，还怕不怕？好，就在“人言可畏”上做做文章。红娘打好腹案，高高兴兴地来到内堂。

老夫人还坐在那里。她被张生一席话说得又羞又恼，她想，现在已经翻了脸，婚也赖掉了，就没有必要再把张生留在西厢，得让他滚蛋，滚得越远越好。可是怎么开口赶他走呢？当初也是自己叫张生搬来住的，现在又要赶他走，倒是不大好出口。当然，婚约都可以赖掉，赶张生走已是小事一桩，但也得有个借口。赖婚可以让莺莺去叫一声“救命的哥哥”，就可以赖掉，逐客就用不上了，总不能让莺莺去说“哥哥，母亲要你搬出西厢”。她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红娘回来了。老夫人灵机一动，心想不妨听听红娘的汇报，看那姓张的小子有什么反应，可否借机逐客。

这时红娘已到老夫人跟前，说道：“老夫人在上，红娘拜见。”

老夫人道：“罢了，命你去代送张先生，现在如何了？”

红娘一想，你问得好，我正想说呢。答道：“回禀老夫人，像这种不讲道理的穷秀才，不要再提起了，没得让人生气”

老夫人道：“他如何不讲理？”

红娘道：“我奉命去送他，哪知他却把我大骂了一通。”

老夫人觉得有点奇怪，张生骂我倒是应该，怎么会骂起你这个小丫头来了？问道：“他如何会骂你，想必是你得罪了他。”

红娘道：“小婢怎么敢得罪相公呢”

老夫人道：“那是为了什么？”

红娘答道：“他骂我是骗子，说上了我的当，把他骗来做亲，哪知道是赖婚。其实我又不知道你老夫人要赖婚，我只是奉命差遣而已，我真是冤枉极了！另外，那穷酸还说了许多难听的话。我也不好意思说出口，不说也罢。耳不听，心不烦。”

老夫人有一个脾气，听了上句，不给她讲下句，心里会一百个不舒服。

那怕下句是骂她的，她也要听完后再生气。红娘知道老夫人有这个毛病，所以用了个“激将法”，先不讲给你听，你一定非听不可，那么我就可以借嘴骂人了。

老夫人道：“那书生有多少难听话，你且讲来。”

红娘道：“是他一派胡言，说了倒惹老夫人生气，又要怪罪我红娘多嘴多舌。”

老夫人道：“是秀才说的，与你不相干，恕你无罪。”

红娘道：“他骂你老糊涂，老不要脸，老不成人，赖掉婚约，一定是神经错乱”

老夫人道：“呀！骂得太过份了”

红娘道：“这都是那穷酸说的。他还说你枉为一品相国夫人，竟然连自己的身份和尊严都不要，忘恩负义，会干出赖婚这样的大丑事，真是枉活人世。老夫人，你听这个狂生骂得凶不凶？还左一个赖婚，右一个赖婚，好像赖婚犯了天条似的。”

老夫人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她的涵养功夫到家，喜怒不形于色，仍然和言悦色地说道：“对这种人就让他骂几句也无妨，不必计较。”

红娘道：“你老夫人是宽宏大量，我红娘可受不了。我们堂堂相府，还能让他在我们脸上抹黑吗？”我不回敬他几句，也显得我们相府太软弱可欺了。”

老夫人道：“那你对他怎么样？”

红娘道：“我对他说，你也不要开口赖婚，闭口赖婚，赖你一次婚，你就呼天抢地，一副穷酸相。我们富贵人家对赖婚是不以为奇的，想赖就赖，想配就配，赛过家场便饭，无须惊天动地。你也不替自己算算命看，就算你人品长得漂亮，和我家小姐是天生一对，可是你是个穷秀才，能配相国千金吗？我家夫人对门第要求高，你家门第低，门不当，户不对，怎能相配？等你考中了状元，

做了一品大官，我家夫人就不会赖婚了，还要好好备一份丰厚的嫁妆哩！老夫人，你看红娘说得对吗？”

老夫人虽然觉得味道不对，但想想自己如此对待张生，读书人闹起别扭来很可能这么说。却丝毫没有想到是红娘这小丫头作怪，说道：“后来怎样了？”

红娘道：“后来他还说，幸亏他退了强盗，救了我们一家子性命，是我家的大恩人，受恩不报，还要赖婚，欺人太甚！我对他说，你不要以恩人自居，退贼救了我家，也救了你自己。强盗火烧寺院，你一样同归于荆你退强盗，并不完全为了我家”

老夫人听了，连连点头称赞，说道：“红娘，说得好”

红娘道：“我说你也不必后悔写了书信退贼，你要后悔，就写封信给强盗，叫他们再来围困普救寺好了”

老夫人道：“红娘，你真是个孩子，这如何使得”

红娘道：“老夫人放心，孙飞虎杀掉了，小强盗投降解散了，张相公还不认识其他强盗，要招也招不来的。我又跟他说，你白吃白住在崔家四五个月，老夫人诚心待你，你不知感激，还要死咬住赖婚不放，真是岂有此理”老夫人道：“张生怎么说？”

红娘道：“他说我不过，只说不跟我理论。说什么赖婚不关我红娘的事，都是老夫人一人赖的。不过，是非自有公论，他要把这件赖婚的事，先到城里，在茶坊酒肆去谈论，取得公道。再到蒲关，找他的兄长白马将军杜确，把老夫人赖婚的事告诉他。长安去，说什么要把这赖婚的经过写个揭帖。老夫人啊，什么叫揭帖，红娘不懂，让他去写好了，读书人除了写写臭文章，没有什么本事。”

老夫人听罢，吓了一跳。这秀才好厉害，给他这么一宣传，我不是要弄得身败名裂了么！忙说道：“啊哟！红娘，这便如何是好”

红娘道：“老夫人别怕，让他去说好了，没有什么了不得，说说又不痛不痒的。反正我们听不到，耳不听，心不烦。穷人知道了，也奈何我们不得，富贵人家知道了，他们也有赖婚的，大家都是家场便饭。”

老夫人想，小丫头你懂得什么，给穷酸这样一宣传，崔家就得名声扫地，怎能对得起先相爷和崔家列祖列宗？这读书人在目前是万万不能让他走的，一定要留住他，再用些功夫，让他消消气，退退火，然后再给他些钱，把他打发了。只要他肯收钱，就不会再说我赖婚了。另外，现在就让他走，也要被旁人议论。对一个救命的大恩人，不但赖了婚约，还要把他赶出大门，更加说不过去了。所以必须要把张生留下来。想停当了，问道：“红娘，那张生真的要走吗？”

红娘道：“已经在收拾行李了。”

老夫人道：“张先生年纪轻，火气大，对我无礼，但终究是我家的大恩人，我不能对他无情。一定要把他留下来。”

红娘一听，暗暗好笑，饶你老夫人是老狐狸，这一下也上当了。让我再激她一激，说道：“老夫人，我看这个穷酸无情无义，说走就走，别去留他了，你去挽留也留不住的，反而辜负了老夫人的一片真诚。”

老夫人不知是激她，说道：“宁可他无礼，不可我无情。一定要挽留他。”说罢，她又为难了，让谁去挽留呢？由她亲自出马，不行，目前那个穷酸对她恨之入骨，跑去挽留，肯定要自找没趣。就命老总管崔安去，她想崔安老成持重，办事很有经验，应该会把张生留住的。于是说道：“秋菊！去把老总管崔安与我叫来”

崔安急忙来到内堂，道：“老夫人在上，崔安参见。”

老夫人道：“罢了。西厢书院的张先生，今日负气要走，你速去传我言语，将他挽留，务必不能让他走掉。”

崔安说道：“老奴遵命。”去不多时，回来复命，说道：“回禀老夫人，张先生已把行李整理停当，一定要走。老奴无能，挽留不住，请老夫人恕罪。”老夫人道：“老人家何罪之有，一旁退下。”这可犯难了，让谁再去呢？想来想去，只好去请法本长老。

这时，红娘在旁边不住冷笑，老夫人觉得她太放肆了，分明是在讥笑我，说道：“红娘，太放肆了，笑些什么？”

红娘道：“红娘不敢放肆。我只笑老夫人对穷酸太着重了。”

老夫人道：“小孩子家，懂得什么，挽留张生岂是容易的？”

红娘道：“留个把穷酸，其容且易。”

老夫人道：“红娘，不要说得那么轻巧，你能行吗？”红娘想，是我一手策划，岂有不行的？说道：“老夫人，不是红娘夸口，留个把穷酸，不费吹灰之力。”

老夫人有点不大相信了，说道：“红娘，你真的成吗？”

红娘道：“老夫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相信红娘，就让红娘去；不相信红娘，就另请高明。”

老夫人一想现在实在找不到人，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让她去试试也好。说道：“红娘，你去要好言相劝，一定要让张先生留下来”

红娘道：“老夫人请放心，红娘一定像请他来喝喜酒那样，把穷酸留下来。”说着，就信心十足地前往西厢。

其时，张生已等得脚麻眼跳，极不耐烦了。今见红娘到来，如获至宝，迎上前去，说道：“啊，红娘姐姐，怎么现在才来？等煞小生了”

红娘道：“都是为了你啊”

张生道：“此话怎讲？”

红娘道：“红娘从你这里回去以后，就到小姐楼上，把相公一定要走的消息告诉了小姐。”

张生问道：“小姐听了如何呢？”

红娘道：“小姐听了，很是悲伤，她要红娘转告你，她说你受了莫大委屈，火气大也是难免的。虽然母亲赖掉婚姻，奴家却因佛殿许婚，天神作证，永不变心。”

张生哭着说道：“啊，我的贤小姐呵”

红娘道：“小姐听说相公要走，悲伤得心都碎了，言说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如果相公能留下来，或许还有一线希望。相公，小姐对你如此多情，你难道能硬得下心肠抛她而去吗？”

张生道：“红娘姐姐，小生不走了。小生如走，对不起我家小姐，小生决意不走了。”

红娘道：“这还差不多”

张生道：“红娘姐姐，真的是小姐留我的？”

红娘道：“那还有假”

张生道：“红娘姐姐，请你转告小姐，小生要见她一面，请她今晚到西厢来。”

红娘一听，吓了一跳，小姐现在还不知你要走哩，再说你这种要求目前也办不到，说道：“那可不行”

张生道：“那就是你红娘姐姐哄我的。琴童，收拾行装，准备走路。”

红娘见了，又急又恼，说道：“相公要走，关我红娘什么事？可是你辜负了小姐一片心。你枉自读书明理，也不替人家设身处地地想想。小姐是堂堂相国千金，能那么随便来你西厢吗？即使要见，也得事先看准机会，约好时间。你和小姐虽然已有佛殿许婚之约，可是现在已被老夫人赖掉了，所以你们的相会是私会，能要来就来吗？你这个读书人，把书读到脊梁上去了”张生一听，是不错，说道：“红娘姐姐说的有理，小生错了，还请姐姐设法成全。”

红娘道：“相公你不要慌，心慌吃不得热粥。让红娘想一条计策出来。”张生说道：“红娘姐姐有妙计，小生当筑坛拜将。”

红娘在书房东看看，西望望，见墙上挂了一张七弦古琴。这张琴名焦尾琴，是东汉末年蔡邕蔡伯喈所制，他有一次出游，见有人用桐木煮饭，那根桐木爆裂的声音很美，是优良琴材，就买了下来，命琴工制作，由于尾巴上烧焦了，故名焦尾。后来辗转流传，到了张生父亲手里，传给了张生，是张生最心爱之物。红娘见后，计策来了。说道：“相公，你谅必会弹琴吧？”张生受过当代著名琴师指点传授，在当时也是数一数二的琴手，平常对自己的琴艺颇为自负。说道：“小生对琴道颇有研究，不知红娘姐姐所问何意。”

红娘道：“我家小姐特别爱好弹琴，三天以后，等月上西厢之时，我让小姐出来拜月，你就在墙外弹琴，要弹得动听，最好在琴声中诉说你的心愿。小姐是个知音，一定会听得懂的。”

张生道：“隔了一道粉墙，我又瞧不见，怎么能知道小姐已经到花园了。”红娘道：“你听我咳嗽为号，那时就是小姐已到，你就动手操琴。”

张生道：“小生好久没有操琴了，弹起来未免手生，不大好听。”

红娘道：“还有三天时间，你可以先练一练，再说你和小姐是夫妻，弹给自己人听，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把你的心意弹进去。”

张生道：“多谢红娘姐姐指点。”

红娘道：“那么相公是留下来不走了？”

张生道：“小生不走了，就是老夫人来赶，小生也不走了。”

红娘道：“既然不走，红娘告辞，要去复命了。”红娘不说明向谁复命，就是不让张生知道她是奉老夫人之命来挽留的，只认为是小姐的意思，否则，这书呆子又要发呆劲。

张生现在对红娘是感激涕零，为了他的事，关心同情，不辞劳苦地奔波，她是张生的大恩人，只有她才能安慰张生那颗破碎的心，今后的希望也都寄托在她身上，所以希望她能多留一会儿，再诉诉衷肠。说道：“红娘姐姐，再稍坐片刻，陪小生叙话。”

红娘道：“不啦，小姐在楼上不知如何着急哩！我要赶快给小姐一个回音呢。”

张生道：“是是是，我也真被气昏了，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把我家小姐给急坏了，小生罪莫大焉。红娘姐姐，快去快去！快去安慰我家小姐，告诉她，张珙不和小姐成为连理，决不离开此地，赶我也不走。”

红娘也觉得好笑，一会儿留，一会儿又急着催她走，心想，相公对小姐实在痴情，我红娘再不帮忙，真要送了他的性命。说道：“相公，红娘走了，一定把你的话传给小姐，你就安心住在这里，等待好消息吧。”说罢，辞别了张生，去向老夫人复命。一路上想想，张生和小姐也真可怜，好好的一对美满夫妻，硬生生被老夫人拆散，心里一股不平之气涌上来。你老夫人赖婚，我红娘偏不让你赖掉。不过事成之后，总不能偷偷摸摸一辈子，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终有一天要败露的，到那时，我红娘要吃不了兜着走，一顿家法板子是逃不了的。但我红娘不怕，受点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总不会杀我的头吧！谁叫你老夫人做出这种忘恩负义、伤天害理的事来，我没有做错，我是伸张正义，一定要把小姐和张生撮合成。好了，不去想它，船到桥头自然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一路过来，到了内堂。老夫人正在坐等，她见红娘去了好一会儿还不回来，心里有些着慌，不要这小丫头也不顶事，那事情就难办了。戏是演了，收场却难，弄得这位诡计多端的老夫人束手无策。正在为难之时，红娘进来了，她似乎心头一松，忙问道：“红娘，那张生如何了？”

红娘想，你不是个东西，先吓唬你一下，说道：“老夫人，真是一言难尽！这种穷酸，脾气固执得九牛拉不回，他一定要走，一定要出去宣扬老夫人的功德，说是那个叫作揭帖的都已写好了，只要去散发就是。”

老夫人一听，急出了一身冷汗，说道：“唉！这便如何是好！这便如何是好”

红娘见老夫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中暗喜，接着说道：“老夫人请宽心，后来给红娘左说右说，好话说了几箩筐，总算把张相公给留下来了。现在他不走了。”

老夫人听了，不觉轻舒了一口气，周身忽然通泰起来，说话也精神了。

心想，幸亏派了红娘去，才办成了这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我平常总算没有白疼她，说道：“红娘，你干得很好，有赏。”

红娘道：“谢老夫人赏赐。”

老夫人这才想起自己的女儿哭着独自回楼，不知怎么样了，就对红娘道：“红娘，速回妆楼侍候小姐”

红娘想，你不叫我，我也要去的，不知小姐哭得怎么样了。说道：“是，红娘去了。”说罢，转身急匆匆回楼。

再说莺莺小姐，回妆楼以后，伏在绣花枕头上伤心地抽咽起来，心想一天好事，霎时烟消云散，我莺莺为什么这般命苦，眼睁睁被弄掉了一位如意郎君。硬要中表联姻，让我嫁个蠢牛，还不如被强盗抢去，死了的干净。现在张郎不知怎样了，推测母亲的心思，婚已赖掉了，接下去顺理成章的是下逐客令，把张生赶出我家。狠心的老娘呵！你忘恩负义到了这种地步，做女儿的都替你害臊。张郎一走之后，从此天各一方，永世难以相见了。想到此处，不禁放声痛哭。

红娘来到楼上，一进内房，见小姐哭得泪人儿似的，心中凄然，忙安慰道：“小姐不用悲伤，不要哭坏了身体。张相公本来一气之下，要离开西厢，现在被红娘留下来了。”

小姐听了，更加悲伤。红娘说张郎本来要负气而走，这原是意料中的事，自己要走，可见张郎是有骨气的，否则，你不走，我母亲也会下逐客令的。现在被红娘留下来了，可留下又有什么用呢，婚约已经被母亲赖掉了，又不得见面，空自咫尺相思，增加痛苦。不过小姐觉得奇怪，红娘怎么会有这个权力留下张郎？就问道：“红娘，你是如何留下张相公的？老夫人同意吗？”红娘笑笑说道：“老夫人不但同意，而且是红娘奉了老夫人之命去挽留的。”就把老夫人如何派老总管先去挽留也没有留住，只好派了——她不说毛遂自荐——我红娘去，才把张相公留下，前前后后说了一通。

小姐又问道：“奇呀！我母亲怎么会不下逐客令，反而要挽留张相公呢？”红娘道：“小姐你可不懂了。老夫人是怕‘人言可畏’，怕张相公出去以后，把老夫人的赖婚功德到处宣扬，那时崔家的脸面何存？”

小姐一听，恍然大悟，心想，母亲呀母亲，你真是老谋深算！小姐哪里知道这个老谋深算是上了红娘的当。说道：“原来如此”红娘又劝慰道：“小姐，你现在悲伤也没有用。只要张相公肯留下来，事情还有挽回的希望。说不定过些日子，老夫人一朝醒悟，又成全你们，也说不定。”

小姐一想也只好如此，就收住了眼泪。

再说张生，打从红娘走后，就对琴童道：“琴童，把行装打开”

琴童道：“相公不走了？”

张生道：“是的，不走了”

琴童道：“相公，你说话算数不算数？不要打开了又想走，光折腾我琴童。”

张生道：“哪有不算数之理，不走就是不走”

琴童道：“不要三婶婶嫁人心不定”

张生道：“我是相公，不是什么三婶婶，有什么心不定的？你放心打开行装，按原来的安排好了
本相公不和小姐结为连理，永远不离此地”琴童道：“对！相公，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英雄本色。琴童不得红娘，也陪着相公，永远不离此地”

张生道：“不必多言，把瑶琴拿下给我”

琴童道：“相公，你倒还有心思弹琴。”

张生道：“你哪里知晓，这是我相公请的大媒啊！小心与我拿过来”

琴童道：“相公别开玩笑，我琴童的琴乃是个大活人，做做媒人还可以凑合凑合；瑶琴的琴，它是死东西，又不会开口，媒人全靠一张嘴，瑶琴能当媒人吗？”

张生道：“这个你就不懂了。瑶琴比你还会说话哩。”

琴童道：“我不信，相公，你现在就叫它说两句给我听听。”

张生道：“现在不行，就是说了你也听不懂，你又不是知音。”说青，张生褪下琴囊，双手一理琴弦，发出了铮亮之声。他退后了一步，对着瑶琴一揖到地，说道：“瑶琴啊！小生和足下湖海飘零，相随数年，形影不离，结交不为不深。这次一场大功，都要拜托你这冰弦之上了。务请足下秉上天好生之德，君子成人之美，相助小生一臂之力，事成之后，定备三牲祭品相谢。”通陈一番以后，就坐在琴桌前，先熟习一下指法。

一晃三天已过，正是七月十四日，明日是中元节，寺内有盂兰盆会，少不得有善男信女前来烧香礼佛，这一切都在寺内，与崔府无涉。今天虽然未到十五，月相还不大圆，但亦不减其明亮皎洁。张生早早吃过晚饭，坐着调息。等到月上西厢，就叫琴童道：“琴童，快把墙上瑶琴拿下来。”

琴童道：“相公，刚吃过晚饭，不要弹了，休息休息吧”

张生道：“休得多言，抱了瑶琴，跟我来”

琴童道：“做什么？”

张生道：“不用多问，跟我走就是了。”

琴童只好抱了瑶琴，拿了香炉，跟在张生身后。张生到了院内，走近靠东楼的一座假山，登上假山，向隔墙园内一望，只见一片月光，静悄悄的没有半个人影，心想来得太早了。见身旁有一张平整的石凳，原是休息闲坐用的，今晚正好可当作琴桌。张生道：“琴童，把瑶琴放在此处。”

琴童先安妥香炉，放下瑶琴，褪去琴囊，点上篆香，一切准备妥当。

张生又对着瑶琴说道：“琴兄啊！今晚全仰仗老兄了”琴童在一侧听到，不禁“扑哧”一笑，说道：“相公，琴童不敢，当么能当得起相公的兄氏呢？”

张生瞪了他一眼说道：“狗才，放肆！相公是叫瑶琴，又不是叫你”

琴童道：“相公别生气，琴童弄错了。相公就弹起来吧。

张生道：“时光还早，再等片刻。”其实他是在等红娘的信号。红娘虽然向张生许诺拉小姐来月下听琴，可是并未向小姐吐露，她知道小姐的脾气，尽管想张生想得快要生病，却始终压住了喷薄的情感，像在内堂赖婚时那样的哭泣，已算是出格的了。现在平静了三天，说不定又要恢复老样子，事先跟她说了，又要顾忌这，考虑那，前怕狼后怕虎，难为情不敢去。现在约期已到，怎么能让小姐到后花园去，只有让她去烧香拜月。于是说道：“小姐，今晚的月色真好，去烧香拜月吧。”

小姐抬头望了望楼窗外，只见天上是万里晴空，一丝云彩也没有，白银盘似的月亮，刚刚从墙头探出半个脸儿。地下一阵阵的微风，吹动了坠落的花瓣，乱纷纷拥向庭阶。外面的景色甚佳，可是谁能了解我有一千种的生离之恨，一万种的寂寞忧愁。娘啊《诗经》上说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你老人家就是这样的有始无终，弄得张郎做了一个影儿里的情郎，我做了一个画图里的爱人。到如今只落得心里痴想，嘴里叨念，梦里相逢。前日里，满以为我娘大开东阁，像公孙宏那样接纳贤士，如何的烹龙炮凤，备了丰盛的酒筵，让我“翠袖殷勤捧玉钟”，去学那孟光举案齐眉敬夫君。哪知道我这位当主人的老娘情太重了，却让我妹妹叫哥哥，就此把夫妻的姻缘一语断送。小姐想到此处，叹了一口气，说道：“事已无成，烧香有何用？月亮啊！你倒是团圆了，我可怎么办呢？从今以后，再也不烧香拜月了”

红娘听了，心中一急，什么？不烧香了！小姐啊小姐，换了别的日子不烧香，我管不着，今天你不烧香，隔墙那位弹琴先生叫我怎么交代？今天非要拉你去烧香不可。于是说道：“小姐，这拜月之香你是不能不烧的。”小姐道：“为什么？”

红娘道：“小姐，你每次烧香有几炷，许愿有几个？”

小姐道：“有三炷香，三个愿。”

红娘道：“第一炷香祝愿些什么？”

小姐道：“祝愿化去先人，早升天界”

红娘道：“对，老相爷之孝刚除服不久，是否已经走到了天界，还不清楚，所以小姐你还得要祝愿下去。”

小姐道：“先父早已登了天界，不管女儿了，不用再祝。”

红娘一想也对，中表联姻尽管全是老夫人一人之力，你相爷不该凑上个临终遗命，现在小姐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你也不显些灵圣给老夫人，任凭她胡作非为赖婚，可见你确是到了天界，迢迢相隔，不用祝了。遂道：“那第二炷香呢？”

小姐道：“愿堂中老母，身安无事。”

红娘道：“对，老夫人还在堂中，还是要祝一祝的。”

小姐道：“老母亲精力充沛，无事找事，有劲赖婚，身安得很，何须祝得”

红娘一想，说得不错，老夫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寻点赖婚的事出来，弄得小姐和张生哭哭啼啼，寻死觅活，是不必再祝了。说道：“那第三炷香呢？”小姐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事已无成，烧香何用”

红娘道：“小姐，这就不对了。红娘知道小姐有满肚子的委屈，不能向别人吐露。闷在肚子里是要闷出病来的，不如向月光娘娘倾诉倾诉，心里也会许好受一点；再说事情还没有完，怎么能断定无成了呢？说不定求求月光娘娘保佑，还有成功的希望。”

小姐听了，觉得红娘说得也对，虽然并不抱成功的希望，向月光娘娘吐一吐心头怨气，倒也可以自我解脱一下。说道：“既然如此，就在楼窗口烧炷香吧。”

红娘想，你还是不想下楼，那这香烧了也是白搭，不行，一定要拉你出去。说道：“这是不行的，既然要烧香，就要诚敬，楼上是在房内，尽管有月光照进来，小姐却并不在月下。另外，楼上是闺阁之地，在此烧香，未免亵渎了菩萨，是罪过。还是到花园去吧”

小姐见红娘今天一力撺掇自己去花园烧香，心想也好，闷了几天气，出去散一散吧，也不要太扫了这知心知意的小丫头的兴，说道：“那就去花园吧。”

红娘十分高兴，连忙挟起早已准备好了的香具，提了纱灯，扶着小姐下楼。主仆二人来到花园里，园内风清月白，花香阵阵。几点萤火，像流星飞逝；数声蛩吟，如泣如诉。换了往常，原是花月良宵，令人舒畅。无奈今宵的小姐，愁肠九转，哪有这份闲情逸致来欣赏这般美景，只觉得孤单，寂寞，凄清。

红娘道：“小姐，你看月亮的外边有一个圆圈儿，那是什么？”

小姐抬头一看，说道：“这是月阑，也叫月晕，农谚说‘月晕而风’。

看来明日要刮风了，也可能会下雨。”她突然又伤感起来，说道：“唉！风月天边有，人间好事无”

红娘听说明日天气有变化，心想好险，幸亏约在今晚，否则张生又将怨煞红娘骂煞天的，或许这也是一个好兆头。

只听得小姐又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红娘说：“你看在人世间，也有月阑。许许多多的淑女佳人，没有一点自由，被深锁在重重的绣帏之中。想天上的嫦娥仙子，孤单地住在广寒宫，她像很是自由自在。可这个月阑呵，跟我的几重罗帏一样，老天爷恐怕嫦娥春心动，因此上就围住了广寒宫。嫦娥仙子啊！你和我莺莺一样不自由！老天爷啊，你为什么不让裴航做游仙梦呢！张郎，你不就是裴航么？”

红娘把纱灯一挂，小香几安排好，点好檀香，铺好拜垫。小姐手拿三炷香，按老习惯跪下，可是今晚祝祷些什么呢？连自己也想不出。往常拜月，小姐满腔心愿，所以有话向苍穹祝祷，今晚却是被红娘哄出来的，更何况一切美妙的希望全都破灭了，在她的脑子里一片白茫茫的，想诉说心中的委屈和愁苦吗？又有何用！不觉擎着香呆呆地跪那里，默默地看着檀香在燃烧。眼看香快烧完了，就机械地把香插进了香炉里，慢慢站起身来，心里直想放声痛哭一常

红娘目睹此情此景，心想不知等一会隔壁张相公操琴时，是不是会使小姐的痛苦减轻一些，但不知张相公准备好了没有？见小姐拜月已毕，就说道：“小姐，今晚月色很好，我们既然出来了，何不赏月一番？”

小姐此时如同木偶一般，任凭红娘摆布，点点头道：“也好”

红娘扶着小姐，缓步踏月，慢慢走向便门，就在一条石凳上，铺好坐垫，让小姐坐下，然后，像没事人一般，提高嗓子，一连咳嗽了三声。

小姐道：“红娘，为何如此大声咳嗽？”

红娘道：“小姐，红娘喉咙里缠上了一口痰，好痒好痒，忍不住了。”

小姐道：“女儿家的，下次不可如此”

红娘想，这一次我已够受的了，还能有下次！说道：“是，红娘知道了”却说隔墙的张生早已等得心急如焚。琴童心中无事，已经靠在假山石上睡着了。张生一个人枯坐而待，心想，现在已二更了，怎么小姐还不来？别是红娘在骗我。如果这次没有结果，明日一早一走收拾行装，坚决离开此地。正在患得患失的时候，先听得隔墙有脚步声，继而听到响亮的三声咳嗽，张生一听是红娘的声音，顿时精神大振，“啊，小姐果然来了，红娘姐姐，小生要给你记一大功”他连忙轻理琴弦，先弹什么曲子，他早已事先想好了。他一理琴丝，开始操一曲《凤求凰》。这支古琴曲，是西汉时候司马相如作的，他为了追求富家之女卓文君，弹奏此曲，结果卓文君被琴声打动了，深夜私奔，嫁给了司马相如，后人一直把这一古曲作为追求爱情的代表作。他先弹奏了一遍乐曲，琴声行情幽婉，传到了隔壁园内。

红娘一听，张生果然等在那里，真是好耐心，现在我可不能明白地告诉小姐，隔墙张相公在操琴，她会怪我骗她出来，所以装作不知道，问道：“小姐，这是什么声音？”

小姐是弹琴的行家，哪有听不出是琴声的，可是她犯疑了，在这更深人静，怎么会有人操琴？这里是便门，隔壁就是西厢，操琴的没有别人，肯定是张郎。可我万万不能点明，于是说道：“是什么声音，你难道听不出来吗？”红娘道：“红娘听不准。”

小姐道：“你猜猜看。”

红娘道：“好像是发髻上的玲珑步摇声。”

小姐道：“不是。”

红娘道：“好像是拖泥湘裙上的环佩声。”

小姐道：“也不是。”

红娘道：“好像是姐妹们做衣服的剪刀牙尺声。”

小姐道：“都不是！红娘你怎么总是猜在女子身上。再猜”

红娘想，我根本是在胡猜，没话找话，索性一路瞎猜下去也罢，于是一口气说道：“好像是风吹檐前的铁马声，又好像帘栊的金钩声，还好像计时的铜壶滴漏声。小姐，是也不是？”

小姐道：“都不是”

红娘道：“大概是前边梵王宫黑夜撞钟，可能是潇潇疏竹在曲槛中。小姐，如果再不是，红娘猜不着了，也不猜了”

小姐道：“傻丫头，别猜了，那是琴声啊！别说话了，听，多美的琴声啊”

红娘一看，小姐听琴听得很投入，也就放下心来，充内行听琴。她只觉得张相公弹得很好听，至于弹些什么，自己就一窍不通了。

这时，张生已把《凤求凰》曲子弹毕，接着重复一遍，边弹边唱。唱的也是司马相如作的词，张生唱道：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时未通遇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

有淑艳女在此方，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

唱罢，张生略为停顿一下。

小姐被张生的琴声和歌声陶醉了，张郎的琴艺高，歌喉好，一曲《凤求凰》，是在说他自己啊！他湖海飘零去求他的“凰”，始终没有找到，“此方”有我莺莺在，可是我们咫尺天涯，婚约已被我老娘赖掉了，已成不了夫妻啦！

这时，听得张生继续唱道：

凰兮凰兮从我栖，得托字尾永为妃。

交情通体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心使余悲。

唱毕，张生又停了下来，他沉浸在音乐的旋律之中，不知是悲是喜。

隔墙小姐幽幽地叹口气说道：“唉！这首歌是为我唱的啊！我是想和你永远在一起，我也愿意和你远走高飞，现在全化为一场春梦了”

张生又弹起了第二支曲子，这支曲子叫《别鹤操》，传说是古代高陵牧子所作的。牧子娶妻五年，还没有生儿子，牧子的父亲要他另外娶一个。他的妻子知道了，在半夜里受惊而起，靠着门户又哭又叫，牧子听到了，就拿出琴来弹奏，他悲伤恩爱夫妻要永远分离，所以弹奏《别鹤操》来抒情，后来他们仍旧为夫妻。张生弹奏此曲，含有深意。他边弹边唱：将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远兮路漫漫。

揽衣不寐兮食忘餐。

小姐听了，不觉淌下泪来。我和张郎虽然没有成亲，已经定下了婚姻名分，也和牧子夫妇差不多，家长一定要拆散我们，你是睡不着，吃不下，我也一样不寐忘餐。我们在今后恐怕难以成为夫妻了。这曲子的旋律多么感人！雄壮的乐章，好像铁骑刀枪铮铮鸣；柔和的乐章，好似落花流水溶溶声。高音响起，宛如风清月朗，鹤唳长空；低音悲鸣，又如儿女私语，小窗喁喁。他那里琴心无穷，我这里神会意通。我们好比是娇鸾雏凤，拆散了雌雄；他的曲子还未终，我的悲愁更加浓，眼睁睁黄莺儿和飞燕，一个儿西，一个儿东。不必用话语表达，千思万想，都在这琴弦中。小姐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立起身来，靠近便门细听。

红娘见小姐已经听得入迷了，最好让她听了以后能说出一点心里话来，不过，我如若在她身边，她一定不好意思说，还是让我避开一会儿。遂道：“小姐，时光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小姐想，我不出来，你就千方百计要我出来，我听琴听得有味时，你却要我回去，就说道：“尚早。”

红娘一听，又说道：“小姐，夜深了，露水重，容易着凉，得了病不是玩的，我们回楼去吧”

小姐想你怎么那么烦人，说道：“我不冷。”

红娘道：“小姐，我又听不懂，回去吧”

其时，隔墙的琴声又起，小姐也不回答，连忙摇摇手，意思是叫红娘别说后。红娘趁势退下，但没有走远，却躲在假山洞里，仍注视着小姐的一举一动。

墙外弹的是一首新曲，乃是张生采用《凤求凰》的旋律改编的，可说是变奏曲，和《凤求凰》似同非同，让人听起来又熟悉又新鲜，取名叫做《相思引》。配的词也是张生所创作的。张生依旧是边弹边唱，词曰：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凤飞翩翩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

张弦代语兮，欲诉衷肠。何时见许兮，慰我彷徨？

愿言德配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

小姐听了，几乎失声痛哭，琴声多么美妙啊！歌词多么哀怨啊！表达的情意真切，凄凉处好像白鹤唳天，倾诉着自己的衷情，令听者耳聪目明。知音人芳心共鸣，伤感者断肠悲痛。这一曲和

《凤求凰》的曲调、开头和结尾不大相同，但又不是《清夜闻钟》，也不是《黄鹤醉翁》，更不是《泣麟悲凤》。新翻曲情深意重，一字字令人不眠难入梦，一声声让人憔悴得衣宽带松，漫天的离愁别恨，都寄托在这相思一弄中。

一曲方罢，小姐只听得墙那边在说道：“唉！老夫人忘恩负义，赖婚倒也罢了，小姐呵！她不应该说谎啊”说罢，又轻拨琴弦，再谱宫商。

小姐一听，可受不住了，低低地说道：“张郎，你错怪我了。这都是娘自己变卦，怎么能怪我脱空呢？我也和你一样受尽委屈。如果能由得了我，巴不得立刻成亲效鸾凤。实在我娘拘管得紧，我如果能有一点自由，张郎啊，怎么会让你在背地把妾身相思念诵”此时，张生又弹起一曲《白头吟》，此曲据说是卓文君所作。当时司马相如欲娶一个茂陵女子为妾，卓文君知道了，作《白头吟》和相如决裂，相如只好打消纳妾的念头。此曲哀怨凄苦，催人泪下，张生边弹边唱。词曰：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躑躅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飏飏。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唱罢略为停顿，续唱下章道：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平生共城中，何尝斗酒会？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

躑躅御沟上，沟水东西流。东郭亦有樵，西郭亦有樵。

两樵相推与，无亲为谁骄？凄凄重凄凄，嫁娶亦不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离飏。

男儿欲相知，何用钱刀为！

小姐听此二曲，不由得泪下如雨。张郎，你不应该埋怨我，我哪里有过两意，我就是你追求的痴心人，我愿意和你白头到老不相离。现在我跟你仅仅隔了一堵墙，我恨不得打开便门，到你身边，或者我叫你一声，你过来相会。但是家教森严，我不敢越礼，这一堵墙呵，胜如相隔云山几万重啊！想到这里，小姐脱口把心里话说了出来：“假若有一个人来替我们通通信息，就是巫山十二峰我也敢上，你也可以来共赋高唐，神女会襄王。”

红娘在假山洞里，对小姐的一切言行举动都一目了然，听到这几句，就闪身出来，问道：“小姐，你一个人在说些什么？”

小姐见红娘突然现身，又听得问说什么，心里又惊又怕又恨，说道：“呀，女孩儿家喉咙这么响，不能轻些吗？”

红娘又问道：“小姐，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小姐可慌了，刚才的自言自语，被这鬼丫头听去了，怎么能照实回答呢。只好赖一下，反正口说无凭。说道：“我没说什么，你看我的舌头什么时候转动过？身子也没有动一动。”

红娘想，我亲耳听到的，你赖不掉，说道：“小姐，‘就是巫山十二峰我也敢上，你也可以来共赋高唐，神女会襄王’。小姐，对不对？”

小姐听了，真是恨不得有一斗地洞钻钻，心想，你我终究是主婢，一点都不肯给我留点颜面！想要马上训斥她，自己又确实说过，又怕她到老夫人那里去汇报，心里真是有火发不出，有火不敢发，只有发怒的表情，没有发怒的言语。

红娘见小姐下不了台，就干脆挑明了吧。说道：“小姐，不要怕什么羞了，红娘是你的心腹之人，都不必瞒了。张相公虽然被我暂时留住，不过他对我说。。”

小姐忙问道：“他说什么？”

红娘道：“他说老夫人赖婚且不去管他，小姐如果也变心，他就立刻动身回去”小姐听了，非常着急，说道：“好红娘，求求你，让他留下吧”红娘道：“小姐，你叫我去让他留下，用什么话跟他说呢？”小姐也豁出去了，说道：“你去跟他说，不要去管那说话不作数的狠毒的娘，我莺莺决不会让一往情深的志诚君子落空，我舍不得离开他啊”

这时，圆月已到天顶，红娘收拾好香具，提了纱灯，扶着小姐回楼。张生听得隔壁已无声息，也只好收起瑶琴，推醒了琴童，没精打彩地回书房安歇。

4.9 第九章：红娘送信

却说张生，自从十三日那夜操琴以后，一晃三天过去了。张生整天盼望小姐到来，可是别说小姐，连红娘也不见人影。心里好生烦闷，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加上那晚夜深天凉，染上了一点风寒，却生起病来。只觉得头脑昏昏沉沉，四肢无力，不想动弹。一个人躺在卧榻上，长吁短叹，口中反复地说着“害杀小生也”。想想我缠绵病榻，却没有一个人来看我。老夫人是狠心肠，她巴不得我病死了，可以万事大吉。可是小姐和红娘一个也不来，特别是红娘，挽留我的时候，口吐莲花，什么“有我红娘在”啦，“还有一线希望”啦，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的锦囊妙计我也实行了，却白白地弹了曲子，一点反应都没有，简直是“对牛弹琴”！刚想到这里，立刻煞住，自言自语道：“啊哟！且住，罪过啊罪过，我怎么把我家小姐比作牛了！我病糊涂了，怎么可以唐突西施呢”就在床上连连作揖，说道：“小生罪该万死，叩请小姐恕罪”

琴童见了，心里很是着急，说道：“相公，你怎么啦？”

张生有气无力地说道：“我病了！不久就要命赴黄泉，再也见不到小姐了”

琴童道：“相公，不必胡思乱想，你一定会活到一百岁。”

张生道：“哪里会如此！我是被小姐害杀的。”

琴童道：“相公，千万不能乱说，我家主母多情多义，不会害你的。也许她现在也生病呢。”

张生一想，琴童之言有理，我怎么没有想到，只顾自己，不顾小姐，还错怪小姐，心里痛起来。说道：“啊哟小姐，你是思念小生，想出病来的，你要保重玉体，少想我一些，只要想一半，小生也就足够了”

琴童见张生神魂颠倒，就知道是得了相思病别看琴童年纪不大，什么都懂。他跟着张生走南闯北，琴剑飘零。张生所接触的大多是骚客词人，琴童所接触的，多是三教九流，贩夫走卒，社会经验着实比张生丰富得多。知道相思病无药可救，常言道，心病还须心药医。相公的病是想小姐想出来的，一定要小姐这服心药才会有奇效。红娘姐姐人也不见，不知躲到哪个旮旯里去了，要想法子把相公得病的消息传进去。琴童不是崔家的下人，不能随意出入。忽地想到崔家门上的小仆人崔禄，他是老夫人到了普救寺后，觉得人手不够，才买下的。平常琴童和他很谈得来，就交上了朋友，今天要请他帮忙，把相公得病的消息传入崔府，总会传到老夫人和小姐耳朵里的。琴童于是走到门房，找见崔禄，说道：“崔禄哥。”

崔禄一见琴童，非常高兴。因为崔禄是河中府本地人，没见过世面，而琴童却是满肚子倒不完的掌故，两人一见面就聊起大天，海阔天空，奇谈怪论，说得天花乱坠，把崔禄听得如醉似痴，也对琴童佩服得五体投地。凡是琴童要他做的事，无不尽心竭力，比老总管交代的还要热心。如今见琴童走来，十分亲热，说道：“琴童兄弟，这几天怎么老是不见你，到哪里去了？”琴童道：“唉，相公病了，我在侍候他。”

崔禄问道：“张先生几时病的，严重吗？”

琴童道：“就是这两天，今天重了一些。崔禄哥，我想托你一件事。”

崔禄忙道：“兄弟，咱哥俩是自己人，有事尽管吩咐，我崔禄对朋友可不含糊，两肋插刀。”

琴童笑道：“崔禄哥，我又不是请你去打架拚命，哪里用得上两肋插刀？”崔禄问道：“那是什么事？”

琴童道：“我想请你把我家相公生病的事传到内堂去，特别要传到小姐那里。办得到吗？”

崔禄一听，胸膛拍得震天响，说道：“兄弟，小事一桩，不是做哥哥的夸口，不消半个时辰，我就让全家上下人等都知道。就是要让全寺、全府都知道，也是不费吹灰之力。”

琴童道：“禄哥，倒也不用让全寺晓得，只要小姐知道就足够了，我还要去侍候相公，拜托了”

崔禄受了琴童之托，心里很得意，认为琴童看得起他。他对于老夫人的赖婚，也知道一些。认为主人做得不光彩，张先生的病，说不定是被老夫人气出来的。琴童既然关照不用禀报，那就私下传播吧。他第一个去厨房找烧火丫头腊梅，说西厢书院的张先生病了，病的还不轻哩。在崔府里，新鲜事很少，赖婚的大事，热了一两天也逐渐降温了，这张先生得病，乃是今天的头条新闻，腊梅迫不及待地丢下手里的事，立刻出去贩卖，没到一炷香功夫，崔府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消息也传到了老夫人耳朵里，这位一品相国夫人真是心肠硬，听到了只当没有听到一样。穷酸生病，并未有人前来正式禀报，我完全可以不管，病死了也怪不到我头上，我还巴不得这穷酸死了才太平呢。我总不能留他一辈子。所以听了张生得病，心中暗暗高兴，却装作不知。

再说小姐，自从那夜听琴以后，回房来躺在床上，好久睡不着，尽在思念张郎，心中想道，别说他是救我们崔家的大恩公，也不论他的人品文才，就凭他的一手精湛琴艺，嫁给他也不冤枉了，像这样多才多艺的好夫婿，打哪儿去找？可恨老娘，得了失心疯，瞎了老眼，硬生生的把一对好鸳鸯活活拆散，太可恨了！刚才听送水的小丫头说，张相公病了，病的还不轻。这可怎么办呢？他在异乡客地，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照顾，想必境况凄惨，我恨不得身插双翅飞到张郎身边，亲奉汤药。无奈狠心的娘拘管得紧，不能挪动半步，如之奈何？怎么红娘往前边去了还不回来，她回来后，或可商议出一个办法来。

红娘今天早上到前边去走走，想设法抽空去西厢找张生，说说小姐听琴后的反应。她到了内堂门口，碰上秋菊刚从里面出来。秋菊见了红娘，说道：“红娘姐，告诉你一件事。”红娘问道：“什么事？”

秋菊道：“西厢的张相公病了，听说还病的不轻哩”

红娘钭道：“啊哟！是张先生那里命人来享报的吗？”

秋菊道：“没有，是外边门上传进来的消息。”

红娘又问道：“老夫人知道吗？”

秋菊道：“我们姐妹间纷纷谈论，老夫人应该知道。不过，她好似根本没有听见一样，连查问都不查问一句，别说派人去看了。”

红娘顿时便知道老夫人的心思了，她是巴不得张先生马上就死埃得赶快让小姐知道。于是说道：“秋菊妹，今天老夫人那里有什么事吗？”

秋菊道：“没有什么事，和往常一样。”

红娘道：“那我不进去了，我回小姐楼上去，有事就来通知。”说罢，急匆匆回到妆楼。

小姐见红娘回来了，连忙说道：“你可回来了！可知道张先生病了？”

红娘道：“秋菊刚告诉我的，小姐你怎么知道的？”

小姐道：“刚才厨房送水来的小丫头说的。”

红娘道：“这么说来，全府的人都知道。老夫人却不派人去探望。”

小姐哭着说道：“红娘，这可怎么办呢？”

红娘道：“小姐，要不要让红娘到西厢书房去一趟，看看相公的病情如何？”

小姐听了，心想我本来是要请你去的，你现在自动讨这份差使，再好也没有了。说道：“你去探望相公，最为妥当。”

红娘道：“恐怕老夫人知道，又要怪罪。”

小姐道：“好红娘，去一趟吧，母亲不会知道。”

红娘道：“那小姐你有什么话要对张相公说？”

小姐想，我有千言万语，你也带不了那么许多，说道：“你就跟张相公说：天长地久，不负知音”

红娘听了，心里很是感动，说道：“红娘就去，我还要告诉张相公，你的病重，我家小姐的病也不轻。俺小姐这些日子里，针线也无心去做，脸上脂残香消也懒得去添，眉头整日价紧蹙着，我让你们心有灵犀一点通，敢情你们俩的病都会痊愈可。”

红娘躲躲闪闪，一路往西厢而去，一边走，一边思索着：想我们一家，寄住在寺院里，被强盗围住，孤儿幼女，将要遭到不测，幸亏张生挺身而出，一封书信请到了白马将军，可见文章可贵。若不是剿灭了那半万贼兵，我们一家险些儿要灭门绝户。老夫人佛殿许婚，莺莺君瑞，堪称一对美满鸳鸯。哪知老夫人失信，花言巧语，说什么兄妹相称，破坏了婚姻。到如今还谈什么成亲合欢，男的混沌了胸中的锦绣才华，女的眼泪打湿了脸上的胭脂花粉。英俊的潘郎，被折磨得两鬓添上了白发，美丽的杜韦娘，憔悴得不像旧时模样，瘦腰肢的带围又宽了几分。一个是昏沉沉的不想观看经史，一个是嗔洋洋的无力拈弄针指；一个在瑶琴上弹出了离恨谱，一个是花笺上吟成了断肠诗；一个笔下写幽情，一个弦上传心事，他们两个都一样的害相思。我才相信普天下才子佳人确是有的，不过在我红娘看来，相思病恐怕是有情人的通玻想想他们害相思，走火着魔，可我红娘搀和在里边瞎起劲，一个心眼儿的操心到底，算是什么名堂呢？一路思索，不觉已到西厢书院。她想，我先慢些进去，看一看张生在做什么？她走近窗口，想从窗缝里张望一下，窗缝太狭了，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她张开小口，伸出舌尖，把纸窗舔破，往书房里一张，不看尚可，一看吓了一跳。只见张生黄瘦脸儿，涩滞气色。声息微弱，和衣而卧，罗衫前襟都是褶皱，孤眠独宿，十分凄凉，也无人服侍。看来男人身边少不得女人，张生呵！我看你不是闷死，也得害相思病害死。红娘看了张生这副狼狈模样，便想着跟他开个玩笑，也替他添一点乐趣。往常红娘来此，是伸手敲门的，今天她故意拔下头上的金钗，在书房的门环上，轻轻敲打，而且敲出了节拍，铮铮之声，十分悦耳。

张生正在朦朦胧胧，似睡非睡之时，忽听得书房门外好似九天仙女下凡的环佩之声，心头微微一震，是否小姐来了？转念一想，白天人多服杂，小姐要避嫌疑，不会来的。忙问道：“外边是谁敲门？”

红娘道：“是散相思的五瘟使者。”

张生道：“呀，是红娘姐姐来了。”

红娘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红娘？”

张生道：“小生每夜就盼望你来。”

红娘因是私自到此，催促道：“赶快开门”

张生道：“来了来了”连忙下床，拖了鞋子，把门打开。红娘一闪身进了书房，随手把门关上。

张生道：“红娘姐姐，想煞小生了！这厢有礼”红娘一边还礼，一边说道：“相公当不起，红娘还礼。相公，你是想红娘还是想小姐？”

张生道：“你们两个我都想”

红娘道：“啐，我要你想什么？”

张生道：“红娘姐姐，我想你是盼你赶快告诉小生，那晚听了姐姐之计，月下操琴，不知你家小姐听琴之后怎样了？”

红娘道：“只因午夜调琴手，引起春闺爱月心。我家小姐回去以后，独对银缸，默默无语，泪眼不曾干，镇日价无心拈线，脂粉懒添，病恹恹茶饭少咽。一天到晚要念一千遍张殿试。你道是你病得重，俺小姐的病也不比你轻啊”

张生听了，哭道：“啊哟，小姐呀”

红娘道：“我家小姐不顾自己的身体，听说你病了，急得肝肠痛断，连忙命我前来探望，我家小姐对相公真是一片真心”

张生哭得更伤心，说道：“啊哟，我的知心知音的贤小姐啊”

红娘又说道：“小姐还要红娘带两句话给你。”

张生一抹眼泪，问道：“是哪两句，红娘姐姐快讲”

红娘道：“小姐说：天长地久，不负知音。”

张生听到这两句，感动得涕泪交流，更加悲痛，说道：“纵然小姐多情，婚约已被赖掉了，多情也无用”

红娘道：“相公，你知道老夫人为什么要赖婚？”

张生道：“是她口是心非，忘恩负义。”

红娘道：“相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你还是个白衣秀才，没有做官，所以老夫人才会赖婚。”

张生道：“红娘姐姐，不是小生夸口，俺取青紫易如拾芥。我来河中，就是为了明年往长安赴考的。”

红娘道：“相公，这就对了。你应当把功名放在心上，不要丧失了志气，把你那双窃玉偷香的手，准备到瞻宫去折挂；也不要让藕丝儿束缚住了那大鹏鸟的翅膀，也不要被黄莺儿夺去你那鸿鹄高飞的大志；也不要为了翠帏锦帐美佳人而耽误了玉堂金马好前程。你要用功勤读，到来年赴考，得了状元郎，博得个一官半职，争一副五花官诰，体体面面地来迎娶小姐，也好让小姐扬眉吐气。到那时老夫人不但不敢赖婚，还要把小姐亲自送上门哩。所以，这桩婚姻只赖掉了三分里一分，小姐一分和你相公的一分没有赖，好结局注定有，还要靠相公争气。相公，红娘说得对吗？”

张生听了，连连点头，心想别看红娘年纪轻，是个丫环，很有见识，忙说道：“是，是，红娘姐姐的金玉良言，小生铭记在心，一定用功勤读，决不辜负小姐的多情和红娘姐姐的一片好心。”

红娘道：“但愿如此，红娘和小姐就等那么一天。相公要善自保重，红娘去了。”

张生道：“红娘姐姐且慢”

红娘道：“还有什么事么？”

张生说道：“小姐既然对小生特别关心，小生有书信一封，请红娘姐姐转达小姐，让小生向小姐表表衷肠。”

红娘连忙摇手道：“不行不行。带带口信，口说无凭还不要紧，万一事情败露，还可以赖掉。现在写了书信，黑字落在白纸上，留下一个凭据给人家。不妥当，不妥当。”

张生道：“不会有事的。”

红娘道：“即使瞒过老夫人，小姐的脾气也不大好捉摸，万一她见了你的书信，翻起脸皮来，把你的书信看也不看，撕个粉碎，带了去也没有用。”张生道：“红娘姐姐，你一向帮着小生，这回就答应了吧。”

红娘道：“无能为力，实难从命。”

张生道：“红娘姐姐，还请鼎力相助，小生一定多多给你金帛相报。”

红娘听了，气得脸色大变，声色俱厉地说道：“哼！相公，你把人看错了”

张生觉得莫名其妙，心想我没有说错什么呀！问道：“红娘姐姐，这是为何？”

红娘气得流泪道：“相公，我真的不知道你还是个大富翁，你卖弄有钱，把金帛赏赐给红娘，我好像是要图谋你的东西才到这里来的，是我贪图你的财宝！多谢你照顾我这个穷丫头”

张生这才弄明白，我不该说用金帛酬谢，太小看她了，刺伤了她的自尊。红娘为我的事奔波操心，又不是贪图我几个钱，我太庸俗了。连忙赔罪道：“红娘姐姐息怒，小生一时情急，说错了。请姐姐恕罪”

红娘道：“相公，你太过分了，你把我看成见钱眼开的轻浮女子。我红娘虽然是女孩子，是个丫头，穷志气还是有的。”说罢，失声痛哭，泪水湿透罗衫。红娘越想越伤心，她帮助张生，原是反感老夫人背信弃义、仗势欺人的恶劣行径而打抱不平，全是一股正义感，并不图什么金钱物质的报偿。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才貌双全、知书达礼的张相公，竟然会拿金钱出来卖弄，这不是

赏赐，不是酬谢，是对她的正义感、热心肠的污辱，是瞧不起她那高洁的人格。她越想越委屈，哀哀哭个不祝

张生见此，知道闯下了大祸，一时弄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安慰才好，只有打拱作揖，说道：“红娘姐姐，不要怪我了”

红娘道：“你是个有钱人，我穷丫头怎么敢怪你呢”

张生道：“红娘姐姐，千不是，万不是，只怪小生不是，小生赔罪了。”说罢，一揖到地。

红娘只管哭，理也不理。

张生想，这可难办了，开罪了红娘，非同小可，不但等于是得罪了小姐，更为严重的是今后和小姐再没有往来的渠道，岂非彻底完蛋了！这可怎么办呢，一想，只好用苦肉计试试看，就说道：“张珙啊张珙，你这个穷酸，能有几个臭钱，竟敢在我家红娘姐姐面前卖弄，侮辱了我家红娘姐姐，得罪了我家红娘姐姐，你这个穷酸，该当何罪”一边说，一边用拳头在自己的额头上乱敲。

红娘看了，又气又好笑。谁让你胡言乱语用钱来糟蹋我，该打！不过他也是无心说错的，又赔了那么多不是，杀人也过头点地，算了，不管他打自己是真是假，也算是悔过的表现，原谅他吧，他也是个被欺侮的可怜人。红娘的心软了下来，叫道：“相公，算了。”

张生一听红娘开口了，有门，不过还要扩大战果，说道：“红娘姐姐，你不要劝我，我要打这个胆大妄为、得罪姐姐的穷酸。”说着还是一个劲地捶头。

红娘道：“好啦，好啦，你要打到什么时候啊？”

张生道：“一直要打到姐姐饶恕了，我才不打。”

红娘道：“恕尔无罪，总好了吧”

张生忙说道：“多谢姐姐不罪之恩。”

红娘道：“如今我要回去了。”

张生道：“慢来，姐姐已经不气恼了，小生拜托之事，姐姐还没有答应呢。”

红娘道：“什么事啊？”

张生道：“就是捎带书信的事。”

红娘道：“不是早就对你说过了么，小姐见了书信会生气的。”

张生道：“红娘姐姐，尽管放心，见了我的书信，小姐不但不会生气，还会谢谢你哩。再说，她生气不生气是她的事，带不带书信是姐姐的事。红娘姐姐，可怜小生独身飘泊，无依无靠，发发慈悲吧”

红娘见张生如此可怜，心想，好吧，帮忙就帮到底，拚着给小姐骂一顿就是了。说道：“那你就写吧，我给你送去就是。”

张生听了，非常高兴。说道：“多谢姐姐成全小生。”

红娘道：“少谢几声吧，下回说话要留点儿神，快些写吧。”说罢，就替张生磨墨。

张生拿起笔来，蘸饱了墨汁，在铺好的薛涛笺上开始写信。

红娘道：“相公，你要小心才是，我家小姐是个才女，稍微有片言只字不妥，必将前功尽弃。”

张生自负地说道：“姐姐放心，你家小姐是才女，小生也是个才子！这封书信，比明年春闱的考卷还重要，哪有不用心之理”

只见张生奋笔疾书，文不加点，一挥而就。

红娘在旁边看了，心里十分钦佩张生的才学。她本是个文盲，总以为写书信是件很难的事，把信笺铺好，还要打草稿，很费功夫。现在看了张生写信，拿起笔来，好像是现成的东西，拿来就用，一下子就写完了。红娘心想，这封信写些什么，我得问一下，别写错了，连我一起倒霉。说道：“相公，你的信读给我听听好吗？”

张生想，这是情书，怎么好公开给第三人！后来一想，我和小姐的事，是瞒不过红娘，也不能瞒她的，让她多了解些情况，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很大方地说道：“姐姐要听，哪有不可之理。待我念来：珙百拜奉书芳卿可人妆次：自别颜范，鸿稀鳞绝，悲怆不胜。孰料尊堂以恩成怨，变易前姻，岂得不为失信乎？使小生目视东墙，恨不得腋生双翅飞于妆台左右；患成思渴，垂命有日。因红娘至，聊奉数字，以表寸心。万一有见怜之意，书以掷下，庶几尚可挽残喘于临危也。造次不谨，伏乞情恕！后成五言诗一首，就书录呈：相思恨转添，谩把瑶琴弄。乐事又逢春，芳心尔亦动。

此情不可违，虚誉何须奉？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

红娘尽管不识字，听还是听得懂的。即使不能全懂，也能知道一个大概。觉得写得很好，先写下几句问候的客套话，再写了思慕情意，最后题了八句五言诗，诗的内容虽然听不懂，想来也是正儿八经的——这是红娘的想当然，偏偏张生的深意全都写在诗里。

张生读罢书信，信上的墨迹也干了，就把花笺折起来，叠成一个同心方胜，放到信封里，再在信封的封口处，一头写个“鸳”字，一头写个“鸯”字，张生写这两个字，含有深意，不知小姐看了以后，如何理解，这是后话。红娘在旁边看了张生的这些小动作，心里不住地赞叹，张相公真聪明，真风流，真会讨女孩儿家的欢心，虽然这些都是虚浮的小温存，可换了别人就是做不来。这鸳鸯两个字，红娘是在绣花时认得的，一向以为这两个字是写在一起，不能分开的。现在见张生把这两个字分写在信封两头，这分明是说老夫人把他们这一对鸳鸯拆开了。张相公，你比方得恰当极了。

张生把信封好，交给红娘，说道：“红娘姐姐，拜托你了，你也要留神些。”

红娘说道：“相公，你放心好了，我既然答应了你，一定会办好的，我会找机会给小姐的。我只说‘夜里弹琴的那个人叫我带来的信。’”

张生又叮嘱道：“姐姐，千万要小心”

红娘说道：“相公，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好了。你自己要保重，别这样多愁善感，害相思清减成这般模样。你只想着临去秋波那一转的眉目传情，藏在心中不忘记。我不会随随便便对待这封信，红娘自会小心在意，妥当地打发这张纸。凭着我这舌尖儿，凭着你这简帖儿里倾诉的心意，包教那个人来探望你一遭儿。”说罢，起身回去。

张生见红娘去了，自言自语道：“红娘把书信拿去了，不是我自家夸口，这封书信就是一道会亲的符咒，等到明日来回话，一定有个结果，且放下心来，等待好消息吧。”

正是：且将宋玉风流策，寄与蒲东窈窕娘。

4.10 第十章：暗约假期

却说红娘接了张生的书信，藏在衣袖里，辞别了张生，一路小心翼翼地回去。她走花街，绕回廊，尽量避开人多的地方，因为是私探，又加上带有重要信件，能不被别的丫环仆妇们看到最好，免得麻烦。一路上，她想想也觉得好笑，自己究竟图个啥？张相公拿钱来侮辱我，虽说是无心的，也终究有点不愉快。小姐呢，想张生想得要命，还要假装正经，动不动拿出小姐架子来训我。而我自己又好像做了小偷一样，还要提心吊胆过日子，恐怕给老夫人知道了，吃不了兜着走。他们的好事成功了，也不会谢我红娘什么，我也不会要他们什么；不成功，也许会埋怨我红娘不尽心着力呢。要说我红娘不尽心着力，真是老天爷不长眼了。别将来弄一个顶了石臼演戏，吃力不讨好！真是何苦来呢，别管他们算了。后来一想，不行，还得管。老夫人恩将仇报，赖婚完全是仗势欺人，欺侮张生是个穷秀才，为了门第，连女儿幸福都不顾，太可恶了！那么好的一对，毫无道理去活活拆散，也是在造孽，我就要打抱不平。我红娘今天帮他们，是做好事，小姐说的叫做“君子成人之美”。做了好事，在下一世投生一个好人家的，不再做丫环。边想边走，不觉到了妆楼。楼上却静悄悄的，没有风儿，帘幕空垂，兰麝的香气从纱窗里透出来，弥漫四周。她轻轻地推开朱漆房门，摇响了黄铜门环。房内高高的红烛台，荷花形的金承泪里积满了烛泪，银江里的蜡烛依旧燃着，看样子小姐还睡在那里。且慢把暖帐挂开，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轻手轻脚地偷看一下小姐。呀，小姐长得真是美极了！只见她头上的双股钗掉在绣枕旁，碧玉钗也横斜着，发髻蓬松，鬓脚散乱，脸上红扑扑的，眉毛却紧蹙着，可见小姐在睡梦中还有烦心之事。红娘轻轻地叫

了两声“小姐，小姐”，见小姐依旧双眸朦胧，没有醒来。红娘想，让她再睡一会吧，就放下罗帐，一边退出来，一边轻轻说道：“太阳已老高老高了，小姐还睡懒觉，这几个月来，小姐变懒了，画也不画，字也不写，诗也不吟，箫也不吹，琴也不弹，瑟也不弄，针也不拈，线也不拿，脂粉也不调，镜子也不照，真是懒，懒，懒。”现在手里这封书信可怎么办，叫醒了小姐，直接交到她手中，如果正在她情绪不好的时候，肯定要碰壁。即使在高兴的辰光，她又有假正经的毛病，万一她翻了脸，我就无法掩盖推卸了。还是把信放在小姐的枕边，让她醒来后发现了自己去看看吧。这办法行是行，可是我就观察不到小姐的反应了。这样吧，把信放到妆盒里，小姐起床，一定要去梳妆，也一定要动用妆盒，看她见了此信有什么反应。于是轻轻打开妆盒的抽屉，把书信放到里面去，她又恐怕小姐碰巧不用这只抽屉，所以把书信微露出一只角，朱漆的妆盒，雪白的信封角，不怕小姐看不到。放好以后，她还不能走开，她要在外房选择一个最佳角度，能够看到小姐的表情。于是搬了一只脚踏小凳，坐在那里，以绣花作为掩护，静待小姐的反应。

再说小姐，她不但没有睡着，反而清醒得很，她躺在床上，思绪万千。

她有点后悔，不该让红娘去看望张生，更不该带了那八个字去，老娘已把婚约赖掉了，结合已经没有希望，去探望又有什么用呢，徒然增添张生的痛苦。即使张生是我莺莺的救命恩人，去探望一下理所当然，可是为什么要带那八个字去呢？“不负知音”，如何不负呢？嫁给他，不可能的了；终身不嫁，由不得我作主。私奔，一想到私奔，小姐脸上一红，堂堂官府门第，相国千金，实在做不出来。那么像老娘赖婚那样，把“不负知音”赖掉，娘老了，可以不要人格，我莺莺的人格还是要的，我不能说了不算。想到这里，似乎看到张生在床前对着她微笑，张生的俊俏人品，又使得小姐芳心荡漾。她已下定决心了，为了获得如意郎君，争得幸福，我一定“不负知音”，至于如何“不负”，以后任其自然吧。想到这里，懒洋洋地起床，昨天的晚妆已残，乌黑的头发也十分蓬乱，就移步到妆台，坐在红木凳子上，伸手揭去镜袱，只见铜镜下面的妆盒抽屉里露出一张纸角。咦，奇怪！我从未在妆盒里放过纸张，这是从哪儿来的？看看再说。小姐轻轻拉开抽屉，只见是一封书信，小姐顿时紧张起来，芳心一阵剧跳，口中轻轻地惊叫了一声“呀”！

红娘在门口坐着假装绣花，小姐起床，走到梳妆台前，坐下开镜袱等动作，她都看得清清楚楚。又听到一声“呀”，知道小姐已经看到那封书信了，但不知看了没有，看了以后的反应如何，必须要观察清楚，连忙抬头往里偷偷张望。小姐是背着红娘的，可是脸部却全映照在铜镜中。红娘自然是一览无遗。

小姐拿出了信封，先对着信封呆呆地注视着，信封表面未写一字，是谁写来的信，不必去猜，肯定是张生的。是谁这么大胆放到妆盒里去的呢，除了红娘之外还能有谁？红娘啊，你太可恨了，我命你去探望张生，带了八个字去，张生一定会有回音的，既然张生来信，为什么上了楼不立即交给我呢？为什么一定要放到妆盒里，还要故意露出一只角，是算定我要梳妆吗？真可恶，往后又要挖苦我，说我逃不出她的算计，今天我偏不看信。伸手想把信放回原处，可是张生的信，诱惑性太大了，里面不知写些什么，能够送到我手中也不容易，不要辜负了他，他终究是我的恩人，是我心爱的人，来了信岂能不看！一定要看，管它今后红娘如何嘲笑挖苦，我也不在乎。她鼓足勇气，拿起信封，心还是突突地跳个不停。她翻过信封，见背面一头写个鸳，一头写个鸯，这是什么意思？鸳鸯二字两边分，意味着我们一对鸳鸯被拆散，小姐轻轻叹了一口气，心想，张郎，你真聪明，我理解你的心意。她拿过一支玉簪，准备挑开封口，可是两只手却抖得厉害，挑了好久才把封口打开，抽出信笺。见是叠同心方胜，心里不由得想到，张郎真细心，懂得女孩儿家的心理。同心方胜，表示两人同心。打开方胜，一笔秀丽工整的小楷，令人越看越爱，古人说字如其人，看了这一笔好字，就可以想象得到信文一定错不了，赶快看吧。第一句“珙百拜奉书芳卿可人妆次”，怎么没有写我的名字呢？噢！懂了，他怕万一落在别人手里，可以保全我的名节，张郎真是可人！小姐继续看下去：“自别颜范，鸿稀鳞绝，悲怆不胜”。是啊，从赖婚筵上见过一面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书信往来更不可能，你非场悲伤，我也一样痛苦。“孰料尊堂以恩成怨，变易前姻，岂得不为失信乎？”我母亲的赖婚，我也没有料到。我母亲以恩成怨，失信于你，但是我莺莺对你感恩戴德，绝不失信。“使小生目视东墙，恨不得腋生双翅飞于妆台左右”。你恨不得长了翅膀飞到这儿来，我也何尝不想到你书房去。“患成思渴，垂命有日”。张郎啊，你应该保重身体，你思念成病，我也和你一样，同病相怜。再往下看到“万一有见怜之意，书以掷下。”我怎么不爱你呢，我会写回信给你的。信后附录一首五律，小姐也是个吟诗能手，自然对诗章格外喜欢，读得比看信还仔细，口中还曼声低吟：“相思恨转添，谩把瑶琴弄”。无穷的相思，思极而转化为恨，此恨是从我娘那里来的，满怀的怨恨无处发泄，就寄托在瑶琴之中。而前晚弄琴，相思与怨恨并存。“乐事又逢春，芳心尔亦动”。现在你我的好事已经有希望了，你的心

里也一定会感觉到。“此情不可违，虚誉何须奉”。这种爱情的发展是不能违背的，那种虚假的声誉何必要去遵守？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啊！张郎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去干什么呢？“且怜花影重”，“且怜花影重”，她反复吟咏这末一句，忽有所悟，“花影重”是花影浓密，“花影”意味着情爱。“重”就是说跟他重叠在一起，再想到信封背面一颠一倒鸳鸯两字，啊，原来他要我前去颠倒鸳鸯，成其好事！小姐越想越难为情，脸红到了颈脖子，轻声说了一声“啊啐”心口怦怦乱跳。她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看了好几遍，心里有许多说不出的滋味。

红娘在镜子里，一眼不眨地看着小姐的变化，只见她一忽儿高兴，一忽儿沉思，一忽儿痛苦，一忽儿忧郁，最后脸蛋忽然红了起来，而且一直红到颈脖子。奇怪，这封信的内容我已经听过了，有什么可害臊的。这也莫怪红娘原是个文盲，浅一点的书信之类还能听懂，对于讲究“意在言外”的诗篇，当然弄不懂了，在红娘纳闷的时候，忽听得小姐在叫“红娘”，这一声“红娘”，和往日大不相同，声音里充满了严厉、冷酷和怒气。红娘吓了一跳，心里在喊道：“糟糕，坏了！”一分神，绣花针不觉狠狠扎在手上，痛得她一声“啊啾”。红娘从小凳上起身，心想，现在小姐正火冒三分，不能立刻就去，稍停片刻，让我也好想一个对付之策。

小姐又喊道：“红娘，你在哪里？”

红娘不能不答应了，回答道：“小姐，红娘在这儿呐。”真糟，时间太紧了，来不及去想对付的办法，管它呢，船到桥头自然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小姐见红娘只有应声，却不进来，发怒道：“小贱人，为什么不来？”

红娘连忙说道：“来了，来了。”边说边进房去。“小姐，有什么事吗？”小姐见红娘已到，怒气冲冲地说道：“小贱人，这东西是哪里弄来的？”红娘装作不知道，说道：“小姐，是什么东西呀？”

小姐见红娘装痴卖傻，心里又气又好笑，今天小姐生气，一半是装出来的，她不是气红娘不应该带张生的书信来，气的是你不把书信直接交给我，害得我当下看不到张郎的信，我要惩罚你一下子，免得下回更加肆无忌惮。其实小姐是错怪了红娘，你小姐自己并未把对张生的情爱全部吐露给红娘，一直若即若离，很不明朗，即使表示了“天长地久，不负知音”，红娘也并未摸透你的真心。况且你小姐的情绪，一直不稳定，患得患失，怕狼怕虎，顾虑重重。终究红娘是下人，不能和你平起平坐。你小姐错了，可以不自责而骂红娘，红娘只有委屈忍受的份儿。再说这封书信，红娘又不知道你小姐喜欢还是不喜欢，所以不直接给你，就是怕你要维护相国千金的尊严而翻脸！放在妆盒里让你自己发现，是很妙的一着棋，万一你小姐真的翻了脸，红娘还有一个退身的余地。小姐不设身处地地去替红娘想想，就生红娘的气，很不应该。小姐也不想想，你和张生的事，是你们两人的幸福，跟红娘有什么相干，红娘如此奔波，还不是为了你小姐，你应该感激才是。此次小姐是火出无名，在红娘则是多管闲事的苦果，真是热心肠招来是非多。

小姐还是板起了脸，手指着扔在妆台上的书信说道：“小贱人，我问你，这是什么东西？从哪里拿来的？想我是堂堂相国的小姐，是哪个胆大包天，敢把这简帖拿来戏弄我？我什么时候看到过这种东西？我要去禀告母亲，打下你小贱人的下半截来！”

红娘一听，什么，去禀告老夫人，我是不怕的，信里写些什么，我早知道一个大概了，到了老夫人那里，我红娘固然要担个私传书信的罪名，你小姐也不见得没事，我要想个法子说得小姐不敢去禀告。遂道：“小姐，你问的就是这个简帖啊”

小姐道：“是的。”

红娘道：“小姐，你拆开来看过吗？”

小姐答道：“看过了。”书信的封口明明打开了，能说没有看过吗？

红娘道：“小姐既然看过，怎么还来问我红娘呢？小姐你是识字的，红娘是不识字的，倒是识字的问起不识字的来了。小姐，里面究竟写了些什么？”

小姐听了，心想这丫头果然厉害，居然反问起我来了，我能告诉你信上写些什么吗？说道：“我是问你从哪里拿来的？”

红娘道：“小姐，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怎么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是他让我把这个拿来的。”

小姐故意装作不知道，问道：“他是哪个？”

红娘答道：“他呀，就是小姐派我送八个字给他的那个人。”

小姐知道是张生，可红娘却说是我派她去送八个字的那个人，好哇，这不就是说这简帖是我去招引来的。这丫头真鬼，把责任全推干净了。我还是装作没有听懂，看她如何。说道：“那个人是谁呀？”

红娘想，小姐啊小姐，你也太会做作了，非要我明讲不可，说道：“小姐，那个人就是被赖了婚的张生。”说罢，偷偷看了一下小姐的脸，看看她有什么反应。只见小姐原来板着的脸放松了下来。

小姐问道：“张生怎么样了？”

红娘道：“小姐，你不用问他了。他害得我红娘挨骂。小姐，你把简帖给我，不用你去禀告老夫人，让我拿了这简帖到老夫人那里去出首。”说着，装作要往妆台上去拿书信。

小姐连忙把简帖按住，说道：“红娘，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就饶过他一次。如果把这书信去给老夫人看，看他有什么面目去见老夫人。”

红娘见小姐软了下来，又卖个面子给她，心想，分明你自己要放过他，却推在我红娘头上，我才不领你这份情哩。说道：“小姐，你别哄我，你不给我书信也可以，我反正要到老夫人那里去出首的，看打下谁的下半截来”说罢，装腔作势地转身要走。

小姐可急了，连忙一把拉住红娘，说道：“红娘，我跟你开玩笑的。”

红娘道：“我的好小姐，你这种玩笑红娘开不起啊”

小姐道：“红娘，想那张生，虽然我家亏了他，只是已有兄妹的名分，怎么还能有其他的事。幸亏你口紧，若是让别人知道了，还不知怎么样哩”红娘道：“小姐，你哄谁呢，你把这个饿鬼弄得七死八活，你还要怎么样？”

小姐问道：“张生他怎么样了”

红娘道：“小姐，你不用问了，你怕人家讥讽你，说什么恐怕老夫人知道了，你我都不得太平。其实是你小姐怂恿他上了竿，你就撒了梯子在旁边看，用不着问他怎么样了”

小姐道：“好红娘，你就讲给我听吧！求求你好么”

红娘道：“小姐，看在他的面子上，就讲给你听吧。我去看张相公时，真吓了我一大跳。几天不见，就变成那副样子了。”

小姐听了，非常着急，说道：“他，他变得怎样了？”

红娘道：“我看他病骨支离，神思倦怠，形容憔悴，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实在难看。”

小姐忙问道：“他是怎么得病的？”

红娘道：“我问他，他说道自从婚约被赖掉以后，终日不思茶饭，懒得动弹，从黄昏直到天亮，眼睁睁望着东墙，悲切切难忘掉心中悲怨。”

小姐道：“为什么不禀告老夫人，去请个好大夫看看病？”

红娘道：“我也问了，他说他这种病，请医吃药是没有用的。”

小姐问道：“那他要什么样的药才能治好呢？”

红娘道：“张相公说，他这个病，要想治好，除非是出几身风流汗”

小姐听了，脸上一红，说道：“啐！红娘，你把那文房四宝拿过来，我要写封回信给他，叫他下次不可以这样。”

红娘想，小姐终于要写回信了。不过看她的态度，听她的口气，究竟是真是假，实在吃不准。说她喜欢张相公吧，为什么带了信来要大发脾气，难道发脾气是假的？说她不喜歡张相公吧，可对张相公又待别关心，一听到张相公病得厉害，就急得不得了。小姐的这种忽真忽假，叫我红娘从中帮忙也不好帮，真是做人难，难做人啊！且看小姐怎么写吧。红娘一边想，一边把文房四宝拿了过来，在砚台里注了清水，静静地磨墨。

小姐拿起一支碧玉管长锋羊毫小楷，执在手中，思索起来，这封信该如何写呢？张郎之约，我是不能不赴的，一想到赴约去西厢，和张郎“花影重”，颠倒鸳鸯，这滋味一定美得很，芳心里甜滋滋的，可是这种事羞人答答的，怎么好意思去呢？又一想，我和张郎本来是夫妻，夫妻总是要有那么一回事的，迟早如此，有什么可羞的呢？不过我是堂堂相国千金，自己送上门去，岂不丢了崔家的脸！不过，母亲赖婚，已经丢了崔家的脸了，相国千金，只是空好看的名誉罢了，张郎的诗中写着“虚誉何须奉”，我还要这虚誉干什么呢？但是赴约之事一定要秘密进行，瞒老夫人容易，瞒红娘就困难了。她尽管是我的心腹之人，我和张郎之间的情感，她也了解，而且还鼎力相助，可是这种事还是不能让她知道，否则我这个主子岂不要威信扫地。一定要瞒住她，这小鬼丫头绝顶聪明，苍蝇飞过都能分辨出雌雄，瞒她不大容易。不过她也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样样都认得，只是一个字也不认得，我只要把信写得深奥一些，就可以瞒过去了。其实小姐也是自作聪明，既然红娘不识字，书信写得深写得浅都是一样的，反正是不懂。再说你一本正经瞒她，却有人全部抖出来哩！像张生这封信，红娘就比小姐先知道内容，可小姐还以为红娘不知道，小姐也是个聪明的笨人。

红娘已经把墨磨浓了，可是小姐拿了笔，对着桌上铺的那张梅花笺发楞。按理说，小姐是个才女，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今朝可给难住了，别说是内容如何，就这开场白第一句的称呼就难办。称夫君，夫子，外子，他们还没有拜堂成亲，这种称呼是“非法”的。称“相公”，太生分了，不亲热。称先生，更见外了。写秀才，解元，殿试，都不妥当，就是这称呼，竟难煞了才女。没有称呼，纵然有千言万语，也无从写起。她对着张生写来的书信看看，见他的抬头并没有写名字，她想，我也可以不写，可是名字可以不写，称呼还是要的，心中想着，目光落到了书信后面的诗句上，她想，我何妨也写首诗去，既不用称呼，也不需要具名，这是最妙不过的了。就这么办。小姐决定以后，略一思考，蘸饱了笔，一挥而就。写毕掷笔，也叠了一个同心方胜，一切就绪，把脸一沉，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疾言厉色地说道：“红娘，命你到西厢去对张生说。”

红娘问道：“怎样说？”

小姐道：“你跟他说，小姐派红娘来看望先生，是出于兄妹之礼才如此，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为何要写淫词艳语？”

红娘一听，觉得不对，张生的书信，她听过一遍，并没有什么淫词艳语啊，是不是张相公写的是一套，念给我听的又是一套？算算张相公是个老实人，也用不着耍手段瞒我，问题是否出在那八句诗上，也不会，我听听觉得很悦耳，也没有听出“淫”的味道。那末是小姐在说假话了。小姐总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弄不懂。看她的脸色也不大好，不必和她罗嗦，且听她还有些什么话。

小姐接着说道：“本来是要去向母亲禀告的，一来看在先生以前的救命之恩份上，二来姑念你是初犯，给先生留个颜面。如果再犯，一定要去禀告老夫人知道，连你这个小人也有好处哩”

红娘听了，气得鼻子都歪了，心想：我一直以为老夫人赖婚，你小姐还是多情的，就在前天晚上听琴的时候，还是一往情深，今天还让我带了八个字去，说什么“天长地久，不负知音”。不到半天，你就变卦了，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张相公对你一片痴情，现在还在书房里等你的佳音，你就让我拿这样的回信去对张相公讲。这不是要我代表你们崔家去逼死张相公吗？你们母女俩狠得下这个心，我红娘可做不到。但是主命难违，西厢是要去的。在去之前，我也要指桑骂槐地说几句出出气。于是说道：“小姐，你别生气，像张生这种穷酸，年纪活了二十多岁，倒像小孩子那样，说话没有分寸，写些淫词秽语来。我家小姐是相府千金，大家风范，怎能受他的侮辱？小姐你也不要使性子、发脾气，别再去思念这个穷秀才了。”

小姐心想，红娘，你误会我了，不过，你越误会越好，越容易瞒过你，让你唠叨好了。说道：“红娘，把这个简帖交给张生。”

红娘一看，是个同心方胜，和张生的书信差不多，就认为是退给张生的原信。说道：“小姐，这简帖儿还有一个信封呢，要退还给人家就连信封儿也一起退还。”

小姐道：“傻丫头，这不是我刚才写的回信吗？”

红娘道：“那你的信写了些什么？”

小姐道：“信上写的和我口中说的一样。”

红娘道：“恐怕不一样吧”

小姐道：“确实一模一样。不信你来看。”说着，装模作样地要打开那同心方胜。

红娘道：“小姐，别打开了，你知道我不认得字，看也无用。小姐，既然写的和说的一模一样，书信我就不带了吧，免得多个口舌。”

小姐想，怎么好不带呢，岂不误了大事。说道：“傻丫头，你去传言，那张生可能不相信，认为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在从中捣鬼，这信可以替你作证明。快快拿了去。”

红娘听小姐一说，心想，好吧，拿去就拿去。一边到妆台上拿信，一边说道：“唉！他为了你梦里成双，醒来以后仍然是孤孤单单，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罗衣经受不住五更寒。满腔的愁恨，悲伤得时时落泪。像这样的折磨人家，让人家空盼佳期，算什么呢！唉！小姐，我去了。”说罢，慢吞吞地往外走去。

小姐看了很高兴，这丫头也有上当的时候。正在高兴的时候，却见红娘又回来了。

红娘慢吞吞地回来，把那个方胜依旧往妆台上一放，说道：“小姐，书信我不带去了。”

小姐心里一急，忙问道：“为什么不带？”

红娘道：“小姐，小婢想，当初兵围普救寺的时候，幸亏张相公挺身而出，救了大家，也救了红娘，今天小姐要我带了书信去骂他，是为了不让张相公恨我。我想，张相公恨我，是不会恨死他的，如果拿出小姐的书信来，非得把他活活气死不可。所以红娘宁可被他痛恨，也不忍心把他气死。这封书信是不能带的。”

小姐心中暗暗叫苦，小红娘啊，你真善良，我能有你这样的丫环，也是前世修来的，可是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呢？我能对你说这是一封约定幽会的信吗？明说不行，信却一定要送，说道：“不必多言，快快送去”

红娘也豁出去了，说道：“不送，就是不送”

小姐急了，就拿出主子的威势来说道：“大胆的奴才，竟敢违抗主命吗？拿去”顺手一带，把书信扔在地上，心想，今天对红娘如此，也是迫不得已啊！接着自言自语道：“好冷，加件衣服去。”说罢，匆匆走进内房，躲在绣幕后，谛听中房的动静。

红娘被气得发昏，想，十几年来，我们亲如姊妹，今天竟然骂我奴才。我是奴才，你今天才知道！你把信扔到地上，逼我送去，还一转身走开，说什么“好冷，加衣服去”。笑话！现在刚刚交秋，我热得还想脱衣服哩。你这么压我，我也得还你几句。就对着内房说道：“小姐！保重，现在好像是冷，身体冷可以加衣服，摸摸看，是不是心也冷了！唉！今天在帘幕重重的妆楼上，还说衣服单薄，那晚在清露明月下听琴就不怕冷，又险些被先生当了美味佳肴，那其间怎么不怕羞？为了一个疯疯颠颠的穷酸，隔墙儿差一些做了望夫山。”

小姐在内房听得清清楚楚，心想：幸亏我逃得快，躲进了内房，否则，真少一个地洞钻呢！不知她牢骚发完了没有？只要能把信带去，就受她几句吧。

红娘的气还真旺，还在说：“要不是你有了撩云拨雨的心思，我哪会好心好意去传书。你在听琴的时候，不是说过吗？‘假若有一个人来替我们通通信，就是巫山十二峰我也敢上，你也可以来共赋高唐，神女会襄王’。你有了这个心，我才敢传书信，我是一番好意，你却尽找我的岔子，我只好受艾绒灸，暂忍一时吧！小姐啊，你也真可以，什么‘与张生是兄妹之礼，焉敢如此’！在人面前，说得倒比唱的还好听。在背地里愁眉苦脸，哭哭啼啼。在没有人的地方就叫着张郎张郎！唉！我如果不去，违抗主命的罪名受不了，那个穷酸还在等我的回音哩”说罢，从地下拾起书信，下楼往西厢而去。

小姐听得中房已没有声息，撩开绣幕一看，中房的红娘不见了，地下的书信也没有了，知道红娘已去“完成使命”，暗暗地说道：“红娘姐姐，对不起，委屈你了”

却说红娘眼泪汪汪，一肚子的冤屈，想不到一向温柔多情的小姐也会如此绝情！现在叫我怎么办呢？张生所以留下，全是我红娘的主意，两头用手段，张生只知道是小姐要他留下的。现在小姐已经变心了，原来不赖婚的有三分之二，现在赖婚的占了三分之二，事情绝对成不了了，这个痼疾迟早要开刀的，早比迟要好，免得张相公在这里浪费了青春，耽误了前程。我红娘是艾绒针灸，忍痛一时，张相公也应该是针灸艾绒，一时忍痛。不过，实在是没这张脸去见张先生。唉！丑媳妇难免见公婆，躲也躲不过得出人命，把他气死了。

张生此时正在西厢书房内洋洋得意，满以为这封书信送去，一定成功。

老夫人啊，你要赖婚，你女儿不肯赖，你是枉费心机一场空，落得个空做闲冤家！咦！红娘姐姐去了那么久，还不见回话，敢情马上就要到了。张生正在心焦的时候，红娘到了。

红娘到得书房门口，伸手敲门，叫道：“相公！开门”

张生听得外面红娘的叫声，喜出望外，忙说道：“红娘姐姐到了，好事儿成了”连忙把门打开，一见红娘，说道：“红娘姐姐，我的擎天白玉柱，好事怎么样了？”

红娘道：“不济事了，相公，别再傻了”

张生道：“怎么会不济事了呢？”

红娘道：“一言难尽，屋里去说。”

张生让红娘进了屋，说道：“姐姐请坐。哪有不济事的道理？”

红娘道：“不济事就是不济事。”

张生道：“不会，绝对不会！小生的书信是一道会亲的符咒，那一定是姐姐不肯为小生用心，所以如此”

红娘听了，气得几乎吐血。我红娘图个什么，替你们干着急，瞎操心，现在落到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地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道：“我还不用心！你抬头看看上边是什么？”

张生给她哭蒙了，又不知犯了什么错误，抬头往上一看，说道：“上面是天花板啊”

红娘道：“天花板上边呢？”

张生答道：“那是屋顶啊”

红娘火冒三丈，说道：“屋顶上边呢？”

张生说道：“屋顶上是瓦埃”

红娘想：你这个书呆子，看你还能说出什么来，说道：“那么瓦的上边呢？”

张生道：“瓦的上边可能有白云。”

红娘气极了，说道：“那白云上边呢？”

张生道：“白云上边或许是天吧？”

红娘想，你总算说到天了，可是还不敢肯定，真是又气又好笑，说道：“亏你说得出‘或许是天’，难道是地吗？”张生连忙说道：“姐姐说是天，那是错不了的。”

红娘抹眼泪说道：“相公，你还说我不肯用心，真是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你那封书信写得好听！舞文弄墨，倒做了你的招供状，她出了拘捕令，我摊上了冤枉官司。若不是看在救命恩人的份上，照顾你的面皮，是饶不了你的。”

张生一听，急得脑子嗡嗡直响，忙问道：“红娘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了？”

红娘说道：“相公，你不必问了，这是你相公的命不好，可不是我红娘不用心。你先生受埋怨、担罪名是理所当然，我红娘有什么罪错，差一点把我拖累进去！快与我整理好行李，立即远走高飞吧。”

张生想，看来此信已落到老夫人手上，所以下逐客令了。说道：“姐姐，你怎么不小心，把书信落到了老夫人手里，才弄得不可收拾。”

红娘道：“呸！此书信何曾落到老夫人手里，老夫人根本不知道。如若知道了，那还了得”

张生问道：“也没有落到别的人手里？”

红娘道：“没有。”

张生问道：“那么你已经送上妆楼，交给小姐了。”

红娘道：“当然交了。”

张生问道：“小姐看了小生的书信么？”

红娘道：“看了。”

张生道：“这就好了。不知小姐看过以后如何了呢？”

红娘道：“你还问！小姐看了以后，大发雷霆，命我前来着你立即动身”张生道：“小姐爱我，不会这般狠心的。”

红娘道：“还说不会，告诉你吧，小姐说道，她派红娘来看望你，是出于兄妹之礼，并无其他的意思，你为何要写淫词艳语？本来要去禀告老夫人，一来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二来念你初犯，给你留点颜面，叫你立刻搬走。”张生道：“小姐真的是这般说的吗？”

红娘道：“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相公，从今以后相会少，见面难了。唉！西厢的月光暗淡了，秦楼的彩凤飞走了，巫山的云雨收敛了，你也去，我也走，早早的灯残人散，请相公不要再厚着脸皮耽下去了”

张生央求道：“红娘姐姐，请你看在小生可怜的份上，向小姐美言美言，解释解释吧。”

红娘道：“相公，事已如此，你的肺腑之言不必申诉了，申诉也无用。

怕老夫人寻我，我要回去了。”

张生道：“红娘姐姐，你这么一走，还有谁来替小生分忧呢？请姐姐一定要想办法出来，才能救得小生一命。”

红娘道：“红娘无能为力。”

张生道：“务必救救小生。”

红娘道：“我也没有办法啊”

张生道：“红娘姐姐，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小生这里给你跪下了。”说罢，双膝一屈，跪在红娘跟前，说道：“红娘姐姐，当初老夫人赖婚以后，我是要走的，是你再三把我留了下来。既然今日赶我，何苦前日留我？”红娘听了，眼泪直流，叹了一口气说道：“相公，你是读书之人，难道还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吗？小姐不变心，我还有办法。现在小姐的心也变了，你还想恩情美满，这岂不是要我去受皮肉之苦吗？老夫人已经手拿着家法板在摩弄着呢，这好比粗麻绳强穿细针孔，能过得了这一关吗？难道要等到我被打断了腿，拄着拐棍来帮你忙，被缝合了嘴唇皮来替你传递消息？”

张生拉住了红娘不放，哭着说道：“小生的性命，只有你红娘姐姐可以相救。姐姐，发发慈悲吧”

红娘道：“相公，不是我不肯帮忙，你知道，小姐的脾气好像撒盐入火，要我代你去申诉，肯定会中她的机关的。”

张生哭着说道：“小生这条性命，都在姐姐身上了”

红娘道：“相公，我也不忍心看你落到这种地步，不是我不肯帮忙，事情实在无法挽回。真叫我两边都难做人。我也没法说清楚了，这里有小姐的一封信，你自己去看吧”说罢，就从袖子里拿出那个同心方胜，递给张生。

张生连忙接过，匆匆打开一看，直乐得手舞足蹈，这份高兴劲就甭提了，大笑道：“哈哈，哈哈，妙啊”

红娘一看，吓了一跳，张生给气疯了，连忙安慰道：“啊！相公，不要伤心，身体要紧”张生对红娘的安慰，一点也没听到，一个劲在书房里打转，口中还念念有词。

红娘此时，心里悲痛万分，那么好的一个书生，活生生被气疯了，都是我不好，不该把书信拿出来给他。现在可怎么办呢？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她感到万分内疚，对不起救命恩人张相公。张生乐得疯狂了一会，也有点累了，倒在床沿上喘气。红娘一边流着泪，一边上前说道：“张相公，安静些，看开些，不要伤心了”

张生看到红娘哭哭啼啼，觉得奇怪，说道：“红娘姐姐，为何啼哭，有什么伤心事啊？”

红娘想，亏你问得出，我是为你而啼哭的，看来相公真的疯了。说道：“相公，你醒醒”

张生道：“红娘姐姐，小生没有糊涂啊！小生遇到了天大的喜事，应该撮土焚香，三跪九叩。且慢，让我先向小姐请罪。”红娘听了，着实糊涂起来，明明是天大的伤心事，怎么变成天大的喜事，还要向小姐请罪，七颠八倒，相公不疯也是神经错乱。且看他如何行动。

张生把小姐的那封信，在桌子上恭恭敬敬地放好，一抖衣袖，对着书信一揖到地，说道：“早知小姐书简驾到，理当远迎，接待不及，请小姐恕罪”说罢，又是一揖到地。转过身来对红娘说道：“红娘姐姐，你也来分享一份欢喜。”

红娘被弄得莫名其妙，问道：“什么欢喜？”

张生道：“小姐骂我的话全都是假的，信中的话才是真的。”

红娘道：“胡说！小姐在我面前骂得你好苦，究竟小姐的信上怎么说的？”张生道：“我跟你说过，小姐是爱我的，绝对不会骂我，更不可能赶我走。”红娘道：“难道信上不是骂你的？”

张生道：“那是一首诗啊！她约小生和她‘哩也波哩也罗’哩。”

红娘道：“真有这事，我不信，你念给我听。”

张生道：“红娘姐姐，你想听小姐的诗，要恭敬，坐得端正些。”红娘为了证实小姐的书信不是骂张生的，只好听他指挥，略微把身子坐得端正了些。

张生遂摇头晃脑地吟道：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红娘道：“相公，慢一点，你念得这么快，我听也听不懂，何以见得小姐要来？你一字一句解释给我听”

张生道：“好的，好的。这第一句‘待月西厢下’，就是小姐将在月上西厢，夜深人静时等着小生。”

红娘听了，很是生气，心想：好啊小姐，你叫我来骂张生，赶张生，还说信上写的和口中说的是一模一样，难道这就是一模一样吗？是否张相公也像你小姐那样信上一套，嘴上一套地解释？不会，这一句我还是听得懂的，“待”就是等待，“待月”不就是等待月亮出来吗？“西厢”两字连解释都不用，这儿就是西厢。小姐，你真行。说道：“相公，这句的意思，红娘明白了，就是告诉你一个时间，一个地点，是也不是？”

张生道：“真是如此，红娘姐姐真聪明”

红娘想，我还聪明，我这回被小姐当猴儿耍了。说道：“那第二句呢？”张生道：“‘迎风户半开’，就是说把门户打开。”

红娘道：“把门户打开，开哪儿的门？”

张生想，刚才说了你聪明，现在又变笨了，说道：“当然是便门了。”

红娘问道：“开门干什么？”

张生道：“你家小姐偷偷地开了便门等待小生。”

红娘问道：“那第三句呢？”

张生道：“第三句是‘隔墙花影动’，就是命小生见到花影摇动，便要跳过墙来。”

红娘问道：“那第四句呢？”

张生得意地说道：“这末一句嘛，‘疑是玉人来’，哈哈，哈哈，就是小姐穿花拂柳来找小生也”

红娘问道：“这是真的吗？”

张生道：“千真万确，哪个来哄你？”

红娘道：“是这么解释的吗？你不要猜错了啊”

张生笑着说道：“红娘姐姐，你也太低看小生了，不是小生夸口，我是个猜诗谜的老行家，风流随何，浪子陆贾，哪里会有猜错的道理。”

红娘此时才确实知道被小姐给耍了。说道：“相公，你看我家小姐，在我这里还要使这种诡计，小姐啊小姐，你捉弄得红娘太苦了”你的小心肠里变化多端，嘴上说的义正词严，写的却是西厢待月，等到夜深更阑，着相公跳过东墙，做那“女”字旁边加个“干”字。原来你的诗句儿里包笼着“三鞭枣”，要张生像五祖传授六祖衣钵那样“三更早来”，简帖儿里埋伏着“九里山”，你可以和张生像韩信那样“一仗成功”。我红娘忙里偷闲，东奔西走替你们传书寄信，你们闹中取静去云雨幽会。小姐啊，你在这紧要处却把红娘隐瞒欺骗！

红娘越想越气。哼！薛涛笺纸光洁得像玉板，簪花小楷散发出兰麝幽香，一字字一行行浸透了情爱的春汗，这一封书信情泪仍然是湿的，那一封简帖，满纸的春愁，墨迹还没有干，放心吧我的玉堂学士张秀才，从今以后你不必猜疑犯难，可以稳稳地获得金雀鸦鬟的相国千金！红娘越想越委屈，发狠道：“哼！小姐你太不该，对别人格外的亲近，对我红娘则特别的生分，在别人那里，你甜言美语三冬暖，在我跟前则是恶语伤人六月寒！常言道‘梁鸿接了孟光案’，今日里小姐你颠倒了过来，简直是孟光倒接了梁鸿案，暗地里答应了张相公的约会。老夫人的赖婚我知道，我在出力帮你们的忙，你们难道看不见？今日你们偷偷地做亲，却把我隐瞒。好吧，你有能耐，我就等着瞧，你这个离魂的倩女，用什么办法来打发那个掷果的潘安！我要冷眼旁观，看你今晚怎么出得来”

张生正陶醉在即将和小姐会见的喜悦之中，听着红娘哭着发牢骚，心想，小姐确是把她气苦了，让她说几句消消气，所以并未接口，现在听她说要冷眼旁观，看小姐今晚怎么出来。红娘是小姐的贴身丫环，几乎是形影不离，如果红娘真的要冷眼旁观，小姐可是寸步难行，岂非要妨碍了今夜的佳期！这怎么成呢，还是我来赔个罪吧。遂道：“红娘姐姐，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小姐的不是，请姐姐看在小生份上，原谅了她吧，小生在这里代小姐赔罪了。冷眼旁观嘛，是使不得的。”

红娘道：“相公，这不关你的事，你别管。我要到楼上去问问小姐，为什么要骗我瞒我？”

张生着急道：“红娘姐姐，使不得，你去问小姐，小姐必定害羞，不肯来的，岂不害苦小生了么？万望姐姐成全了小生吧”

红娘一想，这倒也是，小姐的脾气她是知道的，当面说穿了，一定不会下楼，说不定还要恼羞成怒，埋怨张相公，岂不又害苦了他。说道：“不去和她当面说明，那么怎样才好呢？”

张生道：“你到了堂楼，见了小姐，只装做不知道有此事，这就成全小生了。”

红娘想，看在张生的份上，把这口怨气吞下了吧。说道：“看在你相公的份上，我照办就是。”

张生道：“多谢姐姐成全。”

红娘道：“相公，小姐瞒我，你为什么瞒我？”

张生说道：“啊哟！红娘姐姐，你是小生平生的第一位巾幗知己，对待知己，要推心置腹，岂有隐瞒之理”

红娘听了，心里一阵安慰。说道：“相公你难道不怕我去向老夫人禀告吗？”

张生道：“姐姐品格高尚，决不会做不义之事，我何惧之有”

红娘大为感动，说道：“唉！我家小姐像你相公这般待人就好了”

张生道：“小姐也有小姐的难处埃”

红娘道：“既然如此，就依照相公的嘱咐。”

张生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红娘姐姐，小生乃读书之人，怎么能跳得过那粉墙啊”

红娘笑道：“这粉墙又不怎么高，连我红娘也能跳过，别忘了那边还有迎风户半开哩！怕墙高怎么能把龙门跳，嫌花密便难攀折得仙桂到，你的窃玉偷香手段用处就在今宵 别害怕，放心大胆地去好了，你若是不去，又要望穿她盈盈秋水，蹙损她淡淡春山。”

张生道：“多谢姐姐鼓励。小生也曾去过两次花园，没得到什么好处，这一番不知有没有收获？”

红娘道：“相公，你虽然去过两次，我敢说都不如这一次，你那种隔墙酬和，月下操琴，全都是胡胡调，儿戏一桩，成就好事就在今晚。”

张生道：“如此就拜托姐姐暗中相助。”

红娘道：“相公放心，红娘告辞了。”

张生道：“红娘姐姐走好，恕不远送。”

4.11 第十一章：莺莺赖束

却说张生，自红娘走后，高兴得几乎发狂，反剪了手，在书房里团团转，心里不住地偷笑，心想凡事都有前定，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是在冥冥中早就安排好了的。谁能料到，崔家的婚姻已被赖掉，小姐却给我这一场好处，岂不是姻缘本是前生定吗？这件好事，已是煮熟了的鸭子，想我张珙是猜诗谜的老行家，足智多谋，是风流随何，浪子陆贾，小姐的那首诗，一猜一个准。他又拿出小姐的诗篇，字迹秀丽，一笔卫夫人的美女簪花格，上好的薛涛笺，散发出阵阵墨香。他爱不释手，放到鼻子上，闻了又闻，然后就一遍遍地吟哦，继而由低哦到朗吟，在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中，把他此时此刻的喜悦心情，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抬头望了望天色，太阳还是老高老高的，心中很是焦躁，不觉骂开了：“今日这个鸟天，百般的刁难，就是不肯暗下来，老天啊，何苦硬要争这几个时辰呢？太阳啊！你快快替我滚下去吧！唉！读书时盼望白天长些，就怕黄昏来临，可是总是不知不觉地红日西沉，很不情愿地关门；今天我要去赴海棠花下约，日头就像生了根一般，死都不肯下去，只好再等一等了。”等了没有多久，张生坐不住，又走到院子里，抬头看看天，那碧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太阳依旧明晃晃地高挂在那里，心里不知道有多难受。

琴童见了，说道：“相公，秋老虎吃人，太阳还是毒辣辣的，小心中暑”张生道：“我恨煞鲁阳，只顾打仗，挥什么戈，不让红日西沉。我要看他刁难到什么时候。”

琴童道：“相公，你今天为什么盼太阳赶快下山？”

张生道：“休得多问”

琴童道：“是不是又要到假山上操琴？”

张生道：“不是的。”

琴童道：“那么就是去会我家主母了。”

张生道：“不用你管。”

琴童道：“相公，你要去会我家主母，站在太阳下晒是划不来的，晒干了我家主母会不喜欢你，晒得发痧，主母也会心痛。”

张生道：“啊哟，这还了得！幸亏你提醒，否则，太对不起小姐了。”

琴童道：“相公，在树阴底下看天也是一样的。”

张生一想不错，我何必非要晒太阳不可呢，就走到树阴底下，站了一会儿，又看看天色，太阳已偏西了。说道：“这不知趣的三足金乌，圆圆地耀人眼睛，怎能弄一把后羿的射天弓来，干脆把这留下的一轮红日也射落算了”

琴童道：“相公，太阳已经下山了。”

张生道：“谢天谢地，总算下山了”

此时，前边寺院里传来暮鼓晚钟。张生匆匆吃过晚饭，将身上衣衫重换了一套，心想，今天必须把琴童支走，不能让他跟随，否则，我和小姐‘哩也波哩也罗’，他岂能在旁。说道：“琴童，晚饭后无事，你先去睡吧。”琴童想，今天相公一定有事，叫我先睡，是要把我支开，肯定是去和小姐幽会，我倒要看看怎样“会”法。说道：“相公，琴童还要侍候你哩。”张生道：“今日不用你侍候了。”

琴童道：“现在去睡也太早了。”

张生道：“叫你去睡，你就去睡，不必罗嗦”

琴童想去睡也好，我可以盯梢。说道：“是，遵相公吩咐。”说罢，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张生见琴童已去睡觉，自言自语道：“这就好了，稍等片刻，拽上书房门，到得那里，溜进花园，妙哉”

张生带上了房门，经过院子，走上花径，转眼到了便门口，用手轻轻推了一推，门依旧紧闭着，大概辰光还早，小姐尚未下楼，就转到假山上，站在那天弹琴之处，登高而望。只见隔壁花园里静悄悄地并无一个人影，只有蟋蟀在此起彼落地鸣叫。其时已月上东墙，清辉如水，好一派新秋景象。张生的心情格外舒畅，今晚上可以了却相思，不过也有点忧虑，小姐会不会失约？不过小姐是守信之人，不可能不来的，我只消待月西厢下，小姐一定会迎风户半开的。

却说红娘告辞了张生，回妆楼复命，一路上暗自思忖，如何去回复小姐。如果实话实话，说我奉命去赶张生，他先是哭哭啼啼，后来见了你的情诗，欣喜若狂说你约他，和他“哩也波哩也罗”，他的病也好了。这样说，一定把小姐羞死，今晚肯定死也不会去践约了，那岂不又害了张相公么？不能说实话，那只有编谎话了，以假对假，两不吃亏。你小姐又发脾气，又骂我奴才，演得像真的一样，我红娘不能发脾气，更不能骂你，可是我会吓唬你，挖苦你，让你也难受难受。一路上设计好惩罚小姐的计策后，遂匆匆地上楼。小姐此时正在着急，挂念着那封诗柬，红娘是否交给了张生，张生看了以后如何？啊哟糟了，我在楼上对红娘要打要骂的哄吓骗，把约会的事瞒过了她，不要张生看了诗章以后，告诉了红娘，岂不糟透？我怎么不在信纸上面多写几个字，嘱咐张郎不要告诉红娘呢？现在已无法挽回，但愿张郎聪明一点，这种偷香窃玉之事是不能让第三人知道的。不过想来张郎也是个风流人物，应该有这个心眼，于是又把心放了下来。但心里终究不踏实。急于等红娘回来，观察一下红娘，确定秘密是否泄露。正在沉思时，听得楼梯响，知道红娘已经回来了，赶紧对着房门坐正。

红娘原是个鬼精灵，在路上已经算定了，小姐一定要仔细窥探我的面部表情，我就不让她看出来。所以板起了脸，不露一点喜怒之色，而且不慌不忙，用平常的步子走进中房，在小姐身边一站，不发一言，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莺莺小姐看了看红娘的脸，并无任何表情，心想，红娘这丫头的脾气我是了解的，什么事情都放在脸上，即使在脸上看不出，听话音也可以听得出，现在连话也不说，倒是摸不透了。可能刚才送信之时，我责骂了她几句，她当了真，还在生小孩子气哩。你不说话，我就先开口吧。说道：“红娘，回来了。”

红娘答道：“回来了。”

小姐又问道：“西厢去过了吗？”

红娘答道：“去过了。”

小姐想，平常红娘的嘴巴好比教熟了的鹦鹉，滔滔不绝，不问也要讲个不停，今日怎么这般沉默？其中是否有什么变故？最担心的还是那封诗柬，一定要问个明白。说道：“红娘，那封柬帖儿可曾送给张先生？”

红娘听了，好哇，我就料到你一定要问，我先不告诉你，让你吃点小苦头。说道：“小姐，事情总是有先后次序的，你怎么不先问问张先生被赶走了没有，倒先问起书柬来了？”

小姐想，好厉害的丫头，今天存心和我过不去。我这样急于问书柬，露出破绽来了，不过，弥补还来得及。说道：“我的书柬极为重要，当然要先问了，你可曾送给先生？”

红娘道：“不曾。”

小姐道：“你为什么 not 送？”

红娘道：“小姐，你命红娘到西厢赶走张先生，我把小姐的话一字不漏地转达给他，哪晓得这穷酸气量太小，当场气得几乎发疯，差一点昏死过去。倘若我再把小姐的书柬拿给他，岂不要送他一条小命吗？他终究是我们崔家的大恩人，别人可以不认，我红娘不能忘恩负义，所以我不忍心，只是撵他，要他赶快离开。”

小姐一听，糟了，你不忍心，却不害了张郎也。我这封信，不是捧他的埃你这种好心肠，坏了大事，现在如何是好，没奈何叹道：“红娘，你没有给他，就把书信还我吧。”

红娘想，还你，拿什么还，已经送掉了。却道：“小姐，我还没有说完哩。后来我一想，如果不给张先生，回来还给小姐，小姐又要怪我不会办事，所以我又给了他。”

小姐一听，芳心暗自欢喜，忙说道：“如此甚好，那张先生看了书信，可有什么话说？”

红娘道：“张先生见了书信，双手捧着，放声大哭，说小姐如此绝情，在信中也不会有什么好话，看了反而徒增烦恼，不看也罢。”

小姐急道：“此信怎么可以不看呢？”

红娘道：“他不看，我也没奈何，牛不喝水，岂能强按头？”

小姐道：“他既然不看，你怎么不把书信索回呢？”

红娘道：“已经送给人家了，怎么好意思去要还？你小姐可以说了话不算数，我红娘可开不出口”

小姐想，好啊，你挖苦我，由你去说吧，反正我并未反悔什么，不过此信关系重大，还是要追问下去。说道：“既然他不看，留着也无用啊”红娘肚内暗暗好笑。说道：“红娘也是这么说的，我说相公，你既然不看，还留它干什么？”

小姐说道：“是啊，张先生怎样说呢？”

红娘道：“张先生说，要留看作个终身的纪念，毕生的教训，等到快要寿终正寝的时候，再打开来给儿孙们看看。”

小姐一听，急得不得了，张郎啊，你怎么如此愚笨啊！你到那时再打开看，只好到下一世去后悔了，不觉脱口叫道：“啊哟，这如何可以呢！这如何可以呢”她着实后悔自己弄巧成拙，把自己对张生的情与爱，竟亲手葬送了。不禁眼眶里滚动着泪花，还得强自忍住，以免被红娘看笑话。

红娘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心想不能再逼了，张生不再看信，她今晚不会去“迎风户半开”的，还是让她知道张先生已经看过信了吧。就说道：“小姐，别着急。那张先生说过以后，一眨眼他又变卦了。”

小姐忙问道：“他是怎样变卦的？”

红娘道：“张先生说，既然是小姐的信，看就看，反正也不想活了，被小姐气死，总比给老夫人气死要强得多。我看着他用了好大的力气，才把那书柬打开，仔细看了。”

小姐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心想张郎啊张郎，只要你看一眼此信，你就不会恨我了，病也会痊可了。但不知看过以后反应如何，千万不能把秘密泄露给红娘啊！让我试探一下红娘是否知道。说道：“红娘，那张先生看了书柬以后如何了呢？有无话说？”

红娘想，我全知道了，可是不能说，一说穿，你一定害羞，不敢去践约。岂不是替张相公帮了倒忙。张先生的话，还得编造，说道：“小姐，张先生看了小姐的书柬以后。倒反而安定下来了，嘴巴里不住念叨，好像是老和尚念经，也好像在吟诗，我听不懂。”

小姐想，是在念诗，又问：“后来怎样了？”

红娘道：“我听得一两句，他说道：‘小姐的一番好话，一定遵命，就恐怕说了不算。’”

小姐听后，沉默不语，心想，张郎，你等着我吧，我不会说了不算的。

现在时光虽早，我却要先作准备，说道：“红娘，告诉厨房，安排晚饭。”红娘道：“小姐，太阳还未下山，前边暮鼓未响，吃晚饭不免过早。”

小姐道：“我已经饿了，让他们安排就是。”

红娘想，这么早吃晚饭，从来没有过，看来小姐是恨不得马上去赴约哩。说道：“是，红娘就去吩咐。”说罢，走到外房，恰巧厨房的小丫环提了一桶热水送来，红娘吩咐道：“把水放下，速速回去，安排小姐的晚饭。”小丫环说道：“红娘姐姐，天色还早，怎么就要进晚饭，恐怕厨下还没有做好呢。”

红娘道：“休得罗嗦，小姐饿了，快去安排，马上送来”

小丫头应命而去。

却说小姐吩咐红娘去吩咐安排晚饭后，她就坐到妆台旁，动手整理晚妆。今天的晚妆特别费心费力，本来小姐喜欢淡妆，今天却略为加浓，远山眉换成柳叶眉，樱唇点得更红，脸上重施脂粉，头上另换首饰，赤金单凤展翅步摇，百珠赤金双股钗，羊脂白玉簪绾住发髻，耳上挂一副八宝攒珠耳坠子，更显得雍容华贵，真个是杨妃再世，西子重生。小姐的晚妆方毕，晚饭已经送到，食不知味地吃了半碗，再也吃不下了，放下碗筷，小丫头收拾干净不表。小姐此时心里却很是着急，约定的时间快要到了，可如何避开红娘的脱身计策还没有想出来，很后悔在写诗定约时，没有把红娘的因素考虑进去，弄得现在进退两难，去赴约吧，怕红娘知道；不去吧，太对不起张郎，这可如何是好？

红娘在外房，一直想着白天的事。小姐你命我去送信给张生，当面多少做作，原来在诗里暗约他来！你瞒着我，害得我为张生而难受，本来我要来质问你，当面揭穿你，看在张相公的份上，不说破算了。我看你们俩在此刻，都巴不得立即天黑，在太阳老高老高的时候就盼望月亮赶快爬上来，挨一刻好像过了一个夏天。看到太阳挂在柳梢头，迟迟不肯落山，恨不得请羲和圣贤来把它狠狠地打下去。看你天还没有晚，就叫着吃晚饭，把晚妆打扮得神气活现，这都是为要配成一对，控制不住心猿意马，准备着云雨巫山，去和张生幽会。可怜那张秀才，这二三日来水米都不沾牙，完全是为了闭月羞花的小姐，可是小姐的性子，真真假假，无法捉摸，一个劲任性胡来。总以为可以瞒过别人，真是欲盖弥彰。我知道你现今如坐针毡，没有办法到花园去“迎风户半开”。我宁愿冷眼旁观，也不想替你出谋划策，我要看你小姐有多大的能耐瞒过了我出去开门？不过，万一你被我盯得紧，出不去，岂非又要害苦了张相公？刚才张相公再三托付要暗中相助，就助你一把吧。但是怎么去助，既要助，又要不露出我已经知道小姐的秘密，让她放心前去，倒是要费一点脑筋的。还是老办法，叫她烧香拜月，看她去不去。说道：“小姐，今晚的月色真美啊”

小姐道：“是啊，花阴重叠香风细，庭院深沉月淡明。难得的初秋夜景。”红娘道：“是啊，今夜景致和往常不同，凉丝丝的晚风，透过了窗纱，绣帘儿用金钩绾束，暮色停留在朱栏，楼角上收敛了晚霞，一轮明月已在东墙高挂。小姐，这样的月色秋景，耽在屋子里，未免可惜，不如到花园走走。”小姐正在苦思如何到花园去，听得红娘如此说，心中一虚，忙说道：“到花园做什么啊？”

红娘见小姐心虚，很是得意，谁叫你瞒我！说道：“去烧香拜月啊！这是小姐的老规矩，怎么忘了”

小姐是巴不得立刻就走，张郎在那里大概等得心急火燎哩。但又不能让红娘看出自己也急不可耐，就装做平淡的样子说道：“红娘，我想夜色已深，不去也罢。”

红娘想，瞧，又在口是心非了，却道：“不去花园，又有何事可做呢？”小姐道：“且去睡吧”她想，安排你去睡了，我可以一个人悄悄地去。红娘想，你要安排我睡了一个人去么？那我不放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担待得起，还是同去为妙。如何让她和张生会面，到时候看情况再说。主意打定了，说道：“小姐，楼上闷热，睡不着的，还是到花园里去烧香乘凉，一举两得啊”

小姐想别说一举两得了，一得没有我也是要去的，但是还不能立即答应，就故作迟疑，说道：“这个嘛。。”

红娘道：“不去则辜负了如此花月良宵，罪过罪过。”

小姐道：“既然你坚决要去，看在你的份上，不要扫了你的兴，我就去一回吧”

红娘气得差点叫出声来，你自己急得心都要跳出来了，还说我坚决要去花园。你去找男人幽会，还说成全我，好像是我和张生幽会，真是岂有此理！不过，为了暗中相助，也就认了。说道：“多谢小姐的一番美意。”

于是红娘拿了香具，执了纱灯，小姐拿了一把齐纨团扇，一方汗巾，主仆二人一同下楼。到了园中，小姐的心跳得格外剧烈，她担心张生会莽莽撞撞从花影下跑出来，那时，红娘在身旁，叫我如何是好？一路上尽在盘算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尴尬场面。其实小姐也是杞人忧天，她不想想，门都没有去开，张生怎么能进来呢？她一忽儿赶在红娘之前，她想，万一张生已经进了园内，我在前边，先看到他，我就向他递个眼色，打个手势，让他先藏好，等我调开红娘以后再出来。又一想，走在前边不妥，我使眼色，打手势，又不是白天，在这朦胧的月光下，万一他不注意，没看到，一下子走了出来，我连退步都没有，还是走在后面好。如果张生冒冒失失走出来，前边有

红娘挡着，我还可以退身躲避。心里患得患失，一路上忽前忽后，徘徊不定。红娘都看在眼里，心想，好啊小姐，到现在你还要弄虚作假，你先走，是想堵住张生，不让他给我看见；你走在后，是怕万一张生出来，你可以拔脚逃回去。想得真如意，且看你如何应付吧。

小姐与红娘走在小径上，脚步声、衣裙窸窣声惊起了嫩绿池塘里的睡鸳鸯，发出了泼刺刺的声响。小姐吓了一跳，莫不是张生从哪儿钻出来了？定神一看，什么也没有，只有池塘里的几对鸳鸯在游动，连忙把脚步放慢。走不一会，又听得“哇”的一声，又把小姐一惊，原来是嫩黄杨柳丛中有栖鸦惊飞。小姐心慌意乱，脚下金莲踩损了牡丹芽，头上的玉簪钩住了茶縻架。夜凉露水重，花径青苔滑，湿透了凌波袜。

今晚，红娘把香案儿设在湖山杨柳边，离便门不远，对面是棋亭，亭子正中一张汉白玉石桌，上面刻有围棋盘，两筒黑白棋子，棋案四围有四只鼓形石凳，正好可以休息。小姐焚香拜月以后，红娘道：“香已经烧了，小姐，不妨到棋亭里歇一歇。今晚园里萤火虫很多，我去扑几只来玩玩，小姐，你看怎样？”

小姐想，这鬼丫头真聪明，我巴不得你走得越远越好。她向四周看了一眼，果然有不少萤火虫，一闪一闪，像流星般飞掠，很是好玩。说道：“红娘，夜深露水重，花径湿滑，小心摔倒了”说罢，独自走向棋亭，坐下后手托香腮，陷入沉思，谋划着如何去开门。

红娘之所以借扑流萤之机离开小姐，是想看看张生到了没有，便有意挨近便门。一看，便门还关着，可见小姐并未来过，就轻轻拨开门栓，把门慢慢地拉开，门外却不见张生，暗道：“什么时候了，这傻角还不来？也许躲在别处，给他发个暗号吧。”说着，就撅起嘴唇，“赫赤赫赤”地吹了几声。张生在假山上早已等得脚疼腿软，垂头丧气，情绪极为低落，几乎绝望了，但两只眼睛从未离开过便门。现在忽然看到从便门里探出一个女子的身影来，不用问，一定是小姐无疑，顿时精神倍增，立即撩衣从假山上跳下，直趋便门，嘴里也轻轻地吹着“赫赤”，“赫赤”！

红娘一听，知是张生，轻声说道：“那个鸟人来了，我只以为是槐影风摇暮鸦，原来是戴歪了乌纱的玉人。”这倒很妙，一个是暗藏在曲槛边，一个是背立在湖山下，既未嘘寒问暖，也未互相搭话。

红娘正在张望，冷不丁给张生一把抱住，说道：“小姐，你来了，想煞小生也”

红娘连忙挣扎道：“该死的，是我呀！你仔细看看。”

张生定神一音，却是红娘，窘迫至极，说道：“啊，红娘姐姐，我不知道是你，小生鲁莽了，请姐姐原谅。”

红娘道：“相公，你是读书人，怎么这般莽撞”

张生道：“小生等待良久，已是心慌意乱了。”

红娘道：“看你这穷酸，饿得眼花！幸亏是我，若是老夫人，看你怎么办？”

张生道：“姐姐，羞死我了”

红娘道：“下回看得仔细点。”

张生道：“是，是。红娘姐姐，我家小姐在哪里？”

红娘用手一指，说道：“你看，在湖山脚下棋亭里边坐着哩”

张生道：“姐姐，请闪过一边，我要去见小姐。”

红娘忙拦住道：“慢来，我问你，真的是小姐约你来的吗？”

张生道：“姐姐，这还有假，有小姐的亲笔简帖为凭。”

红娘道：“你可别错会了意。”

张生很自信地说道：“姐姐，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小生是猜诗谜的行家里手，风流随何，浪子陆贾，还会错吗？放心好了，请让我过去。”

红娘看他说得如此肯定，也就放心了，说道：“相公，今晚是你的吉日良辰，红娘有几句话要事先嘱咐，你一定要听我的。”张生心里很焦急，但又不能不听，因为便门给红娘堵死了。说道：“姐

姐请讲，小生洗耳恭听。”红娘道：“今晚你们这样成亲，虽然没有贺客，还是很热闹的，你看淡云笼罩着月华，好像红纸护银蜡的花烛，小园林是洞房，那柳丝花朵是帷幕，绿莎草茵是绣榻。你看这良夜迢迢。周围寂静，花枝儿高低交叉，正是入洞房的好时候。相公，我要叮嘱你，小姐还是黄花闺女、你千万不能粗暴，要温柔多情，话语要甜蜜，万不可把她看作是残花败柳。”

张生道：“姐姐放心，小姐是相国千金，小生怜香有心，惜玉有意，怎敢唐突西施？”

红娘又道：“相公你仔细瞧，她是个娇娇滴滴的美人儿，白玉无瑕，粉脸焕发春情，乌发光可照人。像这样的可人儿，给你享受，相公，你好福气也”

张生道：“多谢姐姐成全”

红娘道：“我也不图你一杯酒，也不想喝你一杯茶，却要这样的担惊受怕，可全是为了你啊！免得你在夹被窝里孤眠凄苦，从今以后，你可以不必再唉声叹气，也不需要牵肠挂肚，准备你那聪明解事的能耐，小心地去奉承小姐吧。”

张生道：“多谢姐姐关心，请姐姐引领小生去见小姐吧。”

红娘道：“不行不行！小姐写诗约你，还把我瞒得紧紧的，我到这里，还是借口扑萤火虫才来的。我替你带了书信，小姐恼羞成怒，把我骂了一通，现在我把你领了去，那还得了，当心别又弄砸了自己的好事。”

张生道：“那么请姐姐闪开，让我自己进去见小姐。”

红娘道：“这也使不得，你不能从便门进来”

张生道：“这是为什么？”

红娘道：“相公你也不想想，小姐根本没有来开门，你怎么能进园内呢？很显然，是我红娘放你进来的。小姐瞒我，就是想不让我知道你们约会的事，你要从便门进来，岂不要坏事吗？”

张生道：“既然便门不得而入，难道要小生插翅而飞吗？红娘姐姐，君子有成人之美，还望姐姐想一个好办法出来，成全了小生吧”

红娘一想，这倒也是，便门不能进，难道叫他飞来不成！她向周围察看了一下，见西厢书院靠粉墙处有座假山，花园这边贴墙刚好有棵桂树，地势很好，可以利用。就对张生说道：“相公，办法有了。”

张生很是高兴，忙说道：“姐姐快讲。”

红娘道：“相公你看，那假山靠近花墙，这边又有一棵桂花树，刚好探过花墙，你从假山上爬过花墙，沿着那棵树跳下来，不就进来了吗？”

张生道：“红娘姐姐，小生乃读书之人，这粉墙儿叫小生如何跳得过去呵”

红娘道：“相公，亏你还是个读书人，这矮粉墙也跳不过，以后还能跳龙门吗？”

张生道：“红娘姐姐，别开玩笑，龙门容易跳，这粉墙嘛，实在吓死人了，请姐姐再想一个妙法。”

红娘道：“除了跳墙之外，没有第二条路了。”

张生道：“既然如此，小生也豁出去了！请问姐姐，何时才能跳墙？”

红娘想了片刻，说道：“这样吧，我先回去，和小姐下局棋，让我避开和你串通了的嫌疑，再者，还可以分散小姐的注意力。然后你再跳，等我见到你以后，我再找借口离开，你就可以和小姐倾诉相思了。不过，和小姐谈话时，千万不能说我知道你们的事，也不要说我见到你来，否则你要自讨苦吃的。”

张生道：“多谢红娘姐姐关心，小生记住了。”

红娘道：“我回棋亭去，你也去吧。”说罢，转身入园，随手关上便门。又装模作样扑了几只流萤，包在素丝汗巾里，向棋亭而来。

却说小姐，独自坐在棋亭上，心里七上八下的，很是不安。由于自己一时疏忽，没有去把便门打开，害得张郎在那边空等了半夜，真对不起，不过，我也没办法，红娘始终没有离开过。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也许见不到我已回去了。张郎，这不是我失约背信，我实在没有办法啊！现在红娘不在身边，我且去开门，如若张郎没有回去就好了。正要立起身，只见有个黑影从便门方向自远而近向棋亭走来，小姐心头一震，我还没有去开门，张郎怎么会来的。等黑影走近一看，原来是红娘，小姐的心又沉了下去，心想张郎啊，你我真是命苦，好事多磨，这个佳期算是完了。说道：“红娘，怎么现在方来，扑了多少流萤？”

红娘道：“扑的不多，就这么几只，有个把飞到那边墙外去了”说着，把包萤火虫的汗巾扎好，挂在棋盘上方，萤光闪闪，倒也别致。又说道：“小姐，你曾讲给我听过，古人车胤好学，家贫无钱买灯油，在夏天捉了萤火虫来照着读书，叫做囊萤读书。我们今晚也可学他一半，来个囊萤下棋，小姐，你说好不好？”

小姐心想，你的棋是我教的，一手臭棋，何况今晚已经约好了张郎，哪里有心思下棋？一转念想道，下两局也好，可以挨些时间，一会儿找借口把红娘支开，好去开门。说道：“红娘，下几局无妨。”

于是主仆二人各拿棋子，在棋盘上角逐起来。

张生在粉墙上把二人的举动看得很清楚，心想，时光差不多了，可以往下跳啦，可从墙上往下一看，吓了一跳，刚才在地下看粉墙并不高，现在爬在墙上为何变得高了呢？叫我跳下去，不死也得摔成残废。这便如何是好？看看周围，根本无路可通，张生心里又急又恨，真个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如果不跳吧，到手的好事，眼睁睁地丢掉，往日的相思岂不是白费！怎能甘心？看看时间又不多了，春宵一刻值千金，不能再犹豫不决了，这真是“人急悬梁，狗急跳墙”，色胆大如天。张生把衣襟一掖，一手攀住桂树枝，牙齿一咬，鼓足勇气，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纵身往下一跳，刹那间就脚立实地。连忙整了整衣冠，衣服上只沾了些许露水，并无尘土。张生借了月光撩起衣襟，遮遮掩掩，挨近棋亭，掩到小姐背后，在一根亭柱后躲着，只要红娘一抬头，就能见到他。此时主婢两人虽然在下棋，但各有心事，所以这盘棋彼此都是昏着迭出，哪里是在下棋，不过是耗时间而已。红娘更是屡屡抬眼四顾，搜寻张生的影子。猛然间瞧见小姐身后有个人影，倒吓了一跳，定神一看，果然是那呆鸟来了。心想你既然到了，那么我要脱身退出了。遂道：“小姐，这一步棋不大好下，让我多想想。这萤火虫的光也太暗了，让我再去扑几只，一会儿就来。”说罢，起身出了亭子，走到小姐看不见她的地方，就折了回来，绕到棋亭边，在花阴下躲着，注视着张生和小姐的举动。张生一见红娘走开，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就从小姐身后走出，转到前面，说道：“呀，小姐！小生有礼了”一拱到地。

小姐不由得“哟”了一声，一看是张生，心里又惊又喜又奇，惊的是太突然了，喜的是心上人终于赶来了，奇的是你怎么能进来的。我被红娘缠住了，无法脱身来开门，难道是飞进来的，还是红娘先前去扑萤火虫时给领进来的？如果是你自己来的，那还可以和你一诉相思之苦；如果是红娘领进来了的，哼，今天要你下不了台。我且先问问清楚，问道：“你是如何进来的？”张生正在施礼，听到问他是怎样进来的，就立起身来，连忙回答道：“小生是跳墙过来的。”

小姐一听，总算还好，是自己来的。又问道：“有人看到你来吗？”

张生脱口而出，说道：“只有红娘一个人看见。没有别人。”张生此时高兴得过了头，把红娘的千叮万嘱全给忘了。

小姐听得如此回答，心中火冒三丈，就红娘一个人看见，你还要多少人看见？我用尽心机，为的就是不让红娘知道、你倒好，全给我抖出来了，真可恶，叫我的脸面放到哪里去？越想越恼火，你是什么玉人，连木头人都不如！红娘缠了我一个晚上，不给我一个空隙去开门，此刻忽然又去扑萤火虫，人一走，张生就出来，有那么巧的事，还不是你们已经串通了来糊弄我。小姐此刻是火上加气，气火交加，别看你鬼丫头不露面，肯定躲在近旁瞧把戏，我来戳破你的诡计。就提高了喉咙喊道：“红娘、红娘，红娘快来”

红娘躲在近旁，张生和小姐的一举一动，她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听到张生说“只有红娘一人看见”，就知道事情糟了。心想，这个傻角，真拿他没办法，虽然事先千叮万嘱，还是露了出来，今晚别

说好事了，坏事还不知坏到什么地步呢？现在听得小姐叫唤，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收拾。但不能立即就出去，出去得快了，连自己一起倒霉，还是等一会，看看事态的发展如何。再出去不迟。

张生给惊呆了，好好的事一眨眼变得如此难堪，礼也不回，话也没有，又一个劲地喊红娘，我究竟犯了什么错，真是莫名其妙。这时的张生，窘得无地自容，口中“这这这。。”说不出话来。

小姐见红娘还没有来，是真的走远了吗？又提高了喉咙喊道。“红娘快来，红娘快来”回头看看张生，心想，都是你，谁让你被红娘看见，弄得我下不了台，现在我只好作一篇假文章，又要委屈你了。小姐连叫了好几声“红娘”，不见回音，就对张生说道：“喂，你是什么样人啊？”

张生听此问话，脑子里“嗡”了一下，什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是救了你命的张郎。心里是这么说，可嘴巴却堵住了，只是“呀”了一声。

小姐又说道：“我在这里烧香，你无缘无故地闯进来，有何居心？”

张生已是张口结舌，只是“这、这、这。。”

小姐道：“若被老夫人知道了，有什么理可说？”

张生想，怎么变了卦了？明明是你约我来的，你的诗我已背得滚瓜烂熟，须知这是你亲笔所写，如何可以赖得？哪知张生只在肚皮里说话反驳，口中却没有声音，可能是被小姐当头一闷棍给打蒙了。他还在暗自嘀咕！看来你们崔家耍赖是门风，你的老娘，当初赖我，赖的还是口头婚约，可以说是口说无凭。你小姐今晚却把黑笔落在白纸上的亲笔诗都能赖掉，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一边想，一边呆呆地瞧着小姐，一个字也说不出。

红娘在花丛里，蹑足潜踪，听得清楚，心想，小姐啊小姐，你太过分了。你们本是一对儿夫妻，又何必如此难堪？一个是怒气冲冲，唠唠叨叨讲个不停；一个是满面羞惭，悄悄冥冥，早禁住了随何，镇住了陆贾，低着头，躬着身，如聋似哑。红娘心里火不打一处出，这个傻角，背地里的嘴巴到哪里去了？平日在我面前，那么会讲，在小姐面前，就成了哑巴！你也太没出息了，你为什么还记得那“待月西厢下”，走向前去把她一把抱住了，即使告到官府衙门，难道怕丢了你的脸！你真是个花木瓜，中看不中用，活该给香美娘训得狗血淋头。红娘看了张生这副窝囊相，真是有火发不出。

莺莺小姐责备了张生几句，见张生呆呆地站在那里，躬身低头，一言不发，心里也老大不忍，本想去向张生打个招呼，说明是假的。忽然发现花丛那里露出一片衣裙，分明是红娘躲在旁边暗暗偷看，那么我说的后她全都听到了。这就不能跟张生打招呼，而且戏还要做足，于是提高了声音喊道：“红娘快来，园中有贼啊”

张生听得小姐喊园中有贼，不由得“氨了一声，气得几乎晕倒，浑身都在发抖，好啊，不仅不认我，还把我当成小偷！

红娘一听，小姐大喊园中有贼，连说坏了坏了，半夜三更喊有贼，被别人听到，一起来捉贼，事情闹得更大了。赶快从花丛下钻出来，转到棋亭里，说道：“呀，小姐，做什么，做什么？”

小姐此时已明知“有贼”这两字太过分了，但已经说出口，也就只有错到底了。说道：“有贼”

红娘道：“是哪一个呀”

张生道：“是小生呀”

小姐听了，“呀”他如何自认是贼呢？

红娘听了，惊得“氨了一声，心想有你这种傻角，会抢个贼来做做。

本来我问是哪一个，小姐总不会指着你说就是这个贼，一定会改口的，现在自己承认是贼，有什么办法呢？红娘对张生看看，唉，真傻，只好我来挽回挽回吧。说道：“我们花园里不可能有贼的，让我来查查看。”

装模作样地对张生端详一番，说道：“原来是你，小姐，这个贼子不是生贼，是熟贼。不要紧的。”

小姐听了，差一点笑出来，这鬼丫头，贼也有生熟！说道：“啐！一派胡言”

红娘道：“小姐，红娘并未瞎说，这个贼子你小姐跟他也很熟，不是别人，乃是张先生”红娘这么说，是在点醒小姐，不要太过分了，也可以下台阶了。

小姐道：“不管是谁，给我赶了出去”

红娘想，张生啊张生，小姐要把你赶走了，你有话快说吧！你不说，我来逼你说，遂问道：“张先生，你深夜来此，要做些什么勾当？”

张生心想，你们主仆倒好，一个写了诗约我来，一个出了馊主意让我冒了天大的险跳墙过来，现在一个把我当成贼，一个查问我做什么勾当，你们是存心捉弄我。张生被气得噎住了。

小姐见红娘在查他做什么勾当，心想，不能让她查，等会儿张生实话实说，我还不羞死，遂道：“红娘，不必与他多说，快撵他出去”

红娘想，你不让我问，我偏要问，问出了实情，张相公的贼名可以洗刷了。于是道：“张先生，你说不说，你不说，扯你到老夫人那里去”

小姐一听，大为着急，把他带到母亲那里，我还有什么脸面呢？忙说道：“红娘，带他到老夫人那里，恐怕坏了他的名誉，不必计较了，撵他走了便罢”

红娘道：“小姐别生气，让红娘替小姐开导开导他。张先生，你是个读书之人，既然读了孔孟之书，一定懂得周公之礼，你深夜来此何干？不是我们崔家硬要像衙门里那伴审问你，我跟你讲几句老实话，我只道你学问像海样深，有随何、陆贾的才智，谁知你的色胆有天来大！谁让你深夜进入人家的花园？你本是个蟾宫折桂的秀才，却不道来做偷花窃柳之人，不想去跳龙门，却来学跳墙。”说到这里，转头对莺莺道：“小姐，看在红娘的份上，饶了他吧。”

小姐也趁势下台，说道：“张先生，若不看在红娘的面子上，带你到老夫人那里，看你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红娘说道：“张先生，现在小姐已经看在红娘面上，和你罢休了。如若弄到官府衙门，官府大老爷一定会说，你既然是个秀才，应该好好在寒窗之下苦读，谁叫你深夜随随便便到人家花园，夜入人家，非奸即盗，这个罪名你担得起吗？张先生呵，到那时，你只好让细皮白肉挨一顿打”

小姐也说道：“先生虽然有救活我们一家之恩，受恩应当报答，但是既然已经兄妹相称，怎能有这非分之想？万一给老夫人知道了，先生你何以自处？”

红娘道：“小姐息怒，叫他向你赔个礼，道个歉，消消气。”说着，过去一拉张生，说道：“小姐已经饶恕你了，快到小姐面前跪下请罪吧。”张生此时已被她们主婢一吹一唱，气得好像木偶一般，红娘叫他跪下，他就跪下。

小姐见张生跪下，如何受得了，连忙立起身来。跌跌撞撞地回楼而去。

红娘没有防备小姐会临阵脱逃，一走了之，赶忙想位住，已经来不及了，出棋亭一看，小姐逃得像飞一样快，也追不及了。就回到亭子里，对张生说道：“相公，请起来吧”

张生茫然地说道：“小姐，呀，小姐走了”

红娘道：“走了，相公，请起来吧。”

张生才想到还跪在地上呢，想起身，只觉得一阵头晕，几乎跌倒，说道：“姐姐，请你扶我一把。”

红娘道：“是，相公当心了”见张生双手冰凉，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知道这回受的刺激太深了，关切地问道：“相公、怎样了”张生只觉得头晕脑胀。四肢无力，一边从衣袖里掏出莺莺的回柬，一边说道：“是你叫我来的，怎么一下子变卦，唉，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红娘道：“别念了，我问你，小姐究竟约了你没有？”

张生道：“怎么没有呢？”

红娘道：“要不你解释错了”

张生道：“并非小生夸口，我是猜诗谜的行家，风流随何，浪子陆贾。

哪会解释错呢？”

红娘道：“相公，算了吧！你是哪门子的猜诗谜行家？‘迎风户半开’差了一拍，‘隔墙花影动’被假山遮挡，‘待月西厢下’月儿不见，‘疑是玉人来，来了也白搭。”

张生道：“唉！从今以后我死了这条心吧”

红娘道：“你这个强作风情的穷秀才，别再题‘春宵一刻千金价’，尤云滞雨被太阳晒干了，窃玉偷香的胆子收起了吧，倚翠偎红的话语儿删除了吧，你管你何郎傅粉自己搽，她管她张敞的眉儿自己画，准备着‘寒窗更守十年寡’”

张生道：“小生想再写一封信，请红娘姐姐捎去，让我表白一番，可以吗？”

红娘道：“相公，你那种淫词儿算了吧，书信儿也用不着再写，你怎么还看不透、想不穿这风流戏法？从今以后，让卓文君自家去忏悔，你这个司马相如，收心养性游学去吧”

张生道：“唉！你这小姐，送了我的命也”说罢，连连叹息。

红娘扶着张生，说道：“相公，自己保重。”

张生道：“和小姐成为夫妻的念头再也不敢想了，但我自病自知。红娘姐姐，这半年来，蒙红娘姐姐关心照顾，小生万分感激，小生也把姐姐看成平生第一红粉知己。”

红娘道：“多谢相公看重。”

张生道：“红娘姐姐，小生身在客中，自知疾病已入膏肓，如果侥幸不死，请姐姐来西厢看我一两遭。”

红娘道：“相公何出此言，要多多保重才是。”这时已经到了便门口，红娘拔去门栓，拉开便门，说道：“相公走好，红娘不远送了”红娘看着张生摇摇晃晃走出便门，心里一阵难受，对张生无限同情，但却无力相助，只有长叹一声，悻悻然把便门关上。

张生走出便门，只觉得头晕目眩，几乎跌倒。这时琴童飞奔过来，连忙扶住主人，说道：“相公，相公”

张生见琴童过来，连忙把手搭在琴童肩上，嘴里不住地叫道：“气死我也，气死我也”琴童也道：“气死我也”

张生诧异道：“你气些什么？”

琴童道：“棋亭上的事，琴童都看到听到了，把你相公当成贼，我变成贼琴童，岂不气死我也”

张生忙制止他道：“小声点，今夜之事，不能对任何人说，快扶我回房”琴童扶着张生，觉得主人周身发抖，一摸双手，冰凉冰凉的，脸上也没有一丝血色，说道：“相公，你怎么这样了？”

张生道：“身上不舒服，恐怕要生病了。唉！这一场怨气，眼见得此生全休也”

4.12 第十二章：得病寄方

话说张生在昨晚上受尽屈辱，勉强走出了使门，由琴童扶着，回到西厢，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如何能睡得着。越想越冤，且不说我解了半万贼兵之围，救了你们崔府一家性命，就说这次，明明是小姐约我去的，见面却变心肠，还把我当成贼。娘赖婚，女儿赖柬，赖得一个比一个凶，母女俩合伙着来害我，唉，我真傻啊！

更鼓已敲四下，张生在朦胧中忽然听到有敲门声。时辰这样晚了，还有人来敲门，忙问道：“是谁？”

门外并无人回答，但还是不停地敲门，张生披衣起床，走去开门，见门外竟是莺莺，心中大喜，说道：“不知小姐芳趾光降，未曾远迎，请小姐恕罪。”

小姐微微一笑，低头不语。

张生道：“小姐请”

小姐依旧默默不语，微笑着走进书房。

张生见小姐独自一人来到，已急不可耐，拥着小姐走进里房，小姐也不拒绝，只是低头害羞。张生忙替她宽衣解带，二人上床并枕而睡。张生把小姐抱在怀里，又爱又怨地说道：“小姐有劳你来投奔我，承受你的情深意重，不过刚才为什么拒绝我，还把我当作贼。我来花园，原是你叫红娘送来了情诗，答应我同效鸾凤，哪里知道一句话不中听，你就即刻翻了脸，好像是在戏弄我。”

小姐在张生耳边软语温香地说道：“那是为了避开红娘的耳目啊！现在特来谢罪，侍奉张郎，给你享受，好吗？”

张生此时神魂飘荡，脸庞贴在小姐粉腻的脸上，樱桃小口上的口脂发出麝兰香味，尝尝滋味，觉得甜津津的，小姐把丁香舌尖，伸进了口中，好似含了玉液琼浆；最美的是小姐的一双玉臂，紧紧将自己箍住，身子不住地颤动，锦被翻起了一层红色的波浪。

后人有一《一剪梅》词一首，咏张生与莺莺云雨。词曰：芙蓉庭院晚风凉，好乘余兴，别逞风光。斜插花枝瓶口滑，轻挑莲足橹声长。颠鸾倒凤不寻常，一种风情，两处多忙。个中谁更着殷勤？不是情郎，却是情娘。

正在如醉如迷，欲仙欲死的时候，忽听得啾的一声，萧寺疏钟震响，张生暮然惊觉，摸摸身边，哪里有什么玉人？楚台云雨一去无踪，原来是一场春梦。梦中的欢乐，更增加了醒来后的忧伤。不觉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只记得刘禹锡的《竹枝词》有‘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今日你小姐啊，却是西边日落东边雨，道是有情却无情啊”说罢，两滴清泪，滚向枕边。心里万念俱灰，竟然浮起了自杀的念头。他想，与其受这种无边的痛苦折磨，还不如死了的干净，人活百年，总是一死，早死早得解脱他想挣扎着起来，上吊自尽，怎奈一点力气也没有，唉！看起来连死都没力气了。张生自思自叹，有死的念头，却无死的力气，真想痛哭一常后来一想，男儿有泪不轻弹，你们崔家如此欺侮捉弄人，惹不起，躲得起，我张珙也不是久居人下的无能之辈，蟾宫折桂，易如反掌，那时候，我自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来崔家，拜访你老夫人！如此一想，增添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好不容易挨到天明，决定要离开这个令人心碎之地。

琴童今天起得特别早，他担心主人的病，过了一夜是否有所好转，过来一看，张生面如金纸，精神萎靡，一探额门，滚烫滚烫的，知道主人病得不轻，又见张生挣扎着要起床，忙说道：“相公，你不多睡一会儿？”

张生道：“琴童，与我速速整理行李，我们立刻动身，此处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琴童道：“相公，你在生病啊，需要静养，等好了以后再走不迟。”

张生发怒道：“狗头，不用你操心。快给我收拾行李去”

琴童知道相公被欺受辱，心里委屈怨恨，有说不尽的痛苦，琴童也不想再在这里，可是主人病得不轻，怎么可以远行呢？先稳住他再说。说道：“相公，你先躺一会，等我把行李整理好了，再来服侍你梳洗，”

张生此时，头好像裂开似的疼痛，四肢一点力气也没有，也确是支撑不住，就是受不了这口怨气，才要硬撑着动身，琴童要他先躺一会，这也好，等行李收拾好，雇上了车，上车就走，倒也干脆。所以接受了琴童的建议，合上了眼睛，早已身心劳瘁，昨晚又没有睡好，所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琴童其实并未去收拾行李，在外间磨蹭了一会，进房一看，见张生已经入睡，连忙进去找到崔安老总管，说道：“总管老伯伯，我家相公病倒了，病得不轻。”说道，流泪不止。

老总管道：“琴童兄弟，别急，让我去禀告老夫人，去请大夫来医治。”琴童道：“多谢总管老伯伯，拜托您老人家了。西厢没有人，我回去侍候相公。”说罢，向老总管施了一礼，急急忙忙回了西厢。

老总管立即来到内堂，见了老夫人，说道：“老奴崔安，参见老夫人。”老夫人道：“老人家，罢了！到此有什么事吗？”

老总管道：“禀老夫人，张相公病倒在西厢，病情不轻。请老夫人定夺。”老夫人听得张生病倒，心里也着实着急，知道张生的病根是因为赖婚。

读书人的脾气固执，想不开，抑郁成疾，如果病势沉重而发展到有个三长两短，传扬出去，说我仗势欺人，恩将仇报，赖婚坑了人家，落一个坏名声。平心而论，张生也确是有恩于我们崔家，赖婚归赖婚，受恩总该报答，我一定要尽力把张生的病医好，这样，也是我们崔家有恩于他了，

恩恩相抵，将来再多酬谢些金帛，他去赴考，我们回博陵，各奔前程，在情理上也说得过去，我想张生也无话可说了。老夫人思索了一会儿，想出了一个办法，请法本长老先去摸摸情况，看看病情重不重，如果是偶感风寒，小病小痛，只要好好调养，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是重病，就得请大夫医治了。最主要的是让法本长老去了解一下病源，长老和张生原是亲戚，张生必会对他吐露心曲。打定主意，说道：“崔安，你到前边寺里去请法本长老来此叙话。”

崔安应命而去，到得方丈，见了长老，说道：“长老，小人奉了老夫人之命，请长老过去叙话。”

长老问道：“所为何事，还烦管家亲自前来？”

崔安说道：“张相公病倒在西厢，可能是请长老前去商议医治之事。”

长老一听张生病倒，心里也很着急，他和张生虽非亲戚，却是个忘年之交，何况佛殿许婚时，曾经担任过临时大媒。这次张生的病，肯定是由赖婚引起的，读书人性情固执，怨气郁结，哪有不病之理！老夫人做事也太乖张，既然婚已经赖了，不及早打发张生走路，不是在坑害人家吗？长老对老夫人的行事，深感不满。随了崔安，来到中堂。

长老见了老夫人，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老衲参见老夫人。”

老夫人道：“啊，长老少礼，请坐。”

长老落座，问道：“老夫人呼唤老衲，不知有何吩咐？”

老夫人道：“只因张先生卧病西厢，特相烦长老前去探病，以便延医诊治。”

长老想，为何你们崔家不派人去探病，张生不管如何，是你们崔家的大恩人，现在要我去，去探张生的病，我老衲是应该去的，这是我老衲和张生的情份，你老夫人要我去，算什么名堂？老衲明白了，你是赖了婚，无颜面去见张生，好吧，反正你不相烦，老衲也要去的。说道：“老夫人客气了，相烦不敢，老衲和张先生是故交，理应前往。”

老夫人道：“如此有劳了。”

长老道：“老衲即刻前往，探病以后，再来上复。阿弥陀佛”告辞而去。

长老来到西厢，见张生病容满面，憔悴不堪，失尽了风流蕴藉。摇了摇头，说道：“阿弥陀佛，相公，久违了。”张生见长老前来，心里很感激，说道：“长老请坐。”

长老道：“听得先生偶染小恙，特来问候。”

张生道：“多谢长老关切。”

长老道：“相公好端端的，如何生起病来了呢？”

张生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长老，一言难尽”

长老道：“不知得了什么病？”

张生道：“长老，不瞒你说，都是痴情所误，情根就是病根。崔府无情，欺人太甚”

长老道：“阿弥陀佛！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七情六欲，人人皆具，即使是出家人，成了佛菩萨，一样有情。”

张生道：“这就奇了，佛家讲究四大皆空、六根清净，为何有情？”

长老道：“相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佛家的情，是不能用凡人的情来衡量的，佛家的情是慈悲、慈悲的目的是普救众生。”张生叹了口气说道：“唉！可惜有人身在普救寺，就是不肯慈悲”

长老道：“佛家的慈悲是无代价的，不论善恶，一视同仁，善人则接引西方，恶人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俗人的慈悲，是有代价的，有施有报，以德报怨是报，以怨报德也是报，以德报德也是报。有人施了恩不一定望报，至少在施恩时并未先想到别人必须要报。而受恩者则当时想到要报，过后又反悔，甚至忘恩负义，乃是常见的众生相，不足为怪的。”

张生知道长老的一席话，是针对老夫人赖婚之事而发的，但是，长老啊，你只知老夫人的赖婚，还不知道她的女儿赖束的事哩！尽管小姐无情，我还不忍当众宣扬她的不义。有苦不能说，实在

难以忍受。说道：“唉！长老，我想为人一世，活一百岁、一千岁也是死，彭祖号称活了八百岁，如今一个人也没见到过他，活着没有意思，还不如一条白练死了的好”

长老道：“先生此言差矣！你是个饱读经史的君子，怎会有此短见，把性命当作儿戏。《孝经·开宗明义章》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你现在有此拙见，那么上半年附斋追荐的孝心，完全付诸东流了。佛家讲要成正果，肉身成佛，要知道，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要为了区区一件婚姻小事而自暴自弃。望先生三思”

张生听了，默默不语。

长老又说道：“先生言道，你为痴情所误，老衲以为情为先生之痴所误。情这东西，其本身无利无害，它的利和害，都是由人控制的，给它利，它就对你有利；给它害，它就对你有害，这就是魔由心生。一切有情，无情，都是不存在的，又何来痴情？”张生听了长老一番言语，不禁连连点头。

长老道：“先生，老衲姑妄言之，你不妨姑妄听之。仔细辨一下，是也不是，望先生暂且忘却物我，好好静养。”

张生道：“听了长老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承蒙解劝，小生敢不从命。”长老见张生已有所觉悟，知道情字不是三言两语所能破得了的，张生能有此认识，暂时可以放心，说道：“先生保重，老衲告辞了。”

张生道：“恕不远送。”

长老离开西厢，到中堂复命。老夫人见长老来了，说道：“长老来了，请坐。”

长老道：“多谢老夫人赐坐。”

老夫人道：“长老去探望张先生，不知病情如何？”其实老夫人所关心的是病源，病情倒是次要的。

长老道：“张先生的病嘛，可轻可重，总之，心病还须心药医。老衲告辞了。”长老实在不便说张生的病完全是你老夫人赖婚所害，只能说心病仍须心药医，其他都尽在不言中了。

老夫人听了，心里自然清楚得很，无奈不能和长老商议什么，今见长老告辞，说道：“长老请便。”

长老双手合十，向老夫人施了一礼，道声“阿弥陀佛”，回到寺内。

长老走后，老夫人的肚皮里又做起功夫来了。很明显，那穷酸已把病源和盘托出给老和尚了。张生的心病是婚姻被赖掉，心药那就是我女儿莺莺了，现在如果马上把莺莺许配给他，毛病立刻痊愈，可惜这是办不到的，不过我也不能空担一个赖婚的恶名声。莺莺绝对不能给张生，张生的病绝对要医治，张生的病绝对不能请大夫来医治。女儿是才女，博览群书，对医道也有研究，平日家中婢仆有什么小毛病，都是女儿开出几服汤药，就可以治好。现在就让女儿开个药方，一来可以避免把赖婚之事张扬到外面去；二来也让大家知道我老夫人受恩知报，关心张生；三来这张处方出自女儿之手，张生见了女儿的手迹，可以得到安慰，抵得上半服心药，病情自然减轻，然后再加强调理，以收药到病除之效。以后如何，等到他病愈后再作定夺。主意已定，就命丫环去通知小姐。此时，恰巧红娘来到中堂，她是得知张生病重，到前边来了解情况的。老夫人一眼见到了她，心想，让她去告诉小姐，更为妥当。说道：“红娘。”

红娘听得老夫人呼唤，忙应道：“是，老夫人。”

老夫人道：“西厢的张先生，忽然病了，想必是勤读过度，偶感风寒。

他乃我家恩公，岂能不问。”

红娘道：“是，听老夫人吩咐。”

老夫人说道：“你到妆楼上去，传我之言，命小姐开一张祛邪热、驱风寒、消积食、补虚弱的好药方，以医张先生之病，让他早日恢复健康，不负救命之恩。”

红娘道：“红娘遵命”

老夫人道：“事不宜迟，你快去让小姐开个药方，也不必拿来给我看了，立即送到西厢去。”

红娘道：“是。”说罢，退出中堂，径往妆楼而来。一路想，张相公真可怜，这场病硬是被你们母女俩作成的，现在还要用这种煞渴充饥勿惹祸的汤头药去搪塞，岂不是要把张相公活活气死吗？不知小姐是什么态度，如果无动于衷，一赖到底，恐怕张相公的这条命休矣。且上楼去看情况再说。上得楼来，到中房门口，微微揭开绣帘，见小姐独自呆呆地坐着，眼泪汪汪，默默无语。红娘上前叫道：“呀，小姐”

小姐此时，正在回想昨夜之事，觉得很对不起张生。自己出尔反尔，约了人家又骂人家，太不应该了，但也是迫不得已啊！但愿张生能够理解我的处境！今后如有机会，再作补报。忽然听得红娘的声音，转过身来问道：“红娘，刚才你到哪里去了？”

红娘道：“小姐，我到老夫人那里去了，听说张相公病了，我是去探探消息是否确实。”

小姐问道：“是真的吗？”

红娘道：“红娘去中堂，恰巧老总管前来禀报，说张相公病倒在床，口吐鲜血，怨声不绝，立刻就要抱病动身，离开此地。”

小姐一听，好似晴天霹雳，心里像刀绞似的，眼泪不住地落下来。张郎的病，明明是被我气出来的，是我害了他，心里痛苦到了极点，流着泪说道：“红娘，这可叫我怎么办啊！如今老夫人怎样处分？”

红娘见小姐这般着急，看来小姐对张生还是有情的，昨晚上是为了避开我而演的一出假戏。可是小姐啊，你在演假戏，人家张生却当真了。你既然如此着急，当然知道张相公的病源，就得对症下药才是，说道：“老夫人命红娘上楼，请小姐开一张祛邪热、驱风寒、消积食、补虚弱的好药方，给张相公调理治疗。小姐，依红娘看来，不如趁送药方的机会，多写几句话劝慰张相公。”

小姐听了，有点犯难，怎么写呢？

红娘道：“小姐，不必迟疑。老夫人说，事不宜迟，速开药方，命红娘立刻送到西厢去！让红娘来磨墨，请小姐动手写吧。”说罢，立即拿出文房四宝，铺好纸张，磨浓墨汁，静静地等着。

小姐此时，心乱如麻。张生的病，岂是一张草头药方所能治的，即使写几句安慰的话，也不济事，真是“异乡易得离愁病，妙药难医肠断人”！红娘说张生气得要抱病启程，这怎么行呢，万一有个闪失，我莺莺将是罪孽深重，无以自赎了。要医治张生的病，药方是有，那只有我自己这味灵丹妙药了。但如何下笔呢？我总不能写“莺莺一个，夜间床上服下”。左思右想，觉得如果只顾小行，守小节，将会耽误了张郎性命，那是罪莫大焉，我莺莺决不做负心人。主意已定，立即拿起笔来，如风扫残叶似的，一挥而就。把笔一掷，说道：“红娘，药方已经开好，你拿了去吧”

红娘看了这张纸上，没有多少字，药方她见过，也不是这般写法，有点怀疑是不是药方，因为不认得字，不好多问，只说道：“这就是药方么？”小姐心里很乱，没有回答。

红娘又问道：“没有别的话了吗？”

小姐道：“没有了”红娘哪里知道，小姐的一切话语，都在这纸上了。红娘见小姐没有话说，心里很生气，说道：“小姐，张相公的病不是由你作成的吗？你就一句话都没有？照这种情形，张相公不气死也要负气而去的，到那时你可不要后悔啊”

小姐道：“我的话都在这药方上了，叫我还要说什么呢？你拿去就是。”忽然又想起了一事，问道：“红娘，老夫人要我开药方，是否要拿去给她过目？”

红娘道：“老夫人说由我直接送去就行了。”

小姐放下心来，说道：“如此甚好，你就把药方拿去给张相公好了，他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红娘道：“小姐你又来了，上次那封信，只为你彩笔题诗，原以为写的是织锦回文，却害得别人好像潘岳那样愁得两鬓添白发，沈约一般不思茶饭，卧床着枕，恨已深，病已沉，小命儿已送去了半条。昨晚上热脸儿当面弄得难堪，今日里又冷句儿把人折腾。我看这一张药方，少不得再加上半条命。小姐，半年相思，难道就此完结了吗？我看也不必把药方送去，让他去吧”小姐道：“好红娘，你就再送一次吧”说着，掩面流泪。

红娘看了小姐这个样子，也无可奈何，说道：“红娘遵命就是。”说罢，拿了药方，一顿足，叹了口气，转身下楼。一路上，不住地想，小姐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见了面就假撇清，说什么“张

生，我与你兄妹之礼，为什么生此念头”？背转身来，又是“好红娘，你就再去送一次吧”！把我红娘弄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从今以后，就让她们把人家的恩山义海，看作是遥山远水，忘个干净吧。决不再去管闲事了。

红娘来到西厢，见琴童正在书房门口熬药，不知是伤心主人的病还是被炉烟薰的，眼泪直流。

红娘走到房门口，准备推门进去。

琴童见了，连忙起身拦住，说道：“且慢，不能进去”

红娘道：“琴童，是我红娘呀”

琴童道：“是你就更不能进去”

红娘道：“这就怪了，为什么不能进去？”

琴童道：“你们崔家都没有良心，把我家相公当贼，我家相公气得生病；我家相公是贼，我就是贼琴童，我也被你们气出病来了！你还来这里做什么？”

红娘道：“你怎么会知道的？”

琴童道：“昨天晚上，你们在棋亭的事，我在假山上全都看到了，你们说的话我也一句没有漏下。”

红娘想，难怪琴童生气，也不怪他，说道：“琴童哥，相公在里边吗？”琴童听红娘叫他琴童哥，换了往常，能听到这一声称呼，早就飘飘然的骨头没有四两重了。可是今天却犹如未闻，实在这个“贼”字把他们主仆二人伤害得太厉害了。他没有好声气地答道：“在里边床上生玻”

红娘道：“让我进去。”

琴童道：“不能让你进去，让我家相公太平些吧”

红娘道：“我是有事而来的。”

琴童道：“有事也好，无事也好，等我家相公病好了以后再说。”两人正在争吵，被里面的张生听到了，说道：“琴童，外边是什么人？”

琴童道：“外边没有人，就是我一个，相公，你安心休息。”红娘提高了嗓门说道：“相公，外面还有一个红娘。”

张生道：“是红娘姐姐呀，快些请进”昨夜的事，张生一点不怪红娘，所以一听红娘来了，心里倒很高兴。

琴童道：“相公，你还是少操些心，安心静养吧。”

张生冒火了，说道：“狗才，谁要你管，快让红娘姐姐进来”琴童对红娘看看，说道：“算你有能耐，不过见了相公以后，嘴上留情些，别再把相公气死了，我可跟你没完。”

红娘对琴童狡黠地一笑，也不跟他多罗嗦，直往里边走。到得内室，见张生半躺半坐地靠在枕上，面色黄瘦，精神萎靡，很是可怜。说道：“相公，听说你病了，现在觉得怎么样？”

张生道：“害杀小生了！我此番如若死了，阎王殿前，红娘姐姐，少不得要你做个见证人”

红娘深深叹了一口气，说道：“普天下害相思的都不像你这个傻角！脑子里全不在用功勤读，睡梦里都离不开姑娘的情影，专门在那窃玉偷香上用心思，自从海棠开想起，直到如今，也不曾得到些什么，你真犯不着病成这个样子，千万要自己保重啊”

张生道：“小生的病，是瞒不过你的，都因你家小姐出尔反尔，小生当夜在书房里一气一个半死，想想小生好意救了人，却反被人害苦了。红娘姐姐，小生这个病是好不了的了。”言罢，歔歔泣下。

红娘安慰道：“相公，你不要紧的，想是昨夜在花园里受了一点风寒，只要吃一两服药就会好的，不必担忧。”

张生道：“小生的病，哪里是受了什么风寒啊！唉！自古道‘痴心女子负心汉’，今日里却反了过来，成了‘负心女子痴心汉’了。红娘姐姐，小姐知道小生病倒了么？”

红娘听了张生的话，心想，秀才们从来就是那么固执，像这种干相思还是那么痴心，在功名上还没有称心，在婚姻上又受到挫折，也莫怪要得这种鬼玻说道：“相公，小姐已经知道相公病倒了。”

张生忙问道：“为什么要让她知道呢？她知道以后怎么样？”

红娘道：“小姐听得相公得病，很是着急，哭哭啼啼，责怪自己昨晚不该悔约，又让你蒙受耻辱，害得你身染疾玻”

张生听了，哭道：“啊哟，我的小姐啊”

红娘道：“小姐精通岐黄之术，她开了个药方，命红娘送来。”说着，从衣袖里取出药方，说道：“这是小姐亲手开的，请相公按照药方煎服，一定能够霍然痊愈。”

张生道：“小姐虽然有情，但昨晚又何其绝情！区区一纸药方，纸上谈兵，救不了小生的命，药方不用了，红娘姐姐，去还给小姐吧。”

红娘道：“相公何苦这样呢，生了病，药总是要吃的。”

张生道：“小生的病，断非药石所能疗治好，何必要去喝那苦水。”

红娘道：“小姐说的，这个方儿是对症之药。”

张生道：“什么药方都对不了小生的病症，除非小姐亲自前来，那才是对症之药啊”

红娘道：“这是小姐亲笔所开的药方，总是一片诚心，也可以抵得上小姐亲自到来的一半了。”

张生道：“那好，小姐开了药方，跟你说过开了些什么药吗？”红娘想，我怎么知道，好在平日小姐跟我谈了些草药名和药性，我不妨胡诌一通，骗他看这药方，说道：“小姐讲给我听的。”

张生道：“那你跟我说说看。”张生对医学也有些研究，他想问问清楚，免得上当。

红娘道：“相公你听了，她说要用几味生药，各有炮制的方法。”

张生道：“哪几味生药？”

红娘道：“桂枝摇影夜深沉，当归浸酸醋。”

张生道：“桂枝性温，当归活血，那么怎样炮制呢？”

红娘道：“要面靠着湖山背阴里深藏的，这个药方儿最难寻觅。”

张生问道：“要注意避忌些什么东西？”

红娘道：“忌的是知母未寝，怕的是红娘撒赖，如果服下了，稳稳的使君子就要一点儿一点儿参。”

张生道：“知母性甘微寒，红娘子苦平有小毒，不可近目；使君子性甘温，人参性甘微寒。啊哟，红娘姐姐，此方如此配伍，怎会出自小姐之手？”红娘想，我说的哪儿是药方，我的意思是在暗示：桂花摇影夜深了，你这个穷酸应当去赴约了。你们俩在湖山背阴里悄悄地藏起来，就可以如此如此了。你问我提防些什么，那就是恐怕老夫人没有睡而知道了，还得当心我红娘跟你们捣乱。你们如若成就了好事，包管使你这位君子的病就好了。现在被你听出来不像是药方，我也只好用小姐的药方来抵挡了。说道：“相公你不信，这药方儿可是小姐亲笔写的，不信你看嘛”说罢，把药方递给张生。

张生道：“好吧，看在姐姐刚才胡说八道的份上，我就看它一看。”接过药方，打开一看，认出是小姐的手迹。再仔细一看，咦，不是药方，又是一首诗，知道小姐又有什么新名堂了。连忙看下去，念道：休将闲事苦萦怀，取次摧残天赋才。

不意当时完妾誉，岂防今日作君灾。

仰酬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

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张生读罢，纵声大笑，说道：“哈哈，哈哈，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红娘见到张生这种反常的变化，吓了一跳，心想：小姐啊小姐，你在药方上胡写了些什么，把相公气得如此地步，这明明是受刺激过度的失心疯啊！就连声叫道：“相公，相公，你要镇静，你要镇静啊”

张生道：“红娘姐姐，我要埋怨你了，有小姐这样的书信，为什么不早些拿出来，让我远接，焚香跪读。”

红娘听了，真见鬼，刚才要你看药方，你好歹不肯看，还是看在我胡说八道的份上才看的，现在却埋怨我不早些拿出来，这不是疯话吗？说道：“相公，你的玻。”

红娘的话还未说完，张生忙说道：“红娘姐姐，小生何尝有病？”红娘想，这倒好，老夫人赖婚，小姐赖柬，碰上你这个傻角会赖病，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说道：“相公，你明明刚才还在生病，现在却说何尝有病，别的可以赖，病如何可赖！还是注意静养吧”

张生道：“红娘姐姐，不是小生赖病，而是病已经好了啊”

红娘道：“相公看了药方病就好了，红娘不相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生道：“红娘姐姐，小生的病真的好了！是姐姐你又上了小姐的当了”红娘道：“啊！怎么又上当了呢？”

张生道：“这不是药方，又是一首诗啊”

红娘心里气得直叫，小姐啊小姐，你的手段太高明了，说道：“啊，又是一首诗”怪不得我当时看了，一直怀疑不像药方。“相公，你别看错了”张生道：“如何会看错。不是小生夸口，我乃猜诗谜的行家，风流随何，浪子陆贾。哈，哈，哈”

红娘道：“可是又叫你去跳墙吗？”

张生道：“哈哈，比跳墙还要美”

红娘道：“难道叫你去跳黄河？”

张生道：“不是的，小姐要和小生‘里也波哩也罗’哩。”

红娘道：“相公，你就少不了这道儿。我笑你这个风魔了的翰林，其实是愚蠢透顶，别装得那么高兴，没有地方去得到好消息，尽向书简上去追寻，得到了一张纸条儿就这么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如若见了玉天仙，岂不要软瘫了！我提醒你，小心我家小姐忘恩负心。这封诗信又如何说的，你解释给我听。”

张生道：“姐姐听着，第一句是‘休将闲事苦萦怀’。”

红娘道：“这句是什么意思？”

张生道：“小姐劝我不要把以往的那些不愉快的事老是放在心里，这第二句是‘取次摧残天赋才’，是劝小生不要自暴自弃，随随便便毁掉自己的锦绣才华。”

红娘道：“这是小姐说的吗？”

张生道：“那还有假。”

红娘道：“相公，如今你还要‘取次摧残，么？”

张生道：“小姐的金口玉言，小生怎敢不遵？”

红娘道：“那你刚才为什么硬要死啊活的，连人家的相劝都不听。”

张生道：“刚才是无束之谈，如今是见束而作，情况不同了哇。”

红娘道：“请再念下去。”

张生念道：“‘不意当时完妾誉，岂防今日作君灾。’”

红娘问道：“这两句怎么解释？”

张生道：“这是小姐自己检讨不是，赔罪之言。她说想不到昨天晚上为了保全自己的身份名誉，哪里料到在今日让你气得生玻小姐的检讨十分恳切，小生已经原谅她了。下边两句是‘仰酬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哈哈”

红娘道：“这两句什么意思？”

张生道：“小姐说，为了报答小生的深厚情意，我也顾不得遵守家训礼法了，我恭敬而又慎重地奉上这首新写的诗章，可以当作我俩结为夫妻的大媒。哈哈，红娘姐姐，你听，小姐写的多么好啊”

红娘想，写的是好，自己作自己的媒人，把我红娘替你们奔波了大半年的媒人一脚踢开，小姐真没有良心，说道：“还有么？”

张生道：“还有，还有，最后两句写的更加妙了”

红娘问道：“是怎么写的？”

张生念道：“‘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

红娘问道：“怎样解释？”

张生道：“小姐说我不必再写回信了，今晚上确实实要来和小生‘里也波里也罗’哩！红娘姐姐，你说妙不妙？‘端的雨云来’，妙哉乎也”红娘道：“相公，你看看仔细，解释错了没有，别像上回‘待月西厢下，那样，待了老半夜，什么都没有得到，倒捞了一个贼名’

张生道：“红娘姐姐请放心，岂能如此，不是小生夸口，我乃猜诗谜的行家，风流随何，浪子陆贾。哈，哈，哈”

红娘道：“又来了，别高兴过早，到那时雨云不来，干渴死你这个傻角”张生道：“红娘姐姐，你看小姐的诗，情深意重，非是前日之诗可比，等到今晚，小姐便来西厢，红娘姐姐，还不替小生高兴高兴”

红娘想，你叫我高兴，我还高兴不出呢，小姐几次三番捉弄我，让我钻圈套，把我红娘当猴儿耍，我实在笨得可怜，可见还是读书的好，我红娘如果认识了字，这两首诗就瞒不过我了。听张生的解释，这首诗是写得头头是道，先是劝慰张生，接着是自我认错，最后是约定相会时间，“今宵端的雨云来”，就在今天晚上，小姐啊，你不觉得太仓促了吗？你决定得那么仓促，还说得那么坚决。你到现在为止还要瞒我，我看你到时候有什么法子去“端的”？别又像昨晚那样，死命要瞒我，差一点送了张相公的命。小姐写这首情诗时，难道没有想到一个人是出不来的么？你们真的能够成功，我红娘当然替你们高兴，可是现在，我却在替你们担忧，一个出不来，一个等不到，原来只病倒了一个，这次定然要病倒一双。我对这首诗实在不敢相信。让我把话先说在头里，打个预防针也好。说道：“相公，今宵你们能成功，红娘我当然为你高兴。不过，你可别上小姐的当呵”

张生道：“红娘姐姐，你不要怀疑我家小姐呵”

红娘道：“相公，你也太健忘了！昨天晚上那首待月西厢诗怎么样？要不是我红娘从中周旋，放你出来，你这个‘贼’还能逃得了吗？怎么不接受教训呢？”

张生道：“红娘姐姐，你的疑心太重了”

红娘道：“并不是红娘疑心重，实在是小姐心思太活，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令人捉摸不定，最怕的是临时变卦。”

张生说道：“这一回小姐决不会再骗小生了”

红娘道：“真的有此把握？”

张生道：“此番小姐决不会再戏弄小生了。”

红娘道：“相公，小姐此番也许不会再骗你，可是你想到没有，小姐出不来啊”

张生倒有点着急了。忙问道：“是不是老夫人拘管得紧，不能够出来？”红娘道：“虽然老夫人白天黑夜都把门关得紧紧的，却也不怕。”

张生道：“是不是怕婢仆们撞见，不敢出来？”

红娘道：“这也不足为虑，崔府的家规，一鼓更尽，下人一律入睡，不得随意走动。撞不见的。”

张生道：“哪么为何出不来呢？”

红娘道：“既在红娘身上，也在小姐身上。”

张生听了，大吃一惊，说道：“啊哟！红娘姐姐，你不能破坏小生的好事啊！发发慈悲吧”

红娘道：“谁破坏你的好事了？话没有听完，就乱嚷起来”

张生忙说道：“是是是，红娘姐姐息怒，乞道其详。”

红娘道：“相公，我来问你，红娘是小姐的贴身婢女，是不是要紧跟着小姐？”

张生道：“那是当然，否则何必叫贴身。”

红娘道：“这不得了吗，小姐两次约你，都把红娘瞒在鼓里，就拿昨天晚上事来说吧，如果只有小姐一个人在棋亭，你们的事就成功了，就因为红娘在旁边，小姐怕羞，怕坏了名声，才喊有贼的。”

张生道：“原来如此”

红娘道：“今晚小姐要到西厢来，请相公设身处地想一想，小姐能一个人单独出来吗？”

张生一想，红娘说得有道理，就算小姐能支开红娘，独自出来，不可能片刻就回。红娘发现小姐失踪了，就得到处去找，说不定要惊动老夫人，那事情就闹大啦。遂道：“红娘姐姐，你是否可以故意避开，给小姐一个方便。”红娘道：“相公你说得倒轻巧，也亏你放心让小姐独自夜行！万一有什么闪失，你相公可以不管，我红娘可担当不起，谁叫我是贴身丫环呢？”张生道：“这便如何是好？还请姐姐救苦救难才是”

红娘道：“相公，办法是有一个，只有让小姐跟我言明。”

张生道：“小姐千金身份，如何肯自己言明呢？”

红娘道：“这倒也是，那么只有我去挑明了。”

张生道：“这也不妥，姐姐去言明了，小姐又害羞悔约，岂不又要害死小生了。”

红娘道：“相公，这件事不说穿是办不成的。”

张生道：“小生方寸已乱，小生把性命拜托给姐姐了，好在姐姐聪明，必有妥善的妙法。”

红娘叹了口气说道：“好吧，相公，也是红娘在前世欠了你一笔债啊！

好事我就做到底吧”

张生道：“多谢姐姐成全！小生为了小姐，弄成这般模样，不知小姐是否也为了小生而减却丰韵呢？”

红娘道：“小姐她呀，弯弯的远山眉也不描，水灵灵的秋波也失去了光彩，不过身体还是像凝结了的酥油，腰肢仍然像风摆的杨柳，俊俏的脸庞儿，玲珑剔透的心，体态温柔，性格沉静，虽然不会艾灸神针，更胜似南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相公你有意，小姐她有心，本来在昨天夜深沉的秋千院落里，花有阴，月有阴，环境条件很称心，早可以‘春宵一刻抵千金’，好事成就了，何必还要‘酒逢知己饮，诗对会家吟’，再一番手续两番做呢？”张生道：“红娘姐姐，今夜里成就了好事，小生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红娘道：“相公你以往只在嘴巴里叨念，梦里头追寻，往事已经过去，只说目前，今夜里相逢，管让你称心如意。将来不图你白璧黄金，只要你满头花的夫人诰命，备了拖地锦来明媒迎娶崔莺莺。”

张生道：“小生理应如此，决不辜负小姐”

红娘道：“相公，小姐如果今晚来到这里，你就这副铺陈，身上盖一条烂布被子，头下枕一张三尺瑶琴，叫小姐怎么跟你一起睡？冻得她浑身发抖，还说得出知音不知音？”

张生道：“红娘姐姐，小生这里有雪花银十两，有没有上好的铺盖替小生租一副来？”

红娘道：“算了吧，我那鸳鸯枕、翡翠衾睡起来美煞人，怎么肯租给你？你们可以穿了衣服睡，有什么怕的，总比你一个人睡强得多。倘若成亲了，也是你天大的福气。”

张生道：“红娘姐姐，还是要你相助则个，小生的床铺太寒酸”红娘道：“你真是傻角！放心好了，只要小姐来，就有好铺盖给你享受。”张生道：“如此多谢红娘姐姐成全。”

红娘道：“相公的病已经好了，我要回去复命了。”

张生道：“恕不远送，姐姐到得楼上，务必设法跟小姐说，今夜恭候小姐。”

红娘道：“相公，不劳嘱咐，红娘理会得。”说罢，告辞出房，在房门口碰到了琴童。

琴童见红娘出来，仍旧有气，说道：“红娘，你把我家相公气坏了没有？”红娘道：“你这个不长眼不生耳朵的东西，你难道不会去看看吗？刚才相公在里边乐得高声大笑，你难道没有听见吗？”

琴童道：“听到的，那是被你气昏了在疯笑。”

红娘道：“琴童，你胆敢得罪红娘姑奶奶，小心我告诉你家相公，叫他揍你。”

琴童道：“放一百二十个心，相公正在生病，没力气打我。”

红娘道：“你家相公的病好啦，这一罐药不用煎了。”琴童不相信，刚才相公还像马上就要上西方的样子，凭你红娘走一趟就痊愈了，那太医院不要关门大吉？说道：“红娘，别开玩笑，大夫没有来，汤药还在煎，是谁医好的？”

红娘道：“是你家姑奶奶，”

琴童道：“什么，什么，你又不是大夫，会医好相公的病？”

红娘道：“别的病我不会治，专治你家相公的相思玻”

琴童道：“既然如此，红娘姐姐，请你发发慈悲，替我琴童也治一治。”红娘道：“胡说，你活泼鲜健的，哪有什么病”

琴童道：“不瞒红娘姐姐说，琴童得的也是相思玻”

红娘觉得好笑，说道：“胡说八道，你也会得相思病，相思病太不值钱了。你想的是谁，告诉我，可以对症下药。”

琴童道：“药倒是现成的，就在眼前，不知肯不肯给我吃，我想的是你红娘姐姐。”

红娘一听，羞得满脸通红，对着琴童“呸”了一声，赶紧逃出西厢。

琴童听红娘说相公的病已经好了，确是不相信，红娘一走，他就连忙进了里房，见张生已经起床了，脸上虽然清瘦，可气色非常之好，一点病容也没有。说道：“相公，你怎么起床了？不多躺一会？”

张生道：“大白天的，为何要多睡？还不与我来整理布置。”

琴童道：“相公，你实在要走，等病好些也不迟。”张生道：“狗头，谁说我有病，谁说我要走？”

琴童给骂蒙了，说道：“刚才不是你相公自己说的吗？还一个劲叫我唤车哩。”

张生道：“刚才是刚才，现在我可没有说，情况有变，不必多言，快与我收拾整理，收拾得越整洁越好”

琴童道：“相公，有什么喜事啊？”

张生道：“我家小姐要来了”

琴童道：“真的我家主母要来了？”

张生道：“千真万确”

琴童道：“恭喜相公，贺喜相公”

张生道：“罢了，过后有赏”

真是：好事从来磨难多，今宵始得凤鸾和。

4.13 第十三章：西厢艳情

却说红娘出了西厢，一路上先是骂琴童不要脸，占她的便宜，随即又想到小姐身上，她有那么大的胆，能瞒了我独自到西厢去，别的不去说它，先是那西厢便门，没有红娘，恐怕小姐你还打不开哩。你别人都可以瞒，只是不应该瞒我红娘，这次我还像前天那样冷眼旁观暗中帮忙是不行了，这次无论如何要向小姐说穿，我不怕你小姐害羞翻脸反悔。见了小姐再说，现在先到老夫人处复命。

红娘到了内堂，见了老夫人，说道：“红娘拜见老夫人，遵命往西厢回来了。”

老夫人道：“罢了，那张先生的病情如何了？”

红娘道：“回禀老夫人，红娘去看张先生的时候，见他面似金纸，萎靡不振，病势十分沉重”

老夫人倒着急起来了，万一张生有个三长两短，死在我们崔家，我将如何交代呢？说道：“那张先生现在还服药否？”

红娘道：“老夫人，那张先生的病是心病，服药是没有用的，我红娘就用好言相劝他。”

老夫人想，红娘啊，你不用再说了，我早就知道是心病，我所关心的是张生的病有没有问题，说道：“你相劝张先生，他如何了呢？”

红娘道：“那张先生十分固执，要命童儿雇车，抱病登程。”

老夫人道：“这怎么成呢，你要留住他才好。”

红娘道：“红娘再三相劝，请他要走也得等到病愈以后，并且拿出小姐的药方，要他看在小姐一片诚心份上，服了小姐的药方，再走不迟。”

老夫人道：“以后如何呢？”

红娘道：“张生见了药方，似乎开朗了一些，也愿意暂时留下来。”

老夫人放下心来，说道：“要好生调理。这事红娘你办得很好，去对小姐说，她哥哥的病无妨，不必挂念。”

红娘道：“是，红娘告退”红娘退出内堂，往妆楼而来，一路上在考虑，这次他们二人的约会要不要说破，是上楼后立即说破呢还是到了傍晚时分，小姐行动之前说破呢！想了半天没有结果，只好见机行事了。

却说莺莺小姐，得知张生得病，并且还要抱病启程的消息，心里急得六神无主。红娘来传言，母亲命开药方，她知道心病还须心药医，她自己就是一味心药，为了治好张生的疾病，她不顾一切，提笔又写下了一首情诗让红娘拿去交给张生。及至红娘走后，她略为定了定神，却坐不住了。这首诗，张生见了，病情一定立刻就会减轻，而且决不会走。可是怎样去践约呢？前日的约会，由于红娘在旁，结果弄得不欢而散，还害得张生气出病来。这次约会，难道能瞒过红娘吗？即使瞒过了，又能用什么法子把红娘调遣开呢？悔约不去吧，几次三番失信于人，有什么面目再立足世上？唯一的办法是直言告诉红娘，因为瞒过老娘容易，瞒过红娘困难。红娘是自己的贴身丫环，经常是形影不离，自己的一举一动，她都清楚。到西厢是一件大事，无论如何是瞒不过红娘的，干脆告诉她，如能得到她的辅助，事情就好办了。可是自己终究是相国千金，羞答答的怎么好意思开口呢？说了以后，会不会被红娘看轻，认为小姐行为不端，自轻自贱？小姐胸中千愁万恨，非常痛苦，她恨红娘，为什么如此聪明，如果是个蠢丫头该多好。又恨她母亲，不该言而无信，不报大恩，赖掉人家婚姻，也坑害了女儿，亲家成了冤家。唉！怎么办呢？去又不能，不去又不能，小姐真想一死了之，现在看红娘回来怎么说吧。

这时，红娘已上妆楼，见小姐愁眉不展，脸上泪痕斑斑，看来是哭了好久，刚停下来。红娘想：“唉，小姐，何苦呢，自寻烦恼，如果不对我隐瞒，不要说这一次，就是上一次，也早就成其好事，何至于弄得如此苦恼？”不觉可怜起小姐来了。走到小姐身边，说道：“小姐，红娘回来了”

小姐见红娘回来了，急着想知道那张药方的消息，说道：“红娘，不知那张药方送给张先生没有？”

红娘想，到现在为止，你还说药方，先不揭穿你，说道：“那张药方嘛。。”小姐问道：“那张药方怎么样了？你有没有告诉他，这药方十分重要，必须依照方子吃药，不可延误。”

红娘想，说得一本正经，要不是我事先知道了详细内容，又被你骗过了。依方子服药，不可延误，说得倒轻巧，你这味药没有拿去，叫他怎么服？说道：“小姐，我在把药方交给张相公时对他说，小姐听得你病重，很是着急，放心不下，故而亲手开了这张药方。”

小姐问道：“张先生如何呢？”

红娘道：“开始张先生不肯接，说道小生之病，不是药石所能治的，要我还给小姐。”

小姐道：“那张先生也太不理解我的心了。”

红娘道：“是啊，我对张先生说，这是小姐的一片情意，你切不可把它当作普通的药方看待，快快依方服用，一刻也不能延误。”

小姐问道：“张先生如何说？”

红娘道：“那张先生还是不接，并说什么小姐的情意已经领教过了，这药方不看的好，看一看，他原来只有三分病，就得添七分。”

小姐着急了，说道：“这怎么可以呢？红娘，你一定要让他看。”红娘想，你早跟我说不是药方，是情诗，我也不用在张生面前多费唇舌，他还得像接圣旨那样来接你的诗笺哩！你现在着急，活该！还得让你急一下。说道：“小姐，我也对张先生说，这张药方一定要看，我家小姐是个女华佗，所开的药方，可以药到病除，在我们崔府里，已是百试百灵，怎会添你的病呢？”小姐道：“张先生他怎样了？”

红娘道：“他还是不接，说他还要留条小命坐车离去呢”小姐急得眼泪都掉下来，说道：“这可怎么办呢？”张生不理解我，自动放弃这个良机，让我白费一番心机，说道：“既然如此，红娘，把药方还给我。”

红娘道：“小姐你先别急嘛，还有下文哩。我说，我这次来，是奉了老夫人之命，药方也是老夫人命小姐开的，你不接，我就回去交给老夫人，让她来给你，看你接不接”

小姐一听，吓得芳魂几乎出窍，急得手足无措，说道：“红娘，此药方是给张先生的，如何可以交给老夫人呢？这不坏了事吗？”

红娘见小姐急到这种地步，恐怕急坏了她，忙说道：“小姐，别急，我还有下文。”

小姐想，别再下文了，我已经受不了啦，说道：“下文如何，快说呀”红娘道：“那张先生言道，不敢劳动老夫人，她如来到，小生非死不可，让小生多活几个时辰吧。”

小姐放心下来，说道：“那药方你没有交给老夫人？”

红娘道：“没有。”

小姐长出了一口气，说道：“既然未交，就拿来还我。”

红娘道：“小姐，这一张普普通通的药方，急它干吗，我还有下文哩。”小姐想，你的下文怎么下不完了？这种下文真让人提心吊胆。说道：“红娘，你的下文何时可以不下了，快快讲完吧。”红娘想，急得小姐也差不多了，让她放松下来，也许可以转到正题上了。说道：“小姐，我对张先生说，早先你说过，小姐的书信，求之不得，为什么今日你硬是不看？”

小姐道：“那张先生说什么？”

红娘道：“他说情书是甜蜜的，当然求之不得。这药方还不是些黄连、苦参，何必再找苦吃，坚决不看。”

小姐道：“他又不肯看了。”

红娘道：“我又跟他说，张相公，这是小姐最后一封信，小姐虽然辜负你，难道文字也不值得一看吗？你怎能如此绝情呢？看在红娘的份上，拿去看一看吧”

小姐道：“他看了没有？”

红娘道：“看了。张相公说，‘就看在红娘姐姐份上，看这么一看’。

他就接过去看了。”

小姐此时，才把心放了下来，说道：“张先生他看了以后如何了呢？”

红娘道：“张相公看了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

小姐道：“他可曾说些什么？”

红娘道：“他说可惜呀可惜，可惜少了一味最最要紧的主药”

小姐道：“这就不对了，我开的药方，配伍齐全，如何会少呢？”红娘想，你还要一本正经拿药方来哄我。说道：“相公说的，就少了你小姐。”小姐一听，心想糟了，给红娘知道了。说道：“呀！少了我什么？”

红娘道：“就少了小姐在药方上开的那味药啊！相公说，如若有了这味药，这张药方好比太上老君八卦炉内的九转金丹，不用说药到病除，完全可以起死回生。”

小姐心里有数，但还抱着能瞒则瞒的侥幸心理，不肯坦白。说道：“是哪一味药啊？”

红娘见她还要装假，说道：“张相公说的，此味妙药，只有你小姐有，不知小姐肯不肯。”

小姐道：“我哪有这种药啊”

红娘道：“相公说的，除了你小姐，别人是没有的，小姐，既然你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号，别小家子气了，拿出来给了张相公算了。

小姐说道：“我如何拿得出去呢？”

红娘道：“小姐，张相公救了你，现在你也应该救他，不要多顾虑，豁出去给了他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红娘想，我已说得这样露骨了，小姐你还要装糊涂吗？

小姐也不是傻瓜，已听出红娘已经知道药方的内容了，她这样旁敲侧击，是在顾全我的颜面，可我怎么开得出口呢？还是让她先说吧，说道：“这个嘛。。”

红娘道：“小姐，别这个那个了，张相公说的，此药必须小姐亲自送去才有效验，还叫红娘陪同小姐一起送去，要我不得有误哩”

小姐只好默认了，说道：“红娘，容我三思”

红娘想，现在小姐肯定知道我已经了解情况了，此刻时光还早，就让她考虑去，等天黑以后，你不去也得去。说道：“小姐，可得好好想一想，别错过了救人的机会。吃过晚饭再作商议如何？”

小姐低头沉思。

却说张生，自从红娘走后，已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团团转，指挥琴童整理杂物，打扫床榻。主仆二人忙乎了一阵子，看看整理得差不多了，窗明儿净，书籍排列整齐，一切自觉满意。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必须赶紧洗澡，自己病了一晚，身上也出了些汗，今晚和小姐同床共枕，别把娇滴滴的小姐给薰坏了。就命琴童道：“琴童，相公要洗澡，与我备水。”

琴童连忙答应道：“是”这可对了，主母是千金小姐，又娇又嫩，相公浑身臭汗，不薰死也得闭气。急忙到崔府厨房去打热水，再服侍主人洗澡。洗完澡，张生觉得浑身轻松，神清气爽。又叫琴童在屋内焚上一炉好香，折腾了一阵子，天色已晚。吃过晚饭后，张生叮嘱琴童，说道：“琴童，你听着，今晚我家小姐来此相会，非同小可，不许你在旁边，也不许你像前天晚上那样偷看。”

琴童道：“遵相公吩咐，不过，叫我做些什么呢？”

张生道：“何用你做什么？与我睡觉去。”

琴童也知道，今天的相会是怎么一回事，事关重大，不敢怠慢，不管到不到睡觉时间，就乖乖躺到床上去，反正睡觉是他的特长。

张生等琴童走后，自己先在房内巡视了一遍，检查一下有无碍眼之处，香炉内又添了几块好香，身上也打扮得齐齐整整，除了没有插金花，穿吉服之外，其他都像一个新郎官。时间往往跟人开玩笑，要它慢些过去，它偏偏一不留神就溜走了；希望它快些过去，却又是慢吞吞就是不肯走。现在此刻，正是张生最不耐烦的时刻，恨时间走得太慢了，他一忽儿开门到外边看看，不见动静，又回到屋里，进进出出，片刻不定，别的不担心，就怕小姐失约。时间不以张生的心急而加快，也不以莺莺的惧怕而放慢。红娘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到中房去，见小姐还坐在那里沉思，看样子，她又是三婶婶嫁人心勿定，想变卦了。今天你再撒谎不守约，岂不送了张相公的性命，不是好玩的事，今天由不得你了。说道：“小姐，你三思好了没有？”

小姐见红娘来问，心想，你是我的冤家，管得那么宽，要你瞎起劲，像催命鬼似的。最好你别管，走得远一些，让我一个人去西厢，不关你的事，可又不能不说，只得口是心非地敷衍道：“三思些什么呀”

红娘想，小姐，你又来了，想赖也赖不掉的。说道：“去西厢送药的事啊”

小姐想，你倒不忘记送药，我怎么好意思去呢？还是再赖一下吧。说道：“红娘，我现在有点头晕，你替我收拾卧房，我想睡了。”

红娘想，什么，你又要耍赖了，不行，不能让你赖。说道：“小姐，你不能睡，头晕是睡不得的，不如到花园去散一会步，也可消愁解闷。”

小姐道：“我哪有这份心绪呵”

红娘道：“小姐，去吧，去走走，顺便还可以送药去。”

小姐道：“我不去了。”

红娘想，我再不说穿，又要像上一次弄巧成拙。说道：“小姐，不要再瞒红娘了，你想瞒了红娘一个人去是不是？”

小姐还想狡赖，说道：“我瞒了你什么呀，我能到哪儿去呢？”

红娘道：“你还没瞒我，你约了张相公，要瞒了红娘一个人去，是也不是？”

小姐的脸羞得通红，这丫头全知道了。只好说：“这个。。我何曾约他”红娘道：“你没有约他，我拿去那封信是什么？”

小姐道：“那是张药方啊”

红娘道：“小姐，别再药方了，我来背两句给你听吧，‘谨奉新诗可当媒’，还有一句‘今宵端的雨云来’，是也不是？”

小姐一听，连忙用衣袖掩面，说道：“羞死我了”

红娘道：“小姐，不必害羞，去吧，张相公在西厢等着你哩”小姐此时羞怯得不敢抬头。轻轻说道：“不去了。”

红娘道：“不去了？你约过他没有？”

小姐道：“约是约过的。”

红娘道：“既然约过了，为什么不去？”

小姐道：“红娘，此事如若被母亲知道了，如何是好？”

红娘道：“小姐放心，老夫人是不会知道的，万一知道了，也没啥要紧，只说一个人要知恩报德，哥哥有病，妹妹去探望探望也是应该的。”

小姐又说道：“如果被丫头仆妇撞见，岂不羞死？”

红娘道：“她们怎么会知道你是去西厢的？去花园散步，她们也管不着，不用疑神疑鬼的。”

小姐道：“红娘，我心里好害怕，是不是下回再约他吧？”

红娘道：“小姐，你今晚不去可以，可张相公就活不成了，到明天你可不要后悔啊”

小姐听了，不禁“啊哟”一声。

红娘道：“小姐，红娘不是吓唬你，张相公说，此番小姐如果再失信悔约，他的命就等不到天亮，宁可自杀。”

小姐道：“羞人答答的，叫我怎么去呢？”

红娘道：“小姐何须怕羞，你和张相公本来是夫妻名分，要不是老夫人作梗，你们都快抱儿子了。救人性命要紧，张相公被你捉弄得够惨的了。”小姐听红娘说抱儿子，羞得脸红到脖子上，说道：“红娘，你胡说些什么呀！去到那里，多么羞人”

红娘道：“那不用怕，你闭着眼睛就是了。”

小姐被红娘一步紧逼一步，已没有退路了。其实她也觉得非去不可的，豁出去了，既然要报厚恩，万难从礼。确实像红娘说的，我和张生有夫妻名分，去了也不能说越礼。决心已下，可是嘴巴上还是软的，说道：“也罢，红娘，就依了你吧”

红娘一听，气得险些吐血，你们的好事，又不是我的事，好像是我硬要你去。想想也不能怪你，除了这句话也没有别的可说了。说道：“好，好，依我就依我，时间不早了，老夫人也睡了，快去吧”

小姐道：“好，去吧，我不能负了他一片心”说罢，走出房门。

红娘看了，心里很为张生高兴，小姐总算下了决心，你看她，刚才嘴巴硬得很，一个劲儿说不去不去，现在走得比我还快。我家小姐长得真美，白玉般的精神，鲜花般的模样，就是对红娘不大老实，明明是白天黑夜不断地思量张生，她有一片志诚心，却硬要在书简上撒谎。现在我们出画阁，下楼梯，向书房，她学窃玉，试偷香，巫山女，离楚岫，赴高唐，会襄王。我看那位楚襄王早就在阳台上等得意乱心慌了。

却说张生正在书房里，闷得心烦意乱，已经初更起了，还不见小姐到来，小姐呵，不能再骗我了！人间良夜静又静，天上美人来不来？他走出书斋，立在空荡荡的台阶上，霏霏的香烟，从佛殿中飘出，散布在秋天的夜空。天空中一丝云彩也没有，月明如水，楼台殿阁好像都沉浸在月亮的光波之中，和尚们都回到禅室打坐去了，院子里老槐树上的乌鸦，也许看到了如此月明，疑是天亮而噪叫。那一边风弄竹声，只以为是月移花影，环佩叮啷响，玉人来了。悬着一颗心把眼睛都快望穿，焦急得这颗心快从口腔里跳出来。身躯儿不知道安排到哪里去好，只好呆呆地靠定了门儿等待。静寂得青鸾书也没有，黄狗信也不寄来。张生叹了一口气说道：“小生一日十二时，没有一刻不想小姐的，小姐，你哪里知道呵”张生靠着门儿等等不来，等得神倦意怠，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又慢吞吞回到书房，躺到床上。小姐啊，你若是不来，我也只好在梦里边到楚阳台去。唉！早知道为了她没朝没晚的害相思，倒不如当初不要碰上这倾国倾城的美娇娥，人有了过错，一定要自我检讨，不怕改正，我也想用接近贤德之心来改变好色之心，怎奈禁不住她时时兜上心头来。张生又从床上起来，再到院子里，靠着门儿，一手托着腮帮子琢磨着，小姐究竟来还是不来，是不是在老夫人那里脱身不开？望得人眼睛快要穿了，等得人两脚发麻，想得人心儿要碎，现在还不来，莫不是小姐也在生病？张生失望地说道：“这时候还不来，看上去又是撒谎了吧？她若是肯来，那么这个破书斋就喜气洋洋；她若是不肯来，那这里就一片凄凉。她若是肯来，算起来早已离开闺房了。让我计算一下，小姐的闺房到这书斋，宽打宽算，有五百步吧，我且数着她的脚步儿靠着窗台默默等待。”良久，依然是庭院寂寂，空无人影。张生心里有些恼火了，说道：“小姐，告诉你吧，你的那种恶作剧，捉弄我，还责骂我是贼，我都没有记在心上，为的是要让你回心转意。明去夜来，我俩已经白白地过了半年多，这种滋味实在难受难挨，你倒也受得了呵！你去问问司天台，我这相思足足愁了半年多，要说有多少愁呵，不说假话，要用十几辆太平车装载。我在这异乡客地粗茶淡饭，就是为了你可爱的小姐才耐着心肠熬煎，全凭心中一股志诚的情意才留住一口气在。小姐啊，你这一回不来，也不必安排着害相思了，就准备着抬我的棺材吧。”说罢，又灰心丧气地回到屋里，独对孤灯，格外凄凉。

且说红娘和小姐出了便门，红娘随手把门带上，领着小姐，来到书房门口，红娘对小姐低低说道：“小姐，你在假山边稍等一会儿，让红娘把铺盖送去，让他来接你。”

小姐点点头，心想红娘这丫头，不愧是我的心腹，想得周到，我虽然已经到了西厢，总不成一直送到他床上去，也太自轻自贱了，大的面子不管，小的面子还是要的。此时，红娘到了书房门口，举手敲门，“笃笃笃”轻叩三声。里面似乎没有动静，于是又敲三声“笃笃笃”，而且叫了声“张相公”张生正在屋里闷坐，心里忐忑不安，第一次的敲门声他是听到的，以为是猫儿在抓门。又听得第二次敲门，知道有人来了，接着听到“张相公”的叫声，立刻喜出望外，说道：“来了来了，是红娘姐姐吗？”

红娘敲了两次门，有点不大高兴，说道：“是你前世里的娘！还不开门”张生道：“是，是，是！请稍等片刻。”赶忙着上鞋子，穿好海青，戴正方巾，一阵手忙脚乱。

红娘可等不得了，一个大男人家，比我们女孩子还婆婆妈妈，说道：“快开门，小姐来了呀”

张生奔到外房门，赶紧拉开门栓，见了红娘，忙说道：“红娘姐姐，怎么到现在才来啊”

红娘想，你说得倒轻巧，还嫌来得晚，你难道不替小姐想想，有你那么自由吗？说道：“吵醒了相公的好梦，请多多原谅。”张生忙分辩道：“姐姐，小生并没有睡埃”

红娘道：“那你在干什么，老半天不来开门”

张生道：“这个，这个。。”

红娘道：“这个什么呀”

张生道：“不瞒姐姐说，我在那里啼哭。我家小姐呢？”红娘想，这傻角也真老实，说道：“别这个那个了，快接衾被过去，把我都累坏了。”张生连忙从红娘手中接过衾被，觉得一股幽香，直达脑门，即刻神魂飘荡起来，衾被尚且如此迷人，等会儿我张哄要死也！飘飘然把衾被捧到床上，红娘也跟了进来，很利索地把衾被铺好，说道：“快跟我来，接小姐去。”张生道：“呀，小姐还在外边，罪过罪过”边说边跟着红娘出去。

红娘道：“小姐现在来了，相公，你拿什么谢我？”

张生道：“红娘姐姐的大恩，小生一言难尽，寸心相报，唯天可表”

红娘道：“相公，我得警告你，放文雅一点，别吓着了”

张生连声说道：“是，是，是！小姐现在何处？”

红娘道：“相公，你把眼睛张得大一点，那假山旁边站着的是谁？”

张生喜得心花怒放，忙说道：“姐姐请闪过一旁。”

红娘道：“你干什么？”

张生说道：“去接小姐啊”

红娘道：“相公，我刚说过，叫你文雅一点，像你这般冒冒失失前去，小姐一害臊，回身就走，岂不是前功尽弃？棋亭把你当作贼、也就是为此，你怎么不接受教训呢？”

张生道：“红娘说的极是，那么小生应该如何呢？”

红娘道：“别心急，先等在这儿，待我把小姐扶过来，你再接进去，懂吗？”

张生连忙拱手道：“多谢红娘姐姐！小生遵命。”

红娘回到假山旁，轻轻对小姐说道：“小姐，张相公等你好久了，走吧。”小姐此时可羞极了，罗袖遮了面孔，一言不发，也不动身。

红娘用手一拉小姐衣袖，说道：“‘今宵端的雨云来’，正是时候。小姐，走吧”说着一拉衣袖，小姐身不由主地跟着红娘，一步一步向书房门口移去。

小姐此时，心里怕倒不怕了，就是又喜又羞，一种朦胧神秘的感觉，在眼前不停地变幻五彩的烟幕，越近房门，心越跳得厉害，步子也越慢，然而尽管慢，还是往前移，终于到达了门口。

红娘对张生一看，见他竟然像木头人一样呆呆地矗在那里，动也不动。

连忙向张生示意，张生如同未见，红娘只好用言语唤醒他道：“相公，小姐来了”

张生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姐，他的魂灵儿已经离开了躯壳，小姐越走越近，他的魂灵儿越飞越高，好像是在睡梦里，云里雾里。没有红娘的一声喊，魂灵儿早已迷了路，回不来了。听得红娘一声“棒喝”，惊醒过来，连忙上前一步，招呼小姐道：“啊，小姐，啊，小姐，埃。”他越想说得好听一点，越是说不出。

红娘一看这个场面，知道自己在旁，他们无法畅诉衷肠，连忙转到小姐身后，凑到小姐耳畔，轻轻说道：“小姐，相公已等了好久了，进里边去谈吧”说罢，半推半扶，把小姐推进了门。张生还傻呆呆挡在门中间，红娘说道：“相公，外边露重，还不接小姐进去”随即又在小姐耳边说道：“红娘在门外等你。”说罢，轻轻一推小姐。

小姐被红娘一推，顺势向门里冲了几步，刚好被张生接住，一把抱个满怀，两人的心都剧烈地跳动，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

红娘一看，连忙把门轻轻带上，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对有情人，今宵终成眷属，也不枉我红娘半年的奔波操心，你们如愿了，我红娘也如愿了。想想这一对有情人，从春天佛殿相识到现在，从未面对面讲过一句知心话，今日里真正的面对面，不知有多少话可说哩！红娘又对着老夫人住的方向，在心里说道：“老夫人呀，你枉费心机了！他们本来是天生一对，地长一双的美满夫妻，你蛮不讲理，仗势欺人，忘恩负义，赖掉人家的婚姻，把这对好夫妻活活拆散，今天在我红娘手中，把他们合拢团圆，老夫人，你的精明算盘落空了！想想真是痛快极了。”高兴之余，不免感到有点寂寞。唉，他们在里面双宿双飞，不知多少甜蜜，我红娘却在门外受孤凄。无奈何懒洋洋地坐在曲栏上，默默地望着月华。

却说张生接住小姐，把小姐抱在怀里，小姐也不拒绝，反而紧紧地靠在张生的胸膛上，一股男性的气味，冲入鼻腔，令她懒洋洋的，舒服极了。张生把小姐娇小的身躯捧进了里房，放在床沿上。顿时满室中兰麝香散，花气袭人，薰得张生似醉如痴。张生想，半年的相思，今宵可算了结，在小姐未来之前，已想好了千言万语，欲待见到小姐以后，尽情倾吐。现在已是面对面了，却把预先想好的话全忘了。嘴巴说不出，眼睛可没有闲着，他想，自从春天在佛殿上见了一次，在道场上见了一次，在赖婚宴上见了一次以后，从未像今天这么近端详小姐。见小姐一身淡妆，低垂着头，仔细观看，觉得比以前更美三分，本来在灯下看美人，越看越美。不觉下跪道：“小生张珙，有何德能，敢烦劳神仙下降，合当跪拜。”说着叩起头来。

小姐此时一阵害羞，不敢去扶，连忙侧身过去，也不还礼。

张生倒弄得尴尬了，好在只有两个人，你不还礼，我可以自己收常拜了一拜以后，自动站了起来，说道：“小姐，小生既没有宋玉之容，潘安之貌，也没有曹植之才学，承蒙小姐不弃，可怜小生异乡飘零，今日降临西厢，莫不是在做梦？”

小姐仍旧低着头，默默不语。

张生又道：“小姐，我和你今日相逢，大概是前缘注定。记得在春天，佛殿相逢，蒙小姐临去秋波那一转，害得小生失魂落魄了大半年”

小姐听得“临去秋波那一转”，心里又羞又喜又叹，想那天初见时，确是从心底里爱上了你，才给你秋波一转。当时并未想到有今天的结局，你失魂落魄了大半年，我也魂牵梦萦了六个月，一般模样。无奈小姐只敢在肚里说。怎能说出口，彼此心照不宣，不觉嫣然一笑。

张生接着说道：“小生蒙小姐留情，故而我设法借了僧房，欲与小姐亲近。却逢贼人孙飞虎围困寺院，要劫小姐，小生独力退贼，令堂佛殿许婚，这实在是天作之合啊！方自欣幸能和小姐得成连理，从此可以天长地久，白头偕老，哪知令堂悔婚，棒打鸳鸯，如非令堂，何至于今宵偷结并蒂？”小姐听到此处，一团心酸，哭道：“母亲啊”

张生见小姐哭泣，连忙说道：“小姐，不必悲伤，说说以往的痛苦，更觉得今天的甜蜜。今天是花月良宵，相聚一次非易，春宵一刻值千金，小姐不要哭了。夜深人静，谨防传到外边去。”

小姐听了，觉得有道理，我冒了风险，不顾名节来到西厢，为的是什么，哭哭啼啼岂不虚度良宵？所以收起眼泪，止住悲声。

张生见小姐已经不哭了，走上前去，轻声说道：“小姐，安歇吧”一边说，一边去替小姐宽衣解带。小姐害羞，自己不便动手，由着张生拨弄。不多时，钮扣儿松，缕带儿开，兰麝香气更加浓烈，氤氲满室，飘散书斋。张生只顾手忙脚乱，小姐却满面羞红，把头扭到一边，再也不肯回过脸来。

后人有《马头调》小曲一首，专咏张生替莺莺解带。词曰：灯下笑解香罗带，遮遮掩掩，换上了睡鞋。羞答答二人同把戏绦盖，喜只喜说不尽的恩和爱，樱桃口咬杏花肋，可人心月光正照纱窗外。好良缘，莫负美景风流卖。

张生替小姐宽衣解带毕，为她盖好被子，张生随即自己宽衣解带，上得床来，把帐门轻轻放下，和小姐并枕而卧，把小姐抱在怀中，仔细地端详起来。

后人有《桂枝儿》一首，专咏张生在床上看莺莺。词曰：灯儿下，细把娇姿来觑，脸儿红，默不语，只把头低。怎当得会温存风流佳婿。金扣含羞解，银灯带发吹。我与你受尽了无限风波也，今夜谐鱼水。张生想到红娘再三嘱咐，要文雅些，不能粗暴，所以只是紧抱着小姐，两人胸贴着胸，脸挨着脸，都觉得浑身舒畅。张生自不免四处摩娑，上下其手。触到了小姐的酥胸，两座肉峰高耸，又滑又腻，不由得轻吟唐明皇“软香新剥鸡头肉，滑腻犹如塞上酥”的对句。两手却不老实，渐渐向下滑去。小姐只觉得三分娇羞，三分欣喜，三分麻痒，再加一分无奈，合成十分好受，所以一动也不动。

后人有五律一首咏此。诗曰：是物真希奇，双峰夹小溪。洞中泉滴滴，户外草萋萋。

有水鱼难养，无林鸟可栖。千金非易觅，留与世人迷。

此时，张生已冲动得克制不住，小姐也在全身微微颤抖。于是张生软玉温香抱满怀，轻轻入港，缓缓抽送，小姐轻声叫道：“痛，张郎，轻，轻些”张生哪敢粗暴。呀！阮肇到了天台山！春色已经到了人间。此时的小姐，把柳腰款款地摆动，花心轻轻地开放，浑身儿发麻，花心里发痒，嫩花蕊让蝴蝶儿尽情地采。小姐半推半就，又惊又爱；张生七擒七纵，亦喜亦狂。张生的嘴唇吻住了小姐的香腮，小姐的玉臂抱住了张生的身躯，两个人变做了一个人。中间一根擎天柱支撑，一阵狂，一阵浪，刹那间雾解金风洩，露滴牡丹开。

后人有《如梦令》词一阙，专咏张生与莺莺初赴阳台。词曰：一夜雨狂云哄，浓兴不知宵永，露滴牡丹心，骨节酥融难动。情重，情重，都向华胥一梦。

又有《小桃红》曲子一首，亦咏张生与莺莺云雨欢会。词曰：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汗溶溶粉香，美甘甘情况，别是一风光。

二人雨散云收，觉得四肢无力，彼此气喘吁吁，可浑身通泰，每一个骨缝，每一根汗毛孔，都吃了人参果，不知春从何处来！叠股交颈，相依相偎。后人有《小桃红》曲子一首，咏莺莺云雨初歇之态。词曰：鬓云斜亸凤钗垂，枕簟留春意，锦帕盈香沁红记。蹙双眉，侍儿扶起娇无力；笑迷嬉语迟，困朦朦眼闭，风月此情知。另有《贺圣朝》词一首，写莺莺此时情景更为细致。词曰：金丝帐暖牙床稳，怀香方寸。劝颦劝笑，汗珠微透，柳沾花润。云鬟斜坠，春应未已，不胜娇困。半欹犀枕，乱缠珠被，转羞人问。

张生借着微微烛光，偷看小姐，他畅开胸怀拥抱这绝色的佳人，不知是几生修来的艳福。想想自己原是个无能的穷秀才，孤身飘零的洛阳客，自从碰到了这倾国倾城的娇娃，心里就一直放不下。无奈咫尺天涯，让我忧愁无限，摆不脱相思，忘记了吃饭，睡不着觉，弄得形容憔悴，皮包骨头，等到你这多情的小奶奶，来西厢成就了今宵的欢爱，我张珙的魂灵儿已飞到了九霄云外。若不是我真心地等，诚意地待，怎么能够让这相思苦尽甜来？今夜的欢乐，我还在怀疑，是真的吗？也许又是昨夜的梦境再现，那又要忧愁无限。

此时小姐在张生怀里，好像从梦中醒来似的，心里又喜又愁又怕，喜的是初尝禁果，竟有如此的蜜意柔情；愁的是今宵别后，什么时候能再相会；怕的是倘若被母亲知晓，如何得了。况且怎知将来张郎会不会变心，想到这里，不觉泪下。

张生见小姐流泪，慌了手脚说道：“呀！小姐，莫不是怪小生无礼，玷污了小姐的清白么？”

小姐仰起头，对张生看了一眼，心想，我如果怪你，也不会躺在你怀里了。边哭边说道：“奴家今日以身相许，日后如何见人啊”

张生见小姐哭得伤心，好似雨打梨花，楚楚可怜，心里又怜又爱，说道：“小生有幸，蒙芳卿姐姐不见怪，小生一定把你当作我的心肝一般看待”小姐又说道：“奴家因为郎君垂爱，故而把千金之躯，一旦自弃，奴家的一身都托付给郎君了，但愿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将来不要因为奴家自荐而见弃，使我成了卓文君，有《白头吟》之悲。”

张生忙在枕上叩头，说道：“小姐何出此言！小生怎敢如此？想我张珙今夕蒙小姐赐荐枕席，异日犬马图报，怎敢忘情背盟，海枯石烂，永不变心”说罢，紧紧抱住了小姐，口对口做成一个“吕”字。小姐轻吐丁香舌，张生如吸琼玉浆，心旌不住地摇曳。而后，张生轻轻抽出垫在小姐身下的一片洁白的春罗，只见上面猩红点点，艳若桃花。

小姐见张生端详素罗，难为情极了。口中说道：“羞人答答的，有什么好看！还不收了起来”

此时夜深人静，露滴香尘，风拂闲阶，月照书斋，云锁阳台。两人躺在鸳鸯枕上，相偎相倚，温情脉脉，软语切切，不觉朦胧睡去，耳畔四鼓声敲，惊醒了这对鸳侣，于是重整旗鼓，再续前欢，第二次佳会，更觉情浓如醴，彼此欲仙欲死。

正在此时，忽听见门上有“笃笃”之声，接着，听得红娘在轻声叫道：“呀，小姐，相公，月亮西沉，时光不早了，快回楼去吧”

二人正在情浓处，听得催促，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不恨长夜短，偏恨今宵易！有闰年闰月，为什么不闰一个五更，该有多好啊！

小姐低声说道：“张郎，怕母亲醒来寻我，让我回去吧！再晚了，也怕有人不便”

张生道：“是，是，待小生相送小姐出去。”张生看着小姐穿衣，觉得小姐太美了，丰姿绰约，脉脉含情，如果是突然见到了，一定教人害相思，一眨眼的时间不看见，就会让人坐立不安，见到了一时半刻，就令人越看越爱。今晚上和你同床共枕眠，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替你重解香罗带。

张生实在舍不得小姐走，小姐也不想走，两人都站住了，想想今日分开后，不知何日重会，彼此都难舍难分。

张生道：“小姐，你去之后，叫小生如何过活呢？”

小姐心里也不好受，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如若母亲不赖婚，你我是名正言顺的夫妻，用不着如此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鼻子一酸，眼泪又掉了下来，低声道：“张郎#。”

张生见小姐流泪，忙把小姐拥在怀中说道：“小姐，休得伤感，小生斗胆，请小姐明晚早些来。”

小姐一听，对张生看看，想我这次来已是提心吊胆，怎敢明晚再来，况且这种事还要看机会，万一明天老夫人有事把我留住呢，岂不又要失约？遂道：“此事岂可预定？今后何时能来，让红娘通报。”

此时红娘在门外等得十分焦急，天快亮了，再不走要坏大事了，忙说道：“小姐，小姐，辰光不早了，快些回去吧，怕老夫人醒来。”

张生无奈，只好拔去门闩，轻轻拉开房门。

红娘见房门已开，借着月光看去，见小姐站在张生身后，容光焕发，娇羞满面，春意满怀。张生则是春风满面，喜气洋洋，哪有什么疾玻说道：“相公，你大喜啊，来拜见你前世的娘”

张生道：“红娘姐姐，小生有礼了”说罢一拱到地，这个大媒是要好好感谢的。

红娘道：“相公，你的病体如何了？”

张生道：“好了，好了，完全好了”

红娘道：“还是多多保养你的身体吧！小姐，快快走吧”说罢，连忙扶着小姐，悄悄地踏月而去。

张生见小姐跟着红娘去了，心里万分惆怅。自己只能目送，眼看着主仆二人进了便门，霎时不见了倩影，不禁长叹一声，这难道是做梦吗？却明明是香在衣，妆在臂。在月光下，她那杏脸桃腮，更显得娇滴滴红白分明；在送她时，看她那动人的三寸金莲凤头鞋，走下台阶，懒踏青苔；在床上时，她是春色横眉黛，春意透酥胸，说不尽的风流韵态，道不完的风流风光。人间的金银玉帛、珍珠宝贝又算得了什么，简直是一文不值。我是个平庸之辈，承蒙小姐错爱，如若不弃小生，一心在我身上，你是一定会破费点功夫，明晚早早来这儿的。

张生回到书房，由于极度兴奋，久久不能成眠，他想想刚才的一切，真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如此艳遇，如此韵事，岂能无诗词记述，于是赋《会真诗》三十韵曰：

微月透帘扰，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

龙吹过庭竹，莺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佩响轻风。
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
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栊。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
言自瑶华圃，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
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
眉黛羞频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
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光珠点点，发乱绿松松。
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限，缱绻意难终。
曼脸含愁态，芳辞誓素衷。赠环明遇合，留结表心同。
啼粉留清镜，残灯绕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瞳瞳。
乘鸾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
幕幕临塘草，飘飘思诸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
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张生一气呵成诗，自己看了一遍，颇为得意，不免珍重收起，准备明日送给小姐，求她赓和。

4.14 第十四章：拷问红娘

却说小姐从西厢书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张生，跟着红娘悄悄回到妆楼，坐定以后，越想越怕，我怎么竟然做出这种事来，损害了相府声誉，沾辱了崔氏家风，如果给母亲知道了，那还了得！但又一想，这并不是女儿的错，都是老母亲赖婚所逼，你不赖婚，我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来。不过今天晚上可不敢再去，过几天再看机会吧，今天先命红娘到西厢去看一下，张郎那边有无动静，再作计较。遂叫道：“红娘，红娘。”

红娘正在外房和衣而卧，她昨夜是够辛苦的，小姐在里边软玉温香，她在外边冷月清风；小姐在里边双宿双飞，她在外边形单影只。还要提心吊胆，替他们把门望风，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所以把小姐扶到妆楼，安排小姐歇息后，自己也赶紧和衣躺下。满以为小姐辛苦了一夜，一定累了，现在正好睡呢，她也安然入睡，正在酣梦之际，听得小姐在叫，连忙起来，揉了一下倦眼，走到内房，见小姐已经起床，衣衫不整，云鬓散乱，坐在床沿上。红娘说道：“小姐，唤红娘何事？”

小姐道：“你到西厢去一次，看看张相公怎样了。”

红娘道：“小姐，时光还早，张相公可能还没有起床哩。等你梳洗了再去不迟，小姐的头发太乱了。”

小姐给红娘一说，想起昨夜狂荡的情景，脸儿一红，说道：“既然如此，帮我梳妆。”

红娘利索地替小姐梳洗完毕，命小厨房送上早餐，主仆用膳毕，红娘道：“小姐，现在红娘可以去了。”说罢下楼而去，不一会儿，红娘回来，说道：“小姐，张相公那边没事，他叫我带了一首诗来给小姐，说是请你指正。”小姐接过诗稿，从头细读，真是字字珠玑，行行锦绣，赞口不绝，此诗此韵，如果没有神明相助是做不出来的。她有点技痒了，也想步和一首，说道：“红娘，拿文房四宝来。”

红娘问道：“小姐，是否要写信给张相公？”

小姐道：“不是，我要和张郎的诗词。”

红娘去把文房四宝端来，铺纸磨墨。

小姐先是坐在书桌边，提笔沉思，继而放下了笔，站起来在房中走来走去，后来又靠在栏杆上仰头思索，想了好久，无法下笔，笑着说道：“我的才华不及张郎，不勉强去和了。”她想，张郎不仅长了个风流好模样，更有一段锦绣心肠，怎能教人不看上他呢？给他狂荡也不冤枉了。

却说小姐在告别张生时，张生跟她说“破工夫明夜早些来”，她回答他此事不能预定，决定今夜不去了。谁知一吃过晚饭，便觉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心已经飞向西厢，这是情爱的召唤，也是肉欲的引诱。她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就是白天收到了张郎的诗章，要去和他当面讨教，决心要去了。今天她梳妆更是精心，梳了个青螺髻，脸上则换淡妆为薄妆，更增加了许多妩媚。二更鼓刚过，时间已到，忙叫红娘道：“红娘，我要到西厢去和张郎研讨诗文。”

红娘想，前两次你要去，千万百计瞒我，甩开我，今天你去要叫我了，我得跟她开开玩笑刁难她一下。就笑着说道：“小姐，你去西厢，嗯，那个那个，研讨诗文，红娘一个字也不认得，诗文和我没有缘份，小姐要去，就自己去吧”

小姐一听，就知道红娘在开玩笑，也知道她还没有忘记我瞒她的这段过节。说道：“红娘，你真不去，那昨天你为何那么起劲教唆我去呢？昨天逼得我几乎出人命，今日怎的不逼了？”

红娘道：“小姐，这叫做此一时彼一时也。”

小姐道：“我这里是彼一时此一时也。”

红娘道：“小姐，容红娘三思。”

小姐想，这鬼丫头放刁，说道：“鬼丫头，你还用得上三思，一思都不要。”

红娘道：“小姐，你不是三思过的吗？既然如此，也罢，小姐，就依了你吧”

小姐笑道：“好，好，你这鬼丫头，全还给我了。”

主仆二人说笑一阵后，忙下楼来，悄悄地注西厢而去。

再说张生，虽然昨晚要小姐破工夫早些来，小姐并未答应，但仍然抱着侥幸心理，希望小姐会来。他自昨夜经过了情爱的洗礼以后，今天一直在回味个中乐趣，心旌摇曳，神不守舍。他将心比心，以为小姐会和他一样难以忍受。此时，漫长的铜壶玉漏已经过了二更，月亮早就从院子里的树梢上升起，像一面新磨的铜镜，悬挂在空阔的碧天上，四周是静悄悄的，给人以落寞的感觉。玉人到此时还不来，张生的心头泛起了丝丝惆怅，但还没有失望，耐心地等待奇迹出现。正在这时，忽听得“哑”的一声门响，一股幽香已从门缝里飘进来。啊，小姐来了！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到门口迎接，一见小姐，真好比嫦娥仙子离月殿，王母娘娘下瑶台，忙对着小姐深深一揖，说道：“不知小姐驾到。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小姐虽说是昨晚已经过了初关，少女的羞涩依然还在，低着头，红着脸，也不还礼。

红娘从小姐身后出来，道：“罢了，一旁退下。”

张生见了红娘，道：“啊，红娘姐姐，你也来了”

红娘一听，什么“你也来了”，好啊，讨厌我了！说道：“相公，我本是不想来的，是小姐把我硬拉来的，不欢迎吗？”

张生连忙告罪，说道：“哪里哪里，红娘姐姐言重了。姐姐是小生的大恩人，岂有不欢迎之理，里边请坐。”

红娘道：“得了吧！你们都已急得不行了，小姐，你们去研讨诗文吧，红娘在门外等你。”说罢，很知趣地退了出去，顺手把门带上了。

张生过来，一搂小姐娇躯，小姐就紧偎在张生的怀里，双双进入里房。

床上昨天红娘送来的一套衾褥，并未带回，她知道这是经常要用的，索性就留在此处。

小姐今晚已是二度佳期，依旧羞怯，但比昨夜要自然多了，张生替她宽去外衣以后，就自动钻进被窝里，张生也麻利地剥去自己的衣服，上床和小姐睡在一处。

董解元有一首《梁州三台》曲子，写得倒也传神。其词曰：莺莺色事，尚兀自不惯，罗衣向人羞脱，抱来怀里惜多时，贪欢处鸣损脸窝；办得个嗽着、摸着、偎着、抱着，轻怜惜痛一和。恁恁地觑了可喜冤家，忍不得恁情鸣喏。

两人把昨晚戏重演一番，张生是轻车熟道，恁情放荡；小姐虽然已尝过禁果，终究只有一次，还不大习惯。啼雨尤云，把腰儿紧贴，娇声颤颤，情浓处不肯让张郎歇一歇，樱桃小口微张，笑迷迷吐出丁香舌，喷出了一股龙麝幽香，被张郎轻轻地咬着吮着，一阵阵的酥麻，一阵阵的怜爱，但愿永远像今夜这般的欢愉。两人灵肉感应了好一阵子，才雨散云收，并头儿眠，低声儿说，反正更深夜静，没人偷看也没人偷听，只有幽窗上的花影和西楼的明月，在羡慕他们的幸福。

自此以后，小姐的胆子越来越大，起先还是二更起动身，溜到西厢，在晓风残月时返回妆楼。后来觉得情长夜短，那么点时间不够用，在太阳快下山时就进了西厢，黎明时才回妆楼，而且风雨无阻，夜夜不虚。汉代的枚乘，在《上书谏吴王》中写过：“欲人不闻，莫若不言；欲人不知，莫若不为。”俗语则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张生与莺莺的私情，几乎到了公开的地步，日子一长，哪有不穿帮的道理。

最先发现这个秘密的是欢郎的奶娘。有一天晚上，欢郎因在中秋节赏月时，听老夫人和奶娘讲了月亮的故事，什么嫦娥奔月啦，吴刚伐桂啦，玉兔捣药啦，对月宫很是向往。见这天的月亮很圆，就不肯睡觉，爬在窗口要看月亮里是否有嫦娥、吴刚、玉兔下凡来，看着看着，就在窗口睡着了。奶娘正要去抱欢郎睡觉，忽然瞥见月光下花园里有两个人影一闪面过，起初还以为是自己眼花，后来又见过好几次，就留上心了。再见有人影闪过，就定睛细看，断定是红娘和小姐无误。奶娘想，这两人合伙在黑夜去花园去干什么，小姐有拜月的习惯，可是没有月亮的夜晚拜什么月？几次见到小姐二人都是往同一方向去的，那路线正对着西厢。她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高兴，这是独家新闻，又可以在崔府仆妇丫环中间露一手了。这位奶娘，由于是小少爷欢郎的奶娘，就自以为在府中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有点不可一世的气概，经常对仆妇丫环们指手划脚。其实仆妇丫环们都并不买她的账，只是碍在老夫人面上方处处对她容忍，另眼相看。如此一来，她有点忘乎所以了。可只有红娘不买账，不把她放在眼里，而且红娘又是得老夫人和小姐宠爱的，更使得她妒忌万分，一直想找红娘的岔子，压她一压。现在掌握了这么一个秘密，岂肯轻易放过，她又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角色，往往没有事还要制造一些新闻出来搬弄搬弄，有此头等大事，不把它讲出来，闷在肚子里，岂不要憋死。她开始还顾虑到小姐，只对几个她认为是比较知己的人讲讲，后来讲滑了嘴，就逢人便说，添油加醋，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好让老夫人追究，那么红娘就难逃罪责了。原来她是想直接去向老夫人汇报的，后来一考虑，这样做对自己不利，这是有关小姐名节的事，无凭无据，万一老夫人包庇女儿，反而怪她胡说八道，造谣生事，岂不自我没趣？不如扩大宣传，让别人去传到老夫人耳朵里，自己可以隔岸观火，也不会结怨。哪知她这么大事宣传，却毫无作用。原来崔府的仆妇丫环们对奶娘都没有好感，知道她是老鸦嘴。另外，红娘在府里人缘好，除了奶娘以外，对谁都客客气气，小姐平日对下人十分宽厚，不摆主人架子，平常有了小痛小病，又都是小姐开药方治好的，因之小姐很得人心。再说，就算小姐确有此事，大家也都同情小姐和张生，他们本来是一对美满的夫妻，硬给老夫人拆散，现在暗中来去，也是被逼出来的。所以大家都维护小姐，并不声张。奶娘见此计不成，只得另想办法。自己既然不能去和老夫人当面讲，现在只有利用欢郎，让欢郎去说，小孩嘴里出真言，再加上她在旁边证实，就万无一失了。老夫人如果一查究，小鬼丫头当然是罪魁祸首，这一顿家法，神仙也救不了。

其实，老夫人对女儿的生理变化已起了疑心，她觉得女儿近来变了许多，看上去容颜焕发出像少女的青春美，可又是精神倦怠，好像睡不醒似的。胸前的乳房高高耸起，腰肢也不像以前瘦了，旧时替她做的衣服，裹在身上都紧紧的。讲起话来恍恍惚惚，眉头紧蹙。老夫人也是过来人，这种生理变化哪会不知道。一定是瞒着我做出见不得人的大事来了，但是并未抓到凭据，为了女儿的名声，暂时隐忍，自己在暗中留神察看。

这一天，刚好是重阳节，老夫人端坐中堂，等候子女们一起来赏节。往常总是小姐带了红娘先到，今日却等了好久还不见她俩的人影。这时奶娘带着欢郎来了。欢郎见了老夫人，奔上前去，扑向老夫人怀里，说道：“母亲，孩儿给母亲请安了。”

老夫人本因欢郎不是自己所生，总是觉得缺几分亲情，今日赏节，女儿不来，欢郎倒先来请安，儿子反而比女儿亲，心里很高兴，抱住了欢郎说道：“我的好儿子”

欢郎偎依在老夫人怀里说道：“母亲，今天是过节吗？”

老夫人道：“是啊，今日重九登高，等你姐姐来了，咱们一起到花园假山上登高。”

欢郎道：“娘，别等姐姐了。”

老夫人道：“为什么？”

欢郎道：“姐姐这时候正在睡大觉哩。”

老夫人道：“你怎么知道姐姐在睡大觉？”

欢郎道：“昨天晚上，我见姐姐和红娘去花园里烧香，好久不回来，我就回去睡，今天大清早，天刚蒙蒙亮，奶娘看见姐姐和红娘才从花园回来睡觉去了。”

老夫人听了，心想她们俩在花园里难道烧一夜的香？其中必有蹊跷，莫非被我猜到了？要想问个明白，看看奶娘和两边丫环，心想这种事不宜当众查问，就对欢郎道：“小孩子不要胡说。”

欢郎道：“母亲，孩儿没有胡说，孩儿和奶娘都看到的。奶娘说她在中秋晚上就看见姐姐和红娘到西厢书房去的。不信你问奶娘好了。”

奶娘在旁边听得明白，现在正是插嘴告状的好机会。就上前说道：“老夫人，欢郎这孩子，一向是老老实实的，从不胡说。红娘和小姐到西厢去，我在中秋节晚上就亲眼见到的。”

老夫人想，凭你一张嘴，无足凭信，何况你奶娘的嘴本来是张臭嘴，怎能完全相信！既然你说穿了，让我问问其他丫环，遂道：“丫环们，你们有谁见过小姐和红娘往西厢去的？”

众丫环们想，我们都是听奶娘说的，没人亲眼看见，你老夫人没有问“有谁知道”，问的是“有谁看见”，所以都不吭声。老夫人见无人回答，一连问了三声，才听得有一个声音说道：“奴婢没有看见。”一人倡众人和，丫头一片声都说，“奴婢没有看见。”

老夫人对她们的回答很满意，对奶娘看看，怎么样？你又在胡说八道了吧。

奶娘见众丫环没有一个人帮自己的腔，心里很是恼火。这帮鬼丫头都不是东西，你们没人看见，就是说我在瞎说了。我平日编造不假，可小姐和红娘到西厢去，那是千真万确。好吧，你们不出来作证，有人会招认的。就说道：“老夫人，不必问她们，这些人只会吃饭，其他不管的，要问就得问红娘。”

老夫人想，我何尝不知此事必须问红娘，我是要私下去查问，岂能当众宣扬，你奶娘太多事了。可现在被奶娘提了出来，就不能不叫红娘来了。遂道：“秋菊，与我去把红娘叫来。”

秋菊道：“遵命”就往妆楼而来。秋菊和红娘的交情很好，红娘和小姐去西厢，她不仅知道，也见过一两次，今天被奶娘捅了出来，红娘的这一顿家法是逃不掉的，得赶快通知她，让她有个思想准备。上得楼来，见红娘也是刚刚起身，还在梳洗。说道：“红娘姐姐，好早啊”

红娘一看是秋菊，一句“好早啊，似乎话中有因，说道：“秋菊姐姐也早，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秋菊道：“奉了老夫人之命，叫你立刻去见她。”

红娘心中一怔，夫人好久没有传唤过了，不知有什么事。说道：“是老夫人立刻要我去吗，那么急？秋菊姐姐可知道有什么事吗？”

秋菊道：“红娘姐姐，事情有些不妙，老夫人要查问小姐去西厢书房的事。”

红娘一听，吓得魂灵几乎出窍，面孔顿时变色，不觉“啊呀”一声。

秋菊道：“红娘姐姐，你和小姐到西厢去，被奶娘看到了，今天在中堂告诉了老夫人，老夫人大发雷霆，命我来传唤你。你快想些应付的法儿出来，再去见老夫人吧”

红娘道：“是，多谢秋菊姐姐，我随后就到。”

秋菊道：“不要慌张，慢慢地想，我要去复命了。”秋菊自去复命。

红娘等秋菊走后，呆呆地站在那里，心想，糟了，西厢的事果然泄露了，这可怎么办呢？不过我也早料到，此事迟早总要泄露的，哪知这么快就瞒不住了。现在被老夫人知道了，这是不得了的事，虽然小姐和张相公做夫妻，是他们的事，可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我红娘。小姐终究是老夫人的

亲生女儿，绝对不至于不顾小姐的名节而当众责罚，自然要拿我顶缸，决不会宽要这可怎么办呢？只有先去跟小姐商量商量。

小姐因为晚上尽情受享云雨欢爱，太辛苦了，每天清早一回闺房就呼呼大睡，外边的事一概不问，在白天养足精神，以便晚上去西厢欢会。正在甜睡的时候，被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

红娘见小姐还睡在那里，忙一掀帐门，说道：“小姐，不好了，西厢的事发作了啊”

小姐一听，吓得魂飞魄散，芳容失色，“啊哟”一声，几乎晕倒。

红娘道：“方才老夫人命秋菊传唤红娘立即到中堂，说什么奶娘在中秋节那晚，亲眼目睹我们到西厢去。现精老夫人大发雷霆，传红娘去责问”小姐哭道：“啊哟，红娘呀，是我连累你了，总要替我遮盖遮盖啊”

红娘道：“小姐，我的娘呵，我早就叫你做得秘密些，只叫你夜去明来，倒还有个地久天长。要知道你小姐和张相公握雨携云，如胶似漆，我红娘经常提心在口。谁知道你们太贪图欢娱，停眠整宿的，胆子也太大了，不是吗，有时候天还未黑就往西厢去。再说你小姐这些时眉毛散乱低垂，眼睛格外明亮，这都不要去说它，你自己试一试你的裙带短了多少？钮扣儿扣一下紧不紧，比一比早先是胖了还是瘦了？你长得越来越有精神，越来越风流了，即使没有奶娘多嘴多舌，老夫人也会看出来的。如今败露，早该预料得到，老夫人的心计又多，性情又狠毒，这次不是我红娘花言巧语、将无做有能哄得过去的。老夫人一定认为那穷酸做了女婿，小姐做了娇妻，都是我这个小贱人做的牵头。”

小姐道：“好红娘，你到了老夫人那里，说话要小心些，别说错了。”

红娘道：“我到老夫人那里，老夫人一定会问：‘你这小贱人，我命你去侍候小姐，是要你行监坐守，监督小姐的，谁让你引诱小姐胡乱行走／如若问起这一节，你看用什么话辩得过去，即使辩得过，那知情不举的罪名也逃脱不了。’”

小姐道：“好红娘，我和张郎能够成为夫妻，全靠你从中帮助，我和张郎不会忘记你的。现在好事多磨，我娘亲不关心我，你红娘一向爱护我，这次无论如何要想想办法替我遮盖遮盖。”

红娘道：“小姐，说起来你受责怪是理所当然，你和张相公在床上颠鸾倒凤多么痛快，我红娘在窗子外边连轻声咳嗽都不敢，立在青苔上，绣花鞋子都冰凉湿透，我图些什么呢？今日里老夫人的家法板子粗，我这身嫩皮肉一定被抽得血淋淋。小姐啊，我想替你们牵线搭桥瞎殷勤真是没有来由。”小姐哭着说道：“红娘，我是自作自受，不过现在老夫人叫你去，你就救救我吧”

红娘道：“这可怎么办呢？”

主仆二人抱头痛哭。

忽然红娘不哭了，眼泪一抹，对小姐说道：“小姐，别哭了！哭也无用，老夫人绝不会罢休。”

小姐也停止了悲泣，哽咽着说道：“红娘，可有什么妙法么？”

红娘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已经做出来，迟早总会泄露的。不过我想这事你我都没有过错，错的是老夫人。她如果不赖婚，你和张相公就是夫妻，哪里会有西厢的事？小姐，不必害怕，哭也没有用，一切有我红娘承担。你就在楼上等着，我去对付，如果说得过，你也别高兴；如若说不过，你也别烦恼。”小姐拉着红娘的手说道：“红娘，全靠你了”红娘道：“小姐你放心，红娘拼了一身嫩皮肉挨一顿打，替小姐承担就是了。小姐，红娘去了。”说罢，转过身来，匆匆下楼。红娘此时反而心定下来了。

小姐见红娘下楼，一直送到楼梯脚，哭着说道：“红娘，都是我连累了你”

红娘道：“小姐，不要说这种话了，我们是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蚂蚱，谁都跑不了。你也别哭了，再哭，我的心更乱，更想不出好办法了。”

小姐见红娘去了，很为红娘担忧，她知道母亲手辣心狠，不知红娘这顿家法能受得了否。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月圆便有阴云蔽，花发须教急雨催！这件事不知如何了结也”

却说红娘下了妆楼，脚步放慢，一路在想办法。她想，先跟老夫人讲道理，老夫人一品皇封，知书达理，不会蛮不讲理的，只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事情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也许可以免了一

顿家法。又一想，讲理是讲不通的，我的理就是老夫人不应该赖婚，老夫人如果讲理，就不会赖婚了。她绝对不会自己承认错误，我的理岂不是白讲了。老夫人手段毒辣，我就怕她一到中堂，不问情由，给我一个下马威，先打一顿再说，然后把罪名硬安在我头上，接着就是把张相公赶走，从此小姐和张相公永世都做不成夫妻，岂不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红娘越想越急，平日聪明伶俐，计谋主意多得用船装，今日却一筹莫展。没办法，拼了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豁出去了，进去见机行事吧。

红娘走到中堂门口，并未马上进去，而是先掀起一点帘子，从帘缝往里一张，只见老夫人铁青了一张脸，杀气腾腾，这样严峻可畏的脸色，红娘来到崔家还没有见过。再往旁边看看，一众丫环几乎全部出席，一个个肃立在两旁，奶娘则抱着欢郎，得意洋洋地站在老夫人右侧。红娘看了这种场面，就知道今天要拿她红娘开刀，起个杀鸡惊猴的作用，这顿家法是逃不了的。在门外拖延是这样，不拖延也是这样，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一掀门帘，踏进中堂，自己叮嘱自己别心慌，保持镇静，当心别说错话。紧走几步，上前说道：“老夫人在上，奴婢红娘给夫人请安”

老夫人平日见了红娘，很是喜欢，今日见了，越看越生气，都是你这个鬼丫头，吃里扒外，害得女儿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来，心里十分恼火，说道：“大胆的小贱人，还不与我跪下”

红娘道：“是”就倒身跪下。

老夫人道：“奶娘，家法伺候”

奶娘此时，如奉圣旨，答应道：“遵命”她此刻的心里比当年做新娘还要高兴，扬眉吐气的喜悦使她心里痒痒，手也痒痒。她想老夫人不叫我掌刑便罢，叫我掌刑，嘿，不把你这鬼丫头打死也得让你脱掉一层皮，看你还敢小看老娘！她一手拿起一块早就准备好了的家法板，杀气腾腾地站在老夫人身边。

说说那块家法板，也确是令人生畏。这玩意儿是用上等紫檀木做的，取其木质密度大，又重又硬，它的规格也有规定，总长三尺，来自《史记·杜周传》的“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其实《史记》所说的“三尺法”，乃是古代用三尺长的竹简书写法律，不是刑具的法定长度，是后人附会上去的，不过和“法”有点关系，不算牵强。宽三寸，厚三分，一头削成圆形，以便手握，打起来确是有点份量，府中的下人们，对它都谈虎色变，敬而远之。两旁的仆妇丫环，都为红娘捏一把汗。老夫人今天要当众拷打红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并非不怕家丑外扬，而是被奶娘如此宣传，全家无人不知，无法一手遮天了。西厢之事，奶娘不敢胡说，既是事实，也就不能不问。这样，当众拷打红娘势在必行，一来可以说我老夫人治家有方，不徇私情。二来打了红娘可以惩一儆百，杀鸡给猴看。三来红娘能言善辩，和小姐情同姊妹，有关损害小姐名节之事，一定会替她掩盖过去，这样也可以顺水推舟下台阶，当众辟谣，女儿的名节可以保全。四来万一红娘经不起吓唬，全部坦白交待，也无妨，可以说她串通张生，引诱小姐，败坏门风，触犯家规，那么西厢之事可以为女儿洗刷掉了。老夫人的计算真是天衣无缝。一切都想停当了，说道：“小贱人，你做的好事”

红娘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喘，低声答道：“是”

老夫人道：“你知罪吗？”

红娘道：“回禀老夫人，奴婢不知身犯何罪？”

老夫人道：“小贱人，你还敢狡赖”

红娘道：“老夫人，奴婢连所犯何罪都不知道，何来狡赖？”老夫人道：“你嘴巴还凶”

红娘道：“奴婢不敢。”

老夫人道：“既然不敢，你与我从实招来，若是实说了，可以饶了你；若是不肯实说，看我不活活打死你这贱人”

红娘道：“老夫人，奴婢不知所犯何罪，叫奴婢从何说起，又如何实说？”红娘想，你老夫人不说出西厢之事，我决不自己承认，无凭无据，看你拿我怎么办。

老夫人见红娘就是不认罪，口口声声说不知所犯何罪，好吧，告诉你，说道：“谁叫你和小姐到花园里去的？”

红娘忙说道：“老夫人，你老人家不是不知道，小姐一向有烧香拜月的习惯。每次拜月，总要祝告老相爷早升天界，保佑你老夫人健康长寿，你老夫人从来没有禁止过啊”

老夫人被红娘堵住嘴巴了，不错，女儿是经常拜月，不过这次的拜月不一般，说道：“小贱人，你还敢强辩！我来问你，无月的日子你们去花园拜什么月？傍晚出去，清早回来，难道要拜一整夜月？你与我从实说来”红娘想，这可糟了，先赖了再讲，说道：“没有去，谁看见了？”

老夫人道：“奶娘和欢郎都看见了，你还想狡赖”老夫人十分恼火，“你再狡赖，看我不揍扁你个小贱人。”说罢，从奶娘手里夺过家法板就打。尽管老夫人力气不大，份量不轻的家法板打在身上到底也痛。

红娘道：“老夫人别打，当心闪了你的手，别打了。”老夫人今天火透了，这小贱人嘴硬，一味强辩狡赖，我最痛恨的就是抵赖，我一生从未打过一个人，今天我非打死你这个小贱人不可。说道：“我要打死你这个不守家规的小贱人”举起板来又是一记。

红娘痛得浑身一抖，说道：“老夫人，不要打了。”

老夫人道：“不打你，那你说，深更半夜和小姐到花园里去干什么来着？”红娘道：“这个嘛，那个埃。”

老夫人道：“不说，我再打”

红娘道：“我说，我说，中秋那晚，是和小姐去拜月，最近两次，是奉了小姐之命，去花园摘桂花。”

老夫人更火了，说道：“全是一派胡言！最近已是重阳节，哪里有什么桂花？即使还有，你白天不去采，晚上去采，看得见吗？小贱人，你休想搪塞过去”

红娘道：“就是这些了，再也想不起别的，”

老夫人道：“大胆的小贱人，还敢在我面前抵赖”

红娘道：“奴婢怎敢抵赖，就算有一点抵赖，也是你老夫人教导的。”

老夫人气极，说道：“怎说是我教导的？我何曾教过你抵赖？”

红娘道：“老夫人赖过穷酸的婚约，奴婢我也学着赖一次。”

老夫人又气又恼，好呀，你挖苦我，说道：“小贱人，你竟敢顶撞我，你再也不实说，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红娘想，老夫人啊，你一向精明干练，老奸巨猾，怎么今天糊涂到这种地步。我红娘拼着挨打，死命抵赖，还不是为了保全小姐的名节！你却咬牙切齿下毒手，一定要逼我说出真相，你不为你的女儿着想，我何必硬要受皮肉之苦。况且，去西厢又不是我的事，小姐是主人，我跟小姐前去是主命难违，你老夫人叫我做的事我能违抗吗？我大不了是一个知情不报之罪，但是，子不言父过，徒不论师非。我是奴婢，不能举报小姐。现在你再三逼我，我就全部说出，到时候你这个积世婆婆不要后悔。说道：“老夫人息怒，让红娘从头到尾细细讲来。”

老夫人道：“容你讲来，若有半句虚言，重责不贷”

红娘想，不用你说，保证货真价实，现在你叫我说假话我也不会说，再说假话，对小姐和张相公不利，只有讲真话，才能逼得你老夫人没有退路。说道：“老夫人请放心，奴婢不敢说谎，如有半句虚言，但凭老夫人处置。”老夫人道：“好，既然如此，快快讲来。”

红娘道：“那中秋去西厢的事，却和我没有关系。”

老夫人道：“怎么说和你无关呢？”

红娘道：“中秋节那晚，我停了针绣，去和小姐聊天，见小姐靠近楼窗，对着一轮明月不住长叹，眼泪也扑簌簌地落下来。”

老夫人道：“中秋佳节，为何啼哭？”

红娘道：“是呀，奴婢也是这么说的。我问了小姐，有什么伤心的事，说了出来心里也可以好受一些。”

老夫人点点头说道：“小姐她怎么说呢？”

红娘道：“小姐是真伤心呵！她流着泪跟我说，她听说哥哥病了好久了，心里很是担忧。”

老夫人已经忘记赖婚时让莺莺叫张生为哥哥的事。说道：“是哪一個哥哥？”

红娘想，你真是老昏了头，你在赖婚时不是说“救命的哥哥”吗？怎么赖过婚就忘了？说道：“就是那个救命的哥哥张相公。”老夫人一窘，怎么会忘记那哥哥就是张生，确是我亲口说的。这鬼丫头太刁了，张生就是张生，却要叫“哥哥”，叫“救命的哥哥”，真气人，可又拿她没办法。只有道：“讲下去”

红娘道：“小姐说，他在异乡客地没有一个亲人照看，现在病倒在西厢，也没有一个人侍候。所以小姐要到西厢去探望张相公。”老夫人听了，心中暗暗叹气，一向循规蹈矩的女儿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张生这个哥哥原是假的，他病了关你什么事，还值得亲自去探望，真是家门不幸。说道：“小姐她去了没有？”

红娘道：“去了，并且命奴婢陪同前往。奴婢主命难违，只好跟着去了。”老夫人道：“我命你侍候小姐，是要你行监坐守，你为何不劝阻她？”

红娘道：“老夫人要奴婢对小姐行监坐守，老夫人又没有明言，即使是行监坐守，也没有说不让小姐走路。要我去劝阻她，也没有道理啊”

老夫人道：“怎么会没有道理呢？女孩家的，如何深夜乱走”

红娘道：“小姐并未乱走，哥哥有病，妹妹去探望，是理所应当。”

老夫人道：“小贱人，你可知道男女攸关，授受不亲吗？”

红娘道：“啊！老夫人，你怎么忘了，那是你允许的埃”

老夫人道：“我忘了什么？我又何曾允许过？”

红娘说道：“前番宴请张相公的时候，你命小姐到堂前敬酒，小姐怕羞，是你老夫人再三逼着小姐，说什么相国人家，应当知恩报德，硬要小姐过去与救命的哥哥敬酒，那杯酒还是奴婢斟的哩。奴婢想，那时可以敬酒，这次哥哥病了，做妹妹的去探望探望，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是人之常情，也应当去。”老夫人听了，说不出心中有多气。我当时是为了赖婚，婚已赖了，一切也就过去了，兄妹之情是当不得真的。说道：“小贱人，你懂得什么，这个兄妹是要回避的”

红娘道：“兄妹是自己人，又不是外人，用不着回避。”老夫人想，不跟你歪缠了。说道：“快说下去”

红娘道：“这件事不但老夫人被蒙在鼓里，连红娘也被瞒过了。”

老夫人道：“怎么会瞒你呢？”

红娘道：“他们暗中书信往来，早就约好在中秋相会。”

老夫人道：“他们书信往来，总是叫你传递的了。”

红娘道：“传递倒是我传递的，可我哪知是书信啊”

老夫人道：“难道你是死人，一点都看不出吗？”

红娘道：“老夫人，这可屈煞红娘了。一来红娘不识字，二来，日前张相公有病，夫人命小姐开张药方，有没有这事？”

老夫人道：“有这事。”

红娘道：“这不得了吗？小姐命我把药方交给张相公，哪知道不是草头方，乃是一服专治相思的汤头歌。”

老夫人听了，说道：“唉，好聪明的女儿啊”她此刻真后悔不该让女儿读书识字，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如今看来，古人的话是不错的。她也有点后悔，没有让红娘也认识几个字，就不会药方情书弄不清了。说道：“以后如何了呢？”

红娘道：“他们约定在黄昏时分，月上东墙，相会西厢。”

老夫人道：“小姐到了西厢，做些什么呢？”

红娘道：“小姐到了西厢以后，这个嘛，老夫人，你也不必追究了。”

老夫人想，什么，不必追究，说得倒轻巧，我就是为了要追究此事才叫你来的，岂能含糊！说道：“快说，到了西厢以后便怎样？”

红娘道：“老夫人既然一定要查问个明白，红娘就直说了吧，不过有些不大好听的话都是张相公和小姐说的，红娘只是搬搬嘴而已，望老夫人不要怪罪于我。”

老夫人道：“恕你无罪，快快讲来。”

红娘道：“中秋那晚，我跟着小姐来到西厢，当时我一直在小姐身边。”老夫人听了，点点头，说道：“很好，很好，接着讲。”红娘想，你听到我一直在身边就叫好，等一会叫你双脚跳。接着说道：“他们兄妹相见，面对面坐着淌眼泪，真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

老夫人道：“他们从何而来的断肠？”

红娘道：“老夫人，你不知道啊，他们都在怨恨你老夫人哩”

老夫人道：“为什么怨恨起我来呢？”

红娘想，你还装什么蒜！说道：“恨你赖婚没有道理，说你枉为相国夫人，一品皇封，言而无信，忘恩负义，将恩变为仇”

老夫人道：“我何尝把张生当仇人”

红娘道：“老夫人，我也是这么说的，我家老夫人怎么会把你当作仇人呢？”

老夫人道：“那张生如何说？”

红娘道：“那穷酸说，老夫人赖掉他的婚姻，害得他半途上喜变做忧。

想当初，你老夫人在佛殿上亲口许婚，还硬逼着长老为媒，连菩萨都知道，哪料到在酒席间设下了赖婚计，兄妹相称把好事变成仇。”

老夫人道：“我不问你张生，问你小姐如何了？”

红娘道：“老夫人别急，我就说小姐。小姐当时也泣不成声，说娘亲赖婚太荒谬，所以她到西厢来向相公请罪。小姐又对我说。。”

老夫人道：“跟你说什么？”

红娘道：“她说道，红娘啊，你先走一步，一个人回妆楼去。”

老夫人着急道：“红娘，你怎么可以先走呢？走不得呀”

红娘道：“他们不要我在那里，我何必留下呢？”

老夫人道：“那小姐怎样？”

红娘道：“小姐暂时落后一步。”

老夫人道：“她是个女孩儿家，怎么可以教她落后呢！你为什么不叫小姐一起走？”

红娘道：“小姐自己要落后，红娘不能作主啊”

老夫人道：“那你就等小姐一会儿就是了。”

红娘道：“老夫人啊，他们两人都叫我先走，怎么能赖着不走，惹人家长生厌呢？”

老夫人道：“小贱人，你就真的丢下小姐走了？”

红娘道：“是啊，我刚跨出书房门一步，他们就把房门关了，里边还上了门呢。”

老夫人着急道：“这如何可以呢？”

红娘道：“老夫人啊，我原以为小姐的医道高明，神针法灸，能医好张相公的病，哪知道他们一双心意两相投，男欢女爱，成就了燕侣莺俦，到如今他们俩在一处双飞双宿，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老夫人听到此处，已气得头晕目眩，手足冰冷，耳朵里嗡嗡直响，手中的家法板也失手掉在地下，万万想不到女儿会做出这种事来！你失了贞节，丢尽了相府的尊严，也叫我脸往哪里去搁！女儿啊，你在自是知书达礼的相国千金，平日里三从四德，《女儿经》、《女孝经》并没有少教你，如今倒不顾羞耻败坏了家风自家去成亲，叫我如何去遮盖呢？我好后悔呵！悔不该赖婚以后还留住张生，种下了这个祸根。张生啊！看看你长得一表人材，读书识字，哪知你长了人样不干人事，简直是衣冠禽兽！我好心好意把你留在西厢，哪知道你蛇蝎心肠，胆敢勾引我女儿，辱没我相府的声誉，玷污了崔氏家风。你是圣贤门下的败类，欺人太甚，我岂能善罢甘休，决饶不了你！说道：“好一个大胆的狂徒，难道我就罢了不成”

红娘跪在那里，一直在注意着老夫人的面部表情，心想，你要赖婚，他们现在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看你如何处置。按常理而论，你老夫人应该自知理亏，他们既然已经做了夫妻，就成全了这份好事，岂不是一天乌云消散，一双两好，丑事变成了好事？不过，看样子，老夫人是不甘心的，一定又在转什么恶毒的念头了。红娘听了老夫人的自言自语，就替张生担忧，不知又要受什么折磨了。让我探一下老夫人的口气，看她有什么手段。说道：“老夫人息怒，为今之计，应该怎样处置呢？”

老夫人怒气冲冲地说：“我要把这个衣冠禽兽扭送官府，告他一状，以泄心头之恨”

红娘道：“老夫人，你要告谁啊？”

老夫人道：“告那个圣门败类，衣冠禽兽的小张生”

红娘道：“老夫人，告他不得的，你要三思啊”

老夫人道：“如此恶棍，有什么告不得的！你休要与张生辩解”

红娘道：“老夫人，红娘是崔府中人，和张相公非亲非故，犯不着去替他辩解。红娘是为你老夫人着想啊”

老夫人道：“你替我着想些什么？”

红娘道：“敢问老夫人，你告张相公是什么罪名？”

老夫人道：“我要告他个伤风败俗，引诱官宦人家妇女之罪。”

红娘道：“老夫人，请你想想看，此事是张相公到东楼呢，还是小姐到西厢去？”

老夫人听了，对啊，是我女儿送上门去的，怎能都怪在张生身上。说道：“这个。。唉，真是家门不幸，如此说来，要怪小姐的不是了”

红娘道：“老夫人，红娘以为也不能怪小姐，小姐去西厢，是妹妹去看望哥哥，并没有错。”

老夫人道：“既然不能怪张生，也不能怪小姐，就只能怪你这个穿针引线的小贱人了。”

红娘道：“啊！老夫人，我和西厢之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要怪我呢？依我红娘看来，张相公、小姐和红娘都没有罪错。”

老夫人道：“你们倒推得干净，一个都不错，难道是旁人的错？”

红娘道：“老夫人，别的旁人都没有错，只有一个旁人有错。”

老夫人道：“那个旁人是谁啊？”

红娘道：“这个旁人嘛，就是你老夫人。”

老夫人觉得被红娘戏弄了，有些羞成怒，说道：“小贱人，信口雌黄，胆敢顶撞我！我有什么差错，讨打”说罢，举手要打，发现手内空空的，家法板刚才气得掉了也没觉得，就弯腰去拾。家

法板刚好落在红娘身旁，今见老夫人又要打她，心想，给你打好了，不过，你是打不成的。就把家法板拾起，递到老夫人手中，说道：“老夫人，当心别扭了腰”

老夫人想，好啊，小贱人一直在挖苦我，现在不跟你说，等你的罪名定下了再和你算账。遂道：“小贱人，为什么是我的错，你给我说清楚，如若有半点含糊，看我不打下你的下半截来”

红娘道：“请老夫人息怒，容奴婢细说。说错了，该打该罚，由老夫人处置。”

老夫人道：“暂且记打，容你说来。”

红娘道：“谢老夫人暂时不打之恩。”

老夫人道：“不必多言，快快讲来。”

红娘道：“老夫人，据红娘看来，老夫人对西厢之事，不仅仅有错误，还有三个大不应该。”

老夫人想，简直是胡说，我不但有错，还有三大不应该。说道：“小贱人，你真大胆，派我老夫人的不是，好，好，就让你说，说得不对，看我不活活地打死你！快说，哪三件？”

红娘道：“第一件，想当日强盗兵围普救寺，要抢小姐，老夫人答应谁能退得贼兵，便将女儿许配给他，张相公如果不是爱慕小姐，也不会那么起劲地想出退兵之策。等贼兵退去，平安无事了，你老夫人出尔反尔，悔却前言，内堂赖婚，害得张相公一场空欢喜，常言道：信誉是做人的根本。我听小姐在读《论语》的时候，听会了几句，说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輶，小车无軹，其何以行之哉？’老夫人失信于人，这是一不该。老夫人，你说是不是？”

老夫人听了，心中大骂红娘，这小贱人太可恶了，当面说我不该失信于人，还要问我是不是。这当然是事实，难道我要当众说“是”么？说道：“这个嘛。。”

红娘可不放过，逼问一句道：“老夫人，你说是不是？”

老夫被人逼得没法，只好说道：“这一件算你没有说错。”

红娘道：“奴婢没有说错，就是老夫人错了。第二件，老夫人既然要赖婚，就赖得干净些，应该拿些金银财帛出来作为酬谢，打发走张相公算了，却偏偏要兄妹相称，还把张相公留在西厢书院，让他们怨女旷夫，一个在东楼，一个在西厢，咫尺相思，早晚相窥，西厢的事，实则是老夫人造成的，这是二不该。老夫人，你说是不是？”

老夫人想，我要赖婚，又怕张扬出去，相府声誉攸关，用尽心机，反而弄巧成拙，也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只得说道：“这一件也算你说对。”红娘道：“老夫人现在要想惊动官府，办张先生的罪，好像是痛快，其实老夫人首先要得个治家不严之罪，如若追究根源，还要落一个背义忘恩的恶名。老夫人，你看能告吗？”老夫人听了，觉得红娘说得合情合理，到时候会弄得两败俱伤。官府是惊动不得的。说道：“所言极是，那第三件呢？”红娘说道：“这第三件，西厢之事只有我红娘一人知道，红娘为了爱护小姐，尚且守口如瓶，替她隐瞒，这种事隐瞒还嫌来不及，哪有做亲娘的硬要家丑外扬？一来叫小姐今后如何做人，对不住小姐；二来辱没了相府家声，对不起去世的老相爷；三来张相公日后名重天下，他对我们有恩，怎么能忍心让他蒙受耻辱呢，也对不起恩人张相公啊”

老夫人听了，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手中的家法板也握不住了，一脱手又掉在地上，哭着说道：“啊哟，我的老相爷啊！我真愧对先人啊”

红娘道：“老夫人，这三大不该说得对不对？”

老夫人道：“说得对，都是我做事糊涂。真是家门不幸啊！现在叫我如何收拾呢？”

红娘道：“老夫人，依红娘看来，此事只要你老人家处置得当，收拾是不难的。”

老夫人道：“我如今心里乱得很，你有什么好的主意？”

红娘道：“为了小姐的名节，主意怎么会没有，只是。。”

老夫人道：“只是什么？”

红娘道：“只是红娘跪在地上大半天了，膝盖好痛。”

老夫人道：“好啦，恕你无罪，起来吧。”

红娘道：“多谢老夫人开恩。”

老夫人说道：“有什么好主意，快些讲来。”

红娘道：“目前之事，老夫人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西厢之事，本来是一件好事，现在生米已煮成熟饭，不如顺水推舟，把小姐名正言顺地许配给张生。这样，既可以保全小姐的名节，也可显得老夫人的大度，树立起了知恩下忘报的美名，那张相公更会感激不荆”

老夫人实在不甘心，空担了赖婚的恶名，结果还是赖不掉，真可气，说道：“这未免太便宜那个小畜生了”

红娘道：“唉，老夫人哪！不是我红娘在者夫人面前卖弄口舌，君子有成人之美，何况他们两相爱慕，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相投，夫妻已做了一个月之久，岂不闻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老夫人道：“小贱人，我何尝要把女儿留在身边一辈子，你难道不知道小姐已经中表联姻了么？”

红娘道：“老夫人，奴婢知道中表联姻，也知道中表联姻只是一句空话，又没有经过问名纳彩、六礼三端的礼节。说中表联姻，不过是老夫人赖婚的借口而已。”

老夫人被红娘一语说破，心中着实有气，怎能承认这句话确是赖婚的遁词，只有赖掉，说道：“我何尝用此言为借口，要知道一言为定，确守信义啊”

红娘道：“老夫人，中表联姻原是老相爷临终时的一句糊涂话，老夫人要守信义，那佛殿联姻是你老夫人亲口所许，如何可以不守信义了呢？老夫人是小姐的亲娘，你应该了解女儿，小姐如果满意中表联姻，也不会自己到西厢去的，老夫人难道要小姐一辈子在这中表联姻的不如意婚配中受折磨吗？”

老夫人道：“这个。。”

红娘道：“老夫人呀！你能罢休，便罢休，这其间何必苦追求？他们既然已经做了一个月夫妻了，就成全了他们吧，让他们堂堂正正地成为夫妻，一双两好。老夫人你看他们，一个尚书公子，一个相国千金；一个是洛阳才子，文章魁首；一个是博陵佳人，仕女班头。小姐有三从四德，张生读万卷诗书；小姐是天香国色，张生是冠世硕儒。小姐的温柔胜过卓文君，张生的才调超过司马相如；小姐不在做媳妇，张生不枉做丈夫。凭看张生的才学，凭着小姐的福分，张生不久必中魁首，小姐也完全可做夫人。他们两个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让他们有情人成为眷属，也是老夫人积了桩大阴德啊！像这等事，世上又不是没有，能罢手就罢手了吧！对这个白马将军的盟弟老友，杀孙飞虎草寇的大恩人，怎么能把他当成冤家对头呢？如果硬要和张相公作对，那就是替老相爷出乖丢丑。老夫人啊，说到底牵连着你自己的骨肉，请老夫人三思。”

老夫人听了红娘一席话，也觉得很对，张生的人品是和女儿相配的，一对玉人，哪儿去找。就是门不当户不对，婚姻总是要讲究门当户对，相国千金嫁给一个穷酸，实在太丢人了。说道：“那张生是个穷秀才，与我家门第不相配，我是不能答应的”

红娘道：“老夫人，张先生是礼部公子，我家小姐是相国千金，正好是门当户对。要说到张先生现在是个白衣人，目前说来是高攀了，不过张先生才华盖世，满腹经纶，来年考试，得状元如探囊取物。那时节，门第家声都有了。如果老夫人现在再不肯罢休，恐怕将来要后悔不及的。”

老夫人道：“我要后悔些什么？”

红娘道：“奴婢刚才下楼的时候，小姐对我哭着说，倘若西厢事发，婚姻不成，情愿一死。老夫人，万万不要再把小姐逼上绝路”

老夫人一听，急得眼泪直流，知道女儿的个性，为了保全名节，会去寻短见的。哭道：“儿啊！你不能去死啊，为娘就答应你们吧！唉！我怎么会生出这种女儿呢？”

老夫人到此时，思想上不通也得通，把女儿许配给张生，比被孙飞虎抢去当强盗婆要光彩得多，有女儿在比女儿死去要强得多。即使我现在霸王硬上弓，强迫女儿中表联姻，难保不泄露西厢之事，到那时，丢丑更大，女儿也非死不可，想来想去，除了把女儿许配给张生以外，没有别路可

走。说道：“也罢！我们崔家没有犯法之男，再婚之女，就把女儿给了这小畜生吧！红娘，你替我到妆楼去，把那个不肖的贱人唤来见我”

红娘道：“是，红娘遵命，”说罢，转身往妆楼而去。

4.15 第十五章：长亭送别

话说红娘奉了老夫人之命，到妆楼来叫小姐。一路上她不知有多高兴，自己没有挨一顿好打还在其次，主要是经过一番唇枪舌剑，使得老夫人不得不重新许婚，为张相公和小姐争得了幸福。一路兴冲冲来到妆楼。

却说小姐自从红娘走了以后，一直在提心吊胆。她担心红娘会不会被拷打？出了这种事情，红娘的这一顿家法按说是逃不了的。如果她挨了打，会不会把西厢之事和盘托出呢？又担心母亲知道了西厢之事，不知对张郎用什么手段去责罚？是把他叫到中堂，当面训斥痛骂呢，还是更为严厉，送往官府？如果送到官府，追根溯源，我一定要抛头露面，出乖露丑，那时将何以堪？又想到自身，也许母亲就会命人来把我叫到堂前，严加责问，甚至动用家法，在合府仆妇丫环面前，我的脸面放到哪里去，将来还能做人吗？想到此处，不觉万念俱灰，恨不得一根绳子，死了拉倒。但事情还不清楚发展到何种地步，也许会有转机。红娘的口才是第一流的，也许被她花言巧语，唇枪舌剑，把老夫人说服了，岂不是逢凶化吉，一天好事吗？心里不觉为之一宽，在事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不能死，死了对不起张郎，还是等红娘回来再作定夺。

不说小姐在这儿患得患失，心乱如麻。且说正在小姐忧急的时候，红娘到了。她脚步轻飘飘地上楼来，一进房门，见小姐眉蹙春山，脸挂珠泪，正在向门外张望，知道小姐此时快要急断肚肠了，遂道：“小姐，红娘回来了。”小姐一见红娘，如同见了亲爷娘一般，心里一阵安慰，含着眼泪，哽咽道：“好红娘，你终于回来了，等死我也。”

红娘想，我又不是上杀场，一去不回来。说道：“小姐，不必忧急，红娘好端端地回来了。”

小姐道：“红娘，你为了我挨家法板，打坏了么？”

红娘道：“小姐，没事没事，那家法板只在我身上滴溜溜地滑了半下子，被我说过了，我也怕不得那么许多。”

小姐问道：“你是怎样说过的？”

红娘道：“小姐，别急了，一天乌云散尽了。红娘我到了内堂，如此如此，这样这样，终于说得老夫人重新答应婚事，小姐，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小姐听了，立刻转忧为喜，心上一块石头落地，对着红娘学着张生那样一揖，说道：“啊，多谢红娘姐姐，小生这厢有礼了。”

红娘“扑哧”一笑，用小手刮着脸说道：“小姐，没羞，没羞，把张相公的那一套都学过来了”

小姐脸上一红，并不十分害臊，因为这一个月来，小姐和红娘已经打成一片，再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私底下已不分主仆了，这样的调笑也经常有。小姐问道：“红娘，如今母亲怎样了？”

红娘道：“我奉了老夫人之命来唤小姐前去，等待成亲吧。”

小姐想，尽管母亲又许了婚，可是我私下做出了这种事来，终究是不光彩的，我怎么好意思去见母亲呢？说道：“红娘，羞人答答的，叫我怎么去见母亲？”

红娘道：“唷，小姐，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娘亲跟前有什么难为情的。

想当日，明月刚上柳梢头，你便悄悄地约了张相公在黄昏后，你们把门关得紧，我却见到了，一个是恣情的狂，一个是柔声的浪，羞得我脑背后把牙齿儿咬着衣衫袖，低头盯着弓鞋尖儿。呸！那时节你怎么一点也不害臊？你拿点和张相公云雨骤的勇气出来，见了娘就不羞了。”

小姐给红娘这么一说，倒羞得满面通红，这鬼丫头，原来偷看了我与张郎云雨欢爱的模样，这才羞死人呢！说道：“鬼丫头，谁教你偷看来着？”说着，举起手，装作要打的样子。

红娘笑着说道：“好小姐，就饶了红娘吧！你和张相公做得，我红娘看看又不要紧。”

小姐道：“鬼丫头，你也想了吧！下回我叫张相公把你收房，好不好？”红娘道：“啐，小姐，我不来了，我不来了”羞得一壁厢蹬脚。

小姐可乐了，笑着说道：“红娘，你也有害臊的一天”

主仆调笑了一会儿，红娘道：“小姐，说笑归说笑，老夫人还是要去见的。”

小姐道：“红娘，我见了母亲，她查问起来，叫我如何回答呢？”

红娘道：“咳，小姐，你从前聪明，现在可糊涂了，这还不好办，低着头哭，一声不吭。”

小姐一想，也只有如此，以不变应万变，方能过此难关。无可奈何跟着红娘，一步一挨来到内堂。

此时老夫人在内堂端坐，默默无言，可心里却像打翻五味瓶似的，又火又气。赖了几个月的婚，结果枉费心机，不但没有赖掉，还给自己找来了羞愧，想不到生了这宝贝女儿不争气，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丑事来，败坏了崔氏门风，丢尽了堂堂相府的脸。越想越不是滋味，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现在没有别的法子，除非不要这个女儿，让她去寻死好了。可是子母肠肚终须热，她千错万错总是我身上落下来的一块肉，就按照红娘说的，成全了她吧！这样一床锦被都遮盖了。老夫人打定这个主意以后，心想等会儿女儿出来，教训是非教训不可的，女儿尽管做出了这种事来，她的脸面还是要照顾，我不便在众下人面前训斥，就说道：“你们都与我退下。”

众仆妇丫环们除了一个春香以外，都纷纷退下，只有奶娘还抱着欢郎不动身。她认为自己身份特殊，又是原告，完全有资格旁听，另外她也气不过，自己一心想当个掌刑官，好好地收拾收拾那个傲慢的鬼丫头，哪知老夫人只在鬼丫头身上像拍灰尘那样，轻轻地拂了两下，真是大失所望。现在见老夫人命红娘叫小姐来，又让仆妇丫环们退下，猜想还有什么重要事要瞒着大家，这是独家新闻，不能放过，所以照样大大咧咧地站在旁边不走。

老夫人见众仆妇丫环都退下去，环顾四周，眼角瞥见奶娘还在旁边，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今天的事，都是你弄出来的，要不是你捅破，让我慢慢查问，也许不会落到这种田地，你还站在这里干吗？就对奶娘说道：“奶娘，你带了欢郎也下去吧。”

奶娘听老夫人要她也出去，恨得牙齿痒痒的，嘴巴里说“是”。心里直在骂：“这个老东西，听都不让听，活该，生出这么个宝贝女儿来替你出丑，也是你这老东西心肠不好的报应。”一百个不愿意地拉着欢郎退下去。

奶娘刚走出内堂，恰巧在门口碰上了红娘和小姐。红娘一见奶娘，心里的火上来了，都是你这老怪物吃饱了饭撑的，小姐的事和你有什么相干，要你出来多管闲事，差一点坏在你手里！就对着奶娘鼻子里“哼”了一声，狠狠地瞪了一眼。意思是说：“老怪物，你别得意，想看我和小姐的好戏，门都没有。”

奶娘也瞪了红娘一眼，意思说：“小妖精，你别神气，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总有一天，还要落在老娘手里。”

不言奶娘与红娘斗法，再说红娘带了小姐，一挑门帘，进入内堂，小姐是只管低了头，心头忐忑地跟在红娘身后，只盯着自己的脚尖。红娘一看，内堂里静悄悄的，只有老夫人和春香二人，她的反应特别快，立刻猜到这是老夫人为了顾全小姐的面子，总算还有母女之情。红娘上前一步，说道：“禀老夫人，小姐来了。”

小姐此时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一个地洞钻钻，只管低垂着头，侧身站在那里，眼泪簌簌地滚落，不敢上前去参见母亲。

老夫人原来在低头沉思，听得红娘回禀，抬头一看，只见女儿这副可怜相，低着头，羞得脸红到脖颈，愁得眉毛打着结，两只玉手不住地绞着衣襟，眼泪像雨点落下。心里老大不忍。女儿长了那么大，从来没有这般担惊受怕过，算了，饶了她吧，别吓坏了她。老夫人是又爱又恨，说道：“儿啊，为娘是怎样疼你爱你，你竟然做出这等事来”

小姐听得母亲责怪，心里万分悲伤，心想，我和张郎本是一对美满的夫妻，若不是你言而无信，赖却婚约，早已一双两好，何至于做出这等事来！你此刻不自责却来怪我？想想真是冤屈，不觉嚤嚤啜泣起来。

老夫人道：“这等事不是我们相国人家做的，你这是辱没了你父亲！你是我的孽障，我去埋怨谁呢？”

小姐听母亲提起了父亲，更为悲痛。是你老娘亲先行辱没了父亲，我是被你逼出来的，现在却把一切罪错全都推在我身上，想到此处，不觉放声痛哭。

老夫人见女儿如此悲伤，心更软了，想想事已如此，责怪也无益，说道：“我儿，不要悲伤了，这事不能张扬，让人家看笑话。你做女儿的丢脸，为娘的也不见得光彩。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何况为娘就生你一个，因此把你正式许配给张生，了却你的心愿，现在总该称心如意了吧？不必啼哭了。”

小姐听见这句话，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娘啊，你早该这样了，不过现在还不算晚，足可以挽回局面，所以也就止住悲声。

老夫人道：“红娘，命你到西厢书房去，把那个禽兽给我叫来。”

红娘连忙答应道：“红娘遵命”立即转身出了内堂，兴冲冲地向西厢而去。

张生并不知道西厢之事已经泄露，还在书房内得意洋洋。这一个月来，夜夜拥着如花似玉的小姐，爱个不够，亲个不够，男欢女爱，沉浸在欢爱之中，真是“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啊！他想，我张珙真是三生有幸，获得了绝色佳丽的眷爱，享此人间艳福，也不虚此生了。可惜现在只能明去暗来，偷偷摸摸，更不能终日对此解语花，实为莫大的憾事。不觉叹气道：“小姐啊小姐！不知何日得成连理啊”

这时，红娘到了，听得张生在屋里自叹自言，心想张相公啊，大白天这么高声朗叫，这秘密不败露才是怪事！忙上前敲门，叫道：“张相公，开门，开门”

张生听得外面敲门声很急，听出是红娘的声音，心想，怎么大白天小姐就来了，那太妙了，连忙答应道：“来了，来了！是红娘姐姐吗？”

红娘道：“快些开门”

张生一边应声“是”，一边把门打开，说道：“小姐呢？她在哪儿？”

红娘道：“呸！还问小姐呢！你们的事败露了”张生听了，吓得脸色陡变，说道：“啊哟，这还了得！不知哪个走漏了风声，坏了我的好事？”红娘道：“谁叫你在书房内如此高声朗叫，给人家听到了，告知老夫人，老夫人大怒，把我叫去，用家法逼问我西厢之事。”

张生道：“红娘姐姐，不能讲啊，要替我们遮盖遮盖。”红娘肚内好笑，终究是夫妻在一张床上睡，一个心眼儿。说道：“我被老夫人重重责打了一顿。”

张生道：“红娘姐姐，是小生连累你的，害得你受罪了”

红娘道：“我被打得没办法，只得全都讲出来了。”

张生道：“啊哟，这便如何是好？红娘姐姐，那老夫人听了如何呢？”

红娘道：“老夫人听了，大发雷霆，要把你扭送官府，办你个引诱良家妇女之罪。”

张生急得两手乱搓，心想一经官府，斯文扫地，我有何面目再立于世上。说道：“这，这，这。。我命休矣”红娘见张生急成这个样子，心想这个傻角也是不经吓的。说道：“相公别急，红娘话还没有说完哩。”

张生道：“那老夫人究竟如何？”

红娘道：“那老夫人被红娘如此如此，这样这样一说，她自己觉得理亏，不敢去官府告发，无可奈何，只好把小姐正式许配给你。”

张生听了，不觉笑逐颜开，总算等到了这一天，但又怀疑不是真的，问道：“红娘姐姐，这是真的吗？”

红娘道：“谁来骗你！我就是奉了老夫人之命，来请相公到内堂去面许婚姻的。相公，快走吧”

张生难为情极了，心想这些丑事，正应该设法遮掩，怎能去不打自招呢？说道：“啊！红娘姐姐，你别跟我开玩笑，西厢事发，小生心中惶恐，有什么脸面到那里去见老夫人？小生不去”

红娘道：“相公，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害臊的？既然事情已经泄漏了，总得有个了结，你也应该去主动认错，投案自首。现在俺崔家陪酒陪茶倒过来迁就你，用不着你再去请媒人来求婚，你怕什么。我不愿意再当师父，收你这个苗而不秀的没出息的徒弟了。”

张生道：“小生怎么敢去啊”

红娘道：“呸！你真个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当初你在说‘小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时那么胆大，在月光下跳粉墙时那么胆大，你一个月夜夜做夫妻，又那么胆大，你一个人在书房毫无顾忌地高声朗叫又那么胆大。现在西厢事发，你就这般的胆子小！你以为能遮掩过去就遮掩过去，做夫妻能遮掩一辈子吗？”

张生听了，觉得甚是有理，可是实在放不下脸来，只是“这个，这个。。”红娘道：“张相公，别再这个那个的了，你如果不去，对得起小姐吗？”

别说每天朝踩露水夜踏霜的来西厢陪你的辛苦，你不想想她是抛弃了名节而来的，今天老夫人重新许婚，正是保全小姐名节的好机会。你再推三阻四，有何面目去见我家小姐？”

张生听了，感到事已至此，如何能逃避得过，就横下一条心来，说道：“也罢，红娘姐姐说得对，为了小姐的名节，小生万死不辞”

红娘道：“这就对了，这才是有情有义、敢做敢当的男子汉大丈夫，小姐没有看错人。事不宜迟，老夫人和小姐都在内堂等着，快些走吧”

张生虽然鼓足了勇气，说了那“万死不辞”，想想去见老夫人却仍然怕得心里打鼓。跟在红娘后面，也和刚才小姐下楼一样，一步一挨，真希望西厢到内堂这段路永远走不完。不多时，已到了内堂口。

红娘一打帘子，说道：“张相公来了”

张生此时，已是骑在虎背上，要退也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满面羞惭，低头走进去，走近老夫人面前，连忙施礼，说道：“老夫人在上，晚生张珙拜见老夫人”

老夫人见了张生，越看越生气，回起话来当然也不会有好声气。说道：“哼，好一个秀才！枉为圣门弟子，知书达礼，你是读过《孝经》的，难道忘了‘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的教诲吗？竟然作出如此荒唐之事，岂不有辱斯文”

张生羞惭难当，窘得无地自容，头更加垂得低了。

老夫人又说道：“本则要送你到官府，念你十载寒窗，免得断送了你的锦绣前程。先生虽然不义，老身我不能不仁，你应当扪心自愧”

小姐在母亲身后，张生进来时，并未回避，虽然不敢正视，但一直偷偷地看着，见张生羞惭满面，低下了头，心里也替他难受。原是同病相怜，现在听母亲这样严厉责骂，小姐心里更加不好受了，老娘啊，你不自己想想，难道都是人家的错吗？说得也太过分了，张郎是否受得了？希望他能忍得一时之辱，以博百年之好。

红娘在旁听不过了，不是说好叫张相公来当面许婚的吗？这个积世的婆婆还唠叨些什么？再说过份了，傻角受不了，一拍屁股一走了之，看你如何收场，刚才这傻角还再三不肯来呢，还是提醒一下吧。说道：“啊，老夫人”老夫人对红娘瞪了一眼，心里想道：你这小贼人别来阻止我，总得让我说两句出出这口气。说道：“如今我也不与你多作计较，就把莺莺许配与你为妻，成全了你们吧”

此话一出，喜坏了三个人。小姐听了，心花怒放，自己的名节终于保住，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做夫妻了。红娘听了，十分高兴，这桩婚姻总算落实了，也不在我半年来的奔波辛苦。张生听了，喜出望外，刚才的羞惭忧愁一扫而光，从心底里感激老夫人，他按捺不住心头之喜，连忙抢上一步，叫一声：“岳。。”

“母”字尚未出口，老夫人马上阻止，说道：“先生慢来！我虽然已把女儿许配给你，但是我们崔家世代不招白衣女婿，你虽是礼部公子，一榜解元，但尚未为官作宦。你要做崔家的娇客，必须要

纡青拖紫，取得功名，才能和相府门第匹配。此处不是你久留之地，你要以功名事业为重，明日就上京去赶考，中了功名，拿五花官诰来和小女完婚。如果落第了，你就别来见我。请自便吧”

红娘听得老夫人要张生明日就动身上京赶考，着实吃了一惊，这个积世婆婆心肠也太坏了，归根结底还是要赖婚，这次赖婚比上一次高明得多！上次的借口是“中表联姻”，可以用“佛殿许婚”抵消。这次的“崔家世代不招白衣女婿”却无法反驳。为了维护崔家的门第，你张生必须做官，不做官就别回来，而且还含有激励小辈上进的善良愿望在内，何等的冠冕堂皇！张相公是才华盖世，取功名好比探囊取物，可是世界上的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一张相公考不中呢？张相公一落第，当然无颜回到崔家来，那么这桩婚姻不必去抵赖，就自动赖掉了。这是张生的没能耐，不争气，不是我老夫人的狠心肠，多么的光明正大啊！上次的赖婚，还有一个兄妹相称，张生还有一个子侄的名义。这次可好，一声“先生且慢”，连子侄的资格都赖光了。上次赖婚以后还挽留在西厢，这次许婚了反而立即赶出门。看来老夫人接受了上次的教训，放在家中不太平。不要堂没有拜，先抱外孙子，干脆撵了，眼不见为净，一劳永逸。唉！这个积世的婆婆啊，真是阴险毒辣透了！小姐啊，张相公啊，这回我红娘可帮不上忙了，但愿张相公高中回来，也让小姐和我红娘扬眉吐气一番。那时候，我要受你的媒红，吃你的喜酒。

张生听得老夫人逼他明日就要动身，心里十分惆怅，九九归一还是门第。老夫人说到此也至矣尽矣，没什么话好说，男子汉大丈夫，这一点志气还是有的。于是说道：“晚辈谨遵老夫人之命，明日一准进京，努力功名，争得五花官诰、凤冠霞帔为聘礼，决不辱没你家相国门楣、崔氏家声。”

老夫人听了，说道：“好，说得好，好男儿应该有这种大志”老夫人怕张生提出，既然已把小姐许配，就拜堂成亲了再走，那就不大好办了。现在张生不提此事，是再好不过了，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就对春香说道：“春香，传言总管，安排果酒，准备车马，明日我亲往长亭，与张先生饯行。另外，通知长老一声，请他也去送别。”

春香领命而去。

老夫人见春香去了，对张生看看，戏演完了，你还不快走，站在这里让人生气，赶他走吧。说道：“先生且退”

张生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老夫人下了逐客令，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走吧。说道：“是，是，晚辈告退。”快快回西厢而去。

小姐此时，心中刚才因母亲许婚而生的喜悦全部化为乌有，悲苦难言，母亲啊，你不要认为别人看不出你的手段，你是口蜜腹剑，表面上是为了崔家门第，为了我女儿好，实则还是不忘记赖婚。我和张郎已有夫妻之实而无夫妻之名，你既然把我许配给张郎，就成全到底，拜堂成亲，让女儿名正言顺，恢复名节以后，再让张郎上京赶考也还不迟。你如此匆忙地把张郎撵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还不是要活活拆散我们这对好夫妻吗？你看重门第功名，我莺莺可不在乎这些，我要的是人品好，白衣人又何妨？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要张郎去求功名又有什么用呢？母亲啊，你根本不爱女儿！万一一张郎不回来，你女儿名节何存！想到这里，眼泪又掉下来了。老夫人见张生已走，回头看看女儿，见小姐正在落泪，就知道她是为了和张生分离而悲愁。心想，你这个不长进的贱人，弄得我下不了台，我压根儿不愿把你许配穷酸，这婚是赖定了的，你们高兴得过早，先让你们尝尝生离的痛苦。往后嘛，我料想这个已伤了阴德的禽兽，犯了圣门之戒，冥冥中是不会让他考中的，那时节，就由不得你了。老夫人已把女儿和张生放到敌对的地位上，已经没有半点骨肉之情了，不过在表面上还是要做作一番的。说道：“儿啊，不用哭泣，为娘是为你好埃只因为崔家不招白衣女婿，张生虽是解元，却并未做官，有辱崔氏门庭，故而为娘命他明日赴京赶考，将来他得中了新科状元，出任为官，当然就是崔家的女婿了。”

小姐还是不停地落泪，心里直在呐喊：什么崔家不招白衣女婿，难道表兄郑恒不是白衣么？为什么硬要中表联姻？

老夫人见女儿还在哭泣，说道：“儿啊，为娘已经年迈，不能照看你一辈子，我让张生去求官，为的是让你享受荣华富贵，这是为娘的一片苦心啊！不用伤心了，明天早上，跟随为娘一起到长亭，与张生饯行，以表心意。红娘，扶小姐上楼去吧”

小姐告辞母亲，由红娘扶着，哭哭啼啼回到妆楼。

却说张生，被老夫人请退以后，回到西厢书房，坐下长叹了一会儿，觉得不走也无法可想，只好暂时忘掉愁闷，叫琴童道：“琴童”

琴童自从相公被红娘叫去，也估计到可能和小姐来西厢有关，现在见相公回来后愁眉不展，不住地长吁短叹，知道有些不妙，也不敢去问，在旁边侍候着，听得叫唤，忙答应道：“相公，琴童在，有什么事吗？”

张生道：“快些收拾行李。”

琴童觉得奇怪，问道：“相公，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突然就要走了呢？”张生道：“唉！这都是狠心的老夫人做出来的好事”

琴童道：“相公，能不能说给我琴童听听。”

张生道：“一言难尽，红娘奉了老夫人之命把我叫到内堂，先是训斥了几句，就把小姐许配与我。”

琴童忙道：“恭喜相公，贺喜相公，那我家小姐真的成了我家主母了。”张生道：“当时我也高兴万分，哪里知道老夫人却说什么崔家世代不招白衣女婿，着我明日就上京赶考，分明是拆散我们夫妻嘛。”

琴童道：“相公，你反正迟早要去赶考的，不必伤感。”

张生道：“那老夫人又言道，得中了功名，就来和小姐成婚，如果落第了，就别去见她，请我自便。”

琴童听了，说道：“啊哟相公，听这种口气，分明又是要赖婚了，不过，相公可放一百二十个心，这桩婚事是赖不掉的。相公是才子，满腹经纶，中个把状元不在话下，到那时，状元骑白马，跑来娶我家主母，气气这个老东西”

张生道：“琴童，不得无理”

琴童道：“是，气气这个老夫人。”

张生道：“琴童，你在这里好好整理行李，我要去向长老告辞。”张生出了西厢，来到方丈，在门口恰巧碰上了法聪。

法聪道：“阿弥陀佛，张姑爷，久违了，一向可好？”

张生道：“法聪小师父，久违了！托小师父福，一向粗安。”法聪道：“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姑老爷大驾给吹来了？”

张生道：“一来感谢小师父往日的鼎力相助，二来要拜访长老。”法聪道：“君子不忘其旧，相公何日请我小和尚喝喜酒？”

张生道：“日后归来，一定奉请。长老在家吗？”

法聪道：“师父在家，听相公口气，似乎要出门？”

张生道：“是的，特来向长老和小师父辞行。”

法聪道：“阿弥陀佛，相公请稍候，让我去通报师父。”说罢，转向门里叫道：“师父，张相公来了。”

长老正在屋内打坐，听得法聪通报，说道：“有请。”张生踏进方丈，见了长老，连忙施礼，说道：“长老，久违了，小生这厢有礼”说罢，一揖到地。

长老忙合十还礼，说道：“阿弥陀佛，老衲还礼，里边请坐。”宾主落座，法聪送上香茗。

张生道：“长老，小生今日特来辞行。”

长老道：“刚才崔府总管通知，得知先生明日启程赴考，不知为何如此仓促？”

张生道：“一言难尽！今日老夫人召见，面许婚姻，然而又以崔府世代不招白衣女婿为由，命小生明日即上京赴考，恐明日登程匆促，不及告辞，故此先来与长老一聚。”

长老道：“阿弥陀佛，老夫人总算允婚，亦是一桩喜事，老衲恭喜先生。老夫人要先生上京应举，也是爱护先生，督促先生上进。想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独占鳌头是意料中事。老衲在此拭目以待，静候佳音。”

张生道：“多谢长老。”

长老道：“明日长亭，老衲亲自相送。”

张生道：“小生何德何能，怎敢劳动长老法驾？”

长老道：“阿弥陀佛，想老衲和先生，忝为忘年之交，先生远行，理当相送。”

张生道：“小生实不敢当。小生行装尚未整理就绪，告辞了。”说罢，起身一揖。

长老道：“先生请便，明日长亭再见。”起身相送。

至方丈门口，张生道：“长老请留步，明日劳动长老，于心不安。”

长老道：“阿弥陀佛，先生不必过谦。恕老衲不远送。明日再见。”

张生道：“明日再见。”辞了长老，回到西厢。

张生今天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想得很多，思绪很乱，他回忆了这六个来月的一切，有苦亦有甜。这两种感受，又各有不同，在痛苦之中，有相思的痛苦，那是含有甜味的。有被赖婚的痛苦，有现在被逼拆散夫妻的痛苦，者夫人明为许婚，暗中还是赖婚。自有科举功名以来，这考试谁都不能保证，何况还要夺得状元。如果我侥幸得中，倒也罢了，万一科场失利，岂不是和小姐永远不能相见了？老夫人的心肠何其毒也！明日离开了小姐，不知道何日再能相会？他辗转反侧，直到天明。

琴童平常贪睡，可今天比往常起得早得多。他起身后，重新把行李检点了一回，就到张生房间里，看看相公是否醒来，一进房门，见主人躺在那里看帐子顶，已经醒了，其实张生几乎一夜没有合眼皮。

琴童道：“相公，你醒了。”

张生道：“行李都收拾好了么？”

琴童道：“早已收拾好了。昨天相公去见长老时，老总管来说，要相公先到长亭去等候，老夫人和小姐一同去。”

张生见天已大亮，就没精打采地起身梳洗。心想老夫人如此催逼启程，冷酷得毫无一点人情，多留此间，徒增烦恼，走就走吧。就是因为门第功名，受她白眼，当年韩信受辱于胯下，也没有我张珙今日的窝囊！但愿此去能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吐气扬眉，方能一雪今日之辱。说道：“琴童，吃饱饭，准备启程。”

琴童道：“相公，你也吃一碗。”

张生道：“唉！纵有山珍海味，金波玉粒，我哪里吃得下啊”

此时，崔府有几个僮仆悄悄来送别，其中有琴童的好友崔禄。他见了琴童，很有点依依不舍，说道：“琴童兄弟，这次去了，不知何日再见，路上要多多保重，好好侍候张相公。”

琴童道：“多谢禄哥关心。我想我们不久就能再见。我家相公一定会中个状元回来的。”

崔禄道：“这也是我的希望，那时，大家可以高高兴兴地喝喜酒了。”

张生和琴童对前来送别的人一一答谢后，就一肩书剑，静静地踏出书房，张生随手把房门带上。唉，在这西厢，曾经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也获得了无限的蜜意柔情。这假山，这角门，处处留下了浪漫的痕迹，永生也难忘却，令人留恋难舍。

琴童道：“相公，走吧”

张生若有所失，一步三回头地出了寺门，看看周围的一切，想起了春间初游的情景，山门依然是旧时的山门，景物还是当日的景物，不过是盎然春意换成了肃杀秋光。看着碧蓝的澄空飘荡着缕缕白云，墙边林间开遍了金灿灿的黄花，飒飒的西风，一阵紧似一阵，真像那老夫人紧紧催迫一

般，让人从身上直冷到心头。从北边飞过来排成“人”字的大雁，哀声啼叫，飞向南天。前面一片枫林，好似醉人的脸庞，是谁把它染红了的？那都是别离人儿伤心的血泪啊！张生睹物伤情，不住地叹气。

琴童放下行李，把马牵到了张生身边，说道：“相公，上马吧”

张生此时无限惆怅，带着满腔伤感，跨上马背，也不挥鞭，任着马儿脚步，缓缓而行，真是“马迟人意懒，风急雁行斜”。不知不觉，已到十里长亭。

长亭，始自秦汉时代，沿大路每隔十里，就在路边造一所凉亭，以供行旅的人们休息，也是送别的处所。后来，每隔五里也设一个亭子，叫做短亭。北朝庾信的《哀江南赋》中说到“十里五里，长亭短亭”。李白的《菩萨蛮》也有“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的句子。今天大家就在这里分手。

张生下了马，琴童放下担子，接过马缰绳，把马匹系在一棵柳树上。这里没有别的建筑物，仅有一座孤零零的凉亭，亭子是四角形砖木结构，十分简陋，亭中除了中间一张石桌，围了四条石凳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处在这萧瑟秋风中，更显得凄凉。加上亭内立着个断肠人，其凄凉更添十分。张生在此等候了好久，真是度时如年。

正在张生凄惶徘徊的时候，老夫人和小姐乘着油壁车来了。

今天老夫人用了两辆车子，自己带了春香坐一辆，小姐和红娘同乘一辆，其他仆妇丫环一个也不带。钱行的酒菜，装在食盒里，就放在车上。小姐坐在车中，珠泪不断，简直是肝肠寸断，死别生离。她恨和张郎相见得太急，怨张生归去得太快，长亭外古道边千万条长长的柳丝，也难以系住张郎的白马儿。张郎的马儿慢点走吧，我这辆车怎么不快点儿行啊！可恨我娘亲，在家里有意磨蹭到此刻才动身，我真恨不能拜托枫树林梢挂住那已经西斜的太阳，不要那么快地落到山后。我和张郎刚刚摆脱了相思之苦，却又开始品尝这别离的滋味。我自从听到了一声“去也”，腕上的金手镯立刻松动：望见了那十里长亭，玉肌冰骨顿时清减。这种痛苦，有谁能知道呢？在家动身时，红娘还问我今日为什么不打扮？唉，这丫头哪里知道我的心啊！看到了安排好去送行的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地生气，哪里有这份闲心肠去打扮得娇娇滴滴像花朵一样呢？送别张郎以后，我就准备着被儿枕儿，干脆昏昏沉沉地睡，那衫儿袖儿上承受着重重叠叠的泪水，只能悲悲切切地把书信儿寄。

红娘想，小姐和张相公此时一定悲伤万分，一对好夫妻，今天要生离死别，这积世婆婆实在缺德，看来她不达到赖婚目的是死不瞑目了。今天的长亭，也许又有什么新花招使出来，唉，小姐和张相公的命也真苦！

法本长老带了法聪也赶到长亭为张生送行来了。

车子在长亭外停下，春香和红娘把老夫人和小姐先后扶下车来。

张生见老夫人和小姐到了，连忙以小辈见长辈的恭敬态度，抢步上前，拱手行礼，说道：“岳。。”

老夫人见张生要叫她岳母，这可不行了，我根本不承认你这个女婿，今天给你一叫，名分定了下来，将来赖起婚来又多一层麻烦，不行，赶快堵他回去。说时迟，那时快，慌忙截住道：“张先生，老身还礼了。”

张生此时，又气又恨，又羞又窘，分明不承认我这个女婿，一时行礼也不好，不行礼也不好，只得低下了头，垂袖而立。

红娘在旁看见，心想老夫人硬生生把张相公那声“岳母大人”给堵了回去，赖婚之心不死，而且比上一次更阴险毒辣。可一时也顾不得细想，和春香赶忙把车上带来的酒菜安放在石桌上。这时，长老也到了。

长老道：“阿弥陀佛，老夫人早。”

老夫人道：“长老也早，有劳长老了。”

长老道：“阿弥陀佛，老夫人相召，老衲岂敢不奉陪？何况老衲与张先生谊忝知交，亦理应相送。”有夫人自己居中坐下，石凳上早就铺好坐垫。说道：“长老请坐。”

长老道：“阿弥陀佛，老衲谢坐了。”说罢坐在老夫人上手。

老夫人道：“儿啊，你也坐下了。”

小姐正在生气，娘啊，你也太过份了。你既然把女儿许配给他，他就是你的女婿，叫你一声岳母大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凭什么不让他叫，把它半道上堵回去，真是岂有此理！分明你根本不想把我许配给张郎。看看张生孤凄地站在亭子外面，心里更为难受，唉！张郎受委屈了。现在母亲命她坐，她就呆呆地在老夫人下手就坐。

老夫人见女儿已坐定，才对红娘说道：“红娘，去请张先生进来赴宴。”红娘道：“是”走出亭子，只见张生站在那里唉声叹气，迎风洒泪，他被老夫人当头一记闷棍给打昏了，真可怜。遂柔声道：“相公，老夫人请你赴宴。”

张生回转身来，低声说道：“是，遵命”其实张生离亭中的石桌不过几步距离，只要轻轻唤一声，就能听到。老夫人却让红娘去请，表面是表示敬重，实则是见外，根本没有把张生当作自家人相看。按照张生的脾气，这个宴会是不愿参加的，几次三番戏弄侮辱，铁石人也会恼火，所以虽然说了声“遵命”，身子却没有动。

红娘想，老夫人不认张相公为亲戚，我来替你认，说道：“张相公，来吧，自己亲戚，何必客气啊！进来坐吧”

张生听红娘这么一说，觉得不管如何，看在小姐和红娘面上，且忍一时之气。说道：“多谢红娘姐姐。”

老夫人心里十分恼火，红娘这小贱人乱开腔，我没有把穷酸当亲戚，要你去认！算了，反正你认你的，我不认我的，说道：“张先生请坐。”

张生很不自自在地在老夫人对面唯一的空座上落座，说道：“多谢老夫人”坐下后，偷眼望了望小姐，只见小姐花容憔悴，泪流满面，一夜没有见，玉人儿竟变成了这个样子，往后将如何过日子呢？不觉一阵阵心痛。

老夫人道：“红娘，拿酒过来，代我敬张先生一杯。”

红娘奉命执着酒壶到张生面前满斟一杯。

老夫人道：“请先生满饮此杯”

张生对着酒杯看看，再向老夫人望望，心想这杯酒是否又是赖婚酒，不能喝，说道：“晚生蒙老夫人长亭饯别，已不敢当，今复赐酒，愧不敢领。”老夫人道：“先生不必太谦，岂不闻恭敬不如从命，先生请饮此杯，老身有句话要奉赠于先生。”

张生想，有话你尽管说，酒我是不喝，说道：“老夫人有良言教诲，晚生洗耳恭听。”

红娘看了，心中暗暗好笑，这傻角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吸取了赖婚宴上的教训。其实今天的这杯酒，喝与不喝都一样，老夫人不会再让小姐叫你救命的哥哥了。现在不是怕这饯行宴上的赖婚，而是万一你相公考不中时的赖婚。但愿相公此去争争气，捞个状元回来。

老夫人见张生不肯喝酒，也不再勉强，说道：“先生，老身有一言奉告。昨日老身已将女儿许配给你，你要发愤苦读，拔取头筹，不要辱没了我崔家的门第，不要辜负了我女儿对你的一片心意。所以先生此次上京赴考，不仅仅是你个人的得失，更关涉到我崔家一门的荣辱，希望先生好自为之。”张生道：“是，晚生托庇老夫人之福，凭着自己胸中之才，夺魁首、得官职易如拾芥。”

老夫人道：“先生，自古功名无凭据，也有文章虽好，时运不济的，还得靠祖宗积德，自己修身。希望你不要迷恋眼前的温存，安心去夺取金榜第一人。先生，此次如果名落孙山，空手归来总是不好的吧”

张生怔住了，还没有考试先听到如此不吉利的言辞，她是存心咒我考不中吧，气得话也说不出，只是“这，这。。”

老夫人道：“老身所言，无非是激励先生，戒骄戒躁，大展鸿图，原是一番好意，请先生三思。”

长老在旁说道：“阿弥陀佛，老夫人所言极是，张先生决不是落后之人。来，先生饮了老夫人所敬之酒，老衲也要借花献佛，敬你两杯哩”

张生道：“多谢长老，小生担当不起。”说罢，把红娘斟的那杯酒一饮而荆

长老拿过酒壶，亲手在张生的酒杯里斟满了，说道：“阿弥陀佛，这一杯祝贺先生连科及第，金榜题名”

张生道：“多谢长老。”举杯一饮而荆

长老又斟了一杯，说道：“这第二杯酒是祝贺先生衣锦荣归，完婚团圆。”法聪在旁说道：“相公，师父说得很对，这杯是成双酒，不可不饮”

张生道：“好，多谢长老，多谢法聪小师父。两位深意，小生感铭肺腑。”说罢，就把第二杯酒饮了。

小姐在旁，二直不住地长叹，在这西风起黄叶纷飞的季节，长亭外烟霭凝寒，衰草凄迷，我侧身枯坐，蹙额愁眉，形容憔悴，见张郎也是泪珠在眼眶里转，却不敢掉下来，恐怕别人知道，或猛然间把头低下，长长地叹口气，假装整理衣衫。虽然日后会成为佳配，但不知哪年哪月，空蹉跎了大好青春，怎么不令人伤心呢！仅仅是昨晚到今天，我总是神不守舍，杨柳腰围都清减了。今后那漫长的相思日子，教我如何过呢？

老夫人看在眼里，心想让女儿也去表表心意。见长老敬酒已毕，对小姐说道：“儿啊，与张先生敬酒”

小姐听了，心里十分生气，哪有让女儿叫丈夫为先生的？第一次赖婚时，还让我称一声哥哥，这次倒好，连兄妹之情都剥夺了，索性变成了外头人。母亲啊，你的心也太狠了！她端起酒杯，让红娘斟满了，颤巍巍地捧到张生面前，低声长叹道：“请饮此杯。”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心想，我和你亲热还没个够，分离倒来了，回忆起前一晌的私情蜜意，昨天才许婚，今日就别离，我曾经深刻地领略了这两天相思的滋味，哪料到这别离的痛苦更增加十倍！

张生见小姐来敬酒，慌忙站起来去接，想和小姐说几句话，可是老夫人在一侧虎视眈眈地盯着，虽有千言万语，也被吓了回去，只有默默而视。小姐见张生不说话，倒有点埋怨起张生来了。心想，你我都年纪轻轻的，却这样随随便便地远别了，你的情太薄，容易抛弃。你全不想你我腿压着腿，脸贴着脸，手握着手，头挨着头的亲热劲。你到我家来做相国女婿，靠我了做妻子的荣华，你做丈夫的也照样尊贵，只要能够夫妻在一起好似那并头莲，比状元及第强得多了。

老夫人见他们两人敬酒，一个递的不放手，一个接的也拿着酒杯，两个人共捧着一只杯子，既不喝酒，也不说话，只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说道：“红娘，替张先生敬酒。”

红娘道：“遵命”就拿起酒壶，走到张生面前，说道：“相公，把小姐手里的酒喝了，红娘奉老夫人之命，给你敬酒来啦，相公，这是红娘敬的。”小姐把酒杯递给张生以后，叹了口气，唉！敬酒也敬得太急了，只让我们对面看了一会儿，马上就要别离了。若不是老娘亲在旁边监视着，我一定要学学孟光，给他个举案齐眉，虽然只是这短短的一时半刻，也总算是我们夫妻同桌吃了饭。现在只能在眼里传递情意。想想这种痛苦的场面，我差一点要变做望夫石了。

张生接过红娘的酒杯，说道：“多谢红娘姐姐，姐姐的大恩大德，小生铭记在心，来日再报。”说罢，一饮而荆

红娘道：“小姐，你早饭也没有吃，就在这里喝一口儿汤水吧。”

小姐道：“红娘，什么汤水，我还能咽得下吗？”这些酒和菜，尝尝味道好像还不如土和泥；土和泥还有点土气息，泥滋味。那些温得暖溶溶的美酒，清淡寡味得像白开水，其中多一半还是相思泪。面前的茶饭实在懒得去吃，肠胃中已塞满了愁和恨。为了蜗牛角上的虚名，苍蝇头那么大的微利，把好鸳鸯拆散在两边，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不住地长吁短叹，泪水涟涟。

老夫人看着女儿哭得可怜，把她的铁石心肠也哭软了，她知道有她在旁边监视着，这一对苦人儿纵有千言万语也不会说半个字儿的，还是走开吧，让他们去说些体己话，在这光天化日之下，谅他们也不敢再做那些越礼的丑事。遂道：“春香，套上车儿，我们先回去。红娘，你侍候好小姐，随后回来。”

红娘听了，欢喜非常，这积世婆婆大发慈悲起来，倒是出乎意料，忙道：“红娘遵命，随后马上就回来。”

长老也向张生告辞，说道：“阿弥陀佛，老衲也要告辞了，别的话也不用多说，老衲在荒寺内准备买登科录来看先生的好消息，那办喜事的茶饭是少不得老衲的。哈哈！先生，一路上小心，

鞍马上要保重”说罢合十作别。

法聪道：“先生，法聪也要告辞了，祝先生飞黄腾达，独占鳌头。从今经忏无心礼，专听春雷第一声。阿弥陀佛”

张生连忙还礼，说道：“多谢长老，多谢法聪小师父，小生一定不负二位期望。”说罢，深深一揖。长老带着法聪，跟在老夫人的车子后，回寺而去。

此时的长亭，石桌上杯盘狼藉，只剩下张生、小姐和红娘三个人，冷清清的格外凄凉。

小姐在想，现在已是夕阳西下，远山横翠，马上就要车儿投东，马儿向西了，不知张郎今晚投宿在何处，叫我在梦里也难寻觅。讲几句知心话吧，可是千言万语，从何说起呢？总以为昨日内堂许婚，可以朝夕相处了，哪知道相思才开始，真是柔肠寸断，泪水干行。小姐哽咽地说道：“张郎，此去长安，路途遥远，希望你保重身体，在路上要小心饮食。住在荒村时，那里雨露多，要早一些睡。投宿在野店时，那里的风霜重，要起身得迟一些。到了京师，更要小心在意。在这秋风里鞍马旅程，容易疲劳，最难调护保养。张郎，没有人在身边照顾，你一定要自家保重”说罢，泪如雨下。

张生道：“多谢小姐关切，希望小姐在家，也要善保玉体。”

小姐道：“张郎，不知此去，何日可以归来？奴家敬你一杯。”

小姐的衣衫襟袖上洒满了淋漓的血泪，比江州司马白居易的青衫更湿。

马上就要伯劳东去，燕子西飞，现在是人在眼前，转瞬就是相隔千里。郎君你还未登程，我不得不先问归期。来，满饮此杯！还没有喝，心已经先醉了。唉！眼中在流血泪，心里已成灰烬！只见她强抑悲伤，亲自执壶，为张生斟满一杯，自己也斟了一杯，又替红娘斟满一杯，说道：“红娘，我们一起饮尽此杯，愿张郎早日归来”说罢，端起酒杯，红娘说道：“是的，相公你要早去早归，别让小姐为你相思憔悴。”也端起酒杯。

张生也端起酒杯，三人一饮而荆

张生心中万分难受，这个归期我也没有把握啊，我还没有上路，小姐已先问归期，足见小姐对重聚是何等的心切，但我也无法预定，只得说道：“小姐若问归期嘛，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小生此番前去，定要夺个状元回来，不夺状元誓不回来”

小姐一听，心里很是焦急，你不考中就不回来，叫我怎么办？这也难怪，母亲说得太绝情，说什么“落第了休来见我”，“空手归来总是不好吧”，逼得张郎如此。功名从来无凭据，万一此去考不中，岂不是等于永别了？说道：“张郎，功名从来无凭据，此去不管是得官还是不得官，一定要赶快回来啊！千万不要以为金榜无名就人不归来，要知道奴家在日夜盼望你哩”张生道：“小生此番进京赴考，一定要夺一份五花官诰来为小姐增添光彩，岂肯辱没了小姐，被老夫人耻笑吗？”

小姐道：“张郎的志气固然可嘉，奴家心领。不过奴家委身于你，只是爱你的人品才华，并不爱你的富贵禄位。夫妻只求能长相厮守，白头偕老已经满足了，所以无论中与不中，都要赶快回来。”

张生道：“小姐所言极是，小生此去，若是功名无份，也会立即回来，替小姐画眉。”

红娘道：“相公这就对了，别去听老夫人空吓唬，我才不信你回来老夫人会把你撵出门去。”

小姐此时心中悲痛之极，两行眼泪好像九曲黄河决了口，一腔怨恨把华山三峰压得低了一大截，这份天来大的忧愁向谁去诉说，这相思也只有自己得知，老天爷从来不管人瘦损憔悴。刚才是笑吟吟一同来，马上就要哭哭啼啼各自归。想我回去之后，只能在傍晚独倚西楼，望望那夕阳古道，衰柳长堤，只是难见伊人。就寝时钻进罗帏里，昨天晚上还是绣衾里香喷喷、甜蜜蜜、暖融融欢爱不尽，今夜里却是翠被中孤凄凄、苦丝丝、冷冰冰，只有梦知，禁不住泪眼愁眉。

张生道：“小姐，还有什么金玉良言要嘱咐小生？”

小姐道：“张郎，奴家不忧你‘文齐福不齐’，考不中无关紧要，怕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使奴家有白头吟之叹。我怕你见了异乡花草，又像在普救寺见了奴家一样住下来不走了。你马上就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相赠，口占一绝送给你吧。”言毕，泪眼婆娑，娇啼哽咽，吟道：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张生道：“小姐，你多虑了，小生之心，唯天可表！想普天之下，还有谁能比小姐更美更多情，小生还敢去怜谁？况且从春天到现在，其中艰难曲折，若非小生一往情深，还能等到现在？你我情深义重，海可枯，石可烂，耿耿此心永不变。小姐的诗章，情味深长，小生谨和一绝，以剖寸心。”说罢，朗声吟道。

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

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

小姐道：“张郎，你此去，要经常寄信回来，不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是青鸾有信频须寄，只要有便，我也会不断写信给你的。再叮嘱你一句，希望你牢牢记住，千万不要‘金榜无名誓不归’，一定要回来啊”

张生道：“小生一定铭刻在心，请小姐放心。”

红娘道：“小姐，夕阳西下，老夫人也回去好一会儿了，我们回去吧”小姐还是难舍难分。

张生一看天色，再不走，今晚要赶不到宿头了。说道：“小姐珍重，小生就此拜辞”

此时琴童已把玉骢马牵了来，张生一狠心跨上马背，说道：“小姐，请回去吧”一挥马鞭，琴童挑了担子，沿着夕阳古道，直奔天涯而去。

小姐肝肠欲碎，呆呆地仁立在那里，眼望着张生的背影，从大变小，青山隔断了送行人，稀疏的树林恶意遮挡，暮霭淡烟也来掩蔽，我的张郎去了，夕阳古道上静悄悄的，只有秋风送过来几声马嘶，我实在懒得登上车儿，为什么来时急匆匆，回去那么迟缓？不由得哭出声来：“张郎啊”

红娘道：“小姐，千里送行，终须一别，张相公已经远去，看不见了，我们还是回家去吧”说着，扶了小姐，登上油壁车。

小姐长长地叹了口气，唉！四周围的山色都是愁绿惨碧，夕阳返照更是苍茫凄凉，人间的忧愁烦恼填满了胸臆，估量这些大车小车儿怎么能承载得起啊！

此时的张生奔走旅途，怅然若失，看看天色不早，就对琴童说道：“琴童，我们得赶紧走一程，早些寻一个旅店客寓。”

真是：泪随流水急，愁逐野云飞。

4.16 第十六章：惊梦寄书

话说张生，带了琴童，离了十里长亭，紧赶了一程，不知不觉已走了三十里了。回头望望蒲东萧寺，暮霭云遮。只见半林黄叶，全是凄惨的离情；秋风凄厉，刮得大雁儿斜飞。人儿心力交瘁，意懒心灰；马儿也懂得主人的心情，缓步迟迟。离愁重重，别恨叠叠，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想想前天晚上还是绿绸被子香喷喷，散发着浓郁的兰麝味，小姐在珊瑚枕上把身躯儿斜倚在我身上，脸跟脸紧紧地贴着，散开乌云般的长发，白玉梳儿斜坠，真好像上弦的新月，仔细地注视，越看越美，越看越爱，准能料到今日里忍受如此的孤单和凄凉。马儿似乎走得累了，慢吞吞不肯前行，好在前面已经到了草桥。张生说道：“琴童，前面就是草桥，我们找个旅店，住上一晚，明日赶早动身。人已累，这马儿也不肯走了。”

琴童道：“相公说的是，琴童也走不动了。”

真是：行色一鞭催去马，羁愁万斛引新诗。

草桥是个小市集，百十来户人家，半数务农，半数经商，由于地处山西通往长安的古道上，过往商旅颇多，所以买卖也还不错。镇上市容，当然赶不上大都市，小街两旁的商号，倒也错落有致，茶坊酒肆，旅店招商，也都齐备。

主仆二人来到一家客店门口，上面挂着一盏灯笼，写有“悦来客店”字样。张生甩橙离鞍，对着店门叫道：“小二哥在吗？”

店小二闻声而出，见有客人，忙上前施礼，说道：“官人可是要住店么？”张生道：“有头等房间么？”

店小二道：“小店有头等上房，干净宽敞。”

张生道：“小二哥，把马接了，上好草料，不可怠慢。”店小二道：“官人放心，小店有专人饲马。”说着，冲着门内吆喝道：“客来，接马”门内出来一个打杂的，高声应道：“来喽”把马接了过去，牵往后槽。张生道：“小二哥，点上灯，我什么都不吃，只想早些歇息。”琴童也道：“我也累得不行，腿酸脚软，眼皮净在打架。”

店小二道：“官人，请随小的来。”

店小二把主仆二人领到上房，是一个双套间，里外房各有床铺一张，几椅齐全。店小二送上香茗热水，退了出去。

张生道：“累死人也”

琴童侍候张生洗脸洗脚，待张生上床以后，自己也三下五除二地抹了把脸，立刻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此时四野里蟋蟀凄清地鸣叫着，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秋风飒飒，吹得纸窗儿豁刺刺地直响，增添漂泊旅客的愁闷。褥儿单，被儿薄，冷冰冰几时能睡得温热，这孤眠的滋味实在令人受不了。张生长长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小姐啊！今夜能不能来梦里相聚啊”辗转反侧了一会，渐渐合上了眼睛，迷迷糊糊睡去了。却说此时，小姐在闺房内坐卧不安，回想那长亭送别的情景，张郎在上马时悲伤得痛哭流涕，我哭得那般悲痛欲绝。却说自从别离以后到太阳刚落山，愁得我实在忍受不了，一下子瘦损腰围，就这半个时辰，翠湘裙早已宽出了三四裙，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折磨！想想我和张郎这份痛苦的姻缘刚刚落实，哪知晓可恨的功名，又把我们活活拆散；愁不完的胸怀刚刚好了一些，害不尽的相思如今又来了。张郎啊，你就这么走了，我实在放心不下，我要私奔出城，赶上他，和他同去长安，谁让你把我的心带走了呢？小姐打定了主意，趁着老夫人和红娘都睡了，瞒过这拘管得严紧的娘亲，躲过了形影不离的红娘，独自一人，步出房门，闪出院门。外边天空碧净，清霜浓重，白露下黄叶悄悄飘落。小姐走荒郊，越旷野，道路曲曲折折，高高下下。秋风来四野，左右乱转踏。身体娇弱，心里害怕，娇喘嘘嘘，上气不接下气，要赶上张郎，我只有疾走奔驰，但不知张郎在何处歇息？料想他一定呆呆地在店房里愁得没话说，过着度日如年的长夜，寒蛩催暮雨，晓风吹残月，张郎啊，今宵你酒醒在何处？正在彷徨的时候，忽见有一所村店，小姐想，张生大概就住在这里了。

小姐举起玉手，轻轻敲门，说道：“开门，开门来”

张生正在屋里愁闷难挨，听得外面有敲门之声，还在叫着“开门”，好像是个女人的声音，怎么半夜三更还来敲门？这究竟是谁？让我开门去瞧瞧。一边起床，一边说道：“是谁在敲门？是人嘛赶快说清楚，是鬼嘛马上给我湮灭”

小姐道：“张郎，是我呀”

张生把门打开，一看是小姐，不觉喜出望外，说道：“啊哟小姐，原来是你，怎么你来了？”

小姐道：“张郎，我实在放心不下，想你去了呵，不知几时再能相见，趁着老夫人和红娘都睡了，特地赶来和你一同去。”

张生连忙一把将小姐搂在怀里，把她拥进屋里，说道：“小姐啊，难得你如此情深，小生何以相报。啊哟，你看你看，衣衫都勾破了，绣鞋儿上沾满了露水泥沙，你的小金莲一定也磨出水泡来了！怎不教小生心疼”。小姐道：“我都是为了你啊，也顾不得路途遥远，崎岖难走。”接着在张生耳畔软语低声说道：“奴家想你想得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你看我香消玉减，瘦了多少。每见花开花谢，总是激起了青春容易消逝的伤感。怎能忍受凉丝丝的鸳鸯枕，冷冰冰的绣花被，风只骛孤，寂寞凄凉。你我本来是团圆明月，却被乌云遮住，想起来令人悲痛。想人生最苦的就是离别，可怜我千里关山，独自一人长途跋涉，受尽苦楚，为得是什么呢？像这样的牵肠挂肚，受尽煎熬，倒不如恩断义绝的好”说着，伏在张生怀里嚶嚶抽泣。张生道：“小姐何出此言？想小姐对小生恩深如海，小生对小姐义重如山，如何可以恩断义绝呢？今晚小姐前来相投，要和小生同行，小生求之不得，然而此去长安，千里万里，关山跋涉，宿露餐风，小姐乃千金之体，金枝玉叶，如何能经受得住旅途的劳顿？”

小姐道：“张郎，奴家不恋爱豪杰，也不羡慕骄奢，我只愿和你生则同裳，死则同穴。”

张生道：“纵然小姐坚定不移，小生心中实在感到不安。”

说到此处，两人不禁相拥而哭。

正在这时，外边来了一队贼兵，大声呼喊道：“弟兄们，刚才看到有一女子渡过河来，现在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快把火把点起来，仔细搜寻”其中一人说道：“我看得清楚，她走到这店里去了。出来，快出来”

说着，把门敲得震天响。

张生在里面吓了一跳，怎么小姐刚到这里，就有人来抢了，说道：“这可怎么得了呵”

小姐毫不在乎他说道：“张郎，你靠后些，让我来开门对付他们。”

张生道：“小姐，不可啊不可。你去开门，岂不是以身饲虎么？万万开不得门”

小姐道：“张郎，你怕什么，一切有我呢”说着，把门打开了。

原来这伙贼兵就是围困普救寺打坏主意的强盗，拿剑抡枪，挡在门口，露出贪婪的眼光，贼心肠不怀好意。其中一个领头的大喝一声道：“咄！你是谁家的女子，深更半夜渡河干什么？是不是奸细，快快讲来”

小姐挺身而出，娇叱一声，说道：“啐！给我闭嘴，靠边站！你们管得着吗！你们听着，大英雄白马将军杜确杜元帅你们知道吗？只要瞧你一眼，你就成了肉酱，手指指你一下，便教你化为一滩脓血。他骑着白马来了，你们还不赶快逃你们的狗命去么？”

那些贼兵并不惧怕，说道：“什么大英雄小英雄，我们何惧之有？你这小女子长得花朵一般，弟兄们，把她抢过来献给大王去。”说着，一拥而上把小姐抢了就走。

张生急了，上前一把握住了小姐的衣袖不放，说道：“狗强徒，目无上法，胆敢强抢我家小姐，我与你们拼了。”使劲一拉，只听得哗啦一声，把床上的帐子给拉了下来，睁眼一看，房间内静悄悄的，原来是南柯一梦。想想觉得有点不对，刚才明明是小姐在我身边，现在却不见了，也许是在门外，出去看看再说。忙披衣而起，开门一看，什么都没有，只见一天露气，满地霜华，晓星初升，残月挂天，绿依依的杨柳被高墙遮掉了一半，静悄悄的清秋之夜，门儿还紧紧地关着，疏刺刺的秋风吹落了林中的黄叶，昏惨惨的残月从云间露出透过纸窗。是那颤巍巍的竹影如走龙蛇，絮叨叨的促织叫个不停，韵悠悠的捣衣砧声一杵连着一杵没个消停，就是这些声响惊醒了我那急煎煎的好梦，痛煞煞的伤别，冷清清的长叹。唉！娇滴滴的玉人在哪里啊？张生在梦中惊醒以后。就再也合不上眼，一直在回味梦中的情景，小姐的柔情娇态，历历在目，如果每夜都有这种梦做，那就是莫大的安慰。思绪万千，直到天亮。

琴童起床后，来说道：“相公，天亮了，要不我们趁早赶上一程路，再到前面去打尖，吃饭休息。”

张生道：“很好，去把店小二叫来，算清房钱。”

琴童应声而去，不一会儿，店小二来了，张生付清了房钱，说道：“小二哥，请把马备好，我们要动身了。”

店小二说道：“小人立刻去办，官人请到店门口接马。”

张生上了马，与琴童往长安进发。颀尺长的柳丝，牵惹了无限的情思，幽回的溪水声好像替人在哭泣。斜月凄清，残灯半明不灭，伴人不眠，真个是旧恨连绵，又郁结着新愁。塞满了肺腑的离愁别恨如何去宣泄呢？即使拿纸笔来代替嘴巴，这千万种相思又去对谁诉说呢？全都是为了那一官半职，把一对好夫妻阻隔开万水千山。

张生在忧闷之中，到了长安，落寓在慈恩寺内。原来，古时的通都大邑，都有不少建筑雄伟、规模宏大的寺庙，寺内设有客房，接待十方香客，也接待游客，房钱比较低廉，很受读书人的欢迎。所以那些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大都喜欢住到寺庙中，一来省些钱，二来幽静，可以专心读书。

这慈恩寺，在长安城内赫赫有名。乃唐高宗李治在当太子时，替他的母亲文德皇后所建立的，故名慈恩。全寺规模宏大，有苍松翠柏，修竹奇花，环境幽雅清静。寺内有一座七级宝塔，是在高宗永徽三年（652）由唐三藏所建造，就是有名的大雁塔。

张生住进了寺内，为了不辜负小姐的一片深情，为了洗雪在老夫人那里蒙受的耻辱，安下心来，埋头苦读，准备参加明年的春闱考试。

光阴荏苒，一霎时已是开春二月，春闹期到。众举子皆入场文战，张生凭借自己胸中锦绣才华，托赖列祖列宗的阴德庇佑，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举及第，并得中头名状元，终于夙愿得偿。那时，金銮殿上传胪官点名，皇帝赐赏琼林宴，在京师御街上骑马夸官三日，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接着又拜谒房师，同年相贺，着实忙乎了一阵子。

张生得中状元以后，从慈恩寺寓所搬到了朝廷设置的客馆里，听候皇帝圣旨，御笔钦点官职，正式踏上仕途。

现在闲居客馆，张生的情绪安定了下来，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想小姐了。

一想起小姐，必然想起了那痛苦的一幕，崔家老夫人枉为一品相国夫人，言而无信，恩将仇报，赖婚赖不掉，就强迫我出来赶考，说什么崔家世代不招白衣女婿，把我张珙看得一文不值。现在总算祖宗积德，也凭了自己的才学，独占鳌头，这一下子老夫人总无话可说了吧。我没有辜负小姐的一片真情。如今高中状元，小姐还不知道，知道后不知该有多高兴哩。恐怕小姐在家挂念，让我写封信派琴童送去，以安其心。叫道：“琴童，琴童”

琴童道：“相公，有什么事？”

张生道：“把文房四宝拿来，我要写封书信。”

琴童一边去拿文房四宝，一边问道：“相公，是不是写给我家主母？”

张生道：“正是。”他拿起笔来，一挥而就，一边用火漆封口，一边说道：“琴童，把这封书信，与我连夜送到河中府普救寺里，见了小姐，就说官人怕娘子担忧，特地派小人先送这封书信来，别忘了要带复信回来。不得有误”

琴童道：“相公你放心好了，琴童一定会办妥的。现在我马上就动身。”张生道：“千万不要忘了我嘱咐你的话，是特地送书信来的。”

琴童道：“相公，忘不了，你就安心等着我家主母的回信吧”说罢，往客馆后槽牵了马，星夜赶往河中府而去。

张生见琴童已走，自言自语道：“这日子过得太快了！记得和小姐相见时是在红雨纷纷点绿苔的春天，分别则是在黄叶萧萧凝暮蔼的秋日，现在是又见梅花开，别离以来倏忽半载，这半年的青春白白虚度了也”心中涌起了无限的伤感。

却说莺莺小姐，自从去年秋天在长亭送别张生，至今不觉已过半载，一点音信也没有，心中十分烦恼。张生虽然离开了她的眼前，却深印在她心上，好不容易离开了心上，却又上到了眉头。总共只有一寸来宽的眉峰，怎么能容纳这许多皱褶？要想忘了他，依旧还是有他。近来新愁又接着旧愁，混和在一起也分不出哪是新的哪是旧的，旧愁好像太行山那般隐隐的高，新愁又似天堑水那么悠悠的长。这刻骨相思，没完没了，害得小姐神思恍惚，懒照妆台镜，瘦损小腰肢，宽褪了茜纱裙，不是长叹，就是流泪。

红娘对小姐的情绪变化，一一看在眼里。小姐在往常刺绣非常勤快，从来不把绣床空置。如今样样都提不起劲来，什么都懒得动。往常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只要过一会儿就会恢复过来，没有像这一番清减得那么厉害。红娘很为小姐担忧，说道：“小姐，你心儿里闷，我们找一个好玩的地方去散散心好吗？”

小姐忧郁地说道：“哪有能散心解闷的地方呵！红娘，你看我这一身衣裳，这些日子来，好像不是我穿的一样，榴花红的裙子，揉得那么皱，丁香蕾的钮头，掩过了芙蓉花的扣儿，为什么那般肥大？”

红娘道：“小姐，这是你愁出来的，你每天的眼泪好似脱了线的珍珠，湿透了香罗袖，柳叶眉儿紧蹙着，弄得人比黄花瘦，腰细不胜衣啊！小姐，你要想开些。”

小姐默默不语，她走近窗口，把珠帘卷起，挂在玉钩上，她凝立在那里远眺。外面是山明水秀，在如画的美景中不见伊人，只见莽莽苍苍的烟霭，迷迷蒙蒙的远树，寂寞凄凉的古渡头，无人理睬而随水飘荡的小舟。正在伤感的时候，忽听得花园里桃树上有两只喜鹊在喳喳叫。

红娘忙道：“小姐，小姐，树上喜鹊喳喳叫，昨夜晚又是灯花爆，想必有喜事到了”

小姐道：“唉！鹊噪非为喜，鸦鸣未必凶，人间祸福事，不在鸟音中。

哪有什么喜事来？”

红娘道：“小姐，老古人传下来的，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这两天来你不是说眼皮跳个不停？小姐，说不定张相公有信了。”

小姐道：“但愿如此。”心里也希望有佳音传来。

红娘道：“小姐，让红娘到前边内堂去看看，得一个好消息来。”说罢，转身下楼。却说琴童，奉了主人之命，前来河中府送信。路上起早贪黑，不敢有丝毫耽搁，下一日，已到了普救寺。这里已是熟地方了，不用问讯，径直到了崔府，在院门口碰上了崔禄。

崔禄道：“那不是琴童兄弟吗？张相公呢？”

琴童道：“禄哥，好久不见了。我家相公没有来。”

崔禄道：“张相公好吗？”

琴童道：“我家相公很好，考中了头名状元，特地命我送信来，我要见老夫人和小姐。”

崔禄道：“让我去禀报。”

崔禄飞跑着先去向老总管报告，老总管急匆匆到内堂见了老夫人说道：“老夫人，老奴拜见。”

老夫人道：“罢了，有什么事吗？”

老总管道：“禀老夫人，外面张相公派琴童送信来了。”

老夫人道：“命他来前堂见我。”

老总管即刻返身把琴童带了进来。

琴童见了老夫人，忙上前跪下叩头，说道：“老夫人在上，琴童给老夫人叩头了。”

老夫人一见琴童，就想到张主，一去半年多，音信全无，看来情况不妙。科举考试不是件轻易的事，光靠才学也不行，还要靠祖宗的阴德，个人的品行。张生这小畜生跟我女儿干出伤风败俗的丑事，已是伤了阴鹭，今年的春闱不见得能考中。不过琴童来，总是有点名堂的，且了解一下再说。说道：“免礼，起来吧。”

琴童道：“谢老夫人。”

老夫人问道：“琴童，来此何事？”

琴童想，问我来这里干什么，哼，不比前半年了，我家相公给你欺侮也够苦了，这次考中状元，看你还有什么话说。说道：“老夫人，琴童是奉了我家相公之命，特地前来送信的。”

老夫人道：“你家相公为何不来？”

琴童道：“我家相公考中了，很忙，暂时不能前来。”

老夫人道：“你何时离开京师的？”

琴童道：“小的高京师一个多月了，我离开的时候，我家相公去吃游街棍子去了。”

老夫人一听笑了，说道：“你这狗才，胡言乱言，你家相公非盗非贼，为何要吃游街棍子！小孩子一点都不懂，那是考中了状元游街三日，叫做夸官，懂吗？你家相公中了状元，是也不是？”老夫人推想到张生已中了状元，心里顿时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赖婚计划，中表联姻全都破产了。不过回过头来替女儿想想，倒也可以告慰。

琴童道：“我家相公没有中状元。”

老夫人不明白了，怎么张生还是没考中，说道。“那么你家相公落第的了。”

琴童道：“也没有落第，说是中了第一名。”

老夫人想，这孩子六颠八倒，怎么那样笨，好在是送信来的，看看信上是怎样说的。说道：“你家相公的书信呢？”琴童想，我就不给你。说道：“回享老夫人，我家相公嘱咐了，书信是特地送给小姐的，要小姐亲收。”老夫人想，书信要女儿亲收，可见他们有些儿女私情话，不便去看。说道：“既然如此，你就去见小姐吧！秋菊，带琴童去见小姐。”

秋菊道：“遵命。琴童兄弟，跟我来。”

琴童跟着秋菊，出了内堂，往妆楼而去，走到半路上，恰巧碰到红娘到内堂来探听消息。

秋菊先看见红娘，忙打招呼，叫道：“红娘姐姐。”

红娘道：“秋菊妹妹。”看到了秋菊身后的琴童，心中大喜，笑着说道：“咦，琴童，你几时来的？”

琴童道：“我刚刚到此。”

红娘道：“你是从相公那里来的吧？怪不得昨夜灯花爆，今朝喜鹊噪。”

小姐正在烦恼哩”

琴童道：“红娘姐姐，‘相公得中了。我奉了相公之命，特来送信给小姐。刚才在前堂上见过了老夫人，老夫人好生欢喜，命我来见小姐。”

红娘道：“你且在堂楼下面等着，让我去禀报了小姐再进来。秋菊妹妹，你陪琴童一会子。”说罢，奔上堂楼，见小姐还在愁眉苦脸，见她进来也不抬头，红娘不管那些，拍着手大笑道：“哈哈，这可好了，哈哈”

小姐见红娘没头没脑地大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我哭都来不及，你倒高兴！说道：“红娘，你这丫头，是疯了么？”

红娘笑着说道：“大喜大喜，小姐，大喜事到啦！我原说的，灯花爆，喜鹊噪，眼皮跳，就是喜事要来到，你就不信。”

小姐道：“你这丫头，看见我烦闷，特地来哄我，是也不是？”

红娘道：“红娘怎敢哄小姐，姑爷得中了，琴童就在楼底下。他已经见过老夫人了，老夫人命他来见小姐，说是姑爷有信，这些都是真的，不信就叫琴童上来。”

小姐听了，心中大喜，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说道：“天可怜见，我总算盼到出头的日子了！红娘，把琴童叫上楼来吧”

红娘着实替小姐高兴，也为自己高兴，牵线搭桥没有白操心，说道：“遵命”转身又下楼去，见了琴童，说道：“琴童，跟我去见小姐。”

秋菊道：“红娘姐姐，我不去见小姐了，要回老夫人那里复命。”说罢，自回内堂。

琴童跟着红娘，来到妆楼，上楼见了小姐，忙跪下叩头，说道：“小姐在上，琴童给你叩头了。”

小姐因为琴童是张郎身边的人，见了琴童，心中快慰。说道：“琴童免礼，起来说话吧。”

琴童道：“谢小姐。”

小姐道：“琴童，你几时离开京师的？”

琴童道：“小的离开京师已一个多月了。”

小姐道：“相公好吗？”

琴童说道：“相公很好，我来的时候，相公去吃游街棍子去了。”红娘笑着说道：“胡说八道，相公中得又不是盗贼状元，吃什么游街棍子”小姐也笑笑说道：“这孩子一点都不懂，那是状元夸官，游街三日。”

琴童道：“刚才老夫人也是这么说的。”

小姐道：“琴童，你来时相公有话否？”

琴童道：“小的来时，相公交代见了小姐，就说官人怕娘子担忧，特地命小的先送书信来，还要讨小姐的回信哩。”

小姐道：“把书信给我。”

琴童在怀里拿出书信，双手呈给小姐。

小姐接信在手，眼泪不禁盈盈欲滴，低着头半天不开口。想想前一阵子因为想念他而憔悴减容光，当真你寄了信来，却又添了我一些新症候。你说出来的话不应口，你为什么不出来呢？红娘见小姐拿了信不拆开来看，却在呆呆地不知想些什么，说道：“小姐，快把信拆开来，看看姑爷当了个什么官？”小姐含着眼泪拆开信，心想他这信也是含着眼泪写的，一定是还没有落笔眼泪就先流下来了，要不这寄来的信纸上怎么有斑斑点点的泪痕呢？我这新泪痕又把他的旧泪痕湿透，正是一重愁翻做了两重愁啊！轻轻剥去人漆，缓缓抽出八行笺，低声念道：张珙百拜奉启芳卿可人妆次：自暮秋拜违，倏尔半载。上赖祖宗之荫，下托贤妻之德，举中甲第。即日于招贤馆寄迹，以伺圣旨御笔除授。唯恐夫人与贤妻忧念，特令琴童奉书驰报，庶几免虑。小生身虽遥而心常迩矣，恨不得鹣鹣比翼，邛邛并躯。重功名而薄恩爱者，诚有浅见贪饕之罪。他日面会，自当请谢不备。后成一绝，以奉清照：玉京仙府探花郎，寄语蒲东窈窕娘。

指日拜恩衣昼锦，定须休作倚门妆。

小姐读罢书信，感慨万千，张郎啊，当日在西厢月下偷偷往来，今日里你弹琴弹到了琼林宴上，谁能料到你这个跳东墙脚会踏上了鳌头，谁又能想到你这个温柔的惜花心肠会化成蟾宫折桂能手，在胭脂花粉堆里还包藏着锦绣文章？从今以后，我这座晚妆楼要改成官衙了。

小姐又喜又悲，一回头看见琴童满面风尘，忙问道：“琴童，你吃饭了没有？”

琴童道：“启禀主母，小的从早晨到现在，一直站着，哪有饭吃，肚子早饿到背筋了。”

小姐道：“红娘，快传话小厨房，送饭来给琴童吃。”

红娘道：“是，小姐，别听琴童轻事重报，生三分病，装七分腔，哪能饿成这个样子？”

琴童道：“红娘姐姐，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你是饱姐，哪知我饿汉的饥呵”

红娘道：“小猴子，别油嘴滑舌的，讨打不是？”

不多一会儿，饭已送到，琴童道：“谢主母赏赐。小的就此吃饭，望主母赶快写信，相公命小的务必要讨主母回信，至要至要”

小姐道：“红娘，把文房四宝与我拿来。”

红娘马上把笔砚等物拿了过来，小姐拿起笔，沉思了一会，一挥而就，信写好了，觉得还要寄点东西去，以表心意，就拿出汗衫一件，裹肚一条，袜子一双，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竹管毛笔一枝。一件件放在桌子上，说道：“琴童，等会儿你把这些东西收拾好，替我带给相公。”

红娘道：“小姐，姑爷得了官，难道没有这几件东西，寄给他有什么缘故吧？”

小姐说道：“是啊！你不知道，这些东西花费了我多少心血和功夫，让他知道我的心意。”

红娘道：“这汗衫儿什么意思？”

小姐道：“这汗衫儿嘛，他穿了睡，好比我和他一处宿，只要贴着他的皮和肉，我就不信他想不到我的温柔。”

红娘道：“这裹肚儿怎样呢？”

小姐道：“经常的不离他前后，守着他左右，紧紧地系在他心头。”

红娘道：“那么这袜子呢？”

小姐道：“这袜子东西虽小，让他穿了以后，拘管着他不要胡行乱走。”红娘道：“这张瑶琴姑爷那里自有，为什么又要拿去？”

小姐道：“这你就不懂了，想当日吟五言诗种下了情根，到后来七弦琴作成了配偶。他怎么肯冷落了诗中的深意，我恐怕他生疏了操琴的手。”红娘道：“这玉簪又有什么主意？”

小姐道：“玉簪虽小，是美玉制就，玉取其洁白纯素，一丁点儿瑕疵都不能玷污，好比我为他爱心坚固，守身如玉。从前他曾经爱惜我像美玉，我怕他今日里功成名就，把我看如粪土，抛撇在脑背后。”

红娘道：“那这枝斑竹管毛笔要他怎么样？”

小姐道：“斑竹管，含意深，它用的是九嶷山下苍竹，当年湘妃别虞舜，泪珠如秋雨，滴在竹子上，点点都成斑。当时娥皇因虞舜而悲愁，今日我莺莺为张郎而忧苦。这九嶷山下苍竹，和香罗衫袖口，两处都是一般的啼痕浸透。似这等泪斑宛然如新，万古的情缘都是一样的愁。涕泪交流，怨慕难收。对着张郎千叮万嘱，切不可忘了旧”

红娘道：“小姐，听你这么一说，红娘明白了。”

小姐道：“红娘，去拿十两银子来，给琴童作盘缠。”

琴童道：“多谢主母赏赐。”

小姐道：“琴童，你把这些东西收拾好，放置得稳当些。”

琴童道：“主母放心，小人理会得。”

小姐道：“琴童，路上要辛苦你了。我提醒你，在野店荒村住宿时，不要把包袱当枕头，怕油腻弄脏了被你相公责怪；倘若水浸了雨淋了，不要用手去拧绞，只怕干了以后，熨烫不平褶皱。这一桩桩一件件你都要与我仔细收留，见了官人你替我传句话。”

琴童道：“说些什么？”

小姐道：“你去跟官人说，他那里为了我而愁，我这里为了他而瘦。他临走的时候花言巧语把我哄骗，归期约定在九月九，却不道早已过了十月小阳春时候，约的日期无定准，倒让我‘悔教夫婿觅封侯’！这些东西，你要一件件地交代给他，让他收下，最后再让他读一读这封泪水浸透的书信。”琴童道：“少夫人放心，小的一样一样都记住了，不会误事的。小的就此拜辞，昼夜赶路，给相公回话去。”说罢，向小姐叩头拜别，回长安而去。

4.17 第十七章：夫妻团圆

话说张生自春闹得中状元以后，住进了招贤客馆，等待皇帝封官派职。

他尽管春风得意，大魁天下，并未解除他的愁闷。日前圣旨下，封为翰林学士，派在翰林院编修国史。

然而功名的成就，事业上的成功，却填补不了精神的空虚，爱情上的痛苦。他忘不了西厢的柔情，也忘不了长亭的离恨，一天十二时无一时不在思念小姐，哪有什么心思去做文章。加上前些时候派琴童到蒲东送家信，至今还不见口来。目前将近重九登高时序，清秋的院宇，开遍了菊花，闲庭幽户，格外潇洒，可惜是寂寞空斋，心头又横亘着一个莺莺，所以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来。这两日更是神思不安，睡不稳，吃不香，无情无绪，容颜憔悴，只得请了假在客馆中休养。早间太医院派了大夫前来诊视，本来想推辞，他自病自知，这种病，就是卢医扁鹊来也医不好，除非是我那小姐来，一见就好。却不道大夫来一眼就看出了虚实，一件件跟他说，大夫说一切疑难杂症都有药方可医，就是相思病无药可治。唉！如果你小姐知道我为了她而病，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哪知道离情这么苦，病奄奄难能痊愈，整日价双眉紧锁，泪眼盈盈，肠回九转，想想天遥地远，相隔了万水千山。小姐呵！你在哪儿啊！一对鸳鸯伴侣分离了那么久，只有在梦里偶然相聚，可是新近来连梦也不曾做一个。窗外的黄叶萧萧飘落，传来了一声羌笛，满是别离之怨，外面又下起淅淅沥沥的秋雨。他躺在病榻上，想翻个身都懒得动弹，眼盯着帐顶，思潮起伏。他想着室外，应该是经霜黄菊半开谢，暮云中征鸿高飞，秋风紧吹断雁行，碧天外乱峰千叠，望不见蒲东道。更为恼人的是窗外的琅玕竹，被风刮得哗哗响，凄清单调的捣衣砧杵声，一声急似一声，替愁人增添了无限的悲凉。天色已晚，张生躺得不耐烦，鸳鸯被子一半是空着的，哪能受得了？就披衣而起，点上了灯，闷闷地坐在书房里，这一夜好似过一年，勉强睡下，奈何这双惹人厌的眼睛，只会不住地掉眼泪，就是不肯合拢来！这般的凄凉，这般的愁绝？怎么能忍受得了呢？他想忘了小姐，却一刻也抛不下。他想：我真傻，我一向对她那样的真诚，哪知道她的心不正，短命的死

冤家，怎么不怕老天爷的惩罚呢，自从去年长亭分别以后，已经整整的一年了，为什么音信全断绝，你对我好就写封信来，难道你手发抖写不成？几次三番我真想撇开拉倒，想想也用不着赌什么气。小姐啊，我们一定会有再见的时候，我要好好地向你倾诉倾诉。他靠在孤单单的枕头上，不时捶着床沿，尽管已是深更半夜，还是睡不着。炉内的沉香烟味，一阵一阵钻进了他的鼻腔，耳听得隔窗的促织儿，在静悄悄的台阶那边，鸣声响亮，絮絮叨叨的也不肯歇一歇。做了个小虫豸，全没有一丁点儿慈悲心，吵得人耳朵发热生疼。他越思越想越悲伤，眼泪哭得灯儿都灭了。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陪伴他的只有一枕清风，半窗残月。

张生正在病奄奄的时候，琴童回来了。他讨得了小姐的回信，不怕关山路远，长途跋涉，急匆匆赶回来报喜。他满以为相公已经派了官，哪知在客馆里生玻琴童对主人很了解，心想不得了，一定是想小姐想出的相思病，得赶紧把小姐的这封信交给他。连忙快步走进主人的卧房，说道：“相公，相公，琴童回来了。”

张生一听琴童回来，精神为之一爽，怪不得这两天喜鹊在花枝上喳喳叫，喜蛛儿在帘幕间直挂下来，昨夜晚烛台上灯花爆，敢情就是今天这喜事儿，不是寄来了断肠词，一定是断肠诗，说道：“琴童，你回来了，等煞你家相公了”

琴童道：“琴童到了普救寺，先见了老夫人，老夫人听得相公得中，很是欢喜，然后去见我家主母，只见主母为了相公瘦了许多。”

张生听了，不觉伤心道：“啊哟小姐，下官害苦你了”

琴童道：“相公且慢悲伤。主母见了相公的信，非常高兴，顿时容光焕发，好像又胖起来了。”

张生道：“嗯，这就好，这就好了”

琴童道：“琴童对主母说，相公一定要讨封回信。她就当场写了回信，打发琴童回来了。主母还赏了琴童十两银子哩！琴童只以为相公早已派官上任了，哪知你却在生玻”

张生忙道：“小姐的书信在哪里？快快拿来与我。”

琴童道：“相公，小姐不但有书信，还有好多东西捎给你呢。”说罢，从怀里掏出书信，双手交给张生。

张生接过书信，小心翼翼地拆开封口，抽出信纸，那是一张粉红色薛涛笺，信笺上还散发着一缕幽香，张生在鼻子上闻了一闻，再展开信纸，啊哟，小姐在写这封信时，一定是情泪如丝，否则，怎么会有这许多泪痕？他连忙读信，信上写着：薄命妾崔氏拜复，敬奉才郎君瑞文几：自音容去后，不觉许时，仰敬之心，未尝少担纵云日近长安远，何故鳞鸿之杳矣。莫因花柳之心，弃妾恩情之意？正念间，琴童至，得见翰墨，始知中科，使妾喜之如狂。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国之家谱也。今因琴童回，无以奉贡，聊布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裹肚一条，汗衫一领，袜儿一双，表妾之真诚。匆匆草字欠恭，伏乞情恕不备。谨依来韵，遂继一绝云：阑干倚遍盼才郎，莫恋宸京黄四娘。

病里得书知中甲，窗前览镜试新妆。

张生读罢书信，说道：“我那风风流流的小姐啊，像这等多情的女子，我张哄死也瞑目了”

你看这书信，字迹写得多么漂亮，就是掌管文字的老爷们也写不出，可以刻到钟鼎上去作铭文。有柳公权的骨，颜真卿的筋，比得上颠狂的张旭，跟王羲之、王献之也是不相上下。论到佳人的才思，我的那小姐在人世间是独一无二。这封书信，我要把它当作经书一般念诵，当作驱鬼除病的符篆来使用。它高贵得像官印，沉重得像黄金，价值连城。如果在这上面签上一个花押，派一个令史，差一个捕快，就是一张来不及说明期限的公文。小姐啊，你哪会知道我为了你，如今病体未愈，只以为我辜负了她。唉！这种误解向谁去说清楚呢？这样不明不白的埋怨，教我怎么能受得了呢？

这时，琴童已把小姐捎来的东西，从包裹里拿了出来，一件件放在桌子上，说道：“相公，这是少夫人命我带来的礼物。”

张生拿起那件汗衫儿，那做工精致绝伦，且别说她写的文章，只看这等针线工夫，真是人间少有，怎么不教我张珙爱煞！这针线实在出色，一针针都缝进了千般情意。我也真佩服她是如何缝出来

的，衣衫的长和短没有一个尺寸，窄和宽也没有一个样子，合适与不合适也没有人试，怎么竟做得这般合身？想当初她在缝制时，一定是用尽了心思。

张生忘情他说道：“小姐啊，你寄来的这些礼物，情深意厚，你的用意，下官一件件都猜得着。”

琴童道：“相公，少夫人送东西的用意，琴童也猜着了。”

张生道：“你如何也猜得着？”

琴童道：“这还不简单，衣裳是要相公穿的，这瑶琴和玉簪是要相公用的，是也不是？”

张生道：“这么简单，小姐还能称得上才女，你家相公还能算是才子吗？”琴童道：“听相公如此说，这些物品都蕴含着用意了？”

张生道：“这个自然。”

琴童道：“那就请相公讲给琴童听听。这瑶琴是什么意思？”

张生道：“这瑶琴么，她是教我闭门学禁指。”

琴童不懂，问道：“什么是禁指？”

张生道：“你不懂，那是操琴的指法。禁指就是禁止，她禁止我别生邪念，留意琴谱声诗，调养圣贤情操，学着巢父许由去洗耳朵，不去争名夺利。”琴童又问道：“这玉簪是做什么用的？”

张生道：“这玉簪儿纤长似竹笋，细白如葱枝，温润含清香，晶莹无瑕疵。她要求我也要像玉簪那样温润，不要有缺陷。”琴童道：“那斑管又是什么用意？”

张生道：“这管毛笔的斑竹，曾经停栖过凤凰，胭脂泪浸渍得斑斑点点，那是当年娥皇哭舜帝，今日则淑女思君子，小姐也泪洒湘妃竹。”

琴童问道：“这汗衫怎么说？”

张生说道：“这汗衫儿贴身穿，着了它如同小姐不离我身边。”

琴童再问道：“那裹肚呢？”

张生道：“这裹肚手中一叶绵，几回灯下缝，表白了腹中愁，暗示出心中事。”

琴童最后问道：“这绵袜儿如何呢？”

张生道：“这绵袜儿式样新，针脚儿细密得像虬虱，绢帛儿滑腻得像鹅脂，要我遵守礼仪，不要胡乱行，足下守规矩，行事时要三思。”

张生又问道：“琴童，你临行时少夫人对你吩咐了些什么？”

琴童道：“少夫人说，上复官人，万勿另结良缘。”

张生听了很伤心，说道：“小姐啊，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我的心呵！我在这冷清清的客馆里，风淅淅，雨丝丝，雨儿零，风儿细，多少次午夜梦回，忘不了许多伤心事。我病得四肢不能动弹，在官之身也难以随意行止，心里万分着急，却不能立时立刻到浦东寺去。少夫人啊，你难道还没有了解我，传了这些多疑的话来。我不是个浪子官人，也不是风流学士，怎么肯再去折那些残花败蕊！自问到了长安，从未到花街柳巷去寻欢作乐，这里也没有宰相人家要招女婿。偶尔见到跟你一般美貌的，却哪里及得上你的温柔和才思。你是我心目中最中意最可爱的人儿，怎么不教我昼思梦想。刚刚和你新婚燕尔，为了功名被逼来到这里。昨宵是春风桃李花开夜，今日是秋雨梧桐叶落时，身在长安，心在浦东，身远心近，坐想行思，愁得我难以忍受。想起了小姐天高地厚般的恩情，直到海枯石烂，我也不变心。我不是个游荡轻薄子，把夫妇的琴瑟之好不当回事，却去拆散雌雄相依的鸾凤。我想念你的情思无休无止，直到蜡炬成灰以后才没有眼泪，春蚕到死以后才停止吐丝。

听不见黄耳大的叫声，也没有御沟去传递红叶诗，驿路漫长，又碰不到一个梅花信使。孤身离家三千里，一曰归心十二时。只忧我在病中，却喜出望外，盼到了你那动人魂魄的卓文君书信，险些儿把我这害相思病的司马相如盼望死。

想到这里，叫琴童道：“琴童，你把这些衣裳东西替我收拾保存好，在书房里腾出一只藤箱儿出来，在箱子里面铺几张纸，放的时候要小心，千万别让藤刺儿抓住了绵丝。如果高挂在衣架上，恐怕会吹褪了颜色，乱裹在包袱中，又怕折出了褶皱儿。切切爱护，千万不能随随便便不在乎。”

正是：病中喜得寄来书，慰我心中不尽思。

和泪眼观和泪写，断肠人送断肠诗。

张生的朋友杨巨源听说此事，作了一首诗送给张生，诗曰：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霜冷叶飞初。

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

杨巨源又催促张生，尽快去蒲东迎娶莺莺小姐，张生置办了行装，准备上路，哪能料到郑恒却先下手了。

却说郑恒，字伯常，父亲官拜礼部尚书，乃崔老夫人之兄。郑恒父母早亡，缺少管教，生性疲顽。自以为是累代公卿，门第高贵，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却是对读书没有一点缘份，看到四书五经，脑袋就发胀，只是自诩风流，挥霍钱钞，时常在柳陌花街、秦楼楚馆追欢买笑，十足一个纨绔子弟大草包。

去年春天，他的姑母崔老夫人曾命崔安送封信给他，要他到京师来帮助搬运相国灵柩回博陵下葬。哪知他只顾寻花问柳，拖拖拉拉，一再延误，等到他到得京师，崔老夫人等已经启程去了。他也不去设法赶上，反而趁此机会在京师的妓院里尽情享受，玩乐了整整一年。最近他打听到姑母正在蒲东普救寺守丧，又听到孙飞虎领兵围困普救寺，要抢莺莺为压寨夫人，幸亏有一个洛阳秀才张君瑞退了贼兵，老夫人把莺莺许配给姓张的。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莺莺本是先父在世时定下的亲事，如何可以再许配别人？于是他连夜从长安赶到河中府。他想，我现在到了此地，如果没有这个莺莺另配的消息，去见了姑母当然没什么关系。现在既然有了这件事，我撞去了也没意思，想起来这件事都在红娘身上，只要把红娘叫来，问个明白，再作道理。主意打定以后，就在河东县城里找了一家客店，安置了下来，对亲信家人道：“郑贵，命你到普救寺去，把红娘叫来，只说哥哥从京师来，不敢冒昧来见姑母，叫红娘到我这里，有话托她带给姑母。”

郑贵领命，来到普救寺，拜见老夫人，说道：“姑老夫人在上，奴才郑贵叩见姑老太太。”

老夫人见了郑贵，觉得有点突然，如果是侄儿来了，就应该直接来见我，为何是郑贵前来，莫非出了什么事？说道：“罢了。你家公子呢？”

郑贵道：“回禀姑老夫人，我家公子已从京师到了河东县，不敢冒失来见，命小人前来请红娘姐姐去一趟，有话要说。”

老夫人想，侄儿不先来此间，要红娘前去，不知有什么名堂，很可能是为了中表联姻，这件事有点不大好办。也好，让红娘先去摸摸底再作定夺。说道：“既然侄儿不敢来，让红娘去一趟就是了。秋菊，到妆楼去把红娘叫来。”

秋菊领命，到了妆楼，见到红娘，说道：“红娘姐姐，老夫人叫你前去。说道：‘刚才有一个叫郑贵的来见老夫人，说哥哥从京师来，不敢来见老夫人，却叫姐姐去一趟。’”

红娘一听，知道郑恒来了，觉得奇怪，为什么不直接来见老夫人，却要我去？看起来，这个蠢货已经知道佛殿许婚了，真讨厌，实在不愿去见这种人，但老夫人差遣，不敢有违。这老夫人，一定是要让我去摸摸底的，让我先和小姐打个招呼。于是进房，见了小姐，说道：“小姐，小姐，表少爷郑恒来了，不敢来见老夫人，命红娘前去。”

小姐道：“奇呀！表兄到此，不来见老夫人，却要你去，真是莫名其妙”红娘道：“小姐，老夫人等着，我去了，回来告诉你。”说罢，跟着秋菊来到中堂，见了老夫人道：“红娘拜见老夫人。”

老夫人道：“罢了。红娘，郑家表少爷来了，不敢来见，现在命你前往下处，看他有何话说。”

红娘道：“红娘遵命。”说罢，跟了郑贵，来到河东县郑恒客寓。

郑恒见了红娘，道：“红娘姐姐来了。”

郑恒道：“这是姑夫的遗嘱。且看我挑一个吉日，牵羊担酒上门去，要他成亲，看姑母怎样打发我。”

红娘道：“真不要脸，要使狠用粗，难道这就是轻柔温存？哪有死赖强逼婚姻的。”

郑恒道：“姑母若是坚决不肯，哼，我弄了二三十个人上门，强抢上了轿，抬到我住的地方，脱光了衣服，不肯也得肯。过了一个晚上，即使你明日急急忙忙地赶来，那时，木已成舟，黄花闺女没有，还你一个婆娘就是了。”红娘道：“你原是郑相国的亲儿子，却好似孙飞虎手下的喽兵。看你这鬼模样肮脏人，少不得要有家难奔。”

郑恒道：“你这鬼丫头，眼见已得了好处了，我也不跟你多罗嗦，明日我就要娶，我要娶”

红娘道：“不嫁你，就是不嫁你！郎君俊俏，佳人有意，我本想不给你喝倒彩，现今实在忍不祝”

郑恒道：“好吧，就让你喝一声给我听。”

红娘道：“像你这副鸟嘴脸，只好去偷韩寿的下风头香，擦何郎左边脸上的粉。”说罢，也不告辞，立起身就回寺去了。

正是：闭门推出窗前月，堪笑梅花空自香！

郑恒见红娘去了，心想红娘这丫头一定和那个酸丁有一腿。我明日自上门去，见我姑母，只做不知，撒一个大谎，只说张生中了状元，入赘在卫尚书家，做了女婿，我那姑母，耳朵最软，爱听是非，她从小就喜欢我，一定有话说。不说别的，就凭我身上这一套精致华丽的衣服，足可以打动她了。我从小就在京城里和姑母同住，也会寻章摘句，姑夫答应我的婚姻，谁敢反悔拒绝！我若是放刁耍无赖，看莺莺跑到哪里去？

正是，且将压善欺良意，权作尤云(歹带)雨心。

却说老夫人，昨天派了红娘去见侄儿郑恒，据红娘回来说道，侄儿叫她前去，是询问亲事的。这件亲事，若依我的心意，本来要许给侄儿，何况又是老相爷生前许下的。不料我这一家之主一个疏忽，不争气的女儿和那张生已做出事来。本来是许给了郑恒侄儿，结果成了这样，他有些责怪不满的言语，也怪不得他。且准备下酒饭，估计今日侄儿必定会来见我。

正在此时，郑恒到了，因为是姑母至亲，所以也不通报，径直到了中堂，见了老夫人，连忙跪下去，说道：“姑母大人在上，不孝侄儿郑恒叩见姑母大人。”

老夫人好久没见侄儿了，她对郑恒，有一种盲目的偏爱，从小就喜欢他。尽管郑恒长得人模狗样，丑陋不堪，性情乖劣，行为不端，她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真是“癞痢头儿子自家的好”。在她的心目中，侄儿是最令她称心如意的东床佳婿，所以今日一见郑恒，如获至宝，流泪道：“侄儿啊，这多久也不见你的踪影。”

郑恒在昨天吃了红娘一顿抢白，心里十分窝火，心怪姑母老糊涂，拿不定主意。今日来见，原是心怀不满，现在见姑母如此，好像还是疼爱他的，所以表面文章也不能不做，假哭道：“姑母，想死侄儿了。”

老夫人道：“孩儿既然来到了这里，为什么还要住店，不直接来见我？”郑恒道：“侄儿听说表妹已经另许他人，还有什么嘴脸来见姑母”

老夫人道：“这也不能怪我啊！当日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口口声声要抢女儿，等你又不来，无法解危，幸得张生出力退贼，只得许配与他。”

郑恒道：“是哪个张生？”

老夫人道：“就是洛阳人姓张名珙，字君瑞的张生。”

郑恒道：“原来是他，敢情就是今年新科状元了。侄儿在京师，曾经看过金榜，有洛阳张珙大名，在夸官游街三日时，我还见到过他，年纪有二十四五岁。在游街的第二天，前导的仪仗到了卫尚书家门首。卫尚书家的小姐已经十八岁了，正待出嫁，就在御街上搭了一座彩楼，抛球选婿。张生路过彩楼之下时只见一只彩球，正打中了张生。当时我骑着马观看，那彩球还险些儿打中了我呢。我见卫家拥出来十几个丫环仆人，上前把张生拉下白马，横拖倒拽地抢了进去。我还听得张生口中叫道：‘我已有了妻子了，我是崔相国家的女婿。’那卫尚书权势显赫，才不管这些，只管

把张生拖了进去。尚书说道：“我女儿奉了圣旨结彩楼，抛球选婿，既然彩球打中了你，乃是奉旨招亲。你只有叫崔家小姐做小老婆，她是先好后娶的，没有资格当正房。”这事哄动了京师，因此侄儿才认识张生。”

老夫人听了，勃然大怒，说道：“我早就知道这秀才不是东西，受不得抬举，今日果然对不起我家。想我们崔府官宦家声，堂堂相国，世代从无把女儿给人做小老婆之理！也罢，既然张生已经奉旨娶妻，孩子，你就去拣一个黄道吉日。依着你姑夫的遗言，前来拜堂成亲，依旧做我家的女婿便了。”郑恒听了，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这老大大中了我的计了。却还假仁假义的，说道：“姑母，这恐怕不妥吧。倘若张生前来理论，那怎么办？”

老夫人怒道：“他敢来！现放着我在这里，怕怎的！赶明儿拣个吉日良辰，你就过门来。”

郑恒心花怒放，说道：“多谢姑母成全。让侄儿去准备筵席茶礼花红，选定了日子，就来过门。姑母，侄儿告辞了。”拜了两拜，兴冲冲回寓所去了。

红娘在一边说道：“老夫人，表少爷的话不可相信，望老夫人三思而行。倘若张先生并无奉旨娶妻，一旦荣耀归来，两家如何应付？”

老夫人听了红娘的话，心想，我本来就不愿意把女儿许配给张生，几次赖婚赖不掉。这次郑恒来了，有这一番传闻，恰好是赖婚的最佳借口，管它是真是假，即使是假的，我也要当作真的，等到女儿与侄儿拜堂成亲，木已成舟，看你张生有什么办法。说道：“红娘，不必多言，想侄儿之言，句句确凿，况是亲眼所见，岂能是谎言！退下”

红娘悻悻然退下，她始终认为张生不是这种喜新厌旧的人，郑恒的话不可相信。她觉察到老夫人又在借此流言赖婚，现在张相公又不在，自己也无能为力了。

却说张生，自从接到了小姐的复信以后，心病还将心药医，病体很快痊愈，再将养了一些日子，身体已是恢复了健康。恰巧圣旨下来，任命他为河中府尹。他接了官诰，一天也不敢耽搁，立刻动身赴任，衣锦荣归。你看他喜气洋洋，玉鞭骏马，步出京师，确是玉堂金马的风流人物。前不久还是一介寒儒，今朝已官居三品，御笔亲自授官，姓名标在翰林。平生壮志，万卷诗书，一朝俱不辜负。也是莺莺小姐有福，稳请了五花官诰七香车，也不辱没了你贤小姐。

张生此刻衣锦荣归，身份显贵，但并未忘记往日借居僧舍，吟诗唱和，反而是记忆犹新，梦里也从来未离开过蒲东寺。不知不觉，已到了十里长亭。在十里长亭上，正摆好一桌接风酒，那是法本长老备下的。长老在前些日子买了一份登科录，见张生中了头名状元，实授河中府尹，得知张生今日要来普救寺，昨天红娘来告诉老和尚，说老夫人听了郑恒一面之辞，失了主张，又许了郑恒亲事，今日不肯前来迎接张生。所以长老独自前来，在十里长亭摆下酒筵迎接张生。

不一会儿，张生一身三品官服，仪表堂堂，来到长亭前，离镫下马。

长老上前，合十顶礼道：“阿弥陀佛，不知张大人驾到，迎接来迟，恕罪恕罪。”

张生连忙还礼，说道：“长老，有劳远接，折煞下官了。想你我知交，君子不忘其旧，还是按以前一般的好，免受拘束。”

长老把张生让进长亭，在席间长老也不便对张生说起郑恒的事，反正他马上就要和老夫人见面，出家人自不必去惹那些烦恼。略饮几杯，便一起向普救寺而来。长老陪同张生进了寺院，张生急于要见到小姐，就向长老拱拱手道：“长老，容下官拜见老夫人以后，再来叙谈。”

长老道：“大人请便”

张生带了琴童和几个杂役，来到崔府大门，张生道：“琴童，前去通报。左右，在门口等候。”

琴童前去敲门，叫道：“禄哥，禄哥在吗？”

崔禄正在门房里打瞌睡，听得有人在敲门，说道：“外面是谁？”

琴童道：“禄哥，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吗？我是琴童啊，快开门，我家相公来了”

崔禄连忙来开门，只见张生一身官服，气宇轩昂，带了一大群从人，声势非凡。赶忙上前叩头，说道：“张相。不，张大人，小人崔禄叩见。”

张生忙道：“管家少礼，许久不见了，一向可好？”

崔禄见张生十分随和，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不由得心想：张相公才是好人，配得上小姐，像昨天来的那位表少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比我们佣人还不如，亏他还有脸来争亲哩。忙答道：“好好，张大人高中，我们下人都替你高兴哩。大人是熟人了，自己进去吧。”

张生道：“还是烦请管家进去通报一声。”

崔禄应声“是”。就飞一般地奔到二门，也忘了崔府家规，直向里闯，恰巧碰上了红娘。

红娘见崔禄直闯二门，觉得有点奇怪，忙叫住他，说道：“崔禄哥，这般慌慌张张地直闯二门，有什么急事啊？”

崔禄听红娘说话，一看已经在二门之内了，忙道：“啊哟！我也乐昏了，忘了规矩。红娘姐姐，张相公，不，不，张大人来了，带了一大帮子的人，就在门外，我特来通报。”

红娘闻言大喜，说道：“张相公真的回来了？”

崔禄道：“人就在门口，那还有假。”

红娘道：“这就好了。你去吧，我进去禀报老夫人。”

老夫人此时正在中堂，只见红娘兴冲冲地从外面进来。说道：“老夫人，张相公做了官回来了，就在外面。”

老夫人想，这秀才来了也好，便道：“叫他进来相见。”

红娘道：“是”就三步并作两步到了大门前，见到张生，说道：“唷，姑老爷衣锦荣归了，恭喜恭喜。”

张生见了红娘，特别亲切，说道：“红娘姐姐，小生回来了，要拜见老夫人。”

红娘道：“老夫人已经知道你来了，命红娘前来迎接，请姑爷里边相见。随我来。”

张生又吩咐琴童和从人在外边等候，自己随了红娘，来到中堂，见老夫人面容严峻，端坐在那里，忙趋前一步，道：“新科状元河中府尹小婿张烘拜见。”说罢，就要跪拜。

老夫人忙道：“且慢！你是奉圣旨的女婿，老身消受不起。”

张生觉得太突然了，我这么恭恭敬敬通名请安，为什么老夫人一脸怒气，两旁的丫环们也都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使眼色，莫不是别离了太久，中间有人在搬弄是非，说我的坏话？说道：“老夫人，小生在去年告别时，蒙老夫人亲自饯行。今日小生得中选官，老夫人反而不高兴，这是为了什么？”老夫人道：“你如今哪里还想得到我们崔家？说不得‘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你是有始无终。你把恩义全抛弃，我女儿虽然是妆残貌丑，她父亲也算是前朝的相国，未必会丢你的脸。若不是孙飞虎狗强盗来，足下你用尽力气也到不了我家。今日里你算中了个状元，就把以前的一切置之度外，却到卫尚书家做女婿，真是岂有此理”

张生听得此言，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道：“哪有此事！请问老夫人听谁说的？张珙若有此事，天不盖，地不载！身上长了碗大的疔疮。”老夫人道：“事已如此，你还假撇清，装糊涂！红娘，你去问他。”

红娘想，老夫人你不叫我问，我也得问他，总得把是非弄个水落石出。

遂道：“张相公，红娘有礼了。你在京城干的事，真教人看轻你！去年分别以来你很安乐吧？你那新夫人的姿容一定很美丽，比咱的小姐更清奇，这个被绣球儿打着的夫妻满意吗？”

张生道：“红娘姐姐，怎么连你也不辨是非了。小生为了小姐茶饭不思，受了多少的苦，别人不知道，难道你也不知道？老实说，在京城里佳人美女确是多得很，可是我的心里充满了旧时的恩爱，怎么肯弃旧怜新，别处去寻亲？小生若是另外结了婚姻，目下便不得好死！我怎么能忘得了待月西厢，怎么能撇得下唱和伴侣？岂不闻‘君子断其初’，我怎么肯忘掉有恩有情处？其间一定有哪一个贼畜生妒忌我，企图得到小姐，用了坏心眼来说我坏话，破坏我的婚姻。这个无赖贼，迟早要上木驴受酷刑。”

红娘道：“相公，你的事是郑恒说的。他说你在游街夸官时，被卫尚书女儿的绣球儿打着了，跑去作了女婿。老夫人为了你已作了别人家女婿，小姐不能作小妾，所以依旧把小姐嫁给郑恒了。”

张生道：“有这等奇怪可疑的事，你也不详察详察。哪里有粪堆上长出连理树，污泥中生出比目鱼，这不是白白地弄脏了姻缘簿！小姐啊，你嫁了个油炸猢猻般的轻狂丈夫；红娘呵，你则伏侍了个烟薰猫儿样的浮躁姐夫；张生呵，你撞着了个水浸老鼠似的猥琐无赖。这家伙坏了风气，伤了时俗”老夫人道：“当日贼兵围困普救寺的时候，承蒙你献上妙计，请白马将军解重围。”

张生道：“这些旧事，不提也罢。”

老夫人道：“提一提也好。为了感恩，老身才把女儿许配给你，在长亭送你去赶考。现在你从新旧，在卫尚书府上另娶娇娘。今朝辨明了是和是非，你又想断了弦再娶胡作非为”

张生道：“老夫人，小生若是入赘了卫尚书府中，做了女婿，为什么又能请得到小姐的风冠霞帔、五花诰命在此。”

红娘道：“说得对啊！老夫人，我就说过张相公不是这种喜新厌旧的人，不如请小姐出来，让小姐自己去问他。”

老夫人道：“也好，你去把小姐请来。”

红娘立刻返回妆楼，对小姐道：“小姐，张相公已经来了，郑恒所说的话，可以当面核对个明白。红娘不信张相公会这般薄情，刚才我问他时，他怒气冲天，其中定有缘故。”

小姐听说张生已到，心中又喜又悲，喜的是张郎终于回来了，悲的是他竟然到卫尚书家去做女婿，今日相见，实在说不清是喜是悲。现在既然老夫人叫她出去，见上一面也好，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愁肠百结，默默地跟着红娘，到了中堂。

张生见小姐到了，心中很高兴，见小姐玉人依旧，只是玉容清减，面上却带愁怨之色，知道是为了郑恒的谎言所致。说道：“小姐，别来无恙。”小姐道：“先生万福。”

红娘在一旁看他二人彬彬有礼，语不及义，道：“小姐，有些话干脆就当面说破了，锣鼓不敲不响，话语不说不明。”

小姐幽幽地叹口气说道：“叫我说什么好呢？”没有见面的时候，准备着千言万语，现在相逢了却都变成了短叹长吁。他急急忙忙地赶回来，我羞答答的怎么好意思看着他。要把腹中的忧愁向他申诉，如今却一句也没有了。红娘着急道：“小姐，你快说呀”

小姐想，还是先辨明是非吧。于是问道：“张先生，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就把我抛弃，到卫尚书家作女婿去？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张生道：“你听哪一个说的？”

小姐道：“是郑恒在老夫人面前说的。”

张生道：“小姐，你怎么也会相信那家伙的鬼话？我张珙之心，唯天可表！我自从离开了蒲东，到了京师，碰上了佳人我都不敢看一眼，怎么硬扯出个卫尚书家小姐为妻子？我若是见到了她的影子，也灭门绝户”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如果没有红娘在中间传递消息，小姐怎会如此冷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有逼着红娘说明白。不得已只有先拿些言语来诬陷红娘一番，逼着她说出实话来。于是对红娘说：“红娘姐姐，我才到此，便听人告我说你替小姐传书递信给那郑恒叫他来，是也不是？”

红娘一听，风目圆睁，气填胸膈，骂道：“你真是个白痴呆木瓜。早知如此，当初我就不该帮你与小姐成就好事。如今却叫我把我看成个拉法穿线的媒婆。那郑恒是个糊涂虫，我们崔家世代显赫，祖宗贤良，清名令善，岂容玷污！况且家规严整，我怎肯为那郑恒寄简传书？”

说到此处，气得说不出后来，停了一停，才又骂道：“不知是哪个该杀的口里嚼蛆，颠倒黑白，恶紫夺朱。我家小姐便再窝囊废物，怎肯嫁郑恒那不值钱的臭鱼烂虾！就是老天来作主，也不会将那嫩蕊新枝教粗鲁樵夫砍折了去。郑恒那家伙嘴硬心虚，想要坑害相公，你却来玷辱红娘，真气破了俺的胸脯也。”

红娘长篇大论地骂了一大套，见张生垂头丧气，自己的气也消了一大半，不禁又可怜他，遂道：“张相公，你如若真的没有做卫家的女婿，我去老夫人面前一力替你分解。等郑恒那家伙来到，你和他两个当面对证。”

张生道：“多谢红娘姐姐的信任，能和郑恒那家伙对质，再好不过了。”红娘于是对老夫人说道：“老夫人，张相公并没有做卫家的女婿，都是郑恒造的谣言，等他们两个当面对证。”

老夫人道：“既然他说没有，就等郑恒来对证便了。”

这时，法本长老来了，他是借着向老夫人祝贺而来，主要还是想看看张生的婚事如何了结。这门婚事，当初也把他牵扯了进来，现在老夫人缺少主张，听了一面之辞，又要把小姐许配给郑恒。如果真的给了郑恒，今天张生到了，怎么处置呢？长老进了中堂，与老夫人相见。说道：“阿弥陀佛！老夫人恭喜恭喜。”

老夫人道：“多谢长老。请坐。”

长老告坐，说道：“阿弥陀佛！听说张先生在卫尚书家入赘，不知果有其事否？”

老夫人道：“据张生所说，并无此事，乃郑恒撒的谎言。”

长老道：“阿弥陀佛，老夫人，今日你可以相信老衲没有说错了吧！我早说张先生决不是那一等没有人格的秀才，他如何敢忘了夫人之恩，况且又有杜将军作证，怎么能悔得这门亲事？”

小姐道：“母亲，长老，张相公这一件事，一定要杜将军来过问一下才妥当。他正授着征西大元帅，兼领着陕右河中路节度使，从前是咱们的护身符，今日他有权有良谋，他要能来，说不定可以帮助张相公，把狼心狗肺的人惩办。表兄他不认亲疏，骗娶有夫之妇，太可恶了”

恰在此时，外面来通报，说是白马将军杜确元帅驾到。

老夫人道：“张先生，杜将军驾到，相烦代老身出迎。”

张生道：“遵命。”

老夫人又道：“红娘，扶小姐回妆楼去吧。”

原来那杜确将军得知兄弟高中后，来当河中府尹，已到了普救寺，他就离了蒲关，也到普救寺来。一来庆贺兄弟高中得官，二来要与兄弟办喜事。到得崔府，见张生在门口相迎。杜确见了张生，说道：“贤弟，久违了”张生道：“哥哥，有劳光降，愚弟有失远迎，望哥哥见谅。”杜确道：“贤弟高中巍科，官拜府尹，愚兄特备区区薄礼，前来拜贺。”

张生道：“小弟托庇兄长虎威，谬登甲第，蒙赐厚礼，却之不恭，实为汗颜。小弟奉老夫人之命，请兄长里面相见。兄长请。”杜确道：“贤弟请”兄弟二人，并肩携手而行，十分亲热，直到中堂。

杜确见了老夫人，上前行了个军礼，说道：“末将杜确拜见老夫人。”

老夫人忙起身谦让，说道：“将军少礼，折煞老身了。请坐。”

杜确道：“谢坐。”

张生道：“哥哥，小弟这次回来，本待与小姐完婚，哪知有老夫人的侄儿郑恒，来老夫人面前说我在卫尚书家入赘了。老夫人听了一面之辞，大为恼怒，要反悔亲事，依旧要把小姐许配给郑恒。你说有这种道理吗？望兄长替小弟作主。”

杜确道：“老夫人，此事差矣！想舍弟一则有退贼之功，二则是尚书之子，老夫人前者所说崔府三代不招白衣女婿，今舍弟已高中状元，现力河中府府尹。今日反悔亲事，在道理上如何说得过去？”

老夫人道：“将军，非是老身悔婚，当初先夫在日，确实将小女许配给舍侄郑恒。不料遭此大难，亏得张先生请来将军杀退贼众。老身不负前言，将小女许与张先生，不想郑恒来说道，张先生在卫尚书家做女婿了，因此上恼怒，故依旧许了郑恒。”

杜确道：“老夫人怎能相信其诽谤之言，那郑恒心怀叵测，此事定是谎言。”

老夫人道：“且待郑恒前来，当了将军之面，查明此事。”

此时，恰巧郑恒到了，他今日喜气洋洋，浑身上下一副新女婿的模样，更为高兴的是只要一拜过堂，送入洞房，小姐不愿意也得愿意。那时，等张生赶回来，我就看着他哭吧。心中美滋滋地来到中堂，见了老夫人，上前见礼，说道：“姑母在上，小侄拜见。”说罢，见两边座上坐着两位大

人，一文一武，还以为是姑母请来喝喜酒的贵客，忙问道：“姑母，请问这位尊亲大人上姓，以便称呼。”

老夫人道：“这位是镇守蒲关的杜将军杜大人。”

郑恒又看着张生问道：“此一位尊亲呢？”

老夫人道：“这位便是新任河中府府尹，卫尚书家的彩球女婿张大人。”郑恒一听是张生，心中一惊，暗道：大事不好也。只得硬着头皮说道：“张大人来此，有何贵干？”

张生听了，气愤填膺，心想这家伙的脸皮真厚。说道：“你就是郑恒，你到这里干什么？”

郑恒恬不知耻他说道：“你倒问我来干什么？老实告诉你，这是我嫡嫡亲亲的姑母家里，难道我来不得？再说莺莺表妹是我的妻子，怎么样？”杜确听了大力气愤，说道：“老夫人，这就是郑恒么？你这不仁不义的东西，胆敢诓骗良人之妻，等我奏闻朝廷，明正其罪。”

郑恒道：“老大人，你不清楚，是我姑夫在世之日把表妹许给我为妻的，如今倒说我是诓骗人妻，太冤屈了”

杜确道：“我不耐烦听你的花言巧语，若是再要纠缠，左右与我拿下，押送官府，明日再审问。”

郑恒见势头不好，自己所编造的谎言已被揭穿，那张珙、杜确又是朝廷的命官，真要追究起来，自己免不得有个诓骗良人妻室之罪，到那时就无法收拾局面了。只好说道：“大人不必发怒，小人情愿退亲就是了。”

老夫人见自己的侄儿也实在不争气，丢人现眼，招他为婿必将丢尽脸面。但终究是自己的亲侄儿，最好不要经官到府，遂道：“将军息怒，把这不识羞的东西赶出去就是了。”

杜确道：“若不是老夫人说情，本帅决不饶你，与我滚了出去”

郑恒满面羞惭，也不向姑母告辞，踉踉跄跄出了中堂，站在庭中，说道：“罢，罢！妻子被人夺去，要诓骗也没有得手，反而蒙受一场羞辱，叫我回去怎么有脸见人呢？要这性命有什么用？不如碰死算了，倒也干净。”说罢，便向庭前老槐树上一头撞去。

正是：妻子空争不到头，风流自古恋风流。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

丫头仆人见了，不免惊叫起来，急忙来禀报道：“启禀老夫人，郑家表少爷撞死了。”

老夫人听了，不免伤感，但也无可奈何，说道：“这孩子真想不开，人死不能复生，我也没有逼他死。但我是他的亲姑母，他已没有了父母，由我作主。埋葬了吧！秋菊，去交代老总管葬了便是。”

秋菊应命而去。

老夫人道：“多谢将军前来主持亲事，趁今朝吉日良缘，就做个喜庆茶饭，命他二人拜堂成亲。”

杜确道：“理应如此，恭喜老夫人，恭喜贤弟。”

老夫人道：“红娘，请小姐穿戴了凤冠霞帔出来，与贤婿拜堂。”

红娘道：“是”就捧了凤冠霞帔，到了妆楼，对小姐道：“小姐，恭喜了。想起那殿上奇遇，待月迎风，吟诗抚琴，书信传递，经过了多少曲折，流淌了多少眼泪，终于获得了五花官诰、霞帔凤冠，稳当当地成了一个状元夫人。小姐，你该心满意足了”

小姐道：“红娘妹妹，这都是你的功劳，我和张郎永生难忘。”

红娘道：“小姐，快梳妆吧，姑爷在等着拜堂呢”

不一会儿，红娘搀扶着小姐出堂，与张生先拜圣恩，再拜天地，拜高堂，拜谢杜将军。忙乎了好一阵子，送入洞房。这一夜，久别重逢，常言道，新婚不如久别，今夜是新婚加久别，所以二人格外缱绻。张生是门迎着驷马车，户列着八椒图，娶了个倾国倾城、知书达礼、三从四德的宰相女，平生之愿已偿。小姐是嫁得了一个风流佳婿，如意郎君，也一样称心如意。三朝以后张生带着小姐和红娘，辞别了老夫人，到河中府上任去了。正是：西厢待月成佳配，金榜题名衣锦归。

从此，这一对美满鸳鸯，如鱼似水，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把这段西厢佳话，世代留传，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小说版完】

5 【元杂剧-西厢记-剧本原版】

5.1 元杂剧-西厢记-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

5.1.1 楔子

[外扮老夫人上开]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殁。只生得个小女，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又有个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孩儿的，唤做红娘。一个小厮儿，唤做欢郎。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来到河中府，将这灵柩寄在普救寺内。这寺是先夫相国修造的，是则天娘娘香火院，况兼法本长老又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因此俺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我想先夫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今日至亲则这三四口儿，好生伤感人呵！

[仙吕][赏花时]夫主京师禄命终，子母孤孀途路穷；因此上旅棹在梵王宫。盼不到博陵旧家，血泪洒杜鹃红。

今日暮春天气，好生困人，不免唤红娘出来分付他。红娘何在？[旦（丫）来]扮红见科[夫人云]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小姐散心耍一回去来。[红云]谨依严命。[夫人下][红云]小姐有请。[正旦扮莺莺上][红云]夫人着俺和姐姐佛殿上闲耍一回去来。[旦唱]

[么篇]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流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并下]

5.1.2 第一折

[正末扮张生骑马引仆上开]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后一年丧母。小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於四方。即今贞元十七年二月上旬，唐德宗即位，欲往上朝取应，路经河中府过。蒲关上有一故人，姓杜名确，字君实，与小生同郡同学，当初为八拜之交。后弃文就武，遂得武举状元，官拜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镇守着蒲关。小生就望哥哥一遭，却往京师求进。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仙吕][点绛唇]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混江龙]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将棘围守暖，把铁砚磨穿。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空雕虫篆刻，缀断简残编。

行路之间，早到蒲津。这黄河有九曲，此正古河内之地，你看好形势也呵！

[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则除是此地偏。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却便似驾箭乍离弦。

[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渊泉、云外悬，入东洋不离此径穿。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边。

话说间早到城中。这里一座店儿，琴童接下马者！店小二哥那里？[小二上云]自家是这状元店里小二哥。官人要下呵，俺这里有干净店房。[末云]头房里下，先撒和那马者！小二哥，你来，我问你：这里有甚么闲散心处？名山胜境，福地宝坊皆可。[小二云]俺这里有座寺，名曰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院，盖造非俗：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南来北往，三教九流，过者无

不瞻仰；则除那里可以君子游玩。[末云] 琴童料持下晌午饭！俺到那里走一遭便回来也。[仆云] 安排下饭，撒和了马，等哥哥回家。[下][法聪上] 小僧法聪，是这普救寺法本长老座下弟子。今日师父赴斋去了，着我在寺中，但有探长老的，便记着，待师父回来报知。山门下立地，看有甚么人来。[末上云] 却早来到也。[见聪了，聪问云] 客官从何来？[末云] 小生西洛至此，闻上刹幽雅清爽，一来瞻仰佛像，二来拜谒长老。敢问长老在么？[聪云] 俺师父不在寺中，贫僧弟子法聪的便是，请先生方丈拜茶。[末云] 即然长老不在呵，不必吃茶；敢烦和尚相引，瞻仰一遭，幸甚！[聪云] 小僧取钥匙，开了佛殿、钟楼、罗汉堂、香积厨、盘桓一会，师父敢待回来。[做看科][末云] 是盖造得好也呵！

[村里趯鼓] 随喜了上方佛殿，早来到下方僧院。行过厨房近西，法堂此，钟楼前面。游了洞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莺莺引红娘拈花枝上云] 红娘，俺去佛殿上要去来。[末做见科] 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

[元和令] 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着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身单）着香肩，只将花笑拈。

[上马娇] 这的是兜率宫，休猜做了离恨天。呀，谁想着寺里遇神仙！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偏、偏贴翠花钿。

[胜葫芦] 则见他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边。[旦云] 红娘，你觑：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末云] 我死也！未语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么篇] 恰便似呖声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红云] 那壁有人，咱家去来。[旦回顾觑末下][末云] 和尚，恰怎么观音现来？[聪云] 休胡说，这是河中府崔相国的小姐。[末云] 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百镒之金。[聪云] 偌远地，他在那壁，你在这壁，系着长裙儿，你便怎知他脚儿？[末云] 法聪，来，来，来，你问我怎便知，你觑：

[后庭花] 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慢俄延，投至到枕儿前面，刚那了上步远。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似神仙归洞天，空馀下杨柳烟，只阙得鸟雀喧。

[柳叶儿] 呀，门掩着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恨天，天不与人行方便，好着我难消遣，端的怎留连。小姐呵，则被你兀的不引了人意马心猿？

[聪云] 休惹事，河中开府的小姐去远了也。[末唱]

[寄生草] 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觑聪云] 敢烦和尚对长老说知，有僧房借半间，早晚温习经史，胜如旅邸内冗杂，房金依例拜纳，小生明日自来也。

[赚煞] 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近庭轩，花柳争妍，日午当庭塔影圆。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并下]

5.1.3 第二折

[夫人上白] 前日长老将钱去与老相公做好事，不见来回话。道与红娘，传着我的言语去问长老：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就着他办下东西的当了，来回我话者。[下][净扮洁上] 老僧法本，在这普救寺骨做长老。此寺是则天皇后盖造的，后来崩损，又是崔相国重修的。现今崔老夫人领着家眷扶柩回博陵。因路阻暂寓本寺西厢之下，待路通回博陵迁葬。夫人处事温俭，治家有方，是是非非，人莫敢犯。夜来老僧赴斋，不知曾有人来望老僧否？[唤聪问科][聪云] 夜来有一秀才自西洛而来，特谒我师，不遇而返。[洁云] 山门外觑着，若再来时，报我知道。[末上] 昨日见了那小姐，倒有顾盼小生之意。今日去问长老借一间僧房，早晚温习经史；倘遇那小姐出来，必当饱看一会。

[中吕][粉蝶儿]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借与我半间客舍僧房，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儿相向。虽不能窃玉偷香，且将这盼云眼睛儿打当。

[醉春风]往常时见傅粉的委实羞，画眉的敢是谎；今日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着小生心儿里早痒、痒。迤逗得肠荒，断送得眼乱，引惹得心忙。

末见聪科][聪云]师父正望先生来哩，只此少待，小僧通报去。[洁出见末科][末云]是好一个和尚呵！

[迎仙客]我则见他头似雪，鬓如霜，面如童，少年得内养；貌堂堂，声朗朗，头直上只少个圆光。却便是捏塑来的僧伽像。

[洁云]请先生方丈内相见。夜来老僧不在，有失迎迓，望先生恕罪！[末云]小生久闻老和尚清誉，欲来座下听讲，何期昨日不得相遇。今能一见，是小生三生有幸矣。[洁云]先生世家何郡？敢问上姓大名，因甚至此？[末云]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

[石榴花]大师一一问行藏，小生仔细诉衷肠，自来西洛是吾乡，宦游在四方。寄居咸阳。先人拜礼部尚书多名望，五旬上因病身亡。[洁云]老相公弃世，必有所遗。[末唱]平生直无偏向，止留下四海一空囊。

[斗鹌鹑]俺先人甚的是浑俗和光，（刁真子）一味风清月朗。[洁云]先生此一行必上朝取应去。[末唱]小生无意求官，有心待听进。小生特谒长老，奈路途奔驰，无以相溃量着穷秀才人情则是纸半张，以没甚七青八黄，尽着你说短论长，一任待掂斤播两。

径禀：有白银一两，与常往公用，略表寸心，望笑留是幸！[洁云]先生客中，何故如此？[末云]物鲜不足辞，但充讲下一茶耳。

[上小楼]小生特来见访，大师何须谦让。[洁云]老僧决不敢受。[末唱]这钱也难买柴薪，不够斋粮，且备茶汤。[觑聪云]这一两未为厚礼。你若有主张，对艳妆，将言词说上，我将你众和尚死生难忘。

[洁云]先生必有所请。[末云]小生不揣有恳，因恶旅冗杂，早晚难以温习经史，欲假一室，晨昏听讲。房金按月任意多少。[洁云]敝寺颇有数间，任先生拣眩[末唱]

[么篇]也不要香积厨，枯木堂。远有南轩，离着东墙，靠着西厢。近主廊，过耳房，都皆停当。[洁云]便不呵，就与老僧同处何如？[末笑云]要恁怎么。你是必休提着长老方丈。

[红上云]老夫人着俺问长老：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看得停当回话。须索走一遭去来。[见洁科]长老万福！夫人使侍妾来问：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着看得停当了回话。[末背云]好个女子也呵！

[脱布衫]大人举止端详，全没那半点儿轻狂。大师行深深拜了，启朱唇语言得当。

[小梁州]可喜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胡伶渌老不寻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张郎。

[么篇]若共他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我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许放，我亲自写与从良。

[洁云]二月十五日，可与老相公做好事。[红云]妾与长老同去佛殿看了，却回夫人话。[洁云]先生请少坐，老僧同小娘子看一遭便来。[末云]着小娘子先行，俺近后些。[洁云]一个有道理的秀才。[末云]小生有一句话敢道么？[洁云]便道不妨。[末唱]

[快活三]崔家女艳妆，莫不是演撒你个老洁郎？[洁云]俺出家人那有此事？[末唱]既不沙，却怎暇趁着你头上放毫光，打扮的特来晃。

[洁云]先生是何言语！早是那小娘子不听得哩，若知呵，是甚意思！[红上佛殿科][末唱]

[朝天子]过得主廊，引入洞房，好事从天降。我与你看着门儿，你进去。[洁怒云]先生，此非先王之法言，岂不得罪於圣人之门乎？老僧偌大年纪，焉肯作此等之态？[末唱]好模好样太莽撞，没则罗便罢，烦恼怎么那唐三藏？怪不得小生疑你，偌大一个宅堂，可怎生别没个儿郎，使得梅香来说勾当。[洁云]老夫人治家严肃，内外并无一个男子出入。[末背云]这秃厮巧说。你在我行，口强，硬抵着头皮撞。

[洁对红云] 这斋供道场都完备了，十五日请夫人小姐拈香。[末问云] 何故？[洁云] 这是崔相国小姐至孝，为报父母之恩。又是老相国（㊟覃）日，就脱孝服，所以做好事。[末哭科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深恩，昊天罔极。”小姐是一女子，尚然有报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飘零数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望和尚慈悲为本，小生亦备钱五千，怎生带得一分儿斋，追荐俺父母咱！便夫人知也不妨，以尽人子之心。[洁云] 法聪与这先生带一分者。[末背问聪云] 那小姐明日来么？[聪云] 他父母的勾当，如何不来。[末背云] 这五千钱使得有些下落者。

[四边静] 人间天上，看莺莺强如做道常软玉温香，休道是相亲傍；若能够汤他一汤，倒与人消灾障。

[洁云] 都到方丈吃茶。[做到科][末云] 小生更衣咱。[末出科云] 那小娘子已定出来也，我只在这里等待问他咱。[红辞洁云] 我不吃茶了，恐夫人怪来迟，去回话也。[红出科][末迎红娘祗揖科] 小娘子拜揖！[红云] 先生万福！[末云] 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么？[红云] 我便是，何劳先生动问？[末云] 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红云] 谁问你来？[末云] 敢问小姐常出来么？[红怒云] 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君子“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於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莺立谢而言曰：“今当改过从新，毋敢再犯。”是他亲女，尚然如此，可况以下侍妾乎？先生习先王之道，尊周公之礼，不干已事，何故用心？早是妾身，可以容恕，若夫人知其事，决无干休。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下][末云] 这相思是害也！

[哨遍] 听说罢心怀悒悒，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说：“夫人节操凜冰霜，不召乎，谁敢辄入中堂？”自思想，比及你心儿思畏老母亲威严，小姐呵，你不合临去也头望。待扬下教人怎扬？赤紧的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肠。若今生难得有情人，是前世烧了断头香。我得时节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

[耍孩儿] 当初那巫山远隔如天样，听说罢又在巫山那厢。业身躯虽是立在回廊，魂灵儿已在他行。本待要安排心事传幽客，我只怕漏泄春光与乃堂。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

[五煞] 小姐年纪小，性气刚。张郎倘得相亲傍，乍相逢厌见何郎粉，看邂逅偷将韩寿香。才到得风流况，成就了会温存的娇婿，怕甚么能拘束的亲娘。

[四煞] 夫人忒虑过，小生空妄想，郎才女貌合相仿。休直待眉儿浅淡思张敞，春色飘零忆阮郎。非是咱自夸奖：他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恭俭温良。

[三煞] 想着他眉儿浅浅描，脸儿淡淡妆，粉香腻玉搓咽项。翠裙鸳绣金莲小，红袖鸾销玉笋长。不想呵其实强：你撇下半天风韵，我拾得万种思量。

却忘了辞长老。[见洁科] 小生敢问长老，房舍如何？[洁云] 塔院侧边西厢一间房，甚是潇洒，正可先生安下。现收拾下了，随先生早晚来。[末云] 小生便回店中搬去。[洁云] 吃斋了去。[末云] 老僧收拾下斋，小生取行李便来。[洁云] 既然如此，老僧准备下斋，先生是必便来。[下][末云] 若在店中人闹，倒好消遣；搬在寺中静处，怎么捱这凄凉也呵。

[二煞] 院宇深，枕簟凉，一灯孤影摇书幌。纵然酬得今生志，着甚支吾此夜长。睡不着如翻掌，少可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捣枕捶床。

[尾] 娇羞花解语，温柔玉有香，我知他乍相逢记不真娇模样，我则索手抵着牙儿慢慢的想。[下]

5.1.4 第三折

[正旦上云] 老夫人着红娘问长老去了，这小贱人不来我行回话。[红上云] 回夫人话了，去回小姐话去。[旦云] 使你问长老：几时做好事？[红云] 恰回夫人话也，正待回姐姐话：二月十五日，请夫人姐姐拈香。[红笑云] 姐姐，你不知，我对你说一件好笑的的勾当。咱前日寺里见的那秀才，今日也在方丈里。他先出门儿外等着红娘，深深唱个喏道：“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二十三岁，正月十七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姐姐，却是谁问他来？他又问：“那壁

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乎？小姐常出来么？”被红娘抢白了一顿呵回来了。姐姐，我不知了想甚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旦笑云]红娘，休对夫人说。天色晚也，安排香案，咱花园内烧香去来。[下][末上云]搬至寺中，正近西厢居址。我问和尚每来，小姐每夜花园内烧香。这个花园和俺寺中合着。比及小姐出来，我先在太湖石畔墙角儿边等待，饱看一会。两廊僧众都睡着了。夜深人静，月朗风清，是好天气也呵！正是“闲寻方丈高僧语，闷对西厢皓月吟”。

[越调][斗鹌鹑]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罗袂生寒，芳心自警。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冥冥，潜潜等等。

[紫花儿序]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一更之后，万籁无声，直至莺庭。若是回廊下没揣的见俺可憎，将他来紧紧的搂定；只问你那会少离多，有影无形。

[旦引红娘上云]开了角门儿，将香桌出来者。[末唱]

[金蕉叶]猛听得角门儿呀的一声，风过处衣香细生。掂着脚尖儿仔细定睛，比我那初见时庞儿越整。

[旦云]红娘，移香桌儿近太湖石畔放者！[末做看科云]料想春娇厌拘束，等闲飞出广寒宫。看他容分一捻，体露半襟，（身单）香袖以无言，垂罗裙而不语。似汀陵妃子，斜倚舜庙朱扉；如玉殿嫦娥，微现蟾宫素影。是好女子也呵！

[调笑令]我这里甫能、见娉婷，比着那月殿嫦娥也不恁般撑。遮遮掩掩穿芳径，料应来小脚儿难行。可喜娘的脸儿百媚生，兀的不引了人魂灵！

[旦云]取香来！[末云]听小姐祝告甚么？[旦云]此一柱香，愿化去先人，早生天界！此一柱香，愿中堂老母，身安无事！此一柱香……[做不语科][红云]姐姐不祝这一柱香，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旦再拜云]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长吁科][末云]小姐倚栏长叹，似有动情之意。

[小桃红]夜深香霭散空庭，帘幕东风静。拜罢也斜将曲栏凭，长吁了两三声。剔团（口内染）明月如悬镜。又不见轻云薄雾，都只是香烟人气，两般儿氤氲得不分明。

我虽不如司马相如，我则看小姐颇有文君之意。我且高吟一绝，看他则甚：“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旦云]有人墙角吟诗。[红云]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旦云]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红云]你两个是好做一首。[旦念诗云]“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末云]好应酬得快也呵！

[秃厮儿]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那堪那心儿里埋没着聪明。他把那新诗和得忒应声，一字字，诉衷情，堪听。[圣药王]那语句清，音律轻，小名儿不枉了唤做莺莺。他若是共小生、厮觑定，隔墙儿酬和到天明。方信道“惺惺的自古惜惺惺。”

我撞出去，看他说甚么。

[麻郎儿]我拽起罗衫欲行，[旦做见科]他陪着笑脸儿相迎。[红云]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莺回顾下][末唱]不做美的红娘太浅情，便做道“谨依来命”。

[幺篇]我忽听、一声、猛惊。原来是扑刺刺宿鸟飞腾，颤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

小姐，你去了呵，那里发付小生！

[络丝娘]空撒下碧澄澄苍苔露，明皎皎花筛月影。白日凄凉枉耽病，今夜把相思再整。

[东原乐]帘垂下，户已扃，却才个悄悄相问，他那里低低应，月朗风清恰二更，厮（木奚）幸：他无缘，小生薄命。

[绵搭絮]恰寻归路，伫立空庭，竹梢风摆，斗柄云横。呀！今夜凄凉有四星，他不瞅人待怎生！虽然是眼角儿传情，咱两个口不言心自剩

今夜甚睡到得我眼里呵！

[拙鲁速]对着盏碧荧荧短檠灯，倚着扇冷清清旧帏屏。灯儿又不明，梦儿又不成；窗儿外淅零零的风儿透疏牖，忒楞楞的纸条儿鸣；枕头儿上孤另，被窝儿里寂静。你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

[幺篇] 怨不能，恨不成，坐不安，睡不宁。有一日柳遮花映，雾帐云屏，夜阑人静，海誓山盟。恁时节风流嘉庆，锦片也似前程，美满恩情，咱两个画堂自生。

[尾] 一天好事从今定，一首诗分明照证；再不向表琐闷梦儿中寻，则去那碧桃花树儿下等。[下]

5.1.5 第四折

[洁引聪上云] 今日二月十五开启，众僧动法器者。请夫人小姐拈香。比及夫人未来，先请张生拈香。怕夫人问呵，则说是贫僧亲者。[末上云] 今日二月十五日，和尚请拈香，须索走一遭。

[双调][新水令] 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香烟云盖结，讽咒海波潮。幡影飘（遥去上加风），诸檀越尽来到。

[驻马听] 法鼓金铎，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候门不许老僧敲，纱窗外定有红娘报。害相思的馋眼脑，见他时须看个十分饱。

[末见洁科][洁云] 先生先拈香，恐夫人问呵，则说是老僧的亲。[末拈香科]

[沈醉东风] 惟愿存有的人间寿高，亡化的天上逍遥。为曾、祖、父先灵，礼佛、法、僧三宝。焚名香暗中祷告：则愿得红娘休劣，夫人休焦，犬儿休恶！佛（口罗），早成就了幽期密约。

[夫人引旦上云] 长老请拈香，小姐，咱走一遭，[末做见科][靓聪云] 为你志诚呵，神仙下降也。[聪云] 这生却早两遭儿也。[末唱]

[雁儿落] 我则道这玉天仙离了碧霄，原来是可意中来请醮。小子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

[得胜令] 恰便似檀口点樱桃，粉鼻儿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妖娆，满面儿扑堆着俏；苗条，一团儿（个真个）是娇。

[洁云] 贫僧一句话，夫人行敢道么？老僧有个敝亲，是个饱学的秀才，父母亡后，无可相报。对我说：“央及带一分斋，追荐父母。”贫僧一时应允了，恐夫人见责。[夫人云] 长老的亲便是我的亲，请来厮见咱。[末拜夫人科][众僧见旦发科][末唱]

[乔牌儿] 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个劳），觑着法聪头作金磬敲。

[甜水令] 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稔色人儿，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看时节泪眼偷瞧。

[折桂令] 着小生迷留没乱，心痒难挠。哭声儿似莺啼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大师也难学，把一个发慈悲的脸儿来朦着。击磬的头陀懊恼，添香的行者心焦。烛影风摇，香霭云飘；贪看莺莺，烛灭香消。

[洁云] 风灭灯也。[末云] 小生点灯烧香。[旦与红云] 那生忙了一夜。

[锦上花] 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

[红云] 我猜那生-----

[幺篇] 黄昏这一回，白日那一觉，窗儿外那会鏖铎。到晚一向书帙里比及睡着，千万声长吁怎捱到晓。[末云] 那小姐好生顾盼小子。

[碧玉箫] 情引眉梢，心绪你知道；愁种心苗，情思我猜着。畅懊恼！响铛铛云板敲。行者又嚎，沙弥又哨。您须不夺人之好。

[洁与众僧发科][动法器了，洁摇铃杵宣疏了，烧纸科][洁云] 天明了也，请夫人小姐回宅。[末云] 再做一会也好，那里发付小生也呵！

[鸳鸯煞] 有心争似无心好，多情却被无情恼。劳攘了一宵，月儿沈，钟儿响，鸡儿叫。畅道是玉人归去得疾，好事收拾得早，道场毕诸人散了。酩子里各归家，葫芦提闹到晓。[并下]

[络丝娘煞尾] 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校

题目老夫人闭春院崔莺莺烧夜香
正名小红娘传好事张君瑞闹道场

5.2 元杂剧-西厢记-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

5.2.1 第一折

[孙飞虎上开]自家姓孙，名彪，字飞虎，方今天下扰攘。因主将丁文雅失政，俺分统五千人马，镇守河桥，劫掠良民财物。近知先相国崔珏之女莺莺，眉黛青步辇，莲脸生春，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现在河中府普救寺借居。我心中想来：当今用武之际，主将尚然不正，我独廉何为？大小三军，听吾号令：人尽衔枚，马皆勒口，连夜进兵河中府！掳莺莺为妻，是我平生愿足，[下][法本慌上]谁想孙飞虎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鸣锣击鼓，呐喊摇旗，欲掳莺莺小姐为妻。我今不敢违误，即索报知夫人走一遭[下][夫人慌云]如此却怎了！俺同到小姐卧房里商量去。[下][旦引红娘上去]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早是离人伤感，况值暮春天道，好烦恼人也呵！

好句有情怜夜月，落花无语怨东风。

[仙吕][八声甘州]恹恹瘦损，早是伤神，那值残春。罗衣宽褪，能消几度黄昏？风袅篆烟不卷帘，雨打梨花深闭门；无语凭阑干，目断行云。

[混江龙]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阑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

[红云]姐姐情思不快，我将被儿薰得香香的，睡些儿。[旦唱]

[油葫芦]翠被生寒压绣（衾因），休将兰麝薰；便将兰麝薰尽，则索自温存。昨宵个锦囊佳制明勾引，今日玉堂人物难亲近。这些时坐又不安，睡又不稳，我欲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每日价情思睡昏昏。

[天下乐]红娘呵，我则索搭伏定鲛绡枕头儿上盹。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红云]不干红娘事，老夫人着我跟着姐姐来。[旦云]俺娘也好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伏侍得勤，老夫人拘束得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

[红云]姐姐往常不曾如此无情无绪；自见了那张生，便觉心事不宁，却是如何？[旦唱]

[那吒令]往常但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褪；从见了那人，兜的便亲。想着他昨夜诗，依前韵，酬和得清新。

[鹊踏枝]吟得句儿匀，念得字儿真，咏月新诗，煞强似织锦回文。谁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个殷勤。[寄生草]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里樱学得来“一天星斗焕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无人问”。

[飞虎领兵上围寺科][下][卒子内高叫云]寺里人听者：限你每三日内将莺莺献出来与俺将军成亲，万事干休。三日后不送出，伽蓝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夫人、洁同上敲门了][红看了云]姐姐，夫人和长老都在房门前。[旦见了科][夫人云]孩儿，你知道么？如今孙飞虎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道你“黛青颦，莲脸生春，似倾国倾城的太真”，要掳你做压寨夫人。孩儿，怎生是了也？[旦唱]

[六幺序]听说罢魂离了壳，现放着祸灭身，将袖梢儿（才温去水）不住啼痕。好教我去住无因，进退无门，可着俺那甥儿里人急偎亲？孤孀子母无投奔，赤紧的先亡过了有福之人。耳边厢金鼓连天震，征云冉冉，土雨纷纷。

[么篇]那厮每风闻，胡云。道我“眉黛青颦，莲脸生春，恰便是倾国倾城的太真”；兀的不送了他三百僧人？半万贼军，半霎敢剪草除根？这厮每于家为国无忠信，恣情的掳掠人民。更将那天宫般盖造焚烧尽，则没那诸葛孔明，便待要博望烧屯。

[夫人云]老身年六十年，不为寿夭；奈孩儿年少，未得从夫，却如之奈何？[旦云]孩儿有一计，想来只是我与贼汉为妻，庶可免一家儿性命。[夫人哭科]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舍得你献与贼汉，却不辱没了俺家谱！[洁云]俺同到法堂上两廊下，问僧俗有高见者，俺一同商议个长便。[同到法堂科][夫人云]小姐却是怎生？[旦云]不如将我与贼人，其便有五。

[后庭花]第一来免摧残老太君；第二来免殿堂作灰烬；第三来诸僧无事得安存；第四来先君灵柩稳；第五来欢郎虽是未成人，[欢云]俺呵，打甚么不紧。[旦唱]须是崔家后代孙。莺莺为惜己身，不行从着乱军：诸僧众污血痕，将伽蓝火内焚，先灵为细尘，断绝了爱弟亲，割开了慈母恩。

[柳叶儿]呀，将俺一家儿不留一个齧齧，待从军又怕辱没了家门。我不如白练套头儿寻个自尽，将我尸骸，献与贼人，也须得个远害全身。

[青歌儿]母亲，都做了莺莺生忿，对旁人一言难荆母亲，休爱惜莺莺这一身。您孩儿别有一计；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

[夫人云]此计较可。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长老在法堂上高叫：“两廊免疫力俗，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洁叫了，住][末鼓掌上云]我有退兵之策，何不问我？[见夫人][洁云]这秀才便是前日带追荐的秀才。[夫人云]计将安在？[末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罚若明，其计必成。”[旦背云]只愿这生退了贼者。[夫人云]恰才与长老说下，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末云]即是恁的，休唬了我浑家，请入卧房里去，俺自有退兵之策。[夫人云]小姐和红娘回去者！[旦对红云]难得此生这一片好心！

[赚煞]诸僧众各逃生，从家眷谁（个秋）问，这生不相识横枝儿着紧。非是书生多议论，也堤防着玉石俱焚。虽然是不关亲，可怜见命在逡巡，济不济权将秀才来荆果若有《出师表》文吓蛮书信，张生呵，则愿你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

5.2.2 第二折

[夫人、洁同末上][夫人云]此事如何？[末云]小生有一计，先用着长老。[洁云]老僧不会厮杀，请秀才别换一个。[末云]休慌，不要你厮杀。你出去与贼汉说：“夫人本待便将小姐出来，送与将军，奈有父丧在身。不争鸣击鼓，惊死小姐，也可惜了。将军若要做女婿呵，可按甲束兵，退一射之地。限三日功德圆满，脱了孝服，换上颜色衣服，鲐陪房奁，定将小姐送与将军。不争便送来，一来父孝在身，二来于君不利。”你去说去。[洁云]三日后如何？[末云]有计在后。[洁朝鬼门道叫科]请将军打话。[飞虎引卒上云]快送莺莺出来。[洁云]将军息怒！夫人使老僧来与将军说。[说如前了][飞虎云]既然如此，限你三日后。若不送来，我着你人人皆死，个个不存。你对夫人说去，恁的这般好性儿的女婿，教他招了者。[引卒下][洁云]贼兵退了也，三日后不送出去，便都是死的。[末云]小子有一故人，姓杜名确，号为白马将军，现统十万大兵，镇守着蒲关。一封书去，此人必来救我。此间离蒲关四十五里，写了书呵，怎得人送去？[洁云]若是白马将军肯来，何虑孙飞虎。俺这里有一个徒弟，唤作惠明，则是要吃酒厮打。若使央他去，定不肯去；须将言语激他，他便去。[末唤云]有书寄与杜将军，谁敢去？谁敢去？[惠明上云]我敢去！[唱]

[正宫][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风乡）了僧伽帽，袒下我这偏衫。杀人心逗起英雄胆，两只手将乌龙尾钢椽攥。

[滚乡球]非是我贪，不是我敢，知他怎生唤做打参，不踏步直杀出虎窟龙潭。非是我撺，不是我揽，这些时吃菜馒头委实口淡，五千人也不索灸（火惠下为寸）煎（火盐上左为臣）。腔子里热血权消渴，肺腑内生心且解馋，有甚腌（月赞）！

[叨叨令]浮沙羹、宽片粉添些杂糝，酸黄韭、烂豆腐休调啖，万余斤黑面从教暗，我将这五千人做一顿馒头馅。是必误了也么哥！休误了也么哥！包残余肉把表盐蘸。

[洁云]张秀才着你寄书去蒲关，你敢去么？[惠唱]

[倘秀才]你那里问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这里启大师用（口咎）。你道是飞虎声名播斗南；那厮能淫欲，会贪婪，诚何以堪！

[末云]你是出家人，却怎不看经礼忏，则厮打为何？[惠唱]

[滚绣球] 我经文也不会谈，逃禅也懒去参；戒刀头近新来钢蘸，铁棒上无半星儿土渍尘碱。别的都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则会斋得饱也则去那僧房中胡（ㄣ 合下升），那里管焚烧了兜率也似伽蓝。则为那善文能武人千里，凭着这济困扶危书一缄，有勇无渐。

[末云] 他倘若不放你过去如何？[惠云] 他不放我呵，你放心！

[白鹤子] 着几个小沙弥把幢幡宝盖擎，壮行者将杆棒钁叉担，你排阵脚将众僧安，我撞钉子把贼兵来探。[二] 远的破开步将铁棒（风 彡），近的顺手把戒刀钐；有小的提起来将脚尖（足 庄），有大的扳下来把髑髅勘。

[一] 瞅一瞅古都都翻了海波，（ㄣ 晃）一（ㄣ 晃）厮琅琅震动山岩；脚踏得赤力力地轴摇，手扳得忽刺刺天关撼。

[耍孩儿] 我从来驳驳劣劣，世不曾忑忑忐忐，打熬成不灭天生敢。我从来斩钉截铁常居一，不似恁惹草拈花没掂三。劣性子人皆惨，舍着命提刀仗剑，更怕甚勒马停骖。

[二] 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不甘，你休只因亲事胡扑掩。若是杜将军不把干戈退，张解元干将风月担，我将不志诚的言词赚。倘或纰缪，倒大羞惭。

[惠云] 将书来，你等回音者。

[收尾] 您与我助威风擂几声鼓，仗佛力呐一声喊。绣旗下遥见英雄俺，我教那半万贼兵吓唬破胆。[下]

[末云] 老夫人长老都放心，此书到日，必有佳音。咱“眼观旌节旗，耳听好消息”。你看“一封书札逡巡至，半万雄兵咫尺来。”[并下]

楔子

[杜将军引卒子上开] 林下晒衣嫌日淡，池中濯足恨鱼腥；花根本艳公卿子，虎体原斑将相孙。自家姓杜，名确，字君实，本贯西洛人也。自幼与君瑞同学儒业，后弃文就武。当年武举及第，官拜征西大将军，正授管军元帅，统领十万之众，镇守着蒲关。有人自河中来，听知君瑞兄弟在普救寺中，不来望我；着人去请，亦不肯来，不知主甚意。今闻丁文雅失政，不守国法，剽掠黎民；我为不知虚实，未敢造次兴师。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圯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用矣。”吾之未疾进后征讨者，为不知地利浅深出没之故也。昨日探听去，不见回报。今日升帐，看有甚军情来，报我知道者！[卒子引惠明和尚上开][惠明云] 我离了普救寺，一日至蒲关，见杜将军走一遭。[卒报科][将军云] 着他过来！[惠打问讯了云] 贫僧是普救寺来的，今有孙飞虎作乱，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欲劫故臣崔相国女为妻。有游客张君瑞，奉书令小僧拜投于麾下，欲求将军以解倒悬之危。[将军云] 将书过来！[惠投书了][将军拆书念曰] 珙顿首再拜大元帅将军契兄纛下：伏自洛中，拜违犀表，寒暄屡隔，积有岁月，仰德之私，铭刻如也。忆昔联床风雨，叹今彼各天涯；客况复生于肺腑，离愁无慰于羁怀。念贫处十年藜藿，走困他乡；羨威统百万貔貅，坐安边境。故知虎体食天禄，瞻天表，大德胜常；使贱子慕台颜，仰台翰，寸心为慰；辄稟：小弟辞家，欲诣帐下，以叙数载间阔之情；奈至河中府普救寺，忽值采薪之忧，不及径造。不期有贼将孙飞虎，领兵半万，欲劫故臣崔相国之女，实为迫切狼狈。小弟之命，亦在逡巡。万一朝廷知道，其罪何归？将军倘不弃旧交之情，兴一旅之师；上以报天子之恩，下以救苍生之急；使故相国虽在九泉，亦不泯将军之德。愿将军虎视去书，使小弟鹄观来旄。造次干渎，不胜惭愧！伏乞台照不宣！张珙再拜，二月十六日书。[将军云] 既然如此，和尚你行，我便来。[惠明云] 将军是必疾来者！

[仙吕][赏花时] 那厮掳掠黎民德行短，将军镇压边庭机变宽。他弥天罪有百千般。若将军不管，纵贼寇骋无端。

[么篇] 便是你坐视朝廷将帝主瞞。若是扫荡妖氛着百姓欢，干戈息，大功完。歌谣遍满，传名誉到金銮。

[将军云] 虽无圣发兵，“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大小三军，听吾将令：速点五千人马，人尽衔枚，马皆勒口。星夜起发，直至河中府普救寺救张生走一遭。[飞虎引卒子上开][将军引卒子骑竹马调阵，拿绑下][夫人、洁同末云] 下书已两日，不见回音。[末云] 山门外呐喊摇旗，莫不是俺哥哥至了。[末见将军了][引夫人拜了][将军云] 杜确有失防御，致令老夫人受惊，切忽见罪是幸！[末

拜将军了]自别兄长台颜，一向有失听教；今得一见，台拨云睹日。[夫人云]老身子母，如将军所赐之命，将何补报？[将军云]不敢，此乃职分之所当为。敢问贤弟，因甚不至戎帐？[末云]小弟欲来，奈小疾偶作，不能动止，所以失敬，今见夫人受困，所言退得贼兵者，以小姐妻之，因此愚弟作书请吾兄。[将军云]既然有此姻缘，可贺，可贺！[夫人云]安排茶饭者！[将军云]不索，尚有余党未尽，小官去捕了，却来望贤弟。左右那里，去斩孙飞虎去！[拿贼了]本欲斩首示众，具表奏闻，见丁文雅失守之罪；恐有未叛者，今将为首各杖一百，余者尽归旧营去者！[孙飞虎谢了]下[将军云]张生建退贼之策，夫人面许结亲；若不违前言，淑女可配君子也。[夫人云]恐小女有辱君子。[末云]请将军筵席者！[将军云]我不吃筵席了，我回营去，异日却来庆贺。[末云]不敢久留兄长，有劳台候。[将军望蒲关起发][众念云]马离普救敲金镫，人望蒲关唱凯歌。[下][夫人云]先生大恩，不敢忘也。自今先生休在寺里下，只着仆人寺内养马，足下来家内书院里安歇。我已收拾了，便搬来者。到明日略备草酌，着红娘来请，你是必来一会，别有商议。[下][末云]这事都在长老身上。[问洁云]小子亲事事未如何知？[洁云]莺莺亲事拟定妻君。只因兵火至，引起雨云心。[下][末云]小子收拾行李去花园里去也。[下]

5.2.3 第三折

[夫人上云]今日安排下小酌，单请张生酬劳。道与红娘，疾忙去书院中请张生，着他是必便来，休推故。[下][末上云]夜来老夫人说，着红娘来请我，却怎生不见来？我打扮着等他。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怎么不见红娘来也呵？[红娘上云]老夫人使我请张生。我想若非张生妙计呵，俺一家儿性命难保也呵。

[中吕][粉蝶儿]半万贼兵，卷浮云片时扫净，俺一家儿死里逃生。舒心的列山灵，陈水陆，张君瑞合当钦敬。当日所望无成；谁想一缄书倒为了媒证。

[醉东风]今日个东阁玳筵开，煞强如西厢和月等 薄衾单枕有人温，早则不冷、冷。受用足宝鼎香浓，绣帘风细，绿窗人静。

可早来到也。

[脱布衫]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隔窗儿咳嗽了一声，[红敲门科][末云]是谁来也？[红云]是我。他启朱唇急来答应。

[末云]拜揖小娘子。[红唱]

[小梁州]则见他叉手忙将礼数迎，我这里“万福，先生”。乌纱小帽耀人明，白（袂 阑）净，角带傲黄程。

[么篇]衣冠济楚庞儿俊，可知道引动俺莺莺。据相貌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

[末云]“既来之，则安之。”请书房内说话。小娘子此行为何？[红云]贱妾奉夫人严命，特请先生小酌数杯，勿却。[末云]便去，便去。敢问席上有莺莺姐姐么？[红唱]

[上小楼]“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可早莺莺根前，“姐姐”呼之，喏喏连声。秀才每闻道“请”，恰便似听将军严令，和他那五脏神愿随鞭镫。

[末云]今日夫人端的为甚么筵席？[红唱]

[么篇]第一来为压惊，第二来因谢承。不请街坊，不会亲邻，不受人情 避众僧，请老兄，和莺莺匹聘。[末云]如此小生欢喜。[红唱]则见他欢天喜地，谨依来命。

[末云]小生客中无镜，敢烦小娘子看小生一看何如？[红唱]

[满庭芳]来回顾影，文魔秀士，风欠酸叮下工夫将额颊十分挣，迟和疾擦倒苍蝇，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整得人牙疼。[末云]夫人办甚么请我？[红唱]茶饭已安排定，淘下陈仓米数升，碟下七八碗软蔓青。

[末云]小生想来：自寺中一见了小姐后，不想今日得成婚姻，岂不为前生分定？[红云]姻缘非力所为，天意尔。

[快活三]咱人一事精，百事精；一无成，百无成。世间草木本无情，自古云：“地生连理木，水出并头莲。”他犹有相兼并。

[朝天子]休道这生，年纪儿后生，恰学害相思玻天生聪俊，打扮素净，奈夜夜成孤另。才子多情，佳人薄幸，兀的不担阁了人性命。[末云]你姐姐果有信行？[红唱]谁无一个信行，谁无一个志诚，你两个今夜亲折证。

我嘱咐你咱！

[四边静]今宵欢庆，软弱莺莺、可曾惯经。你索款款轻轻，灯下交鸳颈。端详可憎，好煞人也无干净！

[末云]小娘子先行，小生收拾书房便来。敢问那里有甚么景致？[红唱]

[耍孩儿]俺那里有落红满地胭脂冷，休辜负了良辰美景。夫人遣妾莫消停，请先生勿得推称。俺那里准备着鸳鸯夜月销金帐，孔雀春风软玉屏。乐奏合欢令，有凤箫象板，锦瑟鸾笙。

[末云]小生书剑飘零，无以为财礼，却是怎生？[红唱]

[四煞]聘财断不争，婚姻自有成，新婚燕尔安排定。你明博得跨凤乘鸾客，我到晚来卧看牵牛织女星。休（个）奚）幸，不要你半丝儿红线，成就了一世儿前程。

[三煞]凭着你灭寇功，举将能，两般儿功效如红定。为甚俺莺娘心下十分顺，都则为君瑞胸中百万兵。越显得文风盛，受用足珠围翠绕，结果了黄卷青灯。

[二煞]夫人只一家，老兄无伴等，为嫌繁冗寻幽静。[末云]别有甚客人？[红唱]单请你个有恩有义闲中客，且回避了无是无非窗下僧。夫人的命，道足下莫教推托，和贱妾即便随行。

[末云]小娘子先行，小生随后便来。[红唱]

[收尾]先生休作谦，夫人专意等。常言道“恭敬不如从命”，休使得梅香再来请。[下]

[末云]红娘去了，小生拽上书房门者。我比及得夫人那里，夫人道：“张生，你来了也，饮几杯酒，去卧房内和莺莺做亲去”小生到得卧房内，和姐姐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愿。觑他云鬓低坠，星眼微朦，被翻翡翠，袜绣鸳鸯；不知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笑云]单羨法本好和尚也：只凭说法口，遂却读书心。[下]

5.2.4 第四折

[夫人排桌子上云]红娘去请张生，如何不见来？[红见夫人云]张生着红娘先行，随后便来也。[末上见夫人施礼科][夫人云]前日若非先生，焉得有今日；我一家之命，皆先生所活也。聊备小酌，非为报礼，勿嫌轻意[末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贼之败，皆夫人之福。万一杜将军不至，我辈皆无免死之术。此皆往事，不必挂齿。[夫人云]将酒来，先生满饮此杯。[末云]“长者赐，少者不敢辞。”[末做饮酒科][末把夫人酒了][夫人云]先生请坐！[末云]小子侍立座下，尚然越礼，焉敢与夫人对坐。[夫人云]道不得个“恭敬不如从命”。[末谢了，坐][夫人云]红娘，去唤小姐来，与先生行礼者！[红朝鬼门道唤云]老夫人后堂待客，请小姐出来哩！[旦应云]我身子不些不停当，来不得。[红云]你道请谁哩？[旦云]请谁？[红云]请张生哩？[旦云]若请张生，扶病也索走一遭。[红发科了][旦上]免除崔氏全家祸，尽在张生半纸书。

[双调]五供养]若不是张解无识人多，别一个怎退干戈。排着酒果，列着笙歌。篆烟微，花香细，散满东风帘幕。救了咱全家祸，殷勤呵正礼，钦敬呵当合。

[新水令]恰才向碧纱窗下画了双蛾，拂拭了罗衣上粉香浮（个）宛），只将指尖儿轻轻的贴了钿窝。若不是惊觉人呵，犹压着绣衾卧。

[红云]觑俺姐姐这个脸儿吹弹得破，张生有福也呵！[旦唱]

[么篇]没查没利谎倖（个）罗），你道我宜梳妆的脸儿吹弹得破。[红云]俺姐姐天生的一个夫人的样儿。[旦唱]你那里休聒，不当信口开合。知他命福是如何？我做夫人也做得过。

[红云] 往常两个都害，今日早则喜也！[旦唱]

[乔木查] 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从今后两下里相思都较可。酬贺间礼当酬贺，俺母亲也好心多。

[红云] 敢着小姐和张生结亲呵，怎生不做大筵席，会亲戚朋友，安排小酌为何？[旦云] 红娘，你不知夫人意。

[搅筝琶] 他怕我是赔钱货，两当一便成合。据着他举将除贼，也消得家缘过活。费了甚一股那，便待要结丝萝；休波，省人情的奶奶忒虑过，恐怕张罗。

[末云] 小子更衣咱。[做撞见旦科][旦唱]

[庆宣和] 门儿外，帘儿前，将小脚那。我恰待目转秋波，谁想那识空便的灵心儿早破。唬得我倒躲，倒躲。

[末见旦科][夫人云] 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 呀，声息不好了也！[旦云] 呀，俺娘变了卦也！

[红云] 这相思又索害也。[旦唱]

[雁儿落] 荆棘刺怎动那！死没腾无回豁！措支刺不对答！软兀刺难存坐！

[得胜令] 谁承望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白茫茫溢起蓝桥水，不邓邓点着袄庙火。碧澄澄清波，扑刺刺将比目鱼分破；急攘攘因何，（才乞）搭地把双眉锁纳合。

[夫人云] 红娘看热酒，小姐与哥哥把盏者！[旦唱]

[甜水令] 我这里粉颈低垂，蛾眉频蹙，芳心无那，俺可甚“相见话偏多”？星眼朦胧，檀口嗟咨，（才颠）睿不过，这席面儿畅好是乌合。

[旦把酒科][夫人央科][末云] 小生量窄。[旦云] 红娘接了台盏者！

[折桂令] 他其实咽不下玉液金波。谁承望月底西厢，变做了梦里南柯。泪眼偷淹，酪子里（温左为才）湿香罗。他那里恨倦开软瘫做一垛；我这里手难抬称不起肩窝。病染沈疴，断然难活。则被你送了人呵，当甚么喽（口罗）。

[夫人云] 再把一盏者！[红递盏了][旦唱]

[月上海棠] 一杯闷酒尊前过，低首无言自摧挫。不甚醉颜酡，却早嫌玻璃盏大。从因我，酒上心来较可。[红背与旦云] 姐姐，这烦恼怎生是了！[旦唱]

[么篇] 而今烦恼犹闲可，久后思量怎奈何？有意诉衷肠，争奈母亲侧坐，成抛躲，咫尺间发如间阔。

[夫人云] 红娘送小姐卧房里去者！[旦辞末出科][旦云] 俺娘好口不应心也呵！

[乔牌儿] 老夫人转关儿没定夺，哑谜儿怎猜破；黑阁落甜话儿将人和，请将来着人不快活。

[江水儿] 佳人自来多命薄，秀才每从来懦。闷杀没头鹅，撇下陪钱货；不争你不成亲呵，下场头那答儿发付我！

[殿前欢] 恰才个笑呵呵，都做了江州司马泪痕多。若不是一封书将半万贼兵破，俺一家怎得存活。他不想结婚缘想甚么？到如今难着莫。老夫人谎到天来大；当日成也是您个母亲，今日败也是您个萧何。

[离亭宴带歇指煞] 从今后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这相思何时是可？昏邓邓黑海来深，白茫茫陆地来厚，碧悠悠青天来阔；太行山般高仰望，东洋海般深思渴。毒害的恁么。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下]

[末云] 小生醉也，告退。夫人根前，欲一言以尽意，未知可否？前者贼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今日命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小生非图哺啜而来，此事果若不谐，小生即当告退。

[夫人云] 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即日有书赴京唤去了，未见来。如若此子至，其事将如之何？莫若以金帛相酬，先生拣豪门贵宅之女，别为之求，先生

台意若何？[末云]既然夫人不与，小生何慕金帛之色？却不道“书中有女颜如玉”？则今日便索告辞。[夫人云]你且住者，今日有酒也。红娘扶哥哥去书房中歇息，到明日咱别有话说。[下][红扶末科][末念]有分只熬萧寺夜，无缘难遇洞房春。[红云]张生，少吃一盏却不好！[末云]我吃甚么来！[末跪红科]小生为小姐，昼夜忘餐废寝，魂劳梦断，常忽忽如有所失。自寺中一见，隔墙酬和，迎风待月，受无限之苦楚。甫能得成就婚姻，夫人变了卦，使小生智竭思穷，此事几时是了！小娘子怎生可怜小生，将此意申与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间之带，寻个自荆[末念]可怜刺股悬梁志，险作离乡背井魂。[红云]街上好贱柴，烧你个傻角。你休慌，妾当与君谋之。[末云]计将安在？小生当筑坛拜将。[红云]妾见先生有囊琴一张，必善于此。俺小姐深慕于琴。今夕妾与小姐同至花园内烧夜香，但听咳嗽为令，先生动操；看小姐听得时说甚么言语，却将先生之言达知。若有话说，明日妾来回报，这早晚怕夫人寻我，回去也。[下]

5.2.5 第五折

[末上云]红娘之言，深有意趣。天色晚也，月儿，你早些出来么！[焚香了]呀，却早发擂也；呀，却早撞钟也。[做理琴科]琴呵，小生与足下湖海相随数年，今夜这一场大功，都在你这神品、金徽、玉轸、蛇腹、断纹、峯阳、焦尾、冰弦之上。天哪！却怎生借得一阵顺风，将小生这琴声吹入俺那小姐玉琢成、粉捏就、知音的耳朵里去者！[旦引红上，红云]小姐，烧香去来，好明月也呵！[旦云]事已无成，烧香何济！月儿，你团圆呵，咱却怎生？

[越调]斗鹌鹑]云敛晴空，冰轮乍涌；风扫残红，香阶乱拥；离恨千端，闲愁万种。夫人哪，“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他做了影儿里的情郎，我做了画儿里的爱宠。

[紫花儿序]则落得心儿里念想，口儿里闲提，则索向梦儿里相逢。俺娘昨日个大开东阁，我则道怎生般炮凤烹龙？朦胧，可教我“翠袖殷勤捧玉钟”，却不道“主人情重”？则为那兄妹排连，因此上鱼水难同。

[红云]姐姐，你看月阑，明日敢有风也？[旦云]风月天边有，人间好事无。

[小桃红]人间看波，玉容深锁绣帏中，怕有人搬弄。想嫦娥，西没东生谁与共？怨天公，裴航不作游仙梦。这云似我罗帏数重，只恐怕嫦娥心动，因此上围住广寒宫。

[红做咳嗽科][末云]来了。[做理琴科][旦云]这甚么响？[红发科][旦唱]

[天净沙]莫不是步摇得宝髻玲珑？莫不是裙拖得环（佩左为王）叮咚？莫不是铁马儿檐前骤风？莫不是金钩双控吉丁当敲响帘栊？

[调笑令]莫不是梵王宫，夜撞钟？莫不是疏潇潇曲槛中？莫不是牙尺剪刀声相送？莫不是漏声长滴响壶铜？潜身再听在墙角东，原来是近西厢理连结丝桐。

[秃厮儿]其声壮，似铁骑刀枪冗冗；其声幽，似落花流水溶溶；其声高，似风清月朗鹤唳空；其声低，似听儿女语，小窗中，喁喁。

[圣药王]他那里思不穷，我这里意已通，娇鸾雏凤失雌雄；他曲未终，我意转浓，争奈伯劳飞燕各西东：尽在不言中。

我近书窗听咱。[红云]姐姐，你这里听，我瞧夫人一会便来。[末云]窗外有人，已定是小姐，我将弦改过，弹一曲，就歌一篇，名曰《凤求凰》。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歌曰]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翩翩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张弦代语兮，欲诉衷肠。何时见许兮，慰我彷徨？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旦云]是弹得好也呵！其词哀，其意切，凄凄如鹤唳天；故使妾闻之，不觉泪下。

[麻郎儿]这的是令他人耳聪，诉自己情衷。知音者芳心自懂，感怀者断肠悲痛。

[么篇]这一篇与本宫、始终、不同。又不是清夜闻钟，又不是黄鹤醉翁，又不是泣麟悲凤。

[络丝娘]一字字更长漏永，一声声衣宽带松 别恨离愁，变成一弄。张生呵，越教人知重。

[末云]夫人且做忘恩，小姐，你也说谎也呵！[旦云]你羞怨了我。

[东原乐] 这的是俺娘的机变，非干是妾身脱空；若由得我呵，乞求得效鸾凤。俺娘无夜无明并女工；我若得些儿闲空，张生呵，怎教你无人处把妾身做诵。

[绵搭絮] 疏帘风细，幽室灯清，都则是一层儿红纸，几（木晃）儿疏（木雷），兀的不是隔着云山几万重，怎得个人来信息通？便做到十二巫峰，他也会赋高唐来梦中。

[红云] 夫人寻小姐哩，咱家去来。[旦唱]

[拙鲁速] 则见他走来气冲冲，怎不教人恨匆匆。唬得人来怕恐。早是不曾转动，女孩儿家直凭响喉咙！紧摩弄，索将他拦纵，则恐夫人行把我来厮葬送。

[红云] 姐姐则管听琴怎么？张生着我对姐姐说，他回去也。[旦云] 好姐姐呵，是必再着他住一程儿！[红云] [再说甚么？] [旦云] 你去呵，

[尾] 则说道夫人时下有人唧唧，好共歹不着你落空。不问俺口不应的狠毒娘，怎肯着别离了志诚种？[并下]

[络丝娘煞尾] 不争惹恨索情斗引，少不得废寝忘餐病症。

题目张君瑞破贼计莽和尚生杀心

正名小红娘昼请客崔莺莺夜听琴

5.3 元杂剧-西厢记-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

5.3.1 楔子

[旦上云] 自那夜听琴后，闻说张生有病，我如今着红娘去书院里，看他说甚么。[叫红科][红上云] 姐姐唤我，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旦云] 这般身子不快呵，你怎么不来看我？[红云] 你想张……[旦云] 张甚么？[红云] 我“张”着姐姐哩。[旦云] 我有一件事央及你咱。[红云] 甚么事？[旦云] 你与我望张生走一遭，看他说甚么，你来回我话者。[红云] 我不去，夫人知道不是耍。[旦云] 好姐姐，我拜你两拜，你便与我走一遭！[红云] 侍长请起，我去则便了。说道：“张生，你好生病重，则俺姐姐也不弱。”只因午夜调琴手，引起春闺爱月心。

[仙吕][赏花时] 俺姐姐针线无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懒去添。春恨压眉尖，若得灵犀一点，敢医可了病恹恹。[下]

[旦云] 红娘去了，看他回来说甚话，我自有主意。[下]

5.3.2 第一折

[末上云] 害杀小生也。自那夜听琴后，再不能够见俺那小姐。我着长老说将去，道张生好生病重，却怎生不见人来看我？却思量上来，我睡些儿咱。[红上云] 奉小姐言语，着我看张生，须索走一遭。我想咱每一家，若非张生，怎存俺一家儿性命也？

[仙吕][点绛唇] 相国行祠，寄居萧寺。因丧事，幼女孤儿，将欲从军死。

[混江龙] 谢张生伸志，一封书到便兴师。显得文章有用，足见天地无私。若不是剪草除根半万贼，险些儿灭门绝户俺一家儿。莺莺君瑞，许配雄雌；夫人失信，推托别词；将婚姻打灭，以兄妹为之。如今都废却成亲事，一个价愁糊突了胸中锦绣，一个价泪（才）温无水）了脸上胭脂。

[油葫芦] 憔悴潘郎鬓有丝；杜韦娘不似旧时，带围宽清减了瘦腰肢。一个睡昏昏不待观经史，一个意悬悬懒去拈针线；一个丝桐上调弄出离恨谱，一个花笺上删抹成断肠诗；一个笔下写幽情，一个弦上传心事：两下里都一样害相思。

[天下乐] 方信道才子佳人信有之，红娘看时，有些乖性儿，则怕有情人不遂心也似此。他害的有些抹媚，我遭着没三思，一纳头安排着憔悴死。

却早来到书院里，我把唾津儿润破窗纸，看他在书房里做甚么。

[村里趸鼓] 我将这纸窗儿润破，悄声儿窥视。多管是和衣儿睡起，罗衫上前襟褶（衲至）。孤眠况味，凄凉情绪，无人伏侍。觑了他涩滞气色，听了他微弱场息，看了他黄瘦脸儿。张生呵，你若不闷死多应是害死。

[元和令] 金钗敲门扇儿。[末云] 是谁？[红唱] 我是个散相思的五瘟使。俺小姐想着风清月朗夜深时，使红娘来探尔。[末云] 既然小娘子来，小姐必有言语。[红唱] 俺小姐至今脂粉未曾施，念到有一千番张殿试。

[末云] 小姐既有见怜之心，小生有一简，敢烦小娘子达知肺腑咱。[红云] 只恐他翻了面皮。

[上马娇] 他若是见了这诗，看了这词，他敢颠倒费神思。他拽起面皮来：“查得谁的言语你将来，这妮子怎敢胡行事？”他可敢嗤、嗤的扯做了纸条儿。

[末云] 小生久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红唱]

[胜葫芦] 哎，你个饕穷酸（𠂇来）没意儿，卖弄你有家私，莫不图谋你的东西来到此？先生的钱物，与红娘做赏赐，是我爱你的金资？

[幺篇] 你看人似桃李春风墙外枝，卖俏倚门儿。我虽是个婆娘有志气。则说道：“可怜见小子，只身独自”恁的呵，颠倒有个寻思。

[末云] 依着姐姐，可怜见小子只身独自！[红云] 兀的不是也，你写来，咱与你将去。[末写科][红云] 写得好呵，读与我听咱。[末读云] 珙百拜奉书芳卿可人妆次：自别颜范，鸿稀鳞绝，悲怆不胜。孰料夫人以恩成怨，变易前姻，岂得不为失信乎？使小生目视东墙，恨不得腋翅于汝台左右；患成思渴，垂命有日。因红娘至，聊奉数字，以表寸心。万一有见怜之意，书以掷下，庶几尚可保养。造次不谨，伏乞情恕！后成五言诗一首，就书录呈：相思恨转添，漫把瑶琴弄。乐事又逢春，芳心尔亦动。此情不可违，芳誉何须奉？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红唱]

[后庭花] 我则道拂花笺打稿儿，原来他染霜毫不构思。先写下几句寒温序，后题着五言八句诗。不移时，把花笺锦字，叠做同心方胜儿。忒聪明，忒敬思，忒风流，忒浪子。虽然是假意儿，小可的难到此。

[青歌儿] 颠倒写鸳鸯两字，方信道“在心为志”。[末云] 姐姐将去，是必在意者！[红唱] 看喜怒其间觑个意儿。放心波学士！我愿为之，并不推辞，自有言词。则说道：“昨夜弹琴的那人儿，教传示。”

这简帖儿我与你将去，先生当以功名为念，休堕了志气者！

[寄生草] 你将那偷香手，准备着折桂枝。休教那淫词儿污了龙蛇字，藕丝儿缚定（昆鸟）鹏翅，黄莺儿夺了鸿鹄志；休为这悻帟锦帐一佳人，误了你“玉堂金马三学士”。

[末云] 姐姐在意者！[红云] 放心，放心！

[煞尾] 沈约病多般，宋玉愁无二，清减了相思样子。则你那眉眼传情未了时，中心日夜藏之。怎敢因而，“有美玉于斯”，我须教有发落归着这张纸。凭着我舌尖上说词，更和这简帖儿里心事，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下]

[末云] 小娘子将简帖儿去了，不是小生说口，则是一道会亲的符篆。他明日回话，必有个次第。且放下心，须索好音来也。“且将宋玉风流策，寄与蒲东窈窕娘。”[下]

5.3.3 第二折

[旦上云] 红娘伏侍老夫人不得空便，偌早晚敢待来也。起得早了些儿，困思上来，我再睡些儿咱。[睡科][红上云] 奉小姐言语去看张生，因伏侍老夫人，未曾回小姐话去。不听得声音，敢以睡哩，我入去看一遭。

[中吕] 粉蝶儿] 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绛台高，金荷小，银（钅工）犹灿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

[醉春风] 则见他钗（身单）玉斜横，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旦做起身长叹科][红唱] 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

我待便将简帖儿与他，恐俺小姐有许多假处哩。我则将这简帖儿放在妆盒儿上，看他见了说甚么。[旦做照镜科，见帖看科][红唱]

[普天乐] 晚妆残，乌云（身单），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简帖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旦怒叫] 红娘！[红做意云] 呀，决撒了也！厌的早（才乞）皱了黛眉。[旦云] 小贱人，不来怎么！[红唱] 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

[旦云] 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些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红云] 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来。我不识字，知他写着甚么？

[快活三] 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

姐姐休闹，比及你对夫人说呵，我将这简帖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旦做揪住科] 我逗你要来。[红云] 放

手，看打下下截来。[旦云] 张生近日如何？[红云] 我则不说。[旦云] 好姐姐，你说与我听咱！[红唱]

[朝天子] 张生近间、面颜，瘦得来实难看。不思量茶饭，怕待动弹；晓夜将佳期盼，废寝忘餐。黄昏清旦，望东墙淹泪眼。[旦云] 请个好太医看他证候咱。[红云] 他证候吃药不济。病患、要安，则除是出几点风流汗。

[旦云] 红娘，不看你面时，我将与老夫人看，看他有何面目见夫人？虽然我家亏他，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红娘，早是你口稳哩；若别人知呵，甚么模样。[红云] 你哄着谁哩，你把这个饿鬼弄得他七死八活，却要怎么？

[四边静] 怕人家调犯，“早共晚夫人见些破绽，你我何安。”问甚么他遭危难？撞断得上竿，掇了梯儿看。

[旦云] 将描笔儿过来，我写将去回他，着他下次休是这般。[旦做写科][起身科云] 红娘，你将去说：“小姐看望先生，相待兄妹之礼如此，非有他意。再一遭儿是这般呵，必告夫人知道。”和你个小贱人都有话说。[旦掷书下][红唱]

[脱布衫] 小孩儿家口没遮拦，一味的将言语摧残。把似你使性子，休思量秀才，做多少好人家风范。[红做拾书科]

[小梁州] 他为你梦里成双觉后单，废寝忘餐。罗衣不奈五更寒，愁无限，寂寞泪阑干。

[么篇] 似这等辰勾空把佳期盼，我将这角门儿世不曾牢拴，则愿你做夫妻无危难。我向这筵席头上整扮，做一个缝了口的撮合山。

[红云] 我若不去来，道我违拗他，那生又等我回报，我须索走一遭。[下][末上云] 那书倩红娘将去，未见回话。我这封书去，必定成事，这早晚敢待来也。[红上云] 须索回张生话去。小姐你性儿忒惯得娇了；有前日的心，那得今日的心来？

[石榴花] 当日个晚妆楼上杏花残，犹自怯衣单，那一片听琴心清露月明间。昨日个向晚，不怕春寒，几乎险被“先生馔”，那其间岂不胡颜。为一个不酸不醋风魔汉，隔墙儿险化做了望夫山。

[斗鹌鹑] 你用心儿拨雨撩云，我好意儿传书寄简。不肯搜自己狂为，则待要觅别人破绽。受艾焙杈时忍这番。畅好是奸。“张生是兄妹之礼，焉敢如此”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

[红见末科][末云] 小娘子来了。擎天柱，大事如何了也？[红云] 不济事了，先生休傻。[末云] 小生简帖儿是一道会亲的符篆，则是小娘子不用心，故意如此。[红云] 我不用心？有天理，你那简帖儿好听！

[上小楼] 这的是先生命怪，须不是红娘违慢。那简帖儿倒做了你的招状，他的勾头，我的公案。若不是觑面颜，厮顾盼，担饶轻慢，先生受罪，礼之当然。贱妾何辜？争些儿把你娘拖犯。

[幺篇]从今后相会少，见面难。月暗西厢，凤去秦楼，云敛巫山。你也（走山），我也（走山）；请先生休讪，早寻个酒阑人散。

[红云]只此再不必申诉足下肺腑，怕夫人寻，我回去也。[末云]小娘子此一遭去，再着谁与小生分割；必索做一个道理，方可救小生一命。[末跪下揪住红科][红云]张先生是读书人，岂不知此意，其事可知矣。

[满庭芳]你休要呆里撒奸；你待要恩情美满，却教我骨肉摧残。老夫人手执着棍儿摩娑看，粗麻线怎透得针关。直待我拄着拐帮闲钻懒，缝合唇送暖偷寒。待去呵，小姐性儿撮盐入火，消息儿踏着泛；待不去呵，[末跪哭云]小生这一个性命，都在小娘子身上。[红唱]禁不得你甜话儿热趱：好着我两下里难人做。

我没来由分说；小姐回与你的书，你自看者。[末接科，开读科]呀，有这场喜事，撮土焚香，三拜礼毕。早知小姐简至，理合远接，接待不及，勿令见罪！小娘子，和你也欢喜。[红云]怎么？[末云]小姐骂我都是假，书中之意，着我今夜花园里来，和他“哩也波哩也罗”哩。[红云]你读书我听。[末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红云]怎见得他着你来？你解与我听咱。[末云]“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红笑云]他着你跳过墙来，你做下来。端的有此说么？[末云]俺是个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河，浪子陆贾，我那里有差的勾当。[红云]你看我姐姐，在我行也使这般道儿。

[耍孩儿]几曾见寄书的颠倒瞒着鱼雁，小则小心肠儿转关。写着西厢待月等得更阑，着你跳东墙“女”字边“干”。原来那诗句儿里包笼着三更枣，简帖儿里埋伏着九里山。他着紧处将人慢，您会云雨闹中取静，我寄音书忙里偷闲。

[四煞]纸光明玉板，字香喷麝兰，行儿边湮透非春汗？一缄情泪红犹湿，满纸春愁墨未干。从今后休疑难，放心波玉堂学士，稳情取金雀鸦鬟。

[三煞]他人行别样的亲，俺根前取次看，更做道孟光接了梁鸿案。别人行甜言美语三冬暖，我根前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为头儿看：看你个离魂倩女，怎发付掷果潘安。

[末云]小生读书人，怎跳得那花园过也？[红唱]

[二煞]隔墙花又低，迎风户半拴，偷香手段今番按。怕墙高怎把龙门跳，嫌花密难将仙桂攀。放心去，休辞惮；你若不去呵，望穿他盈盈秋水，蹙损他淡淡春山。

[末云]小生曾到那花园里，已经两遭，不见那好处；这一遭知他又怎么？[红云]如今不比往常。

[煞尾]你虽是去了两遭，我敢道不如这番。你那隔墙酬和都胡侃，证果的是今番这一简。[红下]

[末云]万事自有分定，谁想小姐有此一场好处。小生是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到那里（才乞）扎帮便倒地。今日赖天百般的难得晚。天，你有万物于人，何故争此一日？疾下去波！读书继晷怕黄昏，不觉西沉强掩门；欲赴海棠花下约，太阳何苦又生根？[看天云]呀，才晌午也，再等一等。[又看科]今日万般的难得下去也呵。碧天万里无云，空劳倦客身心；恨杀鲁阳贪战，不教红日西沉！呀，却早倒西也，再等一等咱。无端的三足乌，团团光灿灿；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轮落？谢天地！却早日下去也！呀，却早发播也！呀，却早撞钟也！拽上书房门，到得那里，手挽着垂杨滴流扑跳过墙去。[下]

5.3.4 第三折

[红上云]今日小姐着我寄书与张生，当面偌多般假意儿，原来诗内暗约着他来。小姐也不对我说，我也不瞧破他，则请他烧香。今夜晚妆处比每日较别，我看他到其间怎的瞒我？[红唤科]姐姐，咱烧香去来。[旦上云]花阴重叠香风细，庭院深沉淡月明。[红云]今夜月明风清，好一派景致也呵！

[双调][新水令]晚风寒峭透窗纱，控金钩绣帘不挂。门阑凝暮霭，楼角敛残霞。恰对菱花，楼上晚妆罢。

[驻马听]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金莲（口就）损牡丹芽，玉簪抓住茶蘼架。夜凉苔径滑，露珠儿湿透了凌波袜。

我看那生和俺小姐巴不得到晚。

[乔牌儿]自从那日初时想月华，捱一刻似一夏；见柳梢斜日迟迟下，早道“好教贤圣打”。

[搅筝琶]打扮的身子儿诈，准备着云雨会巫峡。只为这燕侣莺俦，锁不住心猿意马。不则俺那姐姐害，那生呵！二三日来水米不粘牙。因姐姐闭月羞花，真假、这其间性儿难按纳，一地里胡拿。

姐姐这湖山下立地，我开了寺里角门儿。怕有人听俺说话，我且看一看。[做意了]偌早晚傻角却不来，赫赫赤赤，来。[末云]这其间正好去也，赫赫赤赤。[红云]那鸟来了。

[沉醉东风]我则道槐影风摇暮鸦，原来是玉人帽侧乌纱。一个潜在曲槛边，一个背立在湖山下；那里叙寒温，并不曾打话。[红云]赫赫赤赤，那鸟来了。[末云]小姐，你来也。[搂住红科][红云]禽兽，是我，你看得好仔细着，若是夫人怎了。[末云]小生害得眼花，搂得慌了些儿，不知是谁，望乞恕罪！[红唱]便做道搂得慌呵，你好索觑咱，多管是饿得你个穷神眼花。

[末云]小姐在那里？[红云]在湖山下，我问你咱。真个着你来哩？[末云]小生猜诗谜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准定（才乞）扎帮便倒地。[红云]你休从门里去，则道我使你来。你跳过这墙去，今夜这一弄助你两个成亲。我说与你，依着我者。

[乔牌儿]你看那淡云笼月华，似红纸护银蜡；柳丝花朵垂帘下，绿莎茵铺着绣榻。

[甜水令]良夜迢迢，闲庭寂静，花枝低亚。他是个女孩儿家，你索将性儿温存，话儿摩弄，意儿谦洽；休猜做败柳残花。

[折桂令]他是个娇滴滴美玉无瑕，粉脸生春，云鬓堆鸦。恁的般受怕担惊，又不图甚浪酒闲茶。则你那夹被儿时当奋发，指头儿告了消乏；打叠起嗟呀，毕罢了牵挂，收拾了忧愁，准备着撑达。

[末做跳墙搂旦科][旦云]是谁？[末云]是小生。[旦怒云]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末云]呀，变了卦也！[红唱]

[锦上花]为甚媒人，心无惊怕；赤紧的夫妻每，意不争差。我这里蹑足潜踪，悄地听咱：一个羞惭，一个怒发。

[么篇]张生无一言，呀，莺莺变了卦。一个悄悄冥冥，一个絮絮答答。却早禁住隋何，迸住陆贾，叉手躬身，妆聋做哑。

张生背地里嘴那里去了？向前搂住丢翻，告到官司，怕羞了你！

[清江引]没人处则会闲嗑牙，就里空奸诈。怎想湖山边，不记“西厢下”。香美娘处分破花木瓜。

[旦]红娘，有贼。[红云]是谁？[末云]是小生。[红云]张生，你来这里有甚么勾当？[旦云]扯到夫人那里去！[红云]到夫人那里，怕坏了他行止。我与姐姐处分他一常张生，你过来跪着！你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夤夜来此何干？

[雁儿落]不是俺一家儿乔作衙，说几句衷肠话。我则道你文学海样深，谁知你色胆有天来大？

[红云]你知罪么？[末云]小生不知罪。[红唱]

[得胜令]谁着你夤夜入人家，非奸做贼拿。你本是个折桂客，做了偷花汉；不想去跳龙门，学骗马。姐姐，且看红娘面饶过这生者！[旦云]若不看红娘面，扯你到夫人那里去，看你何面目见江东父老？起来！[红唱]谢小姐贤达，看我面遂情罢。若到官司详察，“你既是秀才，只合苦志于寒窗之下，谁教你夤夜辄入人家花园，做得个非奸即盗。”先生呵，准备精皮肤吃顿打。

[旦云]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何生此心？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无干休。[下][末朝鬼门道云]你着我来，却怎么有偌多说话！[红扳过末云]羞也，羞也，却不“风流隋何，浪子陆贾”？[末云]得罪波“社家”，今日便早则死心塌地。[红唱]

[离亭宴带歇指煞]再休题“春宵一刻千金价”，准备着“寒窗更守十年寡”。猜诗谜的社家，（个个）拍了“迎风户半开”，山障了“隔墙花影动”，绿惨了“待月西厢下”。你将何郎粉面搽，他自把张敞眉儿画。强风情措大，晴干了尤云（歹带）雨心，悔过了窃玉偷香胆，删抹了倚翠偎红话。[末云]小生再写一简，烦小娘子将去，以尽衷情如何？[红唱]淫词儿早则休，简帖儿从今罢。犹古自参不透风流调法。从今后悔罪也卓文君，你与我游学去波汉司马。[下]

[末云]你这小姐送了人也！此一念小生再不敢举，奈有病体日笃，将如之奈何？夜来得简方喜，今日强扶至此，又值这一场怨气，眼见得休也。只索回书房中纳闷去。桂子闲中落，槐花病里看。[下]

5.3.5 第四折

[夫人上云]早间长老使人来，说张生病重。我着长老使人请个太医去看了。一壁道与红娘，看哥哥行问汤药去者，问太医下甚么药？证候如何？便来回话。[下][红上云]老夫人才说张生病沉重，昨晚吃我那一场气，越重了。莺莺呵，你送了他人。[下][旦上云]我写一简，则说道药方，着红娘将去与他，证候便可。[旦唤红科][红云]姐姐唤红娘怎么？[旦云]张生病重，我有一个好药方儿，与我将去咱！[红云]又来也！娘呵，休送了他人！[旦云]好姐姐，救人一命，将去咱！[红云]不是你，一世也救他不得。如今老夫人使我去哩，我就与你将去走一遭。[下][旦云]红娘去了，我绣房里等他回话。[下][末上云]自从昨夜花园中吃了这一场气，投着旧证候，眼见得休了也。老夫人说着长老唤太医来看我；我这证候，非是太医所治的；则除是那小姐美甘甘、香喷喷、凉渗渗、娇滴滴一点儿唾津儿咽下去，这病便可。[洁引太医上，《双斗医》科范了][下][洁云]下了药了，我回夫人话去，少刻再来相望。[下][红上云]俺小姐送得人如此，又着我去动问，送药方儿去，越着他病沉了也。我索走一遭。异乡易得离愁病，妙药难医肠断人。

[越调][斗鹌鹑]则为你彩笔题诗，回文织锦；送得人卧枕着床，忘餐废寝；折倒得鬓似愁潘，腰如病沈。恨已深，病已沉，昨夜个热脸儿对面抢白，今日个冷句儿将人厮侵。

昨夜这般抢白他呵！

[紫花儿序]把似你休倚着枕门儿待月，依着韵脚儿联诗，侧着耳朵儿听琴。见了他撇假偌多话：“张生，我与你兄妹之礼，甚么勾当”怒时节把一个书生来跌窖，欢时节-----“红娘，好姐姐，去望他一遭”-----将一个侍妾来逼临。难禁，好着我似线脚儿般殷勤不离了针。从今后教他一任，这是俺老夫人的不是：将人的义海恩山，都做了远水遥岑。

[红见末问云]哥哥病体若何？[末云]害杀小生也！我若是死呵，小娘子，阎王殿前，少不得你做个干连人。[红叹云]普天下害相思的不似你这个傻角。

[天沙净]心不存学海文林，梦不离柳影花阴，则去那窃玉偷香上用心。又不曾得甚，自从海棠开想到如今。

因甚的便病得这般了？[末云]都因你行-----怕说的谎-----因小待长上来，当夜书房一气一个死。小生救了人，反被害了。自古云：“痴心女子负心汉。”今日反其事了。[红唱]

[调笑令]我这里自审，这病为邪淫；尸骨岩石鬼病侵。更做道秀才们从来恁，似这般干相思的好撒（口吞）！功名上早则不遂心，婚姻上更返吟复吟。

[红云]老夫人着我来，看哥哥要甚么汤药。小姐再三伸敬，有一药方送来与先生。[末做慌科]在那里？[红云]用着几般儿生药，各有制度，我说与你：

[小桃红]“桂花”摇影夜深沉，酸醋“当归”浸。[末云]桂花性温，当归活血，怎生制度？[红唱]面靠着湖山背阴里窖，这方儿最难寻。一服两服令人恁。[末云]忌甚么物？[红唱]忌的是“知母”未寝，怕的是“红娘”撒沁。吃了呵，稳情劝使君子”一星儿“参”。

这药方儿小姐亲笔写的。[末看药方大笑科][末云]早知姐姐书来，只合远接。小娘子-----[红云]又怎么？却早两遭也。[末云]-----不知这首诗意，小姐待和小生“哩也波”哩。[红云]不少了一些儿？

[鬼三台]足下其实咻，休装（口吞）。笑你个风魔的翰林，无处问佳音，向简帖儿上计稟。得了个纸条儿恁般绵里针，若见玉天仙怎生软厮禁？俺那小姐忘恩，赤紧的倭人负心。

书上如何说？你读与我听咱。[末念云]“休将闲事苦萦怀，取次摧残天赋才。不意当时完妾命，岂防今日作君灾？仰图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谋。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此韵非前日之比，小姐必来。[红云]他来呵怎生？

[秃厮儿]身卧着一条布衾，头枕着三尺瑶琴；他来时怎生和你一处寝？冻得来战兢兢，说甚知音？

[圣药王]果若你有心，他有心，昨日秋千院宇深沉；花有阴，月有阴，“春宵一刻抵千金”，何须“诗对会家吟”？

[末云]小生有花银十两，有铺盖凭与小生一付。[红唱]

[东原乐]俺那鸳鸯枕，翡翠衾，便遂杀了人心，如何肯凭？至如你不脱解和衣儿更怕甚？不强如手执定指尖儿恁。倘或成亲，到大来福荫。

[末云]小生为小姐如此容色，莫不小姐为小生也减动丰韵么？[红唱]

[绵搭絮]他眉弯远山铺翠，眼横秋水无尘，体若凝酥，腰如嫩柳，俊的是庞儿俏的是心，体态温柔性格儿沉。虽不会法灸神针，更胜似救苦难观世音。

[末云]今夜成的事，小生不敢有忘。[红唱]

[幺篇]你口儿里漫沉吟，梦儿里苦追寻。往事已沉，只言目今，今夜相逢管教恁。不图你甚白壁黄金，则要你满头花，拖地锦。

[末云]怕夫人拘系，不能够出来。[红云]则怕小姐不肯，果有意呵，

[煞尾]虽然是老夫人晓夜将门禁，好共歹须教你称心。[末云]休似昨夜不肯。[红云]你挣揣咱，来时节肯不肯尽由他，见时节亲不亲在于您。[并下]

[络丝娘煞尾]因今宵传言送语，看明日携云握雨。

题目老夫人命医士崔莺莺寄情诗

正名小红娘问汤药张君瑞害相思

5.4 元杂剧-西厢记-第四本：张君瑞梦莺莺

5.4.1 楔子

[旦上云]昨夜红娘传简去与张生，约今夕和他相见，等红娘来做个商量。[红上云]姐姐着我传简帖儿与张生，约他今宵赴约。俺那小姐，我怕又有说谎，送了他性命，不是耍处。我见小姐去，看他说甚么。[旦云]红娘收拾卧房，我睡去。[红云]不争你要睡呵，那里发付那生？[旦云]甚么那生？[红云]姐姐，你又来也！送了人性命不是耍处。你若又翻悔，我出首与夫人，你着我将简帖儿约下他来。[旦云]这小贱人倒会放刁，羞人答答的，怎生去！[红云]有甚的羞，到那里只合着眼者。[红催莺云]去来去来，老夫人睡了也。[旦走科][红云]俺姐姐语言虽是强，脚步儿早先行也。

[仙吕][端正好]因姐姐玉精神，花模样，无倒断晓夜思量。着一片志诚心盖抹了漫天谎。出画阁，向书房；离楚岫，赴高唐；学窃玉，试偷香；巫娥女，楚襄王；楚襄王敢先在阳台上。[下]

5.4.2 第一折

[末上云]昨夜红所遗之简，约小生今夜成就。这早晚初更尽也，不见来呵，小姐休说谎咱！人间良夜静复静，天上美人来不来。

[仙吕]点绛唇]伫立闲阶，夜深香霭、横金界。潇洒书斋，闷杀读书客。

[混江龙]彩云何在，月明如月浸楼台。僧归禅室，鸦噪庭槐。风弄竹声，则道金（王佩）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意悬悬业眼，急攘攘情怀，身心一片，无处安排；则索呆答孩倚定门儿待。越越的表鸾信杳，黄犬音乖。

小生一日十二时，无一刻放下小姐，你那里知道呵！

[油葫芦]情思昏昏眼倦开，单枕侧，梦魂飞入楚阳台。早知道无明夜因他害，想当初“不如不遇倾城色”。人有过，必自责，勿惮改。我却待“贤贤易色”将心戒，怎禁他兜的上心来。

[天下乐] 我则索倚定门儿手托腮，好着我难猜：来也那不来？夫人行料应难离侧。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多管是冤家不自在。

喏早晚不来，莫不又是谎么？

[那吒令] 他若是肯来，早身离贵宅；他若是到来，便春生敝斋；他若是不来，似石沉大海。数着人脚步儿行，倚定窗口儿待，寄语多才：

[鹊踏枝] 恁的般恶抢白，并不曾记心怀；拨得个意转心回，夜去明来。空教眼色经今半载，这其间委实难捱。

小姐这一遭若不来呵，

[寄生草] 安排着害，准备着抬。想着这异乡身强把茶汤捱，则为这可憎才熬得心肠耐，办一片志诚心留得形骸在。试着那司天台打算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车约有十余载。

[红上云] 姐姐，我过去，你在这里。[红敲门科][末问云] 是谁？[红云] 是你前世的娘。[末云] 小姐来么？[红云] 你接了衾枕者，小姐入来也。张生，你怎么谢我？[末拜云] 小生一言难尽，寸心相报，惟天可表！[红云] 你放轻者，休唬了他！[红推旦入云] 姐姐，你入去，我在门儿外等你。[末见旦跪云] 张珙有何德能，敢劳神仙下降，知他是睡里梦里？

[村里迓鼓] 猛见他可憎模样，-----小生那里病来-----早医可九分不快。先前见责，谁承望今宵欢爱！着小姐这般用心，不才张珙，合当跪拜。小生无宋玉般容，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姐姐，你则是可怜见为人在客！

[元和令] 绣鞋儿刚半拆，柳腰儿够一搦，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云鬟仿佛坠金钗，偏宜（影下为狄）髻儿歪。

[上马娇] 我将这钮扣儿松，把缕带儿解；兰麝散幽斋。不良会把人禁害，（口台），怎不肯回过脸儿来？[胜葫芦] 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

[么篇] 但蘸着些麻儿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才温）香腮。

[末跪云] 谢小姐不弃，张珙今夕得就枕席，异日犬马之报。[旦云] 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末云] 小生焉敢如此？[末看手帕科]

[后庭花] 春罗原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旦云] 羞人答答的看甚么？[末] 灯下偷睛觑，胸前着肉揣。畅厅哉，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无能的张秀才，孤身西洛客，自从逢稔色，思量的不下怀；忧愁因间隔，相思无摆划；谢芳卿不见责。

[柳叶儿] 我将你做心肝儿般看待，点污了小姐清白。忘餐废寝舒心害，若不是真心耐，志诚捱，怎能够这相思苦尽甘来？

[青哥儿] 成就了今宵欢爱，魂飞在九霄云外。投至得见你多情小奶奶，憔悴形骸，瘦似麻秸。今夜和谐，犹自疑猜。露滴香埃，风静闲阶，月射书斋，云锁阳台；审问明白，只疑是昨夜梦中来，愁无奈。

[旦云] 我回去也，怕夫人觉来寻我。[末云] 我送小姐出来。

[寄生草] 多丰韵，忒稔色。乍时相见教人害，霎时不见教人怪，些儿得见教人爱。今宵同会碧纱厨，何时重解香罗带。

[红云] 来拜你娘！张生，你喜也。姐姐，咱家去来。[末唱]

[煞尾] 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人间玉帛。杏脸桃腮，乘着月色，娇滴滴显得红白。下香阶，懒步苍苔，动人处弓鞋凤头窄。叹鲋生不才，谢多娇错爱。若小姐不弃小生，此情一心者，你是必破工夫明夜早些来。[下]

5.4.3 第二折

[夫人引（丫来）上云]这几日窃见莺莺语言恍惚，神思加倍，腰肢体态，比向日不同；莫不做下来了么？[丫来云]前日晚夕，奶奶睡了，我见姐姐和红娘烧香，半晌不回来，我家去睡了。[夫人云]这桩事都在红娘身上，唤红娘来！[丫来唤红科][红云]哥哥唤我怎么？[丫来云]奶奶知道你和姐姐去花园里去，如今要打你哩。[红云]呀！小姐，你带累我也！小哥哥，你先去，我便来也。[红唤旦科]姐姐，事发了也，老夫人唤我哩，却怎了？[旦云]好姐姐，遮盖咱！[红云]娘呵，你做的隐秀者，我道你做下来也。[旦念]月圆便有阴云蔽，花发须教急雨催。[红唱]

[越调][斗鹌鹑]则着你夜去明来，倒有个天长地久；不问你握雨携云，常使我提心在口。你则合带月披星，谁着你停眠整宿？老夫人心数多，情性（丫刂）；使不着我巧语花言，将没做有。

[紫花儿序]老夫人猜那穷酸做了新婿，小姐做了娇妻，这小贱人做了牵头。俺小姐这些时春山低翠，秋水凝眸，别样的都休，试把你裙带儿拴，纽门儿扣，比着你旧时肥瘦，出落得精神，别样的风流。

[旦云]红娘，你到那里小心回话者！[红云]我到夫人处，必问：“这小贱人，

[金蕉叶]我着你但去处行监坐守，谁着你迤逗的胡行乱走？”若问着此一节呵如何诉休？你便索与他个“知情”的犯由。

姐姐，你受责理当，我图甚么来？

[调笑令]你绣帏里效绸缪，倒凤颠鸾百事有。我在窗儿外几曾轻咳嗽，立苍苔将绣鞋儿冰透。今日个嫩皮肤倒将粗棍抽，姐姐呵，俺这通殷勤的着甚来由？

姐姐在这里等着，我过去。说过呵，休欢喜，说不过，休烦恼。[红见夫人科][夫人云]小贱人，为甚么不跪下！你知罪么？[红跪云]红娘不知罪。[夫人云]你故自口强哩。若实说呵，饶你；若不实说呵，我直打死你这个贱人！谁着你和小姐花园里去来？[红云]不曾去，谁见来？[夫人云]欢郎见你去来，尚故自推哩。[打科][红云]夫人休闪了手，且息怒停嗔，听红娘说。

[鬼三台]夜坐时停了针绣，共姐姐闲穷究，说张生哥哥病久。咱两个背着夫人，向书房间候。[夫人云]问候呵，他说甚么？[红云]他说来，道“老夫人事已休，将恩变为仇，着小生半途喜变做忧”。他道：“红娘你且先行，教小姐权时落后。”

[夫人云]他是个子孩儿家，着他落后怎么！[红唱]

[秃厮儿]我则道神针法灸，谁承望燕侣莺俦。他两个经今月余则是一处宿，何须你一一问缘由？

[圣药王]他每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下投。夫人得好休，便好休，这其间何必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夫人云]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红云]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夫人云]这贱人倒指下我来，怎么是我之过？[红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口，小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就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老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才闰）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

[麻郎儿]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

[幺篇]世有、便休、罢手，大恩人怎做敌头？起白马将军故友，斩飞虎叛贼草寇。

[络丝娘]不争和张解元参辰卯酉，便是与崔相国出乖弄丑。到底干连着自己骨肉，夫人索穷究。

[夫人云]这小贱人也道得是。我不合养了这个不肖之女。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了！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罢。红娘唤那贱人来！[红见旦云]且喜姐姐，那棍子则是滴溜溜在

我身上，吃我直说过了。我也怕不得许多，夫人如今唤你来，待成合亲事。[旦云]羞人答答的，怎么见夫人？[红云]娘根前有甚么羞？

[小桃红]当日个月明才上柳梢头，却早人约黄昏后。羞得我脑背后将牙儿衬着衫儿袖。猛凝眸，看时节则见鞋底尖儿瘦。一个恁情的不休，一个哑声儿厮耨。呸！那其间可怎生不害半星儿羞？

[旦见夫人科][夫人云]莺莺，我怎生抬举你来，今日做这等的勾当；则是我的孽障，待怨谁的是！我待经官来，辱没了你父亲，这等不是俺相国人家的勾当。罢罢罢！谁似俺养女的不长进！红娘，书房里唤将那禽兽来！[红唤末科][末云]小娘子唤小生做甚么？[红云]你的事发了也，如今夫人唤你来，将小姐配与你哩。小姐先招了也，你过去。[末云]小生惶恐，如何见老夫人？当初在谁在老夫人行说来？[红云]休佯小心，过去便了。

[么篇]既然漏怎干休？是我相投首。俺家里陪酒陪茶倒（才）闰就。你休愁，何须约定通媒媾？我弃了部署不收，你原来“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邈为金旁）枪头。

[末见夫人科][夫人云]好秀才呵，岂不闻“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我待送你去官司里去来，恐辱没俺家谱。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则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红云]张生早则喜也。

[东原乐]相思事，一笔勾，早则展放从前眉儿皱，美爱幽欢恰动头。既能够，张生，你觑兀的般可喜娘庞儿也要人消受。

[夫人云]明日收拾行装，安排果酒，请长老一同送张生到十里长亭去。[旦念]寄语西河堤畔柳，安排青眼送行人。[同夫人下][红唱]

[收尾]来时节画堂箫鼓鸣春昼，列着一对儿鸾交凤友。那其间才受你说媒红，方吃你谢亲酒。[并下]

5.4.4 第三折

[夫人长老上云]今日送张生赴京，十里长亭，安排下筵席。我和长老先行，不见张生小姐来到。[旦、末、红同上][旦云]今日送张生上朝取应，早是离人伤感，况值那暮秋天气，好烦恼人也呵！悲欢聚散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

[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 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辵屯）辵屯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红云]姐姐今日怎么不打扮？[旦云]你那知我的心里呵？

[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才）温帮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

[做到][见夫人科][夫人云]张生和长老坐，小姐这壁坐，红娘将酒来。张生，你向前来，是自家亲眷，不要回避。俺今日将莺莺与你，到京师休辱没了俺孩儿，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者。[末云]小生托夫人余荫，凭着胸中之才，视官如拾芥耳。[洁云]夫人主见不差，张生不是落后的人。[把酒了，坐][旦长吁科]

[脱布衫]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萋迷。酒席上斜签着坐的，蹙愁眉死临侵地。

[小梁州]我见他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见了把头低，长吁气，推整素罗衣。

[么篇]虽然久后成佳配，奈时间怎不悲啼。意似痴，心如醉，昨宵今日，清减了小腰围。

[夫人云]小姐把盏者！[红递酒，旦把盏长吁科云]请吃酒！

[上小楼]合欢未已，离愁相继。想着俺前暮私情，昨夜成亲，今日别离。我谗知这几日相思滋味，却原来此别离情更增十倍。

[幺篇] 年少呵轻远别，情薄呵易弃掷。全不想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夫人云] 红娘把盏者！[红把酒科][旦唱]

[满庭芳] 供食太急，须臾对面，顷刻别离。若不是酒席间子母每当回避，有心待与他举案齐眉。虽然是厮守得一时半刻，也合着俺夫妻每共桌而食。眼底空留意，寻思起就里，险化做望夫石。

[红云] 姐姐不曾吃早饭，饮一口儿汤水。[旦云] 红娘，甚么汤水咽得下！

[快活三] 将来的酒共食，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眼面前茶饭怕不待要吃，恨塞满愁肠胃。“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

[夫人云] 辆起车儿，俺先回去，小姐随后和红娘来。[下][末辞洁科][洁云] 此一行别无话儿，贫僧准备买登科录看，做亲的茶饭少不得贫僧的。先生在意，鞍马上保重者！从今经忏无心礼，专听春雷第一声。[下][旦唱]

[四边静] 霎时间杯盘狼籍，车儿投东，马儿向西，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知他今宵宿在那里？在梦也难寻觅。

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末云] 小生这一去白夺一个状元，正是“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旦云] 君行别无所谓，口占一绝，为君送行：“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末云] 小姐之意差矣，张珙更敢怜谁？谨赓一绝，以剖寸心：“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旦唱]

[耍孩儿] 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生前酒一杯。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

[五煞] 到京师服水土，趁程途节饮食，顺时自保揣身体。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最要扶持。

[四煞] 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三煞] 笑吟吟一处来，哭啼啼独自归。归家若到罗帏里，昨宵个绣衾香暖留春住，今夜个翠被生寒有梦知。留恋你别无意，见据鞍上马，阁不住泪眼愁眉。

[末云] 有甚言语嘱咐小生咱？[旦唱]

[二煞] 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末云] 再谁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旦唱]

[一煞]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我为甚么懒上车儿内，来时甚急，去后何迟？

[红云] 夫人去好一会，姐姐，咱家去！[旦唱]

[收尾] 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 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旦、红下][末云] 仆童赶早行一程儿，早寻个宿处。泪随流水急，愁逐野云飞。[下]

5.4.5 第四折

[末引仆骑马上开] 离了蒲东早三十里也。兀的前面是草桥，店里宿一宵，明日赶早行。这马百般儿不肯走。行色一鞭催去马，羁愁万斛引新诗。

[双调][新水令] 望蒲东萧寺暮云遮，惨离情半林黄叶。马迟人意懒，风急雁行斜。离恨重叠，破题儿第一夜。

想着昨日受用，谁知今日凄凉？

[步步娇] 昨夜个翠被香浓熏兰麝，欹珊枕把身躯儿起。脸儿厮（才温）者，仔细端详，可憎的别。铺云鬓玉梳斜，恰便似半吐初生月。

早到也，店小二哥那里？[小二哥上云] 官人，俺这头房里下。[末云] 琴童接了马者！点上灯，我诸般不要吃，则要睡些儿。[仆云] 小人也辛苦，待歇息也。[在床前打铺做睡科][末云] 今夜甚睡得到我眼里来也！

[落梅风] 旅馆欹单枕，秋蛩鸣四野，助人愁的是纸窗儿风裂。乍孤眠被儿薄又怯，冷清清几时温热！

[末睡科][旦上云] 长亭畔别了张生，好生放心不下。老夫人和梅香都睡了，我私奔出城，赶上和他同去。

[乔木查] 走荒郊旷野，把不住心娇怯，喘吁吁难将两气接。疾忙赶上者，打草惊蛇。

[搅筝琶] 他把我心肠扯，因此不避路途赊。瞒过俺能拘管的夫人，稳住俺厮齐攒的侍妾。想着他临上马痛伤嗟，哭得我也似痴呆。不是我心邪，自别离已后，到西日初斜，愁得来陡峻，瘦得来（口车）（口庶）。则离得半个日头，却早又宽掩过翠裙三四褶，谁曾经这般磨灭？

[锦上花] 有限姻缘，方才宁贴；无奈功名，使人离缺。害不了的愁怀，恰才觉些：撇不下的相思，如今又也。

[么篇] 清霜净碧波，白露下黄叶。下下高高，道路曲折；四野风来左右乱颺。我这里奔驰，他何处困歇？

[清江引] 呆答孩店房儿里没话说，闷对如年夜。暮雨催寒蛩，晓风吹残月，今宵酒醒何处也？

[旦云] 在这个店儿里，不免敲门。[末云] 谁敲门哩？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且开门看咱。这早晚是谁？

[庆宣和] 是人呵疾忙快分说，是鬼呵合速灭。[旦云] 是我。老夫人睡了，想你去了呵，几时再得见，特来和你同去。[末唱] 听说罢将香罗袖儿拽，却原来是姐姐、姐姐。

难得小姐的心勤！

[乔牌儿] 你是为人须为彻，将衣袂不藉。绣鞋儿被露水泥沾惹，脚心儿管踏破也。

[旦云] 我为足下呵，顾不得迢递。[旦唧唧了]

[甜水令] 想着你废寝忘餐，香消玉减，花开花谢，犹自觉争些；便枕冷衾寒，凤只鸾孤，月圆云遮，寻思来有甚伤嗟。

[折桂令] 想人生最苦离别，可怜见千里关山，独自跋涉。似这般割肚牵肠，倒不如义断恩绝。虽然是一时间花残月缺，休猜做瓶坠簪折。不恋豪杰，不羨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

[外净一行扮卒子上叫云] 恰才见一女子渡河，不知那里去了？打起火把者。分明见他走在这店中去也，将出来！将出来！[末云] 却怎了？[旦云] 你近后，我自开门对他说。

[水仙子] 硬围着普救寺下锹镬，强当住咽喉仗剑钺。贼心肠馋眼恼天生得劣。[卒子云] 你是谁家女子，夤夜渡河？[旦唱] 休言语，靠后些！杜将军你知道他是英杰，觑不觑着你为了醢酱，指一指教你化做（卅一月）血。骑着匹白马来也。

[卒子抢旦下][末惊觉云] 呀，原来却是梦里。且将门儿推开看。只见一天露气，满地霜华，晓星初上，残月犹明。无端燕鹊高枝上，一枕鸳鸯梦不成！

[雁儿落] 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

[得胜令] 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痛煞煞伤别，急剪剪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的咨嗟，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

[仆云] 天明也。咱早行一程儿，前面打火去。[末云] 店小二哥，还你房钱，鞦了马者。

[鸳鸯煞] 柳丝长咫尺情牵惹，水声幽仿佛人呜咽。斜月残灯，半明不灭。畅道是旧恨连绵，新愁郁结；别恨离愁，满肺腑难淘泻。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并下]

[络丝娘煞尾] 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

题目小红娘成好事老夫人问私情

正名短长亭斟别酒草桥店梦莺莺

5.5 元杂剧-西厢记-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

5.5.1 楔子

[末引仆人上开云] 自暮秋与小姐相别，倏经半载之际。托赖祖宗之荫，一举及第，得了头名状元。如今在客馆听候圣旨御笔除授，惟恐小姐挂念，且修一封书，令琴童家去，达知夫人，便如小生得中，以安其心。琴童过来，你将文房四宝来，我写就家书一封，与我星夜到河中府去。见小姐时说：“官人怕娘子忧，特地先着小人将书来。”即忙接了回书来者。过日月好疾也呵！

[仙吕][赏花时] 相见时红雨纷纷点绿苔，别离后黄叶萧萧凝暮霭。今日见梅开，别离半载。琴童，我嘱咐你的言语记着！则说道特地寄书来。[下]

[仆云] 得了这书，星夜望河中府走一遭。[下]

5.5.2 第一折

[旦引红娘上开云] 自张生去京师，不觉半年，杳无音信。这些时神思不快，妆镜懒抬，腰肢瘦损，茜裙宽褪，好烦恼人也呵！

[商调][集贤宾] 虽离了我眼前，却在心上有；不甫能离了心上，又早眉头。忘了时依然还又，恶思量无了无休。大都来一寸眉峰，怎当他许多颦皱。新愁近来接着旧愁，厮混了难分新旧。旧愁似太行山隐隐，新愁似天堑水悠悠。

[红云] 姐姐往常针尖不倒，其实不曾闲了一个绣床，如今百般的闷倦。往常也曾不快，将息便可，不似这一场清减得十他利害。[旦唱]

[逍遥乐] 曾经消瘦，每遍犹闲，这番最陡。[红云] 姐姐心儿闷呵，那里散心耍咱。[旦唱] 何处忘忧？看时节独上妆楼，手卷帘上玉钩，空目断山明水秀；见苍烟迷时树，衰草连天，野渡横舟。

[旦云] 红娘，我这衣裳这些时都不似我穿的。[红云] 姐姐正是“腰细不胜衣”。[旦唱]

[挂金索] 裙染榴花，睡损胭脂皱；纽结丁香，掩过芙蓉扣；线脱珍珠，泪湿香罗袖；杨柳眉颦，“人比黄花瘦”。

[仆人上云] 奉相公言语，特将书来与小姐。恰才前厅上见了夫人，夫人好生欢喜，着入来见小姐。早至后堂。[咳嗽科][红问云] 谁在外面？[见科][红见仆了][红笑云] 你几时来？可知道“昨夜灯花报，今朝喜鹊噪。”姐姐正烦恼哩，你自来？和哥哥来？[仆云] 哥哥得了官也，着我寄书来。[红云] 你则在这里等着，我对俺姐姐说了呵，你进来。[红见旦笑科][旦云] 这小妮子怎么？[红云] 姐姐，大喜大喜，咱姐夫得了官也。[旦云] 这妮子见我闷呵，特故哄我。[红云] 琴童在门首，见了夫人了，使他进来见姐姐，姐夫有书。[旦云] 惭愧，我也有盼着他的日头，唤他入来。[仆入见旦科][旦云] 琴童，你几时离京师？[仆云] 离京一月多，我来时哥哥去吃游街棍子去了。[旦云] 这禽兽不省得，状元唤做夸官，游街三日。[仆云] 夫人说的便是，有书在此，[旦做接书科]

[金菊花] 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儿证候。说来的话儿不应口，无语低头，书在手，泪凝眸。

[旦开书看科]

[醋葫芦] 我这里开时和泪开，他那里修时和泪修，多管阁着笔尖儿未写早泪先流，寄来的书泪点儿兀自有。我将这新痕把旧痕湮透。正是一重愁翻做两重愁。

[旦念书科]“张珙百拜奉启芳卿可人妆次：自暮秋拜违，倏尔半载。上赖祖宗之荫，下托贤妻之德，举中甲第。即日于招贤馆寄迹，以伺圣旨御笔除授。惟恐夫人与贤妻忧念，特令琴童奉书驰报，庶几免虑。小生身虽遥而心常迩矣，恨不得鹣鹣比翼，邛邛并躯。重功名而薄恩爱者，诚有浅见贪饕之罪。他日面会，自当请谢不备。后成一绝，以奉清照：玉京仙府探花郎，寄语蒲东窈窕娘，指日拜恩衣昼锦，定须休作倚门妆。”

[么篇]当日向西厢月底黄，今日向琼宴上（才）当。谁承望东墙脚步占了鳌头，怎想道惜花心养成折桂手，脂粉丛里包藏着锦绣！从今后晚妆楼改做了至公楼。

[旦云]你吃饭不曾？[仆云]上告夫人知道，早晨至今，空立厅前，那有饭吃。[旦云]红娘，你快取饭与他吃。[仆云]感蒙赏赐，我每就此吃饭，夫人写书。哥哥着小人索了夫人回书，至紧，至紧！[旦云]红娘将笔砚来。[红将来科][旦云]书却写了，无可表意，只有汗衫一领，裹肚一条，袜儿一双，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琴童，你收拾得好者。红娘取银十两来，就与他盘缠。[红娘云]姐夫得了官，岂无这几件东西，寄与他有甚缘故？[旦云]你不知道。这汗衫儿呀，

[梧叶儿]他若是和衣卧，便是和我一处宿；但贴着他皮肉，不信不想我温柔。[红云]这裹肚要怎么？[旦唱]常则不要离了前后，守着他左右，紧紧的系在心头。[红云]这袜儿如何？[旦唱]拘管他胡行乱走。

[红云]这琴他那里自有，又将去怎么？[旦唱]

[后庭花]当日五言诗紧趁逐，后来因七弦琴成配偶。他怎肯冷落了诗中意，我则怕生疏了弦上手。[红云]玉簪呵，有甚主意？[旦唱]我须有个缘由，他如今功名成就，只怕他撇人有脑后。[红云]斑管要怎的？[旦唱]湘江两岸秋，当日娥皇因虞舜愁，今日莺莺为君瑞忧。这九嶷山下竹，共香罗衫袖口-----

[青哥儿]都一般啼痕湮透。似这等泪斑宛然依旧，万古情缘一样愁。涕泪交流，怨慕难收，对学士叮咛说缘由，是必休忘旧！

[旦云]琴童，这东西收拾好者。[仆云]理会得。[旦唱]

[醋葫芦]你逐宵野店上宿，休将包袱做枕头，怕油脂腻展污了恐难酬。倘或水侵雨湿休便扭，我则怕干时节熨不开褶皱。一桩桩一件件细收留。

[金菊花]书封雁足此时修，情系人心早晚休？长安望来天际头，倚遍西楼，“人不见，水空流。”

[仆云]小人拜辞，即便去也。[旦云]琴童，你见官人对他说。[仆云]说甚么？[旦唱]

[浪里来煞]他那里为我愁，我这里因他瘦。临行时啜赚人的巧舌头，指归期约定九月九，不觉的过了小春时候。到如今“悔教夫婿觅封侯”。

[仆云]得了回书，星夜回俺哥哥话去。[并下]

5.5.3 第二折

[末云]“画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惊人。”本是举过便除，奉圣旨着翰林院编修国史。他每那知我的心，甚么文章做得成。使琴童递佳音，不见回来。这几日睡卧不宁，饮食少进，给假在驿亭中将息。早间太医着人来看视，下药去了。我这病卢扁也医不得。自离了小姐，无一日心闲也呵！

[中吕][粉蝶儿]从到京师，思量心旦夕如是，向心头横躺着俺那莺儿。请医师，看诊罢，一星星说是“本意待推辞，则被他察虚实不须看视。”

[醉春风]他道是医杂证有方术，治相思无药饵。莺莺呵，你若是知我害相思，我甘心儿死、死。四海无家，一身客寄，半年将至。

[仆上云]我则道哥哥除了，原来在驿亭中抱病，须索回书去咱。[见了科][末云]你回来了也。

[迎仙客]疑怪这噪花枝灵鹊儿，垂帘幕喜蛛儿，正应着短檠上夜来灯爆时。若不是断肠词，决定是断肠评理。[仆云]小夫人有书至此。[末接科]写时管情泪如丝，既不呵，怎生泪点儿封皮上渍。

[末读书科]“薄命妾崔氏拜覆，敬奉才郎君瑞文几：自音容去后，不觉许时，仰敬之心，未尝少担纵云日近长安远，何故鳞鸿之杳矣。莫因花柳之心，弃妾恩情之意？正念间，琴童至，得见翰墨，始知中科，使妾喜之如狂。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国之家谱也。今因琴童回，无以奉贡，聊布瑶琴一张，玉簪一枝，斑管一枚，裹肚一条，汗衫一领，袜儿一双，权表妾之真诚。匆匆草字，伏乞情恕不备。谨依来韵，遂继一绝云：阑干倚遍盼才郎，莫恋宸京黄四娘；病里得书如中甲，窗前览镜试新妆。”那风风流流的姐姐，似这等女子，张珙死也得着了。

[上小楼] 这的堪为字史，当为款识。有柳骨颜筋，张旭张颠，羲之献之。此一时，彼一时，佳人才思，俺莺莺世间无二。

[么篇] 俺做经咒般持，符（竹录）般使。高似金章，重似金帛，贵似金资。这上面若签个押字，使个令史，差个勾使，则是一张忙不及印赴期的咨示。

[末拿汗衫儿科] 休道文章，只看他这针指，人间少有。

[满庭芳] 怎不教张生爱尔，堪针工出色，女教为师。几千般用意针针是，可索寻思。长共短又没个样子，窄和宽想象著腰肢，好共歹无人试。想当初做时，用煞那小心儿。

小姐寄来这几件东西，都有缘故，一件件我都猜着了。

[白鹤子] 这琴，他教我闭门学禁指，留意谱声诗，调养圣贤心，洗荡巢由耳。

[二煞] 这玉簪，纤长如竹笋，细白似葱枝，温润有清香，莹洁无瑕眦。

[三煞] 这斑管，霜枝曾栖凤凰，泪点渍胭脂，当时舜帝恁娥皇，今日淑女思君子。

[四煞] 这裹肚，手中一叶绵，灯下几回丝，表出腹中愁，果称心间事。

[五煞] 这鞋袜儿，针脚儿细似虬子，绢帛儿腻似鹅脂，既知礼不胡行，愿足下当如此。

琴童，你临行小夫人对你说甚么？[仆云] 着哥哥休别继良姻。[末云] 小姐，你尚然不知我的心哩。

[快活三] 冷清清客店儿，风淅淅雨丝丝，雨儿零，风儿细，梦回时，多少伤心事。

[朝天子] 四肢不能动止，急切里盼不到蒲东寺。小夫人须是你见时，别有甚闲传示？我是个浪子官人，风流学士，怎肯去带残花折旧枝。自从到此，甚的是闲街市。

[贺圣朝] 少甚宰相人家，招婿的娇姿。其间或有个人儿似尔，那里取那温柔，这般才思？想莺莺意儿，怎不教人梦想眠思？

琴童，将这衣裳东西收拾好者。

[耍孩儿] 则在书房中倾倒个藤箱子，向箱子里面铺几张纸。放时节须索用心思，休教藤刺儿抓住绵丝。高抬在衣架怕吹了颜色，乱裹在包袱中恐锉了褶儿。当如此，切须爱护，勿得因而。

[二煞] 恰新婚，才燕尔，为功名来到此。长安忆念蒲东寺。昨宵个春风桃李花开夜，今日个秋雨梧桐叶落时。愁如是，身遥心迹，坐想行思。

[三煞] 这天高地厚情，直到海枯石烂时，此时作念何时止？直到烛灰眼下才无泪，蚕老心中罢却丝。我不比游荡轻薄子，轻夫妇的琴瑟，拆鸾凤的雄雌。

[四煞] 不闻黄犬音，难传红叶诗，驿长不遇梅花使，孤身去国三千里，一日归必十二时。凭栏视，听江声浩荡，看山色参差。

[尾] 忧则忧我在病中，喜则喜你来到此。投至得引人魂卓氏音书至，险将这害鬼病的相如盼望死。
[下]

5.5.4 第三折

[净扮郑恒上开云] 自家姓郑名恒，字伯常。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早丧。后数年，又丧母。先人在时曾定下俺姑娘的女孩儿莺莺为妻，不想姑夫亡化，莺莺孝服未滿，不曾成亲。俺姑娘将着这灵柩，引着莺莺，回博陵下葬，为因路阻，不能得去。数月前写书来唤我同扶柩去；因家中无

人，来得迟了。我离京师，来到河中府，打听得孙飞虎欲掳莺莺为妻，得一个张君瑞退了贼兵，俺姑娘许了他。我如今到这里，没这个消息，便好去见他；既有这个消息，我便撞将去呵，没意思。这一件事都在红娘身上，我着人去唤他。则说“哥哥从京师来，不敢来见姑娘，着红娘来下处来，有话去对姑娘行说去”。去的人好一会了，不见来。见姑娘和他有话说。[红上云] 郑恒哥哥在下处，不来见夫人，却唤我说话。夫人着我来，看他说甚么。[见净科] 哥哥万福！夫人道哥哥来到呵，怎么不来家里来？[净云] 我有甚颜色见姑娘？我唤你来的缘故是怎生？当日姑夫在时，曾许下这门亲事；我今番到这里，姑夫孝已满了，特地央及你去夫人行说知，拣一个吉日成合了这件事，好和小姐一答里下葬去。不争不成合，一答里路上难厮见。若说得肯呵，我重重的相谢你。[红云] 这一节话再也休题，莺莺已与了别人了也。[净云] 道不得“一马不跨双鞍”，可怎生父在时曾许了我，父丧之后，母倒悔亲？这个道理那里有？[红云] 却非如此说。当日孙飞虎将半万贼兵来时，哥哥你在那里？若不是那生呵，那里得俺一家儿来？今日太平无事，却来争亲；倘被贼人掳去呵，哥哥如何去争？[净云] 与了一个富家，也不枉了，却与了这个穷酸饿醋。偏我不如他？我仁者能仁、身里出身的根脚，又是亲上做亲，况兼他父命。[红云] 他倒不如你，噤声！

[越调][斗鹌鹑] 卖弄你仁者能仁，倚仗你身里出身；至如你官上加官，也不合亲上做亲。又不曾执羔雁邀媒，献（敝下巾）帛问肯。恰洗了尘，便待要过门；枉腌了他金屋银屏，枉污了他锦衾绣（裱因）。

[紫花儿序] 枉蠢了他梳云掠月，枉羞了他惜玉怜香，枉村了他（歹带）雨尤云。当日三才始判，两仪初分；乾坤：清者为乾，浊者为坤，人在中间相混。君瑞是君子清贤，郑恒是小人浊民。

[净云] 贼来怎地他一个人退得？都是胡说！[红云] 我对你说。

[天净沙] 看河桥飞虎将军，叛蒲东掳掠人民，半万贼屯合寺门，手横着霜刃，高叫道要莺莺做压寨夫人。

[净云] 半万贼兵，他一个人济甚么事？[红云] 贼围之甚迫，夫人慌了，和长老商议，拍手高叫：“两廊不问僧俗，如退得贼兵的，便将莺莺与他为妻。”忽有游客张生，应声而前曰：“我有退兵之策，何不问我？”夫人大喜，就问：“其计何在？”生云：“我有一故人白马将军，现统十万之众，镇守蒲关。我修书一封，着人寄去，必来救我。”不想书至兵来，其困即解。

[小桃红] 洛阳才子善属文，火急修书信。白马将军到时分，灭了烟尘。夫人小姐都心顺，则为他“威而不猛”，“言而有信”，因此上“不敢慢于人”。

[净云] 我自来未尝闻其名，知他会也不会。你这个小妮子，卖弄他偌多！[红云] 便又骂我，

[金蕉叶] 他凭着讲性理齐论鲁论，作词赋韩文柳文，他识道理为人敬人，掩家里有信行知恩报恩。

[调笑令] 你值一分，他值百分，萤火焉能比月轮？高低远近都休论，我拆白道字辨与你个清浑。[净云] 这小妮子省得甚么拆白道字，你拆与我听。[红唱] 君端是个“肖”字这壁着个“立人”，你是个“木寸”“马户”“尸巾”。

[净云] 木寸、马户、尸巾-----你道我是个“村驴（尸下巾）”。我祖代是相国之门，到不如你个白衣、饿夫、穷士！做官的则是做官。[红唱]

[秃厮儿] 他凭师友君子务本，你倚父兄仗势欺人。口盐日月不嫌贫，博得个姓名新、堪闻。

[圣药王] 这厮乔议论，有向顺。你道是官人则合做官人，信口喷，不本分。你道穷民到老是穷民，却不道“将相出寒门”。

[净云] 这桩事都是那长老秃驴弟子孩儿，我明日慢慢的和他说话。[红唱]

[麻儿郎] 他出家儿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横死眼不识好人，招祸口知分寸。

[净云] 这是姑夫的遗留，我拣日牵羊担酒上门去，看姑娘怎么发落我。[红唱]

[么篇] 讪筋，发村，使狠，甚的是软款温存。硬打捱强为眷姻，不睹事强谐秦晋。

[净云] 姑娘若不肯，着二三十个伴当，抬上轿子，到下处脱了衣裳，赶将来还你一个婆娘。[红唱]

[络丝娘] 你须是郑相国嫡亲的舍人，须不是孙飞虎家生的莽军。乔嘴脸、腌躯老、死身分，少不得有家难奔。

[净云]兀的那小妮子，眼见得受了招安了也。我也不对你说，明日我要娶，我要娶。[红云]不嫁你，不嫁你。

[收尾]佳人有意郎君俊，我待不喝采其实怎忍。[净云]你喝一声我听。[红笑云]你这般颓嘴脸，只好偷韩寿下风头香，傅何郎左壁厢粉。[下]

[净脱衣科云]这妮子拟定都和那酸丁演撒，我明日自上门去，见俺姑娘，则做不知。我则道张生赘在卫尚书家，做了女婿。俺姑娘最听是非，他自小又爱我，必有话说。休说别个，则这一套衣服也冲动他。自小京师同住，惯会寻章摘句，姑夫许我成亲，谁敢将言相拒。我若放起刁来，且看莺莺那去？且将压善欺良意，权作尤云（歹带）雨心。[下][夫人上云]夜来郑恒至，不来见我，唤红娘去问亲事。据我的心则是与孩儿是；况兼相国在时已许下了，我便是违了先夫的言语。做一个主家的不着，这厮每做下来。拟定则与郑恒，他有言语，怪他不得也。料持下酒者，今日他敢来见我也。[净上云]来到也，不索报覆，自入去见夫人。[拜夫人哭科][夫人云]孩儿既来到这里，怎么不来见我？[净云]小孩儿有甚嘴脸来见姑娘！[夫人云]莺莺为孙飞虎一节，等你不来，无可解危，许张生也。[净云]那个张生？敢便是状元。我在京师看榜来，年纪有二十四五岁，洛阳张珙，夸官游街三日。第二日头答正来到卫尚书家门首，尚书的小姐十八岁，结着彩楼，在那御街上，则一球正打着他。我也骑着马看，险些打着我。他家粗使梅香十余人，把那张生横拖倒拽入去。他口叫道：“我自娶妻，我是崔相国女婿。”那尚书有权势气象，那里听，则管拖将入去了。这个却才便是他本分，出于无奈，尚书说道：“我女奉圣旨结彩楼，你着崔小姐做次妻。他是先奸后娶的，不应娶他。”闹动京师，因此认得他。[夫人怒云]我道这秀才不中抬举，今日果然负了俺家。俺相国之家，世无与人做次妻之理。既然张生奉圣旨娶了妻，孩儿，你拣个吉日良辰，依着姑夫的言语，依旧入来做女婿者。[净云]倘或张生有言语，怎生？[夫人云]放着我哩，明日拣个吉日良辰，你便过门来。[下][净云]中了我的计策了，准备筵席、茶礼、花红，克日过门者。[下][洁上云]老僧昨日买登科记看来，张生头名状元，授着河中府尹。谁想老夫人没主张，又许了郑恒亲事。老夫人不肯去接，我将着肴饌直至十里长亭接官走一遭。[下]杜将军上云]奉圣旨，着小官主兵蒲关，提调河中府事，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谁想君瑞兄弟一举及第，正授河中府尹，不曾接得。眼见得在老夫人宅里下，拟定乘此机会成亲。小官牵羊担酒直至老夫人宅上，一来庆贺状元，二来就主亲，与兄弟成此大事。左右那里？将马来，到河中府走一遭。[下]

5.5.5 第四折

[夫人上云]谁想张生负了俺家，去卫尚书家做女婿去，今日不负老相公遗言，还招郑恒为婿。今日好个日子，过门者，准备下筵席，郑恒敢待来也。[末上云]小官奉圣旨，正授河中府尹。今日衣锦还乡，小姐的金冠霞帔都将著，若见呵，双手索送过去。谁想有今日也呵！文章旧冠乾坤内，姓字新闻日月边。

[双调][新水令]玉鞭骄马出皇都，畅风流玉堂人物。今朝三品职，昨日一寒儒。御笔亲除，将名姓翰林注。

[驻马听]张珙如愚，酬志了三尺龙泉万卷书；莺莺有福，稳请了五花官诰七香车。身荣难忘借僧居，愁来犹记题诗处。从应举，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

[末云]接了马者！[见夫人科]新状元河中府尹婿张珙参见。[夫人云]休拜，休拜，你是奉圣旨的女婿，我怎消受得你拜？[末唱]

[乔牌儿]我谨躬身问起居，夫人这慈色为谁怒？我则见丫鬟使数都厮觑，莫不我身边有甚事故？

[末云]小生去时，夫人亲自饯行，喜不自胜。今日中选得官，夫人反行不悦，何也？[夫人云]你如今那里想着俺家？道不得个“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一个女孩儿，虽然妆残貌陋，他父为前朝相国。若非贼来，足下甚气力到得俺家？今日一旦置之度外，却于卫尚书家作婿，岂有是理？[末云]夫人听谁说？若有此事，天不盖，地不载，害老大小疔疮！

[雁儿落]若说着《丝鞭仕女图》，端的是塞满章台路。小生呵此间怀旧恩，怎肯别处寻亲去？

[得胜令]岂不闻“君子断其初”，我怎肯忘得有恩处？那一个贼畜生行嫉妒；说来的无徒，迟和疾上木驴。

[夫人云]是郑恒说来，绣球儿打着马了，做女婿也。你不信呵，唤红娘来问。[红上云]我巴不得见他，原来得官回来。惭愧，这是非对着也。[末背云]红娘，小姐好么？[红云]为你别帮了女婿，俺小姐依旧嫁了郑恒也。[末云]有这般跷蹊的事！

[庆东原]那里有粪堆上长出连枝树，淤泥中生出比目鱼？不明白殿污了姻缘簿？莺莺呵，你嫁个油炸猢猻的丈夫；红娘呵，你伏侍个烟薰猫儿的姐夫；张生呵，你撞着个水浸老鼠的姨夫。这厮坏了风俗，伤了时务。

[红唱]

[乔木查]妾前来拜覆，省可里心头怒！间别来安乐否？你那新夫人何处居？比俺姐姐是何如？

[末云]和你也葫芦提了也。小生为小姐受过的苦，诸人不知，瞒不得你。不甫能成亲，焉有是理？

[搅筝琶]小生若求了媳妇，则目下便身殁。怎肯忘得待月回廊，难撇下吹箫伴侣。受了些活地狱，下了些死工夫。不甫能得做妻夫，现将着夫人诰敕，县君名称，怎生待欢天喜地，两只手儿分付与。你划地倒把人赃诬。

[红对夫人云]我道张生不是这般人，则唤小姐出来自问他。[叫旦科]姐姐快来问张生，我不信他直恁般薄情。我见他呵，怒气冲天，实有缘故。[旦见末科][末云]小姐间别无恙？[旦云]先生万福！[红云]姐姐有的言语，和他说破。[旦长吁云]待说甚么的是！

[沉醉东风]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得相逢都变做短叹长吁。他急攘攘却才来，我羞答答怎生觑。将腹中愁恰待申诉，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只道个“先生万福”。

[旦云]张生，俺家何负足下？足下见弃妾身，去卫尚书家为婿，此理安在？[末云]谁说来？[旦云]郑恒在夫人行说来。[末云]小姐如何听这厮？张珙之心，惟天可表！

[落梅风]从离了蒲东路，来到京兆府，见个佳人世不曾回顾。硬揣个卫尚书家女孩儿为了眷属，曾见他影儿的也教灭门绝户。

[末云]这一桩事都在红娘身上，我则将言语傍着他，看他说甚么。红娘，我问人来，说道你与小姐将简帖儿去唤郑恒来。[红云]痴人，我不合与你作成，你便看得我一般了。[红唱]

[甜水令]君瑞先生，不索踌躇，何须忧虑。那厮本意糊涂；俺家世清白，祖宗贤良，相国名誉。我怎肯他跟前寄简传书？

[折桂令]那吃敲才怕不口里嚼蛆，那厮待数黑论黄，恶紫夺朱。俺姐姐更做道软弱囊揣，怎嫁那不值钱人样虾胸。你个东君索与莺莺做主，怎肯将嫩枝柯折与樵夫，那厮本意器虚，将足下亏图，有口难言，气夯破胸脯。

[红云]张生，你若端的不曾做女婿呵，我去夫人跟前一力保存你。等那厮来，你和他两个对证。[红见夫人云]张生并不曾人家做女婿，都是郑恒谎，等他两个对证。[夫人云]既然他不曾呵，等郑恒那厮来对证了呵，再做说话。[洁上云]谁想张生不举成名，得了河中府尹，老僧一径到夫人那里庆贺。这门亲事，几时成就？当初也有老僧来，老夫人没主张，便待要与郑恒。若与了他，今日张生来却怎生？[洁见天叙寒温科][对夫人云]夫人，今日却知老僧说的是，张生决不是那一等没行止的秀才。他如何敢忘了夫人，况兼杜将军是证见，如何悔得他这亲事？[旦云]张生，此一事必得杜将军来方可。

[雁儿落]他曾笑孙庞真下愚，论贾马非英物；正授着征西元帅府，兼领着陕右河中路。

[得胜令]是咱前者护身符，今日有权术。来时节定把先生助，决将贼子诛。他不识亲疏，啜赚良人妇；你不辨贤愚，无毒不丈夫。

[夫人云]着小姐去卧房里去者。[旦、红下][杜将军上云]下官离了蒲关，到普救寺。第一来庆贺兄弟咱，第二来就与兄弟成就了这亲事。[末对将军云]小弟托兄长虎威，得中一举。今者回来，本待做亲，有夫人的侄儿郑恒，来夫人行说道你兄弟在卫尚书家作赘了。夫人怒欲悔亲，依旧要将莺莺与郑恒，焉有此理？道不得个“烈女不更二夫”。[将军云]此事夫人差矣。君瑞也是礼部尚书之子，况兼又得一举。夫人世不招白衣秀士，今日反欲罢亲，莫非理上不顺？[夫人云]当初夫主在时，曾许下这厮，不想遇此一难，亏张生请将军来杀退贼众。老身不负前言，欲招他为婿；不想郑恒说道，他在卫尚书家做了女婿也，因此上我怒他，依旧许了郑恒。[将军云]他是贼心，可

知道诽谤他。老夫人如何便信得他？[净上云]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则等做女婿。今日好日头，牵羊担酒过门走一遭。[末云]郑恒，你来怎么？[净云]苦也！闻知状元回，特来贺喜。[将军云]你这厮怎么要诳骗良人的妻子，行不仁之事，我跟前有甚么话说？我奏闻朝廷，诛此贼子。[末唱]
[落梅风]你硬入桃源路，不言个谁是主，被东君把你个蜜蜂拦祝不信呵去那绿杨影里听杜宇，一声声道“不如归去”。

[将军云]那厮若不去呵，祇候拿下。[净云]不必拿，小人自退亲事与张生罢。[夫人云]相公息怒，赶出去便罢。[净云]罢罢！要这性命怎么，不如触树身死。妻子空争不到头，风流自古恋风流；“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净倒科][夫人云]俺不曾逼死他，我是他亲姑娘，他又无父母，我做主葬了者。着唤莺莺出来，今日做个庆喜的茶饭，着他两口儿成合者。[旦、红上，末、旦拜科][末唱]

[沽美酒]门迎着驷马车，户列着八椒图，娶了个四德三从宰相女，平生愿足，托赖着众亲故。

[太平令]若不是在恩人拨刀相助，怎能够好夫妻似水如鱼。得意也当时题柱，正酬了今生夫妇。自古、相女、配夫，新状元花生满路。

[使臣上科][末唱]

[锦上花]四海无虞，皆称臣庶；诸国来朝，万岁山呼；行迈羲轩，德过舜禹；圣策神机，仁文义武。

[幺篇]朝中宰相贤，天下庶民富；万里河清，五谷成熟；户户安居，处处乐土；凤凰来仪，麒麟屡出。

[清江引]谢当今盛明唐主，敕赐为夫妇。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

[随尾]则因月底联诗句，成就了怨女旷夫。显得有志的状元能，无情的郑恒苦。[下]

题目小琴童传捷报崔莺莺寄汗衫

正名郑伯常干舍命张君瑞庆团圆

总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赡地

目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元杂剧-完】